

异世界迷宫最深部为目标

第 7 章

作者 割内タリサ

插画 鹈饲沙树

翻译 落地死的流星、点缀光辉

相川缇娅拉

2019/05/18

目録

7 - 1 章. 愛の告白	4
7 - 2 章. 命の値打ち	4
305. 聖女の始まり	4
306. 心	49
307. 過去と	76
308. 章節之始	114
310. 第一回合	169
311. 地の底	209
312. ■■ 六十，盈滿 ■■。■■ 與君， 同 ■■■。	251
313. 第 ■ 十 ■■ 練『■■』	272
314. ■■■、■■■■■——	310
7 - 3 章. 愛よりも命よりも	334

320. 血之源泉	334
321. 暗杀的失格	354
322. 千年之阶的前方	381
323. 认识死亡	419
324. 镜之魔力	456
325. 逃脱	488
326. 再次	531
327. 错识（认贼作母）	568
328. 自那日以来一直	609
329. 自彼日之后已经	643
330. 自此日开始	665
321. 暗杀的失格	666
332. 唯有与她共处的每日	667

7 - 1 章. 愛の告白

7 - 2 章. 命の値打ち

305. 聖女の始まり

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的感觉十分奇妙。

实际上到底消费了多少的魔力，魔力消失去了哪里，即便我是使用者，对此也不很了然。

但是，在失去魔力的同时，我会获得相应的记忆。这是千真万确的。

从万物之中读取过去的魔法对诺斯菲头发的核心——对魔石进行了正确而迅速的解析。

魔石中寄宿有大量的信息。

视情况而定，其中存储的信息量之庞大甚至能够解释灵魂本身。

次元魔法清楚地捕捉到了魔石的轮廓，接着用『联结』同其内部建立联系，而后用魔法的知觉进行观测。

这种感觉与跃进海中不无相似之处。

魔石内部——就像盈满了虹色光芒的大海。所有的信息都是光。无论上下左右、不管看向何处，所有存在的过去的记忆、都散发着光芒，无限重叠。一旦睁开双眼，大量的视觉情报就会在一瞬间涌入脑海，令思考几近宕机。

这就是魔石内部。

也是诺斯菲所经历的人生的全部。

我立刻着手在洋溢着璀璨光芒的海中寻找自己与诺斯菲的邂逅。

不论是在形而下的世界，还是形而上的世界，次元魔法『Dimension』都能发挥同样的效果。不，我甚至觉得，恰恰是在这样的记忆的世界

里，『Dimension』的效果才更好。结果我很快就找到了目标。

然而，在看这最为重要的邂逅的记忆之前，我觉得自己应该先对诺斯菲的身世进行一番整理。

有一个问题必须首先确认不可。

那就是诺斯菲的出身。

我必须要弄清楚她诞生的来龙去脉。只要知道了这些，那么鲜血魔法『相川・涡波/相川・阳滝』背后的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要追溯到诺斯菲・弗茨亚茨最久远的记忆、她诞生的瞬间。

就这样，我的观览开始了。

观览她诞生之日的记忆。

以字面意义上的将心比心的形式，我将自己代入成了她。

这种感觉既有些不可思议，又有些怀念。

我与诺斯菲的灵魂在记忆中重合——

诺斯菲最初是在一个昏暗的房间中苏醒的，那里是千年前的弗茨亚茨城。

在『魔之毒』的研究所兼遗体安置处，诺斯菲作为第一个『魔石人类』诞生了。

接着，苏醒后的她很快便与使徒们见了面。

迪普拉库拉、西斯、勒伽西。就是在那个时候，诺斯菲获得了『光之御旗』『圣女』『诺斯菲丽德·弗茨亚茨』这些称号。

是了，毫无疑问，这都不是她的名字，而是称号。不懂人心的使徒们没有赋予她真正的名字。

只是为了方便而将编号加诸于她——那么理所当然的，使徒们绝对谈不上是她的亲人。

使徒就是使徒。于诺斯菲而言，他们就只是这样的存在罢了。

换言之，诺斯菲诞生之时，她的身旁缺少双亲的

存在。岂止是没能得到家人的祝福，就连她诞生的过程，双亲也没有予以见证。

这恐怕就是诺斯菲扭曲的肇始。

因为不曾得到祝福，所以她没有活着的实感。

当然，她也不理解人拼命去活的意义。

她有的只是被赋予的职责。

所必要的只有角色的演绎。

她要去『代替』弗茨亚茨的公主缇娅拉。

要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振兴弗茨亚茨。

无垢的她接受了这份使命。

接纳使命的瞬间，她洁白如洗的内心被画上了一笔浓墨。

就这样，千年前的又一个传说，『光之御旗』的故事开幕了。

跟我不久前才看过的『支配之王』的故事比起来，诺斯菲的开局可谓是一帆风顺。

『魔石人类』的美貌与素质。

与生俱来的被刻进血中的咒术『魅惑』。

在当时被唤为奇迹的『光之理的盗窃者』的魔法。

还有弗茨亚茨王室与使徒们充当后盾。

诺斯菲极其顺遂地俘虏了整个弗茨亚茨，完成了内部的整合。

她正确地完成了赋予自己的职责和角色。

简直无可挑剔。

可与此同时，这些的胜利收官也意味着她失去了活着的意义。

未能正确树立生死观的诺斯菲因突发的职业倦怠而想要寻死。

无亲无故的她对生命全无执着。

作为『魔石人类』，她也没有人类的生存本能。没有亲人这样一种楔子的存在或许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但诺斯菲自杀的行动遭到了使徒勒伽西的制止。
在那之后，诺斯菲被勒伽西告知，自己是有双亲的。

在这世上，有愿意无条件地祈求自己“活下去”的人。

能够爱自己的人。

在勒伽西的引导下，诺斯菲得知了自己的双亲——为这具『魔石人类』的身体提供了『遗传因子』的人的身份。

那就是『相川涡波』与『相川阳潼』。

让我感到十分惊愕的是，使徒们竟然尝试对我们『异邦人』进行量产，而且这恐怕是他们擅自进行的实验。

他们十分自然地将手伸向了与克隆技术相似的行径。

立足于我与阳潼的血的这个技术就好比人工授

精。

于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有了一个女儿。当然，诺斯菲是否能被定义为女儿，这中间还有待商榷，但不能否认的是，她是与之相近的存在。对诺斯菲来说，要将我们定义为父母应该也是一件难事吧。

但她确实得知了自己在世上有近似于双亲的人。这赋予了诺斯菲以新的生存意义，令她感慨颇深。它成为了将诺斯菲对生命的执着打牢的一根楔子。

接着，在勒伽西的带领下，诺斯菲从旁看到了我的身姿。

但她没有找我搭话。

虽然刚诞生不久，但诺斯菲是个聪明的孩子。眼前这个站在自己父亲位置上的人并不知晓自己的存在，这点她非常清楚。

她知道，这么大的一个女孩子突然跳出来说“我是你女儿”，对方是不可能接受得了的。对站在母亲立场上的阳潼，诺斯菲也怀着同样的顾虑。她选择了克制。

善解人意的诺斯菲因顾及弗茨亚茨和使徒的立场——在那个时候选择了扼制自己的渴望。

这应该就是第二个错误了吧。

如果我这个时候能注意到她，同她打上一声招呼，命运或许能有巨大的改变。无论过程怎样笨拙，我们都会有一个恰当的相遇，可能就会构建一份勉强凑合的亲子关系。

可惜未能如此。我与诺斯菲的相遇，要等到很久之后了。

在这个时候，通过对双亲的存在的认知，作为『魔石人类』的诺斯菲习得了人的一份特性。在切身感受到人的诞生、感受到人活着的意义之

后，她同样痛切地领会到了死亡的可怕。

但是，她却没有学到如何克服对死亡的畏惧，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一直为此而困扰。

没能真正与我相遇的诺斯菲经历了一场孤独的战斗。

为了振兴弗茨亚茨，诺斯菲独自一人夙兴夜寐地投身于政务之中。

只是她政务的内容与我此次要探查的问题关系不大，所以只能略过不看。就这样过了一年、两年——以至于五年的时间。

诺斯菲得知我的存在后过了五年。

『相川涡波』与『诺斯菲』的邂逅终于来临。

站在我的角度上看，那是『相川涡波为治疗相川阳潼而踏上旅途以失败告终』的时候。

在这个时代中，我受使徒们的引导成为了始祖，而始祖涡波为了拯救妹妹阳潼踏上了收集世界

上的魔之毒的旅程。但事与愿违，旅程以凄惨的结果收场。在『魔人化』的尽头等待的，并非是对人类的超越，而是单纯的『怪物化』。阳潼最终沦为了一个纯粹的怪物。我当时因之气急败坏，以至于自暴自弃。

该事故同时让我真正觉醒为了『次元之理的盗窃者』。为了向使徒西斯复仇，我拼上了自己所有的力量。但那却是一场毫无胜算的战斗。

相对于始祖涡波的单枪匹马，使徒西斯则有力量强悍的骑士们护佑。那是日后作为诺斯菲的守护骑士而名震大陆的骑士们。

十分讽刺的是，其中两人正是始祖涡波在拯救世界的旅途中找到、帮助、最后举荐为弗茨亚茨的骑士的『暗之理的盗窃者』和『血之理的盗窃者』。最后一人是阳潼之前在国内发现的天才骑士『地之理的盗窃者』。

由于曾在相川兄妹荫蔽之下的三人的阻拦，相川兄妹的复仇失败了。

因为战力上的从容，使徒西斯捕获了始祖涡波。由于我原本就作为『理的盗窃者』处于暴走状态，加上持续支付『咏唱』的『代价』，早已濒临极限。再加上『暗之理的盗窃者』的数重精神干涉魔法，始祖涡波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就这样，心如死灰、有如人偶一般的『次元之理的盗窃者』落入了使徒西斯手中。

说是完全败北也不为过吧。

因为对这方面过分深究有内心崩坏隐忧，所以我只是用『过去视』大致看了看而已，即使如此我还是能明白，那本是我赌上人生本身的战斗。我将自己在这个异世界中书写的，为期数年的故事的集大成倾注到了那场决战之中。

然而败北就是败北。

被捕获后，我被带到了弗茨亚茨城的高层，献给了当时统率弗茨亚茨的诺斯菲。

——这就是相川涡波与诺斯菲最初的邂逅。

简直是在一切可能中最糟糕的邂逅方式。

置身于自己苦苦渴盼的父亲面前，诺斯菲不禁为我凄惨的模样而哑然。

地点是巍巍耸立的弗茨亚茨城四十五层、位于该层中央的大厅。

我瘫坐在大厅里的一张椅子上，茫然自失。用空洞的眼神仰望天花板，目光逡巡，半张着嘴巴发出不成声的呻吟。

外表也是让人不忍直视。

久疏打理的杂乱长发下，盖着一张破碎的奇异假面。而我透过缺口表露在外的面容，一半以上都不再是『人』的形态了。

取代肌肤的，是糜烂的黑红肉块。指甲般大小的

鳞片密密麻麻地附着在脖颈上。右手彻底缺失，代之以触手般蠢蠢欲动的肉条。

“这、这是涡波大人……？这个样子究竟是……涡波大人、为什么……！？”

即便卖相如此凄惨，诺斯菲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

接着，她走到我身前，紧紧地抱了上来。

诺斯菲询问的对象是使徒中的一位、勒伽西。

这个房间里并非只有我和诺斯菲两个人。

招致此等惨状的当事人则不在这里。使徒西斯醉心于自己的胜利，得意洋洋地打算启动下一个计划。代她出现在这里的是一贯被认为游手好闲的勒伽西。

“……西斯那家伙担心你干劲不足，而这则是她用来讨你欢心的贡品。从今天起，涡波哥哥就是你的东西了。感觉如何，觉得自己多少得到一些

回报了吗？”

“不对！我问的不是这个……！！我在问你涡波大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有如对待物品一般的态度令诺斯菲发自内心的感到了愤怒。

这五年来，她的道德观念已经完全与人类等同。事到如今，想必再也没有人会觉得她是经人手制造而成的『魔石人类』了吧。事实上，这个时代的弗茨亚茨国民都将诺斯菲视作宽仁的公主殿下加以崇奉。

“一如既往的，我只把西斯的口信讲给你听。——以『异邦人』为主轴的打造我主代行者的计划失败了。阳潼未能超越人类，反倒堕为了单纯的怪物。而失去了妹妹的兄长则自暴自弃，仇恨着这个世上的一切，彻底屈从于他内心弱小的一面。当然了，心灵弱小的涡波哥哥一个人是不可

能赢得了我们的……于是就・变・成・这・样・了。”

勒伽西指了指坐在椅子上的我，有些遗憾地耸了耸肩。

“失、失败了……？涡波大人和阳滝大人、两个人都……？”

“是了。你的双亲全都失败了。明明有那样的可能性，却落得个如此惨痛的失败。……令人不可思议。”

接着，勒伽西指了指诺斯菲。

“所以，诺斯菲丽德，你就是接下来的计划的核心。你是继承了两名『异邦人』的血与特性、专门为『代替』他人而生、拥有『不老不死』的『魔法』的『光之理的盗窃者』。内心的成长方面也很顺利。西斯她认为你有抵达『最深部』的可能。”

“要我去世界的『最深部』……？”

因为立场，诺斯菲是知道『最深部』这一场所的。也正因为她知道那里蕴藏着与神明等同的魔力，她在听到勒伽西的话时才会面露惊诧。作为弗茨亚茨的『光之御旗』生活至今，经验告诉她这里面暗藏玄机，绝没有表面上那么光鲜亮丽。

“你总有一天要夺取所有『理的盗窃者』的灵魂，吸收这个世界的一切，抵达与我主相同的领域。到那时候，你将不再是一国的『光之御旗』，而是『世界的御旗』。——西斯她在说这些的时候，那可真叫一个兴高采烈啊。哈哈，如果不把这些跟当事人说明白的話，恐怕又会重蹈覆辙吧？连讨人欢喜的办法也是与当事人的心愿背道而驰，那家伙真是老样子啊。”

说明结束后，勒伽西一脸愉快地将不见成长的同僚讥讽了一番。

在笑个不停的勒伽西身旁，诺斯菲一脸阴沉地抚摸着我的脸。

“怎么了？这不是你一直渴望的吗？”

“不、不对！！我从没有希望过和他以这样的方式相见……！”

“这样啊。可是很遗憾，这个包袱算是彻底抛给你了哦？西斯她为了引导舆论，计划着让你和涡波哥哥结婚。”

“哈、哈啊……！？”

在这时候，那场婚姻被提上了日程。

诺斯菲对此感到很是费解。

“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居功至伟的始祖与拯救了这个世界的圣女将结合在一起。如此一来，我们离征服世界就又近了一步。在与北方的大战到来之前，军队的士气会因之大振。”

“北方……？要重启与北大陆的战端吗……？可

是，大陆北方自传说中的『支配之王』诞生以来、国力坚如磐石……”

“北之狂王『风之理的盗窃者』罗德确实很强。坐镇前线的总大将『无之理的盗窃者』赛鲁多拉也是一样。这两人的实力在『理的盗窃者』之中也是首屈一指。但为了接下来的计划，『理的盗窃者』全员的灵魂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包括宰相『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在内，必须打倒他们三人不可。这一点避无可避。”

勒伽西以严肃的口吻遍数敌人的名字。

这些名字于诺斯菲而言可以说就是恐怖的象征。

在这五年间，她不知道因之吃了多少苦头。

诺斯菲早已暗自将他们三人唤作了恶魔。如果不是己方有同样的手牌，在这几年里，北方的佩艾希亚恐怕早已统一大陆。

“——话虽如此，可这些跟我没关系。”

然而在勒伽西看来，这些似乎是全然无所谓的问题。

话题一再急转弯，诺斯菲的脸色严峻了几分，勒伽西见状坦白了自己的目的。

“抱歉了。我现在感兴趣的，就只是你和艾德两个人要怎么活而已。没错，如今的我只在乎你们两个。”

“北方的宰相和我.....？勒伽西大人一个人到底做了什么.....？拯救世界难道不是你的使命吗.....？”

“这个啊.....当然了，我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摸索如何拯救世界的。虽然总是不被人理解，以至于大家都觉得我游手好闲，但我还是有在努力的。这可是真的哦？”

平常总是对自己的事讳莫如深的勒伽西居然表露了自己的心迹。

在从中感到稀奇的同时，诺斯菲也意识到，勒伽西现在的情绪有些动摇。恐怕对他来说，当下的状况并不是真能一笑置之的。

“算了，比起我的问题，现在重要的是你啊。我问你，你想成为涡波哥哥的女儿对吧？”

“咦、这个、女儿倒是……那个……”

“你应该希望自己的父亲能看着自己吧。你想要他将你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看着你、珍重你、紧紧地将你拥入怀中对吧？”

“这、还不到那种程度……我只是、只是……只是希望涡波大人能认识我这个人……”

“原来如此。是希望他至少能了解到你的存在吗。你还是老样子，欲求浅薄啊。”

勒伽西接连道破诺斯菲的心思，到最后终于迫使她说出了自己由衷的愿望。

“……是的。我想将自己诞生这件事告诉他。这

样就够了。可是，变成这样的话，已经……”

“你错了，根本没有结束。”

尽管诺斯菲旋即摇头否定了自己的愿望，但勒伽西却抢在她说完之前否定了她的否定。

他的语气十分强烈，似乎掺着愠意。

“没有你想得那么严重，涡波哥哥还有意识。你去叫他，他是能做出反应的。所以啊，诺斯菲丽德。去喊吧。同他喊出你的名字。人类是没有不可能的。这世上不存在传达不到的思念。绝对不存在。”

勒伽西煽动道，仿佛对诺斯菲放弃愿望的念头很看不过眼。

在他的话中，蕴含着确实的信念和信任。勒伽西的确相信，只要迈出一步，置身于此的相川涡波与诺斯菲一定能够成功，他的表情述说着这一点。

被勒伽西的热情打动，诺斯菲的嘴巴抿成一个一字——接着缓缓地开口，呼唤对方的名字、并报出自己的名字。

“涡、涡波大人……我、我是诺斯菲丽德……您能听到吗……？”

她在始祖涡波的耳旁嚅嗫道。

声音太小了，几乎会被我口中的呻吟盖过。

但确实传达到了。

一直仰望天护板的我对诺斯菲的声音起了反应，微微扭了扭头。

“……诺斯、菲丽德？”

一如勒伽西所言，我还有意识。

虽然支支吾吾，但好歹还能将听到的名字复述出口。

看到我的反应，诺斯菲的表情明朗了许多。

在得知我的状况并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糟糕后，

她略微抬高了音量，继续自我介绍：

“是的。我是经使徒大人之手诞生的『魔石人类』，身体这边基本上是以两位『异邦人』为模板制造的。所以、那个.....换言之，我是您二位的女儿.....当然，我知道我这么说很任性！可是、至少请您明白，这世上有我这样一个人存在、这就——”

诺斯菲恳求道。

恳求对方知道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这是一份过于微小的愿望、是过于容易满足的要求。

但这个愿望却无法实现。

就因为无法实现，在这之后一千年的世界里，诺斯菲才会变・成・那・样。

“缇、缇・娅・拉.....？”

“——诶？”

明明扭过头看着诺斯菲，可从我口中吐露的，却是另一个人的名字。

那是在这八年间与我一同旅行的同伴的名字。

接着，在说出这个名字的瞬间，泪水夺眶而出。

“a、啊啊、呜啊啊啊啊、对不起……！缇娅拉、对不起……！我打破了约定……！啊啊啊啊、缇娅拉啊啊……！！”

“请、请您冷静一下！我不是缇娅拉大人！我只是『代替』那位大人治理弗茨亚茨的人！”

诺斯菲订正陷入狂乱的我道。

她与缇娅拉的身高确实相近，服饰也不无相似之处。但两人的容貌并没有多像。能够将这两个人混淆的话，那简直可以说是看到幻觉了。

我看着诺斯菲的脸，一边哭一边道歉。

“缇娅拉、对不起……我道歉……不管多少次，我都会道歉的。我会道歉的，所以请你帮帮我

吧……求你了，缇娅拉。对不起、缇娅拉。对不起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

对名字再三的重复，以及偶尔夹杂的道歉。

除此之外再无其它，我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就像是忘记了如何让身体行动一样，仅仅只是在那里呻吟。

很显然，缇娅拉这名少女是此时的我心中最后的倚靠。

同时，这一幕也表明了诺斯菲的声音无从传达给我。

在明白我就连名字都无法听取之后，勒伽西的神色有些困扰。

“居然变成这样了吗……声音传达不到的话……你打算怎么办？”

“我、我怎么可能知道呢……！我应该怎么做才

好!?”

理所当然的，诺斯菲也没有主意。

无可奈何之下，勒伽西思索了片刻，将自己了解的常识示予她。

“……嗯、婴儿的话会哭喊、孩子会做些恶作剧吸引注意、大人则会选择说服……差不多就这些了吧？你打算尝试哪一种？”

他这些跑偏的建议倒是很有使徒的风格。

诺斯菲于是判断使徒在人心的问题上毫无助益，迅速选择了自己坚信的途径。

“……我会继续同他搭话。”

“诶？这个刚才试过了，不是不行吗？”

“即使如此，我也要继续努力。为了能让他看我一眼——不，为了帮助涡波大人，我会继续努力。”

虽然在方才的对话中连她的名字都没有叫出口，

但我确确实实在向人求助。诺斯菲毫不犹豫地决定为我提供帮助。而且她明白，持续不懈的呼唤是打开紧锁的心扉的唯一途径。

这同时也是她在这五年的生活中领悟的——爱的法则。

“……这样啊。那你就照自己的意思做吧，我会将之见证到最后的。我差不多也知道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找乐子了。”

“是的。务必请您看到最后。我一定会让涡波大人恢复正常的。”

诺斯菲向勒伽西发誓道。

听到她的答复，勒伽西十分满意。

——于是，诺斯菲照顾心神俱失的我的生活开始了。

说实话，过程中的惨状令进行『过去视』的我不忍直视。

不放心让别人照顾我的诺斯菲包揽了从更衣到饮食的种种日常事务。

当然，她身边不乏心腹侍女的存在。可即便如此，诺斯菲还是决定亲自照顾我的衣食住行。

始祖精神崩溃的模样不便示人固然是其中一个理由，但最主要的还是诺斯菲自己的愿望。

诺斯菲没有任何怨言。

在照顾我的生活中，她自觉终于过上了梦想中的与家人在一起的生活，不时为之莞尔。对诞生以来就一直作为『光之御旗』的她来说，这样的生活不乏新鲜感。

她带着仿佛患上梦游症的我在城内参观，去城上俯瞰风景，到庭院中散步，最后一起就寝。

在致力于治愈我的心灵的同时，诺斯菲也在用光魔法治疗我的外伤。

她的照顾诚可谓无微不至。

就这样，短短几天之后，我怪物化的外表得到了修复，逐渐变回了人的模样。

在此期间，诺斯菲也没有放下『光之御旗』的公务。

有时候繁忙的公务会让她一天抽不开身，但在那种日子里，她会牺牲自己的睡眠照顾我。

或许是与苦苦渴求的血亲的接触让她忘记了疲倦吧。尽管累得额上满是汗水，她脸上却始终挂着微笑。

——而出现在『过去视』中的我的表情，则与她截然相反。

城内的侍女们不知该说什么是好、诺斯菲则殷勤有加地照顾我起居的日子持续了数天。

在追寻这几天的记忆的途中，我有好几次险些撇开视线。

要问为何，那是因为我在此期间不曾有一次叫出

诺斯菲的名字。

始祖涡波虽然心神俱失，但还是偶有反应，可是要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反应还好一点。每逢一天结束之际，我从口中挤出的名字一直都是——

“缇娅拉……谢谢你……”

都是缇娅拉，而不是诺斯菲。

每当这个时候，诺斯菲的表情都会有较大的波澜，但她仍然勉力保住了笑容。

“……嗯。”

在简短的应答声中，诺斯菲领悟了自己的角色。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领会到，自己终究只是弗茨亚茨的公主缇娅拉的『代替』罢了。

但勒伽西转达的西斯的口信至少留下了一份希望。

“没关系。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夫妻了。就是家人了。我终于能得到自己的家人了——”

『始祖』与『光之御旗』的婚姻。

等进入这个阶段之后，得到的反馈应该就会不一样了吧。

诺斯菲如此想到。

就这样，与使徒和国家的疏通结束后，两人举办结婚仪式的日子定下来了。

一方是在八年间帮助了各地的英雄『始祖涡波』，一方是用五年时间振兴了弗茨亚茨的圣女『光之御旗诺斯菲丽德』，两人的婚姻将使南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这是为了反击北方而举行的一场关键仪式。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迅速、周密的准备。

婚礼基本会在弗茨亚茨城内举行，最初列席的只有一部分知情者。

但仪式最后需要两人在国民面前亮相游行。

这一点令弗茨亚茨王室和诺斯菲感到了为难。

如果新郎在庆祝婚礼的游行马车上全程如植物人一般面不改色，乃至随着马车的摇晃颠来倒去，那可真是个大问题。为了掩盖这个问题，众人聚集起来通宵商讨了一番。

在这当中，最热衷于推进这场婚姻的西斯表示“咦？一定要笑不可吗……？”于是她被大家一起驱离了现场。在西斯眼里，两人的婚姻会成为联系南方的一条坚固纽带，同时也会让诺斯菲欢欣不已——她的脑回路就是这么简单，还是老样子。

到头来，新郎表情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就这么迎来了婚礼当天。

——这是于诺斯菲而言的命运之日、是和解与离别之日、也是崩坏之日。

清晨，在城内的礼堂中举行了一场简单的仪式。与我原本的世界相同，在这个世界的婚礼上，也

要进行誓约之吻。

我老老实实在地听从诺斯菲的指示完成了这个行为。因为她连日的照顾，这个时候的我已经能很好地遵从诺斯菲的指示了。

诺斯菲点头的话，我就会跟着点头。

诺斯菲做出索吻的动作，我就会吻上去。

当然，这些行动中并没有我个人的意志，单纯只是下意识的反应罢了。

——就算是这样，两人依旧缔结了婚姻。

在南方各国要人的见证下，两个人结合在了一起。

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状况背后的含义。

它只是为了增强国力而举办的仪式，是徒具形式的东西。新郎颜色不改地走完流程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时代的婚姻大抵都是如此。他们的表情述说着这些。

乏味的仪式。

在可谓只是走个过场的婚礼上……唯有一个人、唯有诺斯菲由衷地感到了喜悦。她穿着美丽的婚纱，为自己得到了家人而欣慰。

——于是乎，使用『过去视』的我表情又扭曲了几分。可以说，打从一开始，我的表情就在一味地扭曲着。

就这样，婚礼结束后，我和诺斯菲走过婚礼通道，乘上这个时代的敞篷马车，前往了国民所在的大道。为了祝贺这个可喜的日子，我们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马车从弗茨亚茨城出发，缓缓地穿过为仪式而专门修饰过的桥梁，来到了无数国民置身的大道。雷鸣般的欢呼声随即爆发，如暴风一般浇打在两人身上。

每一个人都是翘首以待。

若论及在弗茨亚茨国民中的人气，再没有人能与英雄和圣女相提并论。

国民们兴奋得不能自己，用近乎哭喊的声音为马车上的两人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使徒们唤来的『始祖』那卓越的功绩在弗茨亚茨无人不晓。拜他开创的成为魔法基础的『咒术』所赐，中和这个世界的毒的手段广为流传。在此之上，他还旅经各地，讨伐危害各方的『魔人』，铸造了让南方各国团结一致契机。

同样的，『光之御旗』的功绩在弗茨亚茨也是家喻户晓。虽然是为代替突然消失的弗茨亚茨公主而登上舞台，但据说是王的庶出的她为了臣民尽心尽力。五年来宵旰图治，对绝望的人民、她用光赐予希望，用奇迹施行治愈，尽职尽责地保护着这个国家。

因为是这两人的婚姻，民众不可能不欢欣鼓舞。

不可能不充满活力。不可能不怀抱希望。

游行期间，诺斯菲同身旁的我搭话。

为了能让我的表情有所改变，她向我展示眼前光明的景象。

“请看、涡波大人……与涡波大人初到之时相比，弗茨亚茨已大不相同，它今日的繁荣前所未有的，再也不会有人敢说它是小国了。我真的努力过了。五年来，我励精图治、广施奇迹，尽可能地扫除了臣民的不安……虽说是有两位『异邦人』——特别是阳淹大人的建议，但能收获今天这样的成果……那个、我觉得果然还是有我自己的力量在。嗯，我真的很努力了！别看这样，我其实是很厉害的！厉害得被大家唤作圣女哦！！”

从途中开始变成了自夸，想必是年龄所致吧。

毕竟她也才这个年纪啊。

游行继续——诺斯菲讲出自己至今以来的努力，最后总结道：

“百姓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时代结束了。虽然还谈不上每一处都光鲜亮丽，但还是向『异邦人』的世界迈进了一步。向那个曾经拥有蓝天的世界，又迈出了一步……”

诺斯菲望着天空，如是说。

游行的这一天，尽管周围洋溢着活力和希望，可天上仍然笼罩着一层黑云。

侵蚀这个世界的『魔之毒』并未消失，依旧在上空高悬——

“——”

就在这时，我低喃了一声。

“涡波大人、您刚才……”

诺斯菲十分诧异地看着我的侧脸。

一点点地……虽然只有一点点，但看到我的表情

略有舒缓，她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在这几天里，无论做什么都未曾有变的表情产生了变化。

自己这几天的照料终于结出了果实——诺斯菲在一瞬间如此认为。

我看向诺斯菲，说出了颇具意义的一番话。

“总觉得、稍微……做了一场……好梦……”

对这一切有如梦境般美好的感叹。

听到这番话，诺斯菲感动不已，眼角泛起泪光。正当她觉得自己的声音终于传达给了我，感到自己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的时候——

“涡、涡波大人……！您终于、恢复意识……”

“——缇·娅·拉。我总觉得自己做了一场好梦啊。”

然而，我呼唤的名字还是没变。

看着诺斯菲叫出缇娅拉的名字，这显然是没有取

回自我的表现。

恐怕就连刚刚举行的这场婚礼，都被我错当成了自己与缇娅拉的婚礼吧。

“……嗯。”

诺斯菲微微垂下头，答应了一声。

不过她很快就重新展露笑颜，同为祝贺而来的国民挥手致意。原因不难猜到，既然我好不容易露出了微笑，那现在就更应该趁热打铁，尽善尽美地践行自己的职责。

可这样的她看上去，更像是在逃避不愿认同的现实。

——就这样，千年前的婚礼落下了帷幕。

诺斯菲成为了相川涡波的伴侣。

仪式结束，国家接受了两人全新的关系，世界也予以了认同。

可是、有一个人认同不了。

那就是新娘自己。

当夜，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一如既往地呆坐在椅子上的我，诺斯菲一脸苦涩。

即便结束了与我的婚礼，情况也没有任何改变。

到头来，即使成为了妻子，始祖涡波也没有真正看她一眼。她怀抱的愿望，终究化作了泡影。

直到此刻，我还是仰望着虚空，目光游离。

“……不对。……这样的、不对啊。”

诺斯菲觉得这一天全无意义。

这种东西毫无效果。

徒具形式罢了。

没有价值。

这根本谈不上是成为了家人。

如果真的成为了家人，那自己心中的不满此刻应该冰消瓦解了才是。

沉积在心底的『留恋』的负荷应该会减轻一些才

是。

得到认同之后，自己活到今天的付出应该会得到报偿才是……

就像那一天，在勒伽西的带领下，自己在医院里看到的那对亲子一样……就像同一天，在一旁看到本应是自己父亲的人的笑容时一样……

自己的心脏……

自己的心脏、应该跳动得更加剧烈才对啊……

“——勒伽西!! 接下来，我要使用自己的魔法!!”

在幡然上涌的冲动的驱使下，诺斯菲大喊道。

对外而言，今天是夫妻两人的初夜，而这里是夫妻两人的房间。那么理所当然的，除了夫妻两人之外，这里不应该有第三者存在。

然而被叫到名字的当事人却愣是挠着头从阴影中现了身。他透明的身体逐渐有了色彩。

“真亏你知道我在这里啊.....哦，我说了会见证到底的来着。”

“这都无所谓。比起这个，我接下来要利用『光之理的盗窃者』盗取的【世界之理】治疗涡波大人.....！”

诺斯菲并没有对勒伽西的存在表露任何不满。

此时的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此，她向勒伽西逼近过去。

“.....你持有的【世界之理】效果可只有『代替』而已哦？不止如此，相应的『咏唱』还会对你的精神造成显著的损害。如果用了它，到时候，你恐怕就不再是现在的你了。”

“无所谓。”

考虑到使徒的义务，勒伽西同诺斯菲作了一番说明。

但生来就注定是牺牲的少女毫不犹豫地点了点

头。

“最重要的是，要背负涡波现在的状态——实在是过于严苛了。这可不是一般的精神干涉魔法。除了缇达和西斯施加的魔法，还有涡波哥哥自己的魔法，三者加在一起导致了复杂的精神外伤。”

“无所谓！即使如此我也会作为『代替』去背负……！不这样的话、一切都无从开始……！我的一切、一切都无从开始啊……！！”

诺斯菲声嘶力竭地喊道。

她用几乎要渗血的力度攥紧了双拳、用几乎踏穿地面的力道站定，喉咙处也浮现了血管青筋。

领会到这是诺斯菲发自灵魂深处的愿望之后，勒伽西不再制止。他露出既像是欣慰又像是悲伤的、十分暧昧的表情，开口道：

“……我明白了。作为侍奉我主的一名使徒，我

批准你使用魔法。可是你要记住，『咏唱』会自行从你的口中吐露。这不是我们能教给你的。”

只有拥有那份力量的人，才懂得如何去使用它。如此劝导着，勒伽西以柔和的神态引导诺斯菲进行『咏唱』。

听到这番话后，仿佛觉察到某种真理的诺斯菲张大眼睛点了点头。那是一种隐约间已有猜测，在使徒的佐证下终于确信的表情的。

于是，诺斯菲为了自己、开始了自己的『咏唱』。终于、无可挽回的，将她的精神肆意扭曲、拼合成一道解不开的智环的那一刻——还是来临了。

306. 心

『咏唱』开始了。

像乐曲一样流畅、像祝福一样柔和。

像祈祷一样，清脆而悠扬。

“『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

作为牺牲奉上的是诺斯菲人生的一部分。

咏唱开始之前，她拥有与光和暗都不搭边的无垢之魂。那没有沾染一丝不纯之物的，如湖水一般清澈的灵魂，从这时开始受到了污染。

“『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

白色染上了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她的灵魂。仿佛是经枯燥的画具描下的浓白在她无色的灵魂上落笔。她的心为纯粹的光所浸染，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一如光属性魔法使的身份，遭到了恰如其分的改写。

随着『代价』的偿付，一股庞大的光属性魔力从

她的全身溢出。从世界手中盗取的这股魔力未能被全部消费，不辨方向地塞满了整个房间。

这道光越是强烈，一道黑暗就越是分明。

不消诺斯菲念出魔法名，很显然，她在利用『理的盗窃者』的奇迹『代替』相川涡波背负精神的创伤。

自然的，在那份创伤中混杂着『暗之理的盗窃者』缇达的黑暗。

那股黑暗越来越清晰。

在被染白的诺斯菲心上，产生了一道很明显的、与白色相异的污垢。污垢呈现以黑线的体裁，仿佛是心的裂纹，给人以一种心产生了皴裂、行将破碎的印象。

背负他人的精神创伤——此间的痛苦恐怕会令常人椎心泣血。

然而诺斯菲却笑了出来。带着深深的笑意，她从

自己逐渐堕落的过程中感到了愉悦。

总算到手了。

比起不适，成就感和满足感还要强上许多。

『魔石人类』这一特殊的身世没能赋予她应有的人性。清心寡欲、看淡生死、遵循吩咐像机械一般行善积德的过去的自己。

这些都成为了过去，她现在终于得到了能与人共鸣的基准。

就算那是于人而言有些过剩的『坦率』，基准依然是基准。

曾经的那种隔膜越来越薄。

变得更像人的实感令她难掩喜色。

就在这时，一声低喃入耳。

在『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影响下，我空洞的眼神开始闪烁理性的光芒。此前只会吐露谰言的口齿，终于有了变化——

“这、这里是.....?”

这几个字中确实寄宿着理智。

“——涡、涡波大人！您刚才.....！您现在清醒过来了吗!?”

诺斯菲中断了魔法，在兴奋的驱使下向我走来。

“现在.....? 这里是、海里.....不对、夜空? 光好远、又好近.....”

明明待在房间里，可我却说什么『海』和『夜空』。我还是辨别不出地面、墙壁以及天花板。虽然恢复了意识，但强烈的幻觉还没有消散，我的视野并没有归于正常。

即使如此，诺斯菲还是喜极而泣。

全无康复希望的症状有了缓和。怀着对自己切实向前走出了一步的感动，诺斯菲又在物理上向我接近了一步，开始了渴望已久的自我介绍。

“初次见面、涡波大人.....！我是诺斯菲丽德—

—『诺斯菲丽德·弗茨亚茨』！”

听到这番话，我将目光投向了诺斯菲。

“诶.....啊、嗯.....？是你照顾了失去意识的我吗.....？我是相川涡波.....请多关照、诺斯菲丽德小姐。不、君？.....那个、北境（Northfield）什么的，这名字有点少见啊。啊、我觉得挺帅气的就是了。”

明明自己正待在一个陌生的场所与陌生的人交流，可我的态度却毫无紧张感。

看这反应，我连诺斯菲的样子都无法辨析。但初见的招呼好歹是完成了。尽管很勉强。

“这名字很奇怪吗.....？这是使徒大人给我起的、那个.....”

“啊，又是西斯那家伙搞的鬼吗。她啊、本质上是好人，就是稍微有点那个啊.....这种时候你最好跟她抱怨一下。这也是为了她好。”

“抱怨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叫诺斯菲丽德就足够了.....这名字已经足够让我满意了.....”

诺斯菲已经察觉到我的样子不对劲了。在提及仇敌的名字时居然这样气定神闲，里面很显然有蹊跷。

但诺斯菲决定将这个问题延后处理。

因为这种氛围轻松的交流是诺斯菲渴望已久的。与我互通言语、彼此欢笑。仅仅如此就赋予了她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仅仅如此.....

“可是这再怎么说也太那个了.....不如起个爱称怎么样？”

“咦、爱称.....是吗？我的？”

“嗯。.....那么，简短一点就叫诺斯菲如何？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人的名字。跟你很配。”

“诺斯菲.....!! ”

兴之所至的名字。

于我而言，这就是一个随意的——真的非常随意的建议。

但它对诺斯菲却有别样的意义。

“我、我很高兴……非常高兴……！这是第一次有人用爱称称呼我……！”

岂止是爱称，诺斯菲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人的名字。

至今为止，对她的称呼都是近似于地名和编号一样的东西。

虽然国民从善意的角度将之解读为与高居庙堂之人相配的名字，但诺斯菲自己一直渴望得到一个作为人的名字。

她的这个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

这让诺斯菲产生了确信。

果然、眼前的男子就是自己渴望的存在——

“这样啊。你就和以前的我一样啊……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没有人……”

相应的，我对她的话产生了共鸣，竟突然谈到了原来的世界。

应该是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和诺斯菲一样，总是被人用“那个著名演员相川的儿子”，而不是“涡波”来称呼的事了吧。或许是以此为契机，念书期间的回忆接连在脑海中闪过，我的脸色逐渐发青、十分焦急地喃喃道：

“……学、学校？对了……我必须得去学校才行……！而且今天轮到我值日啊！还是和那个人一起的、我明明决定要及早赶到的……！”

“诶、诶？xuexiao……？”

突然之间，我一边嘀咕着“书包在哪里……”一边到处乱转。

当然了，这个房间里不可能有什么书包。

而学校这种场所也还不存在于这个异世界之中。

“诺斯菲，谢谢你叫我起来。我差点就要迟到了。真的很感谢你。”

“不用，您客气了……涡波大人、学校到底是一——”

“是啊、没错。我得赶紧去学校了……不赶在父亲他们回来之前出发的话、我又要被骂了……又会让父亲失望的。不可以，这绝对不可以。绝对……”

我打断了诺斯菲的话，手在虚空中来回活动，跌跌撞撞地做起了上学的准备。

“涡、涡波大人……”

这种模样十分骇人。

看到我仿佛在某种胁迫下试图赶往不存在的学校，诺斯菲深感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确凿无疑的是，刚才施展的『光之理的盗窃者』

的力量确实让我的状态有所好转。

眼里始终只有缇娅拉一个人的我现在终于能叫出诺斯菲的名字了。不过只是这样根本不够。只靠一次『咏唱』并不足以治愈我所蒙受的过于深刻、复杂的精神创伤。

于是很自然的，诺斯菲想到：

不够。

还要更多。

必须进行更多、更多的『咏唱』——

“fu、『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

她没有任何犹豫。

就算知道有损于身心，诺斯菲还是用笑容接受了它。

诺斯菲觉得自己咏唱的越多，她与眼前的我的距离就越近。实际上，这种行为和在心与心之间建

立『联结』很相似。在进行『咏唱』的期间，虽然是诺斯菲在单行线上义无反顾，但我们的内心确实连接在了一起。就像家人一样。所以她不会觉得痛苦——

可是，通过联结逆流的东西绝不寻常。

诺斯菲的心在以骇人的速度磨损。

第一个征兆是视野的亮度在急・剧・减・弱。

以前曾体会到的死亡的恐怖迅速膨胀，明明房间的亮度不曾有变，她却产生了失明的错觉。

认为这只不过是幻觉的诺斯菲没有退缩，继续进行『咏唱』。

于是我内心的状态被陆续继承到了她那边。

“『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

呼吸开始变得越来越微弱。

诺斯菲不意间看向自己的胸口，结果惊讶于它的

距·离·之·远，一阵吐意于是袭来。

本应在几公分之外的胸口，现在看来仿佛远及世界的尽头。自己的距离感已然错乱，厘米与千米的概念互换了。

又是不意之间，视线挪移。

只见自己的手背远至房间的一隅，仿佛它不再属于自己。

诺斯菲逃也似地转移目光，结果映入眼帘的是房间里的家具。椅子、桌子、床铺、书架、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这些东西一股脑地塞到了眼前一厘米的距离之内，吓得她差点发出悲鸣。

头晕目眩、腿脚发抖。

明知道这些都是幻觉，可急剧膨胀的不安实在难以抵御，诺斯菲直感到浑身发飘。

好像重力在往四面八方发散，始终没有定所，让她难以站稳。

突然之间，天地倒转，胃里的东西一齐上涌。

诺斯菲连忙俯身跪地，将嗓子里的东西吐了出来。

异常终于不再仅限于精神，也影响到了肉体。

再继续下去就危险了。当诺斯菲感到一丝踌躇的时候——

“——对、对了……现在根本不是去学校的时候……我、我……”

诺斯菲的听觉捕捉到了我的话语。

仅仅因为这一句话，深陷幻觉之中的她便笑容满面，连嘴边的胃液都不待擦。

她笑着，在心里想到：

涡波大人的症状正在好转。

自己的力量起到了作用。

如此一来终于能为自己渴求的家人而活。

终于有了活着的意义。

不可以中断『咏唱』。

绝对不能——！

“——『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

紧接着袭来的是幻听。

既然诺斯菲要『代替』我背负所有的幻觉和幻听，那么这就是必然的结果。

充斥于脑海的，是用钩爪挠动玻璃的声音。

与生理上的厌恶感绑定的这种令人不适的音色在大脑深处唧唧作响。就好像是在削减自己坚韧的精神。

随着声音冲击大脑，诺斯菲的手颤抖起来。

有一种十块指甲全都要剥落的错觉。

不仅如此。浑身的肌肤似乎都要溶解了。

至今以来一直呈同种形态的自己的身体到了今

天仿佛再也保持不了同样的体裁了——这样一种泥沼沸腾的不祥的声音，从刚才开始就在耳边聒噪不已。

可是，随着自己的精神有去无回的越来越不稳定，珍重之人的声音却越来越清晰有力。

“——啊、啊啊、对了！我战斗到最后、杀到最后！最后……！最后……——”

顺利康复、恢复自我、取回了记忆的我的声音传到了诺斯菲耳边。

所以她的笑容没有改变。所以她的咏唱不会停止。

在濒临崩溃之际，她心里只能去思考我的事情。至少在我能够正常与人交流之前，诺斯菲觉得自己必须『代替』下去。

自己现在承受的所有痛苦，都是涡波大人此前在承受的。作为家人，自己必须分担这份痛苦才可

以。更何况涡波大人身陷此等痛苦之中，方才却能气定神闲地会话，足见此间问题之严重。连身在深渊之底的自觉都没有，甚至还在这里谈笑风生的涡波大人。自己必须要帮助这样的他。如果自己这个家人都不去帮他，涡波大人一生都无法从痛苦中解脱。所以——！

即便是在这种状况下，比起自己，诺斯菲还是更在乎他人的痛苦。

于是，她心无旁骛地继续『咏唱』。重复着、不断重复。

「——『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

白』『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

我承受的污染就这样渐渐被诺斯菲继承。

——于是，在这一天，两人的道路重合在了一起。它既是两人进行『亲和』的共有的历史，又孕育了从今往后长达千年的因缘。

继承的仪式进行到最后，房间中回响着两人的惨叫。

“——之光』『皆作非黑之、黑……咕、呜！我——呜、呜呜 uua 啊啊啊啊 a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ㄣ———!!!! ”

“啊、啊啊 a 啊、我！我———啊、a 啊、啊啊 a 啊 a 啊啊啊 a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

构造十分相似的两个声带发出的惨叫工整地叠

合在了一起。

恸哭的时间虽然还不到一分钟，对诺斯菲来说却似乎持续了整整一天之久。

随后，两人一齐倒在了房间的地毯上。

将胃里的东西吐了个干净之后，诺斯菲鞭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想要起来。

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看向前方。

在那里，她看到了同样体势不稳、正在调整呼吸的我。

——不，准确来说，我是这个时候的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看到的。

在诺斯菲的视野中，只有相川涡波是有亮度的，除此之外的一切都被盖上了黑幕，存在趋于稀薄。

虽然眼中的世界呈现以这样诡异的形式，可诺斯菲并没有感到多少混乱。她之前就听说过，这种

视野趋于狭隘的感觉正是『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咏唱』的『代价』。而这些黑幕应该是缇达的精神干涉所致。

她明白的。

这就是所谓的『代替』。

十分不可思议的是，诺斯菲觉得自己的思考非常清晰。

当然，幻觉和幻听依旧存在，可眼前的世界是如此清晰，以至于可以将它们带来的困扰忽略不计。

正因为眼中只能看到唯一的人，世界才愈显简洁明快。

那些无谓的东西，都无所谓了。

到这个时候，诺斯菲的思念已然单纯至极。

那就是爱。

是付出的爱与作为回报的被爱。

想要对方告诉自己，自己可以待在这里……

想要对方捧着自己的脸，为自己担心……

想要对方伸出手，祈求自己活下去……

这就是现在、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诺斯菲的愿望。

而诺斯菲诉诸这些愿望的对象、也就是我，这时候正一边调整紊乱的呼吸一边确认周围的状况。

很显然是自顾不暇。

“哈啊、哈啊、哈啊!!”

这个时候的我应该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精神的负债被诺斯菲继承之后，一直折磨我的多种异常状态都已不复存在。

拜此所赐，我终于能正确地认知自己所处的状况了。

对这时候的我来说，这里是一个陌生的房间。

刚一恢复意识，就为异常的疲惫感和记忆丧失所困扰。

眼前有一名陌生的少女。

——而这名少女显然很强。

从她身上能感受到与作为仇敌的『理的盗窃者』们相当的力量。

必须要严加警戒。

“这、这里到底是……？你是谁……？”

“啊啊、终于……涡波大人，我就是我啊……是您的诺斯菲……”

诺斯菲以亲昵的口吻回答道。

语气中渗着此前不曾有的狂气。

我藉此得知少女的名字是诺斯菲，但对除此之外的话则感到一头雾水。于是在保持警戒的同时后退一步。

相对的，诺斯菲脸上挂着毫无防备的笑容，直截了当地开始了自我介绍。

“——我是您的妻子、也是女儿，是您的家人。”

“哈？……妻子？不是、诶……？”

我不可能理解得了。

这时候的我并没有诺斯菲照顾自己的记忆。虽然有在一片深邃的黑暗中做了一场梦的感觉，但那于我而言却是一场『与缇娅拉结婚、在欣欣向荣的弗茨亚茨国幸福生活的梦』。

所以在我看来，自己是在败给使徒西斯后突然转移到了这个房间里。

自然而然的，我因无法理解而感到混乱——进而产生了畏避的心理。

因为宣告自己是我的家人的诺斯菲，周身缠绕着只能用狂气来形容的氛围。

而诺斯菲自己对此却全然不知。

现在的她只有终于变得坦率的感觉。

充斥于脑海的是至今以来的辛苦和不幸。以及与之相应的报偿。

简单来说——

从今往后，想要永远和涡波大人生活在一起。

自己有些累了。是了，真的有些累了。

所以就把无谓的事情都忘掉，将不幸的事情当做不曾发生，只有两个家人在一起就够了。

终于得到的家人。

既是父亲又是丈夫的涡波大人是自己在双重意义上确证无疑的家人。

追求至今的存在就在眼前。

憧憬、爱慕、渴望的那个人，现在就在自己眼前。

想要在这个人身边，享有永远的安宁。

愿望仅此而已。

就像那时候在医院看到的那对母子一样，自己也想得到爱。

如果可能，想要永远培育这份爱。

两个人在一起、永远的。

这已经是唯一能让自己在这片黑暗中求得心安的办法了。

是诺斯菲的生存之路。仅剩的道路。

——这些想法塞满了她的脑袋。

结果自然的，她的表情和眼神都变得有些吓人，溢出的魔力也十分不祥，同她相向而立的我因恐惧而进入了临战态势。

“站、站住……！不许你再接近我了……我不明白你说的妻子女儿是什么意思……总而言之，不许接近我。如果你再靠近一步，我就用魔法攻击……！”

我在害怕。

对面前这名无论是体格还是年龄都比自己要小的少女，我发自心底地感到了恐惧。

注意到我表情的变化，诺斯菲立刻抑制住自己的魔力，彬彬有礼地劝慰道：

“啊，真是抱歉……我明知道彼此都刚刚清醒过来，却还是这么心急。您会感到混乱也无可厚非……”

“啊、嗯……我才刚清醒过来，还不明白情况……话说、你也刚刚清醒……？”

“就・是・这・样。所以，请让我再一次将自己和涡波大人的关系解释清楚好了。让我们重新整理一下吧。这次我们两个人一定要有条不紊、细致周到、准确无误地互相理解……呵呵呵——”

在这个时候，诺斯菲坚信，只要解释清楚，两人从今往后就能一直在一起了。

要问为何，因为对诺斯菲来说，我是『唯一的命运之人』。

职是之故，两人之间只应有这个结局。在这个毫无实感的黑暗世界里，唯一能予自己以实感的就是『相川涡波』。于对方而言也一样，在这个失

去了所有的黑暗世界里，唯一能予自己以生存意义的就是『诺斯菲』。彼此都只剩下挚爱的家人。既如此，两个人理应一起活下去。

到这一步，诺斯菲已经无法回头。

因光的『代价』而变得异常坦率、因成为我的『代替』而使世界笼上黑幕，变得眼中只有『唯一的命运之人』。她已然变成了这样，再也无法挽回。——利用『过去视』看到诺斯菲这些经历的我的表情，又扭曲了几分。

无可避免地看到了我与诺斯菲之间的真相后，我有种心脏被鸟啄食的感觉。然而『过去视』的魔法并没有波动。

还没完。它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解除。

应该说，这才刚刚开始罢了。

我的错误这才要上演。

接下来，我究竟是怎样辜负了诺斯菲的心意、说

出了怎样的粗鄙之语.....这些都是我不看不可的。

绝对不能撇开视线.....

307. 過去と

时间是夜晚，我与诺斯菲两个人在房间里。

在她细致周到的解释下，我了解到了诺斯菲·弗茨亚茨诞生至今的故事。

她是在我游历各地期间诞生的『魔石人类』，是与我在基因层面上有联系的存在。

“这样啊.....你是我和阳潼的孩子.....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的。我是您的——”

“——我信你才怪!!”

当然的，我措辞激烈地对此进行了全盘的否定。诺斯菲的存在、她成长的环境和历程、今天的婚礼——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不能接受的。这些内容实在过于荒唐，令我抱着头嗤笑道：

“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又是什么阴谋.....? 你们又设下了什么圈套.....?”

圈套——也就是说，我认为自己正在遭受敌人的攻击。

既然此时我早先的记忆是与使徒西斯血战，那么将现下的状态判断为战斗的延伸也是必然的归结。

诺斯菲对我的反应感到了困扰，安抚道：

“涡波大人，这不是圈套……请您冷静下来听我说……”

“好啊，我听了，也懂了。是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我的遗传因子造了一个人出来对吧……？是啊，我都懂的。我当然懂了啊！就是因为我懂，所以我才这么说啊！！”

可是我并未冷静下来。

我粗暴地将手一挥，远离自己所不愿认同的诺斯菲，气急败坏地咆哮了起来。接着，我又将矛头指向了待在房间一隅的使徒。

“真是受够了，你们这群不懂人心的怪物总是这样！像这样亵渎人类的尊严果真是你们的拿手好戏啊！哈哈，气得我都笑了！勒伽西，我在说你呢！！你们还真是死性不改啊！！开什么玩笑！！你们开的什么玩笑啊！！”

“涡、涡波大人……？”

看到怒火中烧的我这样咆哮不休，诺斯菲被吓了一跳。

勒伽西由此意识到，仅靠诺斯菲已经无法维系正常的对话，于是接话道：

“……涡波哥哥，这对弗茨亚茨来说是必要的啊。而且、请容我为自己开脱一下，我与相关的计划并无瓜葛。”

“你说这些有用吗！那你怎么不阻止他们啊！！看看看、你成天就知道在那里一边看一边笑！！你以为我不懂吗？你还不是对这些感到乐在其

中!! 啊啊，混蛋！你混蛋!! ”

“这个.....实在抱歉。”

“你他妈！你有空在这儿道歉不如当初阻——靠、无所谓了!! 我懒得跟你废话!! ”

相对于勒伽西冷静的对答，我的怒火则是越烧越旺。

或许是自感就伦理问题同使徒抱怨无裨于事，我很快就结束了话题。

见此机会，诺斯菲下定决心开口道：

“那、那个，父亲大人.....您为什么、要这么.....？您好不容易才康复过来的啊.....？从今往后就和作为家人的我两个人一起、好好地.....”

诺斯菲是这样想的：

相川涡波已经败给了使徒。而且是一场惨败。他以这个异世界为对手发起了挑战，结果以彻底的败北收场。

使徒收获了完全的胜利。

——因此，战斗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在胜利者打造的世界中安详地生活才是败者的义务。这是诺斯菲认真的想法。然而，作为『次元之理的盗窃者』，我不可能如此洒脱地放下仇恨。

“你这家伙、是叫诺斯菲来着.....？我就明确告诉你，我根本不认识你。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有你这号人。所以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诶.....？父亲大人.....？”

“你给我把这个称呼停了！！还有你看你这样子.....！又像阳潼又像缇娅拉.....我简直要吐了！像是像，但就是个半吊子罢了！就你这德行还好意思装个有模有样的人！？你根本就不是人啊！！”

“非、非常抱歉.....父——涡波大人.....”

被劈头盖脸地骂了一番，诺斯菲怀着怯意连忙道歉。

害怕被对方讨厌的她老老实实在地低下了头，与之相对的，我发动了『魔法』——发动了『表示』。

“——咒术『Analyze』。没错，你是骗不过我这个『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你只是一个将魔石和血肉捏合在一起的人偶，根本就不是人……是了。我才没有什么女儿！我有个屁！！”

继之而来的是一番否定。

将一切关联全部否定，就连其存在也不予认可。

“……………！！”

诺斯菲的表情因悲痛而扭曲。

在黑暗中觅见的唯一的光在逐渐远去。

世界上所有的色彩都在消褪，她活着的意义也随之而去。

然而我还是没有停止追击。

“『追溯罪过之命数』『引射影至其尽头』。——魔法『Dimension』。”

明明『咏唱』的『代价』刚刚才被诺斯菲转移到自己身上，本人却当着她的面又『咏唱』了起来。我利用这个『Dimension』探查的是房间外的情况。我已不再将面前的少女放在眼中，而是利用次元魔法收集情报，以此筹划自己今后的行动。诺斯菲见状不禁制止道：

“请、请等一下！您的『咏唱』太危险了！涡波大人好不容易才得到净化，这样您的心又会！！”

“哈……？哦，我懂的。你是说会磨损内心对吧？我的情况、是只能考虑唯一一人——只能考虑妹妹的问题来着……？那又如何？你这个新手大概不懂吧。说到底，『理的盗窃者』的『代价』本就是将当事人渴求的东西偿付给他自己。所以不管支付多少『代价』都没问题……！”

我用尖刻的语气告诉诺斯菲不要多管闲事。

“涡、涡波大人……”

“你别再跟我搭上关系了。我也不会再和你搭上任何关系。就算你真是我的女儿……也是我们不相往来要更幸福一些。”

“不会的……！绝对不是那样的！”

听到我的话，诺斯菲为了甩落眼角的泪水而拼命摇头。

她哭着倾诉说自己只有跟相川涡波在一起才能得到幸福。

看到少女哭泣的模样，我有些动摇了。但我转眼间就下定决心，冷冷地说：

“……无论如何，相川涡波的日子都没有多久了。你只能忘了我。”

言尽于此，用次元魔法掌握了自己所在位置的我逃也似地走出了房间。诺斯菲见状连忙欲追，但

我放话说“你别跟过来”，意图独自离去。

离去之际，我嘀嘀咕咕地说服着自己。听到我低喃的内容，诺斯菲僵在原地动弹不得。

“我·才·没·有·什·么·女·儿.....不可能有的。不可能啊。跟我有关系才怪.....！”

说着，我摔门而出。

在摔门的余音中，诺斯菲乖乖地遵从了我的话，留在了房间里。

她呆站在原地，脑中反复回响着我方才的话。

被自己认作父亲和丈夫的人同自己宣泄的一连串否定。“我根本不认识你”“只是一个将魔石和血肉捏合在一起的人偶”“根本就不是人”“别再跟我搭上关系了”“我才没有什么女儿”“不可能有的”——这些只讲过一次的话在诺斯菲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放。回放着对诺斯菲无穷无尽的否定。

“呜、呜呜、呜……！”

眼角积攒的泪水夺眶而出，诺斯菲抽泣起来。

不安、恐惧、焦躁、悲哀、绝望。

所有可能产生的内心的阴霾纷纷产生，支配了诺斯菲的世界。

换作平时，诺斯菲或许有能力坚持下来。可这个时候的她偏偏接手了我的负债。

结果她未能很好地处理这些负面情感，甚至让它们在心中剧烈膨胀。

自然而然的，她踉踉跄跄地走向了房间的边缘。

勒伽西见状连忙制止道：

“咦、等、喂？……喂、你等等！你打算自杀吗！？”

一贯不会采取行动上的干涉的勒伽西慌忙扶住了诺斯菲。更稀奇的是，他居然以充满焦虑的语气拼命地安抚道：

“你等一下！刚才那个是……我想应该是『咏唱』的『代价』所致！次元魔法就是这种性质！涡波刚才是无暇他顾，眼里只有唯一一个人会那样的！是他所有的选项都被剔除，最终只剩下一个选择的结果！你就当他是心情差到了极点吧！”

“这是真的吗……？只凭一次『咏唱』、就……？”

“……………没错，是真的……”

“是涡波大人的心又受到了污染……所以才……？”

诺斯菲反复推敲着勒伽西的话，以期辨明其中的真伪。

要判断涡波大人的『咏唱』的『代价』有无并非难事。——因为自己刚刚才作为『代替』将之背负了下来。

它对内心的安全容量的损害究竟几何。——恐怕自己现在受到的影响还算小的。

眼中只容得下唯一一人的诅咒。——这点不假，自己现在就只剩下涡波大人了。

已经别无选择了。——是了，这个也不难理解。

——我现在就和涡波大人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很明白。

唯一一人。

唯一一人。唯一一人。唯一一人。

与『唯一的命运之人』结合，除了这个结局之外，其它任何结局都不可接受。

而涡波大人对那个结局而言是必要的。涡波大人必须存在于其中。涡波大人涡波大人涡波大人——无论如何，都需要他。如果没有涡波大人，我是活不下去的啊。不、不对，我从来就没有活——

想着想着，答案突然闪现，诺斯菲立刻挪动脚步。

“……喂。你要去哪儿？”

勒伽西怀着几分惧意问道。

“我要去追他。”

诺斯菲不假思索地答道。

她回答得十分坦率。

“我明白自己真正的愿望是什么了。”

接着开始讲述自己的『留恋』。

“一度得到之后体会才更加深刻。如今分离之后思念才更加强烈。——我一定是希望得到涡波大人的爱，仅此而已。就像在那天看到的那个孩子一样，我希望他能握住我的手。哪怕只有一次也好，我希望他能触碰、抚摸我。这就是我的愿望……”

五年前，勒伽西在医院示予自己的那对亲子一直是诺斯菲的心结。

现在，她清楚地告诉使徒，自己就是怀着对它的渴望，彷徨着、战斗着，直至今日。

领会了这些，勒伽西坦白说现状既与自己的预想相契合，同时又存在背离的一面。

“这、这样啊……我一直就是想让你明白这点。可是、该怎么说呢，你突然变得坦率了很多啊……？实在是正经过头了，让我有些惊讶……”

勒伽西在竭力分析现状。

明明背负了神志不清的我身上全部的负债，可诺斯菲的心却变得如此健全，这令他感到了诡异。接着，在仔细考虑了一番之后，勒伽西对诺斯菲的决定表示了赞同。

“总而言之，你想的没错……你现在该做的就是去把涡波哥哥抓回来……这个是不会有错的……”

“是的，我要追上去。”

或许在旁见证的勒伽西自觉有义务为此负责，竟一反常态地接连同诺斯菲提出建议。

“诺斯菲丽德……不，诺斯菲。等你抓到他之后，千万不要离开他……一定要死死地抱紧他。不这么做的话，他肯定又会逃到哪里去的。他就是这样一种人。”

“嗯，我会的。”

“尽你所能地去获得他的爱吧。这是生而为人者应实现的最首要的权利——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

唯有对这个建议，诺斯菲没有点头表示赞同。

“我觉得这句话有些不对。我现在总算意识到有关自己的真相了。”

“真相……？”

“我想，我大概还没有出生吧……我还在胎内——还没有诞生到这个世界啊。所以——”

条件还没有满足。

自己还没有降生。

诺斯菲这一存在尚未存在过。

“所以，我还不会死。”

在察觉到自己尚未诞生的一瞬间，跳窗自杀的念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已经不用担心了，诺斯菲同勒伽西笑道。

接着，她看向了前方。

即便背负了种种『代价』，她仍然要向前进。她告知使徒，这就是全新的诺斯菲·弗茨亚茨的生存方式。

“终于啊.....你终于露出一一点我想看到的表情了。”

勒伽西将惊讶抛诸脑后，露出了微笑。

他实在想不到，在『代替』我承担了那么多精神创伤的今天，诺斯菲眼中却能寄宿如此强烈的意

志。

“我支持你。果然，我还是喜欢这样的情节。我也算是发觉自己的真相了。我最喜欢的就是看到你们这种奋斗者努力的样子……”

在使徒无法具备的人类特有的表现面前，勒伽西展露了与年龄相应的笑容。

“勒伽西大人原来是这样的人啊。不过很遗憾，难得我们的距离拉近了一些，可我在这之后还有急事，就不能——”

“我知道，已经够了。你快去吧。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聊聊。我也有事要确认，接下来也不轻松。”

“是的。那么我失礼了。再见，勒伽西大人。”
道过别后，诺斯菲以十分清爽的表情离开了房间。

就在她走出房门的前一刻，勒伽西的低喃传进了

诺斯菲的耳中。

“——这•种•情•况是迪普拉库拉的策略吗……？
还是说，是我主的干涉？究竟是谁、为了什么，要
将这两人逼到这种地步……？不，说到底……说
到底，涡波哥哥的『次元』、还有的『光』，决定
这两者的是谁？他们两人无疑都不适合各自的属
性。明明如此，为什么要这样？那一天，事情的
流向究竟是怎么回事？快回想起来。那个时候，
在那个地方，是谁——”

勒伽西在我刚才的椅子上落座，像侦探一样自言
自语。虽然他的话令我很是在意，但无奈我现在
是利用诺斯菲的头发进行『过去视』，所以并不
能将这番话听到最后。

我能做的只有持续追踪诺斯菲的心情和视野。

必然的，诺斯菲离开了房间之后，场景就转移到了弗茨亚茨城内。

她在走廊中一边独行，一边自我反省。

“刚才都是我不好……涡波大人没有错……”

就和勒伽西一样，诺斯菲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言自语。

惊人的是，我在做出那样低劣的行径之后，她竟然还是这样相信我，并试图将我的行为正当化。

后续的理论是这样的——

都是我的错。

刚才实在是事出突然。我表现得那么急迫，涡波大人会感到混乱也是自然的。明明知道涡波大人的处境，我却没能考虑得再周全一些。

错的是我。因为我是个坏孩子，所以才会受到批评。

这是十分顺理成章的。结合我在这五年里获得的有关家庭的信息来看，这一点都不奇怪。而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也十分清楚——

“做一个更好的孩子吧.....再坦率一些、坦率、坦率。只要我做一个坦率的好孩子,就一定.....一定.....!!”

只要做一个好孩子，父亲就一定会回来的。

“——『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

光之『咏唱』再度被诺斯菲用了出来。

她很明白与之相伴的是心灵的净化。

越是使用，诺斯菲对自己的『咏唱』的本质理解就越是深刻。

方才从我口中得到的“『理的盗窃者』的『代价』本就是将当事人渴求的东西偿付给自己”这一情报并无虚假。光之『咏唱』的『代价』是抹消自己不好的部分，让自己更接近一个好孩子。是了，确实没有任何问题。诺斯菲重新意识到，自己的父亲果然是正确的。

虽然自己今天失去了很多，但只要有这个『咏唱』，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在『咏唱』的力量下，增幅的光之魔力充盈于全身，而依靠『代价』，自己可以一直勇往直前。

不仅强化了自己的力量，还能让自己成为好孩子。

这种感觉非常真实。

这是多么优秀的魔法啊.....

光之魔法实在是太出色了.....

这个属性真所谓是芸芸众生的希望之光.....

好孩子会得到好的回报。

只要继续努力，总有一天愿望就会实现。

诺斯菲由衷地相信着这些。

她坚信，这些光能够将世界引向和平。

只要有这些光在，自己就不会迷茫。

向前向前向前。无论何时都能一直前进。

“涡波大人，我是好孩子。我会做一个好孩子的……请您回来吧。我是您最后的家人。这里才是您真正的家。涡波大人，求您了……请您、将我……”

诺斯菲一面低语，一面沿着我走过的路前进。

她认为只要堂堂正正地走下去，总有一天就能与我重逢、和解。

怀着这份信念，她着了魔一般地反复『咏唱』，逐渐没入走廊的阴影。

——我与诺斯菲邂逅的首日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进行『过去视』的我也得以歇上一口气。

诺斯菲的身世和她对我如此执着的原因已经了然。

自这之后，她反复利用『咏唱』强化自己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我则为了保证能杀死西斯而投靠了北方的『支配之王』。

接着，为了抢回被纳入北方庇护之下的我，诺斯菲统率南方的军队挑起了战争。

这部分内容我在缇缇的记忆里已经看过了。

这之后的诺斯菲无数次地试图与我『交流』，但每一次都被我无视。她期望与我互相理解的手段如此正确，从中可以窥见她善良的本性。不仰仗暴力，而是面对面的呼喊，恳求我回到她的身边。她确实一直都是一个好孩子。

然而我却始终弃她于不顾，连看都不曾看她一眼。

我一直将诺斯菲视作了『无物』。诺斯菲就这样被我无视到了最后——直到与作为『支配之王』的缇缇激战，并被『世界奉还阵』吞没。

——歇过一口气后，我重新展开了『过去视』。

这次要看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记忆。

借这个机会，我可以了解到诺斯菲被吸入迷宫时

的记忆。

将她送到千年之后的『召唤』是『想起收束』的一种。要站在人的视角上去观览当时的记忆让我有些抵触，但我别无选择。

『世界奉还阵』溶解了所有的物质、将之分解、转化为魔力吞入了地底。

但是，只有灵魂——我现在称之为『魔石』，只有它是例外。

在只剩灵魂的状态下，诺斯菲拥有为期数月的记忆。

我要看的就是这个了。

那里与死后的世界想必略有不同。

一定要描述的话，就是仅限那些因『世界奉还阵』的缘故失去了身体的人才能抵达的领域。虽说为期数月，但对当事人来说也就是很短的几瞬罢了。

在那里，只剩灵魂的诺斯菲与决定执行『迷宫计划』的我发生了接触。

那是将参与到战争中的『理的盗窃者』们转化为迷宫的 Boss，将之重新『召唤』到世界上的计划。在诺斯菲的记忆中，计划的内容被我利用『联结』单方面地告知了地底的灵魂。仅剩灵魂的诺斯菲虽然无法应答，但这不妨碍她传达自己同意的想法。恐怕我跟其他的『理的盗窃者』也是用类似的手段进行了解释，并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吧。

于是，诺斯菲的身体被分解，而后重新构筑。

千年前的我认为通过这种手段可以修复诺斯菲所有的精神创伤。

因为被迷宫『召唤』、身体重新构筑之后，她的状态栏会呈现以洁白如洗的形式。

当然，这都是我一厢情愿罢了。

确实，因魔法而生的单纯的精神干涉因身体的重新构筑而一笔勾销了。毕竟这相当于魔法『Full Cure』或『Remove』的最上位版本，要实现这种效果不是难事。

可『咏唱』的『代价』要另当别论。

表面的创伤固然能够治愈，但最本质的心的创伤是治不好的。

要想治好这种创伤，依靠的绝非魔法或咒术，而是人与人的交流——然而，这并不是在千年前连一个『理的盗窃者』都未能拯救的我所能领会的。就这样，诺斯菲在心灵的创伤未能愈合的状态下，因我的一厢情愿而被丢到了千年后的世界。她负责的是迷宫的六十层。

在千年后被『召唤』之际，她最初遇到的就是丧失了记忆的我。那个光是应付缦缦的问题便左支右绌，脑子里只有放下『过去』走向『未来』一

个念头的我。

在那里，我让她……让她做了早已不知做过几次的自我介绍。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她那时的身姿和话语。

“——我明白了。那么，请容我仅这一次再向您做一番自我介绍吧。我的名字叫做诺斯菲。”

仅·这·一·次·再·做·一·番·自·我·介·绍。

相信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的她在六十层报上了诺斯菲这个名字。

现在想来，与诺斯菲重逢的时候，她一直字斟句酌。想必是因为心地善良的她在照顾我的情绪，认为不要过多地去挖掘千年前那苦涩的过往更好吧。

多少恢复了一些从容的诺斯菲从千年前的失败

中吸取教训，小心慎重地避免再操之过急，打算细水长流地与我『交流』。

然而，相对于诺斯菲的善意，我却保持了与她之间的距离。

在听到她曾是我的妻子之后，我感到了顾忌。因为她是『理的盗窃者』，我又产生了戒心。面对诺斯菲的热情，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些粗心大意的话，以怪物视之，排斥着鼓起勇气渴望拉近与我的距离的她——我一样不曾去正视诺斯菲。

我的所作所为究竟伤了她多深呢。

对自己再一次被视作『无物』的恐惧或许令她夜不能寐吧。

然而，诺斯菲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无论做一个多好的孩子，最终也未能得到报偿，这是千年前的她得到的教训。在一个人的夜里，她恐怕一直在自问，继续这样下去真的好吗。

于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她选择了行动。

那就是那天晚上的夜袭。或者说.....近似于夜袭的行为。

总而言之，持续受到精神创伤的刺激的她，在混乱的最后暴走，渴望得到与我结合的『证明』。她也想得到缇缇以及艾德两人追求的『存在的证明』。

但她的要求遭到了我的拒绝。

也就是说，即便到了千年后的世界里，诺斯菲依旧被我拒绝了。

理所当然的，诺斯菲陷入了绝望。

可是，在绝望的同时，她发现了一件事。

虽然拒绝仍然是拒绝，但这一次，与千年前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千年前的我在回避诺斯菲的时候始终面不改色。

然而那一夜，我的表情却扭曲到了极点。诺斯菲

的问题充斥于脑海，令我烦恼不已——烦恼到最后才给出了答案。

这一事实令诺斯菲以扭曲的形式获悉了自己的『留恋』。

在自己做好孩子的时候，父亲表现的是那样不以为意。可等自己自暴自弃，说一些任性的话的时候，他却能如此专注于我的问题。千真万确的是，自己现在明明是一个坏孩子……可却能得到他前所未有的关注。能切实地感觉到自己真的活着。

无法挽回的，诺斯菲认识到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她同样以扭曲的形式知晓了实现这个『留恋』的方法。

只要让自己的父亲感到困扰，他就会好好看着我。

只要他能看着我就足够了。只要这样自己就是幸

福的。

诺斯菲如此想到。

后来，她之所以对我一再煽动、令我困扰不已，说到底只是走投无路之下，想方设法地为了让我看向她罢了——原因就这么简单。

『过去视』临近结束，我想要的答案纷纷浮出水面。

无论何时，诺斯菲都为了大家而尽心竭力地活着。

她确实是个善良的孩子。她是如此纯粹，被称为『圣女』毫不为过。

而最早伤害了她的心的人就是我。

我将自己内心全部的负债都推给她承担，结果连一声谢谢都没说就逃之夭夭。

更有甚者，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一直在无视她，最后将她杀死在绝望之中。而千年后的我又极尽

薄情地忘了这个事实，还厚颜无耻地在她面前说什么要舍弃『过去』活在『未来』。

在千年后的世界里，诺斯菲与曾是死敌的『支配之王（罗德）』实现了和解。在深入交流过之后，她发现彼此之间存在许多的共同点，明明好不容易才和缇缇成为了朋友……而我转眼之间又从她身边将这个朋友夺走了。

在那时，诺斯菲确实是希望实现缇缇的愿望的。但我根本不相信她，乃至用『致亲爱的一闪』砍飞了她的手臂。

事到如今再回顾我们来到大圣都之后的点点滴滴，许多问题也不言自明了。

布置在大圣都的结界无疑是为了让国家能欣欣向荣。

虽然操纵了我的熟人和朋友们，但大家全都是生龙活虎。她可能只是让大家的心变得『坦率』，让

大家尽情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同缇亚等人施加的阿尔缇魔法也是一样。

就结果而言，拜诺斯菲所赐，大家都露出了笑容。而作为『代替』现身于市场的她却为预想之外的展开而困扰、表情亦为之扭曲。

诺斯菲原本制定的让我困扰的计划，本应是更加冷酷和残忍的。但天性善良的她为了实现大家的愿望而修改了计划，以至于漏洞丛生。

诺斯菲种种行动背后的意义逐渐联系在了一起。相应的，我犯下的种种错误也越来越明晰。

拉古涅说的一点都没错。

我隐约之间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却对承认错误感到了恐惧。

只要不与我搭上关系，诺斯菲就能幸福——这种想法可谓大错特错。

我的这种态度恰恰是将诺斯菲逼到走投无路的

罪魁祸首……

这样一来，我必须尽早同她相见了。

这一次一定要和她好好地进行『交流』。我必须
要为自己至今以来对她做过的一切谢罪。并在此
之上向她伸以援手。

我必须要帮助诺斯菲。

这就是我在此次『过去视』中得到的答案——
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已整理完毕。

我认为『过去视』已经不必继续，于是开始解除
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

只是，在从『过去』回到『现在』的短暂间歇中，
我感到了强烈的『后悔』。

我对诺斯菲做的，实际上正是我自己曾受到的对
待。

没错。

我就和她一样——

我·也·没·能·让·父·亲·正·视·自·己。
所以我知道这里面的痛苦。知道这里面的寂寞。
知道这里面的不甘。

明明如此，我却还是做出了同样的行径。

自我厌恶感在急剧膨胀。

我恨不得咬破嘴唇、恨不得抓破手臂的血管、恨
不得挠破自己的头皮。

在这段自我厌恶的终点——有一份记忆在我的脑
中复苏了。

那是在我少时生活的摩天大楼中的高级公寓里。
始终冷冷清清的那个家。一如既往地雨水浇打
的窗户。

站在窗边的父亲，以及看着父亲背影的我。恳求
父亲能看自己一眼的我，始终未能从父亲口中得
到一句话，仅仅只能在一旁远观。

那令人怀念的、令我痛苦不已的过去的记忆。

就在那里，我一直看着父亲。

真的就只是看着而已。

一直、一直都只能看着。

每一天每一天，都只能看着父亲的背影。

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

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我都在看着父亲——

——仅·有·一·次，父亲似乎转过身看向了我。

说起来，一直将我视为『无物』的父亲，是如何有了心思看向我的呢……

那个时候，父亲露出了怎样的表情来着……？

他露出了怎样的表情，又对我说了什么呢……？

正当我想要看个究竟而打算深入展开『过去视』的时候，我猛然想到自己现在看的是诺斯菲的过去。

在诺斯菲的『过去视』中，不知为何有少时的我。

还有我的父亲。

——这是为什么？

不仅如此，父亲还转过身看向了我。

他张动嘴巴，跟我说了些什么。

我竭尽全力地试图回忆起父亲当时的表情和话语，可偏偏怎么都想不起来。世界没入了黑暗，声音也被黑暗吞没了。明明我的『魔法』发挥了完美的效果，可记忆却无论如何都未能重放。其程度何止是黑白影片、它根本就是模糊的、花屏的。

——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候想起这份记忆呢.....

不等我的疑问得到解决，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就中断了。

就像切断了电源那样，我被赶出了那个令人怀念的房间。

接着，我从记忆的世界中返回，回往了原本的异

世界。

回到了大圣都的地下街、回到了孤立于地下街中的宅邸。

308. 章節之始

随着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的解除，『过去视』的旅程宣告了结束。于此同时，疑问脱口而出：

“为什么、父亲会……？”

在最后一刻，我确实看到了父亲的面影。这确凿无疑。

追溯诺斯菲的记忆时为什么会看到我自己的过去呢……不，她的身体中流着我的『血』，会有这样的关联也不奇怪吧。比起这个问题，现在还是诺斯菲的事更要紧……

“涡波哥哥！你没事吧！？脸色相当差啊！你有好好看到诺斯菲小姐的过去吗！？”

在一旁等待我从魔法的旅途中回归的拉古涅一脸关切地晃着我的肩膀。

我随便看了看自己的状态栏，虽然消费了不少

MP，但『状态』上并无异常。可事到如今，『表示』已然不值得付诸全部的信任。我马上开始依靠自己的感觉检查体内和脑内的异常。

首先是视野的亮度。

我眼中的世界现在究竟是明是暗。我是否因『代价』而失去了什么。而我自己又是否察觉到了这一点。——立足于方才的『过去视』，我开始逐步排查这些问题。

“嗯，没关系……谢了，拉古涅。我好好看过了。拜此所赐，我总算是明白了……”

发动大魔法后的疲惫感固然存在，但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虽然还不到放心的时候，但总不至于对之后的行动产生不良的影响。总而言之，有必要向在我使用魔法期间默默守候的拉古涅报告一番。

“我看到千年前的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号人了。莱

文教的始祖可真是个无可救药的烂货啊.....是啊，真是无可救药.....”

简直烂透了。

可那千真万确的就是我自己。一直以来，我将千年前的自己称为『始祖涡波』，将之看作不同于自己的另一个人，可现在，我决定直面自己（我）始终是自己（我）的事实。

相川涡波是一个暴躁、嘴臭、不负责任的人。一个放弃求索而堕入自暴自弃的泥潭，同眼中的敌人死斗，给所有相关者添了麻烦的人。

“我伤害了诺斯菲、害她崩溃、将她逼得走投无路.....这还不够，主张这些和我毫无关系、撇了一个一千二净不说.....最后甚至还把所有的事忘在了脑后.....”

“.....唉。果然啊，都是涡波哥哥不好嘛。”
现在我承认了。

另外还有一点。我不愿面对诺斯菲的理由，与在『过去视』的尽头看到的少时的记忆有关。

“我一直回避诺斯菲的理由也清楚了。……因为过去的诺斯菲与我如出一辙啊。她跟那个一直没能被亲人正眼相看，只能看着亲人的背影，始终无法前进的我一样。看到诺斯菲所做的跟小时候的我一模一样，我应该是产生了厌恶感吧……”

“呼……对同类的厌恶感吗。原来如此。双重意义上的逃避啊。”

以诺斯菲为投影，我看到的恰恰是我自己。在那之中满满的都是无可挽回的罪恶感以及不堪回首的自卑感。所以我从她那里撇开了目光。

“诺斯菲与我所讨厌的那个自己太像了……就因为不愿意看到那些，我在无意识中选择了逃避。等一切都了然之后再看，发现原因真的就这么简单……真是糟透了啊……”

“原来如此。所以呢？了解到诺斯菲小姐的真相之后，涡波哥哥打算怎么做……？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接下来要做的，大抵就跟往常一样吧。”

走到让我承认这些为止是一段漫长的过程。

可现在，我已经知道自己犯了怎样的错。知道了，也理解了。这是至关重要的。

我绝不会垂头丧气、故步自封，而是要继续前进。

脸上当然也不会蒙上阴晦。因为我见过的『理的盗窃者』们在察觉到自己的错误和真相之际，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明朗的。我要效仿他们。

“和往常一样？那个、请问，和往常一样是什么意思……？”

“就是和往常一样与守护者战斗了。我要去见诺斯菲，去面对她，敞开心扉，诉诸本心。总之就是和她谈谈。我想越是交谈，我就越要去承认那

些自己所讨厌的地方.....到最后一定会变成我单方面的谢罪吧.....即便如此，我也要将与她的『交流』进行到最后。我有这个责任。”

“原来如此。那确实和往常一样啊。可是，只有这一次，我总觉得涡波哥哥中途会坚持不下去啊。换言之，我觉得诺斯菲小姐是专门用来对付涡波哥哥的守护者。”

“.....没关系的。我有坚持到最后的自信。我想，至今以来的与守护者们的战斗全都是为了这一刻。我这胆小怕事、谎话连篇、处心积虑又好虚荣、偏执而不成器的性格——都是在守护者们（大家）的帮助下才有了改变。”

与守护者的这次战斗，我想不仅会与『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进行，同时也是与我自己、与『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战斗。

我都那样装模作样地跟守护者们（大家）说教过

了，等轮到自己的时候，哪怕是撕破嘴，我也不能说“不行了，我坚持不下去了”。

确实，我有许多地方是为自己所不喜的。但就是这样一个连自己都不喜欢的我，拜大家所赐，一点一点地有了改变。

只要想到大家的面影，我就由衷地感到自己不能再重蹈覆辙。大家的生存方式已然化作教诲铭刻在我的心上。所以没关系的。无论是诺斯菲，还是自己，我都是能与之直面的。

看到我志在必得的样子，拉古涅怀着疑念确认道：

“嗯～，你那可疑的性格真能改变的了么？我觉得人是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的哦？”

“能改变的。哪怕是为了诺斯菲，也绝对要改变。”

有些地方就已经改变了。

换做以前的我，想必没法给拉古涅的疑问以肯定的答复。我不是那种敢于许下不能保证践行的约定的性格。一点点的，我性格中胆怯的部分在减少，而勇敢的部分在加强。

对了。

机会难得，干脆把自称从『我（僕）』变成『我（俺）』怎么样.....？

还是算了，这太突然了，会把大家吓一跳的。重要的不是改变外在形式，而是内在。

“哦～，我这样接二连三地打击你，你都不为所动吗.....涡波哥哥，你变得给人感觉挺不错了嘛。这下我能给小姐捎个好消息了！”

见我一口咬定，拉古涅给出了不低的评价。

安心于她的评价，我决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是啊。赶紧回里面去，跟大家报告一下吧。报告过之后立刻去解决诺斯菲的问题。”

“好的！总觉得这样一来我脸上的伤就高枕无忧了呢！”

话题的进展一帆风顺，感到高兴的拉古涅欢呼着想要回到屋子里。在那之前，我向她走近一步，开口道谢说：

“拉古涅，真的很谢谢你……多亏了你，我才有了直面诺斯菲的勇气。我一定会拯救诺斯菲的，还有你也一样。”

我缩短了与拉古涅在称呼方式上的距离，同她许下了约定。（译注：涡波这里不再用拉古涅酱来称呼拉古涅了）

我现在之所以能拥有如此坚定的意志，都是拜拉古涅所赐。所以我绝对不会让这样一个为数不多的知己因无妄之灾而丧命。

“诺·斯·菲·小·姐·和·我·都·要·救……这样吗。哎呀～，真强势啊！我不讨厌现在的涡波

哥哥哦~。”

“我绝对不会让拉古涅死的.....绝对不会。”

之所以说这话，确实有我希望表现得强势一把的想法。并且事实上，我刚刚就被拉古涅拯救了。毫不为过地说，她堂堂正正地向彷徨于人生路上的『次元之理的盗窃者』发起挑战，并取得了胜利。这份恩情是我一定要报答的。

就在我暗自下定这份决心时，一直注视着我的表情的拉古涅突然干笑了几声。

“.....啊哈哈。怎么说呢，看着现在的涡波哥哥，总觉得我也有了勇气啊。”

接着，她谈到了自己。

“拉古涅也.....？”

“我呢，总是喜欢放弃。若是自觉没有胜算，我立马就会变得斗志全无，早早地认输投降——这是我的坏毛病啊。可是，在这个世上，有很多时

候明知必败也还是不得不战。比如说我脸上这个伤。放着不管恐怕死路一条，所以早已不是找借口的时候了……”

和我一样，拉古涅也是会在战斗之前穷尽算计的类型。恐怕她已经深刻地理解到，自己的性格有多少次让她与胜利擦肩而过了吧。

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事到如今，她和我一样下定了决心。

“好嘞，下一次我可要认真了哦！我留待『舞斗大会』使用的必杀技也是登场的时候了！这样的话，我应该有能力牵制住『魔人化』的一个人吧……不，至少也能打出有分量的一击！大概吧！！”

她这话的意思应该是表示自己愿意参加这之后将在弗茨亚茨城发生的战斗。拉古涅似乎打算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披露自己之前提及的必杀技。

话虽如此，但拉古涅并没有保证说肯定能取得胜利。看到她这既一如既往，又有别平常的表现，我不禁微微一笑，迈出一步说：

“是啊，已经不是再举棋不定的时候了……！”

“没错没错！行了，咱们大家一起努力吧！”

就这样，我们两人结伴返回了拉丝缇娅拉等人留守的屋子。

我要尽快去救诺斯菲。为此，我不仅要向拉古涅，更要向屋子里的所有人求助。

尽管为时已晚，可我还是想收拾因自己持续回避诺斯菲而一再恶化的局面，纵然难堪，但我还是要将这些原委告诉大家。在此之上，我还要腆颜请求他们与我一起战斗，因为孤身一人会令我不安。无论会多么难看，我都要一边道歉一边请求。害怕被拉丝缇娅拉讨厌而装乖的日子已经不再了。

在走廊里，我和拉古涅径直向同伴们所在的房间迈步。

至于我脸上的表情，已是与之前离开房间，还没有进行『过去视』的时候截然相反。



结束了拉丝缇娅拉的治疗的众人现在正聚在一起歇息。

拉丝缇娅拉坐在房间中央最大的一张沙发上，享受着同伴们的按摩。

本应在外放风的我突然现身，大家的表情都有些意外。

说实话，方才的战斗令我十分尴尬。可是尴尬并不能成为固步不前的借口。我开门见山地同在场的所有人说道：

“——打扰一下大家，尽管有些急迫，但我接下来打算去救诺斯菲。”

听罢，众人的表情从意外转变为了错愕。

玛利亚代表大家开口问道：

“那个、是去救她对吗？不是打倒？”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嗯，我想救她。拉丝缇娅拉说的没错，诺斯菲是同伴……我现在总算明白了。将诺斯菲逼到那种地步的罪魁祸首是我，她没有错。令她走投无路的不是别人，就是我啊……我知道我之前一直在说任性的话，现在也是一样，我很抱歉……但我还是想亲手拯救诺斯菲。”

我一边道歉，一边提出自私的请求。

玛利亚默默地听我说到了最后。在做出答复之前，待在房间角落的莱纳插了一嘴：

“基督……难道说，你用『过去视』看了诺斯菲的过去吗？”

“是的。所以我已经不会再将诺斯菲看作敌人

了。”

“这样啊。那就行。”

莱纳没有多言。

或许和拉古涅一样，对事情会演变成这种状况，莱纳也早有预料。他知道只要我追溯了过去，就会选择守护诺斯菲。即使方针的转变如此突然，只要它是立足于『过去视』的结果，那么莱纳似乎就不会有任何怨言。

为了能让大家接受我的请求，我紧接着开始了解释。

第一个对象是在之前的战斗中遍体鳞伤的拉丝缇娅拉。

“拉丝缇娅拉，我为自己昨天晚上的偏执道歉……从今以后，我会去好好面对诺斯菲的。也会去相信大家。虽然此前的我将自己做不到的事都甩给了你处理，但今后我不会再这么做了。”

我原以为拉丝缇娅拉和同伴们能让诺斯菲幸福。我以为自己不要再与诺斯菲搭上关系是最好的。可是我想错了，而且大错特错。

同时，我也向她发誓会相信同伴之间的牵绊。拉丝缇娅拉在之前的战斗中挺身而出，向我证明了那曾被我说断言说不可能的牵绊是确实存在的。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去否定它了。

“涡波……？”

只过了一夜，我的否定就变为了肯定，对此，拉丝缇娅拉以念出我名字的方式表达了她不解。其实在我的心底，仍然回响着一种声音，它在说『大家一起』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把它也算上，我希望改变这些我自己讨厌的部分。

“大家……我不会再做什么繁琐的考量了。在做出决定之前也不会再找些借口举棋不定了。因为诺斯菲她——”

我继续解释着。

敌人也好同伴也罢，这都不是原因。是守护者还是『理的盗窃者』也不重要。和『魔石人类』还有千年前的『光之御旗』云云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

“诺斯菲是因我的血而诞生的『我的女儿』。所以我不能放着她不管。我想要尽快去将她接到身边。”

我告诉大家，去她身边的理由就这么简单。

对于这个蛮横却单纯的主张，拉丝缇娅拉最先给予了回应。虽然和刚才一样，她只是念出我的名字，但这一次，她的语气里满是喜悦。

“……涡波!!”

接着，玛利亚冷静地编织话语道：

“唉……真是拿你没办法呢……毕竟我也没有多讨厌诺斯菲小姐，就不消灭她，而是往说服的

方向努力好了……”

明明我展露了要与诺斯菲对峙的决意，甚至还表示她是我自己的『女儿』，可玛利亚的反应却远比我预想中柔和许多。

而缇亚、斯诺、莉帕的反应也都差不多。

“就是说啊。跟她也一起玩过游戏了，感觉她并不是什么坏人。”

“诺斯菲在各种意义上都很强，如果能成为我的朋友，感觉会很开心啊。”

“人家随时随地都在募集朋友哦!!”

惊讶的表情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大家的反应更像是在说“总算走到这一步了啊”。

“诶、咦……? 那个、我刚才可是说了诺斯菲是我『女儿』啊……”

我原以为光是这件事就足以让大家目瞪口呆了。甚至可能因此对我幻灭，以至于产生反感。为此，

我对谢罪的内容可谓是做足了准备，谁料她们并没有给我那个机会。

“这个我们之前就知道了。涡波先生不在的时候，我们已经详细打听过了她的身世了。也包括她曾是你妻子的部分。”

“没错，我们都知道的。她就相当于涡波的孩子对吧？”

“那~个，因为涡波不承认这一点，所以她就一直处于反抗期？”

“人家就是一如既往地觉得，大哥哥真是渣爆了呀~来着！”

看来对『女儿』这一情报大感震惊的只有我而已。在我回避诺斯菲的时候，大家似乎已经从她本人那里问出来了。

“你们都知道的啊.....那怎么不早点告诉.....不，是我没问啊。”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待诺斯菲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过分的。

再加上我自己又摆出一张什么都不想听的臭脸，自然不会有人想主动告诉我这件事了。近来一直对我情绪的不稳定感到担忧的莱纳和拉丝缇娅拉可能告诫过大家不要谈及这个话题。换言之，大家一直在照顾我的情绪。

这当然令我感到了懊悔——不过我没有因此退缩。

我将谢罪的话语全部舍弃，代之以接下来的方针。

“……谢谢大家。既然大家都知道了，那话就好说了。总而言之，我想要立即去同诺斯菲致歉，越快越好。最好是今天晚上就闯进弗茨亚茨城。我想我们在这大圣都差不多也跟犯罪嫌疑人没两样了，所以就像个嫌犯一样直接入侵好了。”

我的口气浑似号召大家一起去领居家里串门。

听到我粗糙的计划，拉丝缇娅拉一脸错愕。

“哦、哦哦……!? 涡波的提案居然这么简洁、一点也不繁琐！你以前明明那么喜欢计较这个计较那个来着……到底是怎么了啊？再说了，我原以为涡波要主动接近诺斯菲是会排在很后面的事呢，怎么这么突然啊……”

“咦？有那么突然吗……？我自以为还是纠结过一番的啊……”

“很突然哦。我们这边正打算慎而又慎地在诺斯菲和涡波之间调解呢……”

听到她这么说，我在略感冲击的同时，也开始考察自身的变化。

在大家看来，我的变化好像是很突然的。

可是于我而言，自从来到大圣都，我就一直深陷在烦恼当中。特别是在拉古涅面前，我远不止一

次地表现得不干不脆，给她添了很多麻烦。

“最近这段时间，拉古涅就我不成器的地方作了许多指点。就像你们趁我不在的时候跟诺斯菲谈过一样，在你们不在的时候，我和拉古涅两个人也谈过不少。可能是因为这个吧？”

“咦？拉古涅她……？”

拉丝缇娅拉深感意外。

可说实话，我本以为拉古涅是受拉丝缇娅拉的指示来开导我的，所以她的反应让我更加意外。

在话题中被提及的拉古涅用体育社团成员的方式打了个招呼。

“正是！我跟涡波哥哥谈过不少哦！因为我实在是看不过眼嘛！”

“……意思是说，像犯言直谏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感觉了~。我跟大家不一样，就算被涡波这个人讨厌了也不痛不痒。所以说了很多不

留情面的话哦。”

言外之意就是她不怎么喜欢我，先放下这点不谈，总之拉古涅那无忧无虑的态度令拉丝缇娅拉等人心领神会。

“嘿～，是这样啊。哎呀，真没想到那么厌恶风险的拉古涅会在我们感到束手束脚的时候采取这么大的动作……干得漂亮！拉古涅！话说，总感觉这个队伍的分工比预想中优秀很多嘛！？”

“啊哈～，小姐这么夸我真让人开心。可其实呢，我只是迫于脸上的伤不见好转的压力，为了保命才赶紧采取行动的啦。”

“即便是这样也很了不起哦。这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哎呀，我是说真的哦。”

拉丝缇娅拉走到拉古涅身边，对她大加赞赏。

房间里的其他人也一样，纷纷称赞拉古涅的丰功伟绩。

“没错，真的非常了不起，拉古涅小姐。能让那个又消极又自虐的涡波先生变得这样积极，确实不简单。”

“没错，涡波有妄自菲薄的毛病。跟他的过谦结合在一起总是负面循环，有时候特别麻烦。”

“而且非常顽固。还喜欢光说不做。能让这样的涡波积极采取行动什么的，我是做不到。”

“再加上大哥哥还有什么事一牵扯到妹妹就会变得特别狭隘这一最大的缺点。最近他对拉丝缇娅拉大姐姐也有类似的倾向，居然能攻克这个难关，真是太厉害了！”

与对拉古涅的称赞一同而来的——不如说，对我坏毛病的罗列颇有喧宾夺主的势头。

我知道她们说的都是事实，而这些坏毛病只要今后能改正就好，道理我都懂，但被数落成这样难免让我的心砰砰直跳。

不过说实话，比起打击和悲伤，安心感来的更加强烈。

明明我那样努力地在大家面前扮好人，可实际上她们早就将我的缺点看透了。

无论何时我都非得演出一个理想的我不可，我自以为这是我的信条。可事实上——我只是拼命为了不至于厌恶自我而努力罢了。

大家都是知道了我的坏毛病而仍然愿意成为我的同伴的。

这实实在在地让我感到了安心.....

就这样，通过批判我的坏毛病来让大家达成共识的仪式宣告结束，与此同时，拉丝缇娅拉为会议的进行做起了准备。

“——好的~，借着队伍团结一致的机会，让我们开始举行袭击弗茨亚茨城的作战会议吧。就算是我也不至于毫无计划就采取行动啊。现场的椅

子不太够，我去搬些过来~。”

拉丝缇娅拉移走身下的沙发，搬来一张规格不小的桌子，并按人数在周围摆好椅子。

跟我们之前待的那栋宅邸比起来，这里显得狭窄很多。拉丝缇娅拉很快就打造出了一间简易的会议室，于是众人陆续就座。

“那么我就坐在涡波先生身边了。”

估计是早就瞅准了我就座的时机，玛利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坐到了我身旁，接着十分自然地挪动椅子向我靠了过来。此举点燃了缇亚的对抗意识，促使她坐到了我另一侧的身旁。

“.....那这边就归我了。”

“慢、慢了一步.....!? 呜呜、那我这次就坐在缇亚旁边好了。.....诶、诶嘿嘿~，缇亚，可以握手吗？”

斯诺一落座便向近来关系变得十分亲密的好友

撒起了娇。

对此，缇亚貌似为难地说“真拿你没办法”，表示了同意。不过我知道缇亚自己其实就是个朋友依赖症患者。

在一旁守望其乐融融的斯诺和缇亚的拉丝缇娅拉紧接着也选好了自己的位置。

“那我就坐在玛利亚旁边了。当然了！我也要把椅子靠在一起！”

“好的，请吧。”

这两人相处的也挺融洽。一别最初相遇时的那种单方面，她们现在的关系正以彼此期望的形式构筑着。

紧接着，莉帕有些困扰地喊道：

“诶？嗯—，那人家要坐这里！不，其实坐哪里都行啦。”

被现场这种莫名其妙的气氛带动的莉帕坐在了

斯诺身旁。

.....真是一派祥和。

大家的关系融洽得可以让人将不久前发生的那场厮杀忘在脑后。目睹了成员间的互动，脸上挂着苦笑的古涅平静地落座于拉缇娅拉身旁。

而最后剩下的两席，则由莱纳领着阳潼添补。

莱纳先是将周围环顾了一番，接着和我一样一脸安详地说：

“真让人吃惊.....你也好她也好，不觉之间，大家的关系居然变得这么好了。.....换言之，全都是我的杞忧吗。也是，相处的时间长了，关系自然会越来越亲密啊。何况她们都经历过一样的失败，有同样的兴趣，怀抱着同样的梦想.....”

莱纳表示，同伴之间的关系与相处的时间成正比。对他这种主张，我和古涅同时背过脸，流着冷汗附和道：

“咦、啊、嗯。你说得对……”

“是、是的呢～。”

我就明确地说，我和拉古涅的看法与此完全相反。在我们看来，队伍人数越多、相处时间越久，破绽越容易产生，至于男女组合的牵绊更是天方夜谭。

受这种思考方式的影响，我和拉古涅总是不能对同伴付诸全部的信任的。拉丝缇娅拉、缇亚、玛利亚、斯诺这四人之间的牵绊，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尽信。

明明我和拉古涅有这样的性格，此刻却没有出言否定莱纳的观点，原因不外乎是想要表达我们今后会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的决意。就在刚才，我们两人一起下定了决心，今后要做一个乐观向上的人。

看到我和拉古涅的表情如出一辙，莱纳惊讶的程

度又深了几分。

“拉古涅和基督真是合得来啊。而且拉古涅这阵子好像还对涡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劝导……说实话，这才是今天最让我惊讶的。”

说完，如释重负的莱纳靠在了椅背上。

看上去，在这之前，他一直保持着警戒。现在再去回顾，莱纳真的没少为眼界趋于狭隘的我操心。怀着对他的感谢，我正式召开了作战会议。

“……好了，大家都就座了。那么在制定具体的计划之前，先来整理一下对方的战力吧。”

诺斯菲身边有一群高举名为『坦率』的免罪符任意妄为的骑士。

只要那些骑士还在，诺斯菲应该就会坚持战斗。考虑到这一点，我将骑士们的名字逐个列举了出来。

“首先是『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赫勒比勒

夏因。他是最难对付的。外加使用了『魔人返还』的艾尔米拉德、格连、塞拉、佩露修娜、诺瓦露这五个人。虽然只是我的推测，但这六个人恐怕会不眠不休地等待我的到来。……为的是与我战斗。”

特别是艾尔米拉德和诺瓦露这两个人。

只要有他们两个在，我肯定是没法安安稳稳地和诺斯菲交谈了。

听到这六个人的名字之后，拉丝缇娅拉和玛利亚就其中一人聊了起来。

“对对对，说起来，塞拉也被对面笼络过去了呢。她来宅邸袭击的时候给我吓了一跳。”

“她一边不停道歉一边跟我们战斗来着。不尽快将塞拉小姐解放的话，之后可不得了了。”

“我寻思塞拉跟他们不一样，应该是被『魅惑』搞定了吧。诺斯菲的外表正中塞拉的好球带呢。

”

“是啊。他们每一个人受到操纵的原因都不同，这点就很棘手。我怀疑格连根本没有受到诺斯菲小姐的魔法影响。看他的表情，绝对没错。”

在格连的问题上，玛利亚相当有自信。毕竟她在与我汇合之前跟格连组队旅行了一阵子，这也难怪。

“基督，要这里的所有人一起发动袭击固然是好，但你妹妹怎么办？”

在拉丝缇娅拉和玛利亚交谈的时候，莱纳提出了新的问题。

“把阳潼一起带去袭击吧。缇亚，有劳你牵着阳潼的手行动了。虽然行动上会受一些限制，但要驾驭现在的阳潼的话，果然还是你最合适。需要迅速移动的时候，就让莱纳或者斯诺帮你们吧。

”

“我知道了。跟阳潼在一起对我的精神状态也有益处。”

缇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但莱纳还是放不下心，他继续问道：

“……你要让你妹妹到战场去？这不危险吗？”

“危险当然不能说没有。可即使如此，我也不想丢下她一个人不管。那种做法总是会为我招来失败。今后每逢重要事件都要所有人一起行动。”越是分散行动，目力所不及的地方就越容易被对手撬动。

何况诺斯菲今天还扬言要对我身边的人下手来着。无法自由行动的妹妹简直是最好的猎物。既然如此，我更要特意带她前往战场，尽可能地缩短彼此的距离。

“而且阳潼在受到威胁时会自动行使冰结魔法。缇亚，是这样没错吧？”

“嗯，西斯她是这么设计的。”

“这一点也是可以利用的。阳潼是『水之理的盗窃者』。仅凭自动反击就能将『魔人化』的骑士制服。”

反过来说，阳潼非但不是需要保护的对象，甚至是强大的战斗力。

莱纳接受了我的解释，接着是玛利亚举起了手。

“啊，涡波先生。请让我负责对付法芙纳先生吧。”

“玛利亚做法芙纳的对手吗.....这确实是最合理的安排.....”

“要跟那种人战斗的话，我是最合适的。只要再分配一个人辅助我，我就能很好地将战局拖入相持状态。可能的话，我希望跟莉帕一组。”

敌对阵营的最强战力是法芙纳，而已方的最强战力则是玛利亚。那么这两人的冲突就是必然的。

莉帕也通过进入玛利亚影子的方式表示赞成。

“没错。让我们两个对付法芙纳是最好的。”

随着袭击的方案逐渐成形，一直保持沉默的斯诺加入了话题。也许是出于一年的指挥官经历的影响，她的表情十分严肃。

“玛利亚和莉帕负责对付法芙纳……缇亚和涡波的妹妹对付骑士们……涡波直取诺斯菲的所在。剩下的敌人就是『魔人化』后的几名骑士和警备兵了吧？……这种程度的话，我一个人就足够了哦？我们这边在战力上相当从容呢。”

“不，我未必就直取诺斯菲的所在，在途中也可以跟几个人过几招的……”

不过己方的战力过剩这点确实不容置疑。

这单纯只是假设，如果缇亚和阳潼两人侵入城内从容漫步。那么把法芙纳也算进去，即便城内所有的守备力量一起上，恐怕也拦不住这两人前进

的脚步。凭缇亚那压倒性的火力和阳潼冰结魔法精密的自动迎击，进击必定如入无人之境，我甚至觉得骑士们有点可怜。

这时，拉丝缇娅拉提议与我同行。

“涡波，既然我们在战力上相当从容，那我也想去和诺斯菲『交流』试试……当然，我知道那是涡波的责任。可我还是觉得我和你一起去更好……”

“诺斯菲小姐她特别疼爱拉丝缇娅拉小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提议不坏。”

一旁的玛利亚表示赞成。我还以为拉丝缇娅拉是觉得我要独占风头而产生了不满，看来并非如此。

“我想诺斯菲小姐一定是从作为『被造物』而生，只为了『代替』另一个人而活的拉丝缇娅拉小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吧。带拉丝缇娅拉小姐一

起去的话，她应该会产生动摇的。”

看过诺斯菲的过去之后，我也同意玛利亚的看法。

拉丝缇娅拉是为了成为缇娅拉的容器而被制造出来的。这与作为缇娅拉的『替代』而被制造出来的诺斯菲境遇几无二致。

拉丝缇娅拉自己也承认她们都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嗯……所以、所以诺斯菲她对我真的很好……明明有十足的理由恨我，可她却设身处地地关心我……而对这样的诺斯菲……虽然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还是将她看作了自己的姐姐。我真的觉得，我和她是身世相同的亲人。”

曾几何时，拉丝缇娅拉在大圣堂像对待妹妹一样对待其余的『魔石人类』。她刚才的主张则与那时一脉相承，认为比自己更早被制造出来的『魔

石人类』诺斯菲是自己的姐姐。

如果要到诺斯菲面前主张说她有我这个家人的话，拉丝缇娅拉的存在可能是必须的。

“.....我知道了。拉丝缇娅拉就跟在我后面吧。”

“多谢了，涡波。我会为你提供掩护的。”

“拉丝缇娅拉也去诺斯菲那边的话.....那么就看情况安排一下拉古涅和莱纳吧。之后——”

有玛利亚扛下法芙纳这一最大难题之后，一路上的安排很快就出炉了。

等商量的差不多了，我最后提议道：

“——方针基本确定了。接下来就用我的『魔・法』将细节部分完善一下吧。就是之前说过的『未来视』。”

“啊！是跟缇缇交手那时候施展的《次元决战演算『先谭』》对吧。”

在商讨期间更偏好静观的莱纳听罢表现得有些兴奋，这还蛮稀奇的。

其余的同伴一听说我要发动这个魔法，表情纷纷染上了期待之色。在这当中，刚刚才见识过类似的魔法的拉古涅开口确认道：

“那就是涡波哥哥的另一个作弊招数了吧。”

“嗯，我就直接用了吧。对这场作战会议而言，再没有什么魔法比它更有用了。”

“那跟之前一样，在你使用魔法的时候，我们在旁守候，这次大家都在，你就放手去做吧。”

看来没有人持反对意见，于是我立即起身，双手撑在桌子上提炼魔力。

所幸我的魔力依旧充斥于整个弗茨亚茨。

大圣都尚在《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的余韵支配之下。

不久前还隔绝一切次元魔法的弗茨亚茨国如今

俨然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适合次元魔法的领域。
渗透在大圣都的『光之理的盗窃者』的魔力已被
『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魔力侵蚀。

拜此所赐，魔法的构筑一帆风顺。

它的发动让我信心倍增。毕竟是大魔法中的大魔法，我甚至有种确信，只要它成功发动，摘获胜利便如探囊取物。

虽然这很对不起期望进行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斗的艾尔米拉德、以及更喜欢战斗打得难解难分的拉丝缇娅拉——

“不过我想这样一来，城内的战斗就不会有什么看点了。——《次元决战演算『先谭』》。”

这个魔法发动之后，围绕我们袭击弗茨亚茨城而展开的战斗势必会以一边倒的形式上演。

接着，和刚才的《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一样，随着魔力的消耗，一段段记忆开始在脑海中

上映。

虽然表现形式与『过去视』相同，但上映的内容却完全是两个概念。它并非是在过去已经发生过的，而是将要发生在未来的记忆。

在双眼感到一阵舒爽的同时，我的视界没入了汪洋。

目力所及之处遍布大圣都弗茨亚茨的未来，总量不可尽数。

在这之中，我选取的『场所』是耸立于远方的弗茨亚茨城，且进一步将『时间』锁定于一个小时之后。

这样一来，上演的情景便会以我们发动袭击时为重。

在我眼前上映的是——独自将弗茨亚茨城的入口烧毁的玛利亚——以及负责守卫城门，迎击玛利亚的格连。借此机会从二层的窗户侵入城内的一

道人影——一边横扫严阵以待的数十名骑士一边向上进发的拉丝缇娅拉。而后是『龙化』的斯诺抱着缇亚和阳潼以群塔中央的空洞为阵地——同『魔人化』的诺瓦露在空中交战——等等等等。

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的情景。

既有玛利亚在外庭用火焰包围了整个弗茨亚茨城的情况，也有拉丝缇娅拉和缇亚合作将弗茨亚茨的结界改写的情况。

未来有许许多多的分歧。

根据之前使用的经验，我的『未来视』的效果并不是观测确切的未来。准确来说，这个魔法能做到的，是让我先行知晓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在这些可能性当中选择最好的一种，并获悉将之化为现实的办法。这才是《次元决战演算『先谭』》的力量。

尽管诺斯菲曾评价它是一种无敌的力量，可在

我这个使用者眼里，它的缺陷实在不少。首先，因为我的信息处理能力有所不足。所以只能拾取在选定范围之内的人物的未来。以这一次为例——因为魔法以弗茨亚茨城为中心施展，所以在其以外的空间便破绽百出。

如果我能有妹妹阳潼那般聪慧——大脑的运转速度能有她一样快的话，情况应该就大不相同了。怀着这样的感慨，我接二连三地在不同的可能性之间游览。

用『未来视』预测各种可能的奇袭路线，并分析成功率以及成功的状况。

袭击的时机也要仔细检查。在这个问题上，骑士们巡逻的路线以及休息的时间非常重要。重中之重则是五名『魔人化』的骑士的位置。

战术也一样。因为我们这边的成员精通各种属性的魔法，所以无论是水攻还是火攻都不在话下。

是要偷偷潜入还是正面冲击也任我们挑。

袭击时的天象如何、气温和湿度如何、风向和风速又如何。城外的情况也不能遗漏。

城内驻扎了多少名骑士。巡逻的路线。伏兵的位置。非战斗人员的所在。当中每一人的身体状况、乃至他们的出汗量都不放过。就这样，在观测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途中——

我看到了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遗漏的情景。

地点是室外。

弗茨亚茨城的最顶部。

时间为清晨。我・和・阳・滝・两・个・人，沐浴在晨曦之中。

必须一提的是，我们两个人当时正面对面交谈着什么。

阳滝是醒着的。

可我们究竟在说什么，我却怎么也把握不到。

难道是因为这种未来的可能性实在太低，所以我的魔法只能堪堪触及吗？

可不管通往这种未来的路径有多么狭窄，在这么早的时点上令阳潼苏醒的可能性似乎也是确实存在的。将法芙纳拉为同伴，把世界树中的使徒迪普拉库拉解放，开发令阳潼苏醒的魔法，这些原定的步骤竟然可以在今夜毕其功于一役，这无疑是一件大好的消息。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夜的袭击结束之后，我就能与阳潼相见了。

心跳骤然加快。

与此同时，我突然感觉自己对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先谭』》的掌握娴熟了许多。尽管理由不明，但魔法的效果确实增强了。

就在刚才，我的次元魔法发生了进化。

这次意料之外的强化令我在获得『未来』的视野

的同时，变得连『现在』也看得到了。

我抬起了因集中于魔法而垂下的头，开始环顾周围。

『现在』，同伴们齐聚于客厅，桌椅齐备，作战会议进行的如火如荼。

阳渢就坐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虽然为梦游症这一特殊状况所困，可妹妹她现在毕竟还是待在我的身边。

如今想来，在这次会议中，我还没有问过妹妹的意见。想到这里，我一面维持『未来视』，一面同『现在』的阳渢搭话：

“——阳・渢。”

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

可是我总觉得，听到招呼之后，妹妹和我一样抬起头，看向了我。

当然了，她口中没有吐出半个字。

即使如此，我还是继续说道：

“阳潼，这就是现在的我了.....在这个异世界里，我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和各种各样的人战斗，同各种各样的人分别.....现在走到了这一步。”

十分不可思议的是，我有一种感觉，如果同时观测『未来』和『现在』，那么我的声音就能传达给妹妹。

或许以前的我做不到，但现在却可以——怀着这个想法，我将从来不曾出口的话告知于妹妹。

“等这场战斗结束之后，我有很多事想问你.....是啊，真的很多.....”

我直勾勾地看着她，如此说道。

阳潼的双眼看似紧闭，但实际上是微微睁开的。我注视着她眼睑下的双瞳，抛下心中所有的自卑感，开口道：

“等你醒了之后，我们好好聊聊吧.....跟我做个约定好吗，到那时，请你不要再对我有所隐瞒。我也跟你保证，到时候，我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

对妹妹的依赖差不多可以结束了。

现如今，是时候接受为我所不愿认同的自己，回归初心——去好好面对一·手·打·造·出·我·的·人·生·的·妹·妹了。

在我如此下定决心之时，我感到妹妹的睫毛略微颤动了一下。

“我想，今夜将是我在异世界中的最后一场战斗.....等一切结束之后，就好好休息一下吧。算上可以触及『不老不死』的迪普拉库拉还有诺斯菲——再加上在这里的大家，你的病不可能治不好.....等到明天，就让一切都结束吧。”
让一切都结束吧。

此言一出，我感觉妹妹又有了动作。

接着，她似乎缓缓地点了点头。

我感到阳潼同意了我的提议。

与之相应的，我同她道了声谢。

“……谢谢。”

一边道谢，我一边在『未来视』中畅想和妹妹的重逢。

在弗茨亚茨城的最顶部。

在朝霞之中，所有人齐聚一堂。

在那里有诺斯菲，也有拉丝缇娅拉。还有缇亚、玛利亚、斯诺、莉帕、莱纳、拉古涅、法芙纳、塞拉、格连、艾尔米拉德、诺瓦露。

在我的故事的结局，『大家一起』为阳潼的复活送上了祝福。

我看到了这样的梦（未来）。

“咦、咦？这个是……难道说，涡波恢复意识了？”

”

在我和妹妹四目相对的时候，拉丝缇娅拉战战兢兢地插了一句。

对此，我微笑着应道：

“.....是啊。看来我越来越习惯使用这个魔法了。现在可以一边使用它一边跟你们谈话了。”

“习惯？你说习惯、咦？这岂不是说、你能一边观测未来一边战斗.....？”

“就是这样了。”

“诶、诶 ~~~.....这强得过分了吧.....”

越是使用，魔法就越便利，这在我驱使『次元之冬』的时候就已经体验过很多次了。

我有种确信，我真正的『魔法』还能继续进化。

不，与其说是进化，这种感觉更像是趋于完成。

还差一点。

就像是在配合这场最终的战斗一样，还差那么一

点。

我的理想。理想的魔法。所有人都期望的魔法就会——

“那个、涡波。涡波使用魔法正出神的时候，我们这边也讨论了一些有意思的作战方案。你能听听看吗……”

“大家讨论的？我知道了。我会用『未来视』检查大家的方案顺不顺利的。”

有《次元决战演算『先谭』》在的话，作战不需要实际执行就能知道成效。只要重复这个过程，我们的袭击计划势必会趋近于无懈可击。

“诶、诶诶~、这都行……这也太犯规了吧……”

“不是，可确实就是这样啊……”

本应是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战斗在开始之前就变得越来越确定。

可谓是犯规的极致了吧。话虽如此，但我既然绝

不允许作战以失败告终，那就没有对敌对阵营手下留情的道理。

就这样，我对『未来视』物尽其用，与大家一起确立具体的作战内容。

过程就好像是在对习题集的答案。自然而然的，留在答题区的只会是正确无误的答案。袭击计划逐渐被塑造为了一张满分答卷。

——我们这场犯规的作战会议一直持续到了零点之后。

就这样，会议结束之际、

“——好了，那么、作战开始。”

大家纷纷回应我的动员：

“开始！！”

“好的……！”

“我跟阳潼和斯诺一起对吧。”

“你们两位要抓紧了哦。”

“小姐，请多关照。”

“莱纳大哥哥，请多关照。”

“嗯，请多关照。”

随后一齐行动了起来。

我们原本就打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发动袭击，会议结束的时间可谓恰到好处，所以大家立刻开始了行动。一切顺利的话，太阳升起之前，作战就可以胜利收官了。

——离开地下街后，大家分头行动，各自前往预定的地点。

夜正深，空中没有一片黑云，高悬的银月照亮了街市。

时辰虽晚，地上的大圣都却有些嘈杂。我对『魔石线』机能的干扰令市民人心惶惶，警备兵则为了调查原因而到处奔走。

作为掀起这场风波的犯人，我不禁产生了几分罪

恶感。可大圣都接下来的混乱只会更加严重。我立马拂去了无谓的感情，装出一副清白无辜的样子在市内前进。

街道十分明亮。

明明此刻正值深夜，可这里却比我刚才看到的过去的弗茨亚茨的白天还要明亮。在这一千年里，弗茨亚茨真的明亮了许多。拜『光之理的盗窃者』所赐，无论街道人心都是亮堂堂的。

然而，缔造出这份成果的诺斯菲的世界和心灵，却还是笼罩着黑暗。

想到这里，我又一次在心中发誓，纵使会令弗茨亚茨国的光芒蒙上阴晦，我也一定要拯救诺斯菲。

——必须以向诺斯菲伸出援手为最优先。

这既是此次作战的最终目标——同时，虽然只是推测，应该也是实现她『留恋』的方法。

可是，在进行了『未来视』之后，我很清楚其中的艰难。

“『唯一的命运之人』吗……”

路上，这一句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而这句话正可谓是以诺斯菲为优先的最大的障碍。

仿佛是为了将这句话抛下那样，我加快了脚步。

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为了将之抛下而极力加速——

310. 第一回合

“——嗯，格连这时候差不多该想到了吧。”

在距弗茨亚茨城三公里之外的一栋建筑物上，我同身旁的两名同伴报告道。

以立体构造闻名于世的大圣都理所当然地拥有众多塔类建筑。我、莉帕还有莱纳现在就待在其中最高的一座塔顶。

不过考虑到这里原是政府机构，所以我们在登顶的过程中与警务人员发生了一点小摩擦。当然了，等级不到两位数的警备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所以他们现在都安详地睡下了。在这座塔里还醒着的，只剩我们三个。

“一如预知，来到十八层的格连选择继续上行。他做出了应该尽可能靠近诺斯菲的判断。”

我说的当然是弗茨亚茨城内的动向了。

然而，像这样的口述报告其实并无必要。身旁

的莉帕早已通过次元魔法『联结』共享了我利用『Dimension』和《次元决战演算『先谭』》获得的信息。

我的全部任务只是充当雷达，出声报告是莉帕的职责。

“斯诺姐姐，你哥哥在十八层，请你务必将他逼到二十层，并在那里拦住他。反方向的拉丝缇娅拉姐姐也正往那边赶。”

『嗯，了解。』

用于通信的是施加了振动魔法『Vibration』的魔石。

这是一年前，我在公会『史诗探索者』活动期间开发的魔法战术的重新运用，不过随着等级和魔力的提升，它在本次团队作战中发挥了更强的效果。

在莉帕指挥下的每一位成员都是火力强大到能

单骑克城的魔法使。而我则负责统筹调度，以便在安全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她们的实力。同弗茨亚茨城依靠传令兵上传下达的通讯系统相比，我们的优势可谓得天独厚。

“……嗯，感觉不错。虽然格连等人选择出城的未来有一成几率变成现实，不过这下就不用担心了。已经进入了『一号未来』的路径，其它未来的可能性已经彻底折断了。”

于是乎，我解除了在自己所有作弊招数中最为犯规的《次元决战演算『先谭』》。

这既有无法长时间使用的原因，也是因为未来的走向基本已经确定。

格连、艾尔、佩露修娜、塞拉、诺瓦露的位置已在掌握之中，余下的警备兵的动向和能力值也都确认完毕了。

弗茨亚茨城内的可战之兵共有两百七十二名。其

中三十一人只会死守『元老院』，故不在考虑之内。

剩下两百四十一人中，等级超过二十的只有先前提及的五人。等级在十五级以上的有十四人。在这十四人中，有四个『魔人化』的需要注意。此外，十级以上的有七十八人。余下的一百四十四人。

从现在开始，往后数五分钟，共计三百秒。

以上所有人在这三百秒之内的未来都已牢牢印在了我的记忆当中。

“好了，大哥哥。既然分歧的路径已经被堵死，进入了『一号未来』的状况，那么方案也就稳稳地切入『一号作战』了呢。莱纳大哥哥给魔法阵的充能差不多要完毕了，我就附到大哥哥身上了哦。——魔法『Shift・暗凭依（Mimic）』。”

“嗯，有劳了。”

施展出魔法后，莉帕滑进了我的影子里。

这是她在与玛利亚的旅行中掌握的次元与暗属性的复合魔法。

据说这个魔法可以让她辅助凭依的对象，并将莉帕各方面的数值加算到凭依对象的属性上。

效果还不止如此，在战斗的过程中，潜藏在影子中的莉帕一样能使用魔法，而且可以随时将她黑色的装备召唤出来。

玛利亚就装备有能够吸收物理冲击的黑色外套，还有伸展自如的黑色大镰刀。我光是想象一下就对玛利亚的变身羡慕不已。

在本次作战开始之前，我向莉帕表达了自己也想变身的心愿，可惜被她以无法打造出超越『诺文』的武器的理由拒绝了。

所以我这次就只能装备到手肘为止的黑色手套。

它是仅限于本次作战中登场的特别装备，专门用

来出其不意。

我挽起袖子，用『联结』和莉帕一起检查纯黑色的左手活动是否如意。

过程中，一直在旁默默刻画魔法阵的莱纳招呼了一声。

“基督，我这边也准备好了。”

莱纳运用我们手上的全部魔石和魔法道具，在时钟塔的顶部描绘了一道巨大的魔法阵。

我方才之所以刻意用次元魔法冲击弗茨亚茨城，其中就有掩藏莱纳的大魔法的目的。

“多谢了，莱纳。接下来只剩倒计时了。”

“一切都跟计划中一样吗……不过、即便如此——”

“嗯。即便如此，我想成功率还是只有五成。”

受《次元决战演算『先谭』》的影响而变得过分敏锐的我猜到了莱纳想说什么，于是直接给出了

回答。

“五成……这么严峻吗……”

莱纳已经习惯于自己的想法被预读，所以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惊讶，而是推敲起了我的答复。

“战斗方面势必是我们的完胜，这确凿无疑。但能否说服诺斯菲就不一定了。”

“明明都能保证平定弗茨亚茨城了，可一与诺斯菲扯上关系就变得这么不干不脆吗？”

“毕竟我的『未来视』也是一种魔法啊。要看透魔力强大的对手自然不容易了。而且诺斯菲的心、怎么说呢——”

“哦，就是说很难预读精神失常之人的心理喽？换言之，当对手的行动全然取决于兴之所至时，『未来视』看到的可能性太多，魔法的效果就要减半了吗。”

成功说服诺斯菲的未来，我的确看到了几个。

然而，说服以失败告终的未来却不可尽数。诺斯菲背负的精神上的负债往往会诱发各种各样的不幸。

要我把它全部看完的话，无论如何都缺少魔力和时间。

“.....嗯。”

莱纳说诺斯菲精神失常，这我没有否认。

毕竟让她沦落至此的罪魁祸首就是我自己。

看到我的表情，莱纳语带关切：

“.....基督，拜托你了。如果你不能说服诺斯菲的话，到时候就用『Distance Mute』将她消灭吧。”

“抱歉，这我做不到。真到了那时候，我就已经——”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

尽管莱纳是以我为优先的，但我却是以诺斯菲为

优先的。

并且这事关诺斯菲的『留恋』，所以我在这一点上绝对无法让步。

莱纳当然了解自己的主君有多么顽固，于是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以习惯的神情点了点头。

“唉……我明白了。我不会再多言了。只要基督能始终坚持做出最好的选择就可以了。我则竭尽全力以防事态演变至最糟。就这样各司其职吧。”

“一直以来都麻烦你了，莱纳。不过大家这次只是帮忙争取时间而已，所以不用太认真战斗也没关系的。伤亡太惨重的话，我想对方也会很困扰。”

“我知道的。我会极力避免最糟的情况。仅限最糟就是了——”

同莱纳的商讨一结束，我们立马按照计划走进了

他刻画的魔法阵。远离塔顶的边沿，为助跑空出足够的距离。

期间，我一直在确认弗茨亚茨城内的敌人的动向。

正好，城内的主要人物此时都聚集在二十层。

拉丝缇娅拉和拉古涅将佩露修娜和塞拉从西大塔驱至了中央大塔，赶往上层的艾尔和格连则被斯诺等人拦截。

盘旋在中央天井的诺瓦露飞至战火正旺的二十层，加入了混战之中。

另一边，玛利亚用火焰完成了对一层的压制，正在向地下前进。诺斯菲和法芙纳仍然待在四十五层。

“基督，差不多了吧。”

“嗯，出发吧。因为方案是『一号作战』，战斗会在二十层进行，所以就拜托你守在稍微高一些

的位置了。”

“了解。”

作战正式开始。

接下来，我们要借助莱纳的风魔法一举跃至距此三千米以外的弗茨亚茨城。

算是我们惯用的长距离跃袭。

也就是说，莱纳刻画魔法阵是发射台。借助这个魔法，我们要抄近道直取弗茨亚茨城的腹心。至于其弹道——角度和威力都已用次元魔法计算完毕。

我无意直取诺斯菲的所在。

弗茨亚茨城重新张开的结界有些棘手固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本次作战并不是将死诺斯菲这枚王棋就结束了，还是会有其它棋子驰援的。在我的未来视中，说服诺斯菲的途中被人搅局的情况简直比比皆是。

所以此次最重要的是将对方的棋子全部逐至棋盘的边缘。特别是『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这枚棋子，务必要将之赶到远处予以孤立。

战斗的核心目标是将法芙纳打落至玛利亚所在的位置。于是乎，现行的作战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在起飞之前，我详细确认了一番作战内容，接着告知莱纳：

“——那么，作战开始。”

“明白。作为赫勒比勒夏因的骑士，誓将胜利献予我主。”

互相碰了碰拳之后，莱纳发动了魔法。

“——『Wind』、『Wind・风疾走』。”

紧接着，风裹住了全身。

因莱纳独特的魔法而汇聚的高密度的风令我们的双脚趋于透明。

塔顶的地面则开始闪耀翠色的光芒，标志着魔法

阵的启动。

作为支持发射的动力，莱纳使用了大量的魔石和魔法道具。摆在地上的戒指和挂饰在风的带动下上浮，描绘出一道立体的魔法阵。

球状的法阵不断汇聚着周围的风。

在反复压缩至极限的风爆发的前夕，我和莱纳同时冲了出去。

双方加速的势头都几乎踏碎地面。

随后，魔法名应时出口：

“——『Sehr • Wind』!!”

随着爆炸声入耳，一阵暴风应运而生。

无需多言，暴风来源于身后的魔法阵，所向直指弗茨亚茨城。

在我和莱纳踩着边沿一跃而起的同时，一道极其强劲的顺风从身后吹来。在其帮助下，我们原本就非同寻常的跳跃更是一举突破了跳跃这个概

念。

这下我们进行的已经不再是跳跃，而是发射了。与其说我们是乘风而行，不如说是穿风而过的子弹。随着我们在大圣都的风中长驱直入，夜空的景象在视野中一闪而过。

在突破弗茨亚茨城的结界的过程中，保护身体的风受到削弱，身体与空气摩擦的倾轧声随之鸣响。

持续不断的耳鸣和困难的呼吸。迫近音速的飞跃令身体悲鸣不已。

不过这一切都不值得在乎，将集中力抬高至极限才是我的当务之急。

一如计划中的那样，结界远不能将我们拒之门外。或者说，着陆之前短短几秒钟的痛苦根本不在话下。

关键是进入城内的一刹那、那短短的一秒是重中

之重。在将这一秒分解至以零点一秒计的时间里，我必须保证全程的行动万无一失。

特别是最初的一瞬间。

为此，我事先施放了辅助魔法，后继魔法则蓄势待发。

“——魔法『Dimension・决战演算』。”

为了配合『感应』，我甚至动员了近来受到冷落的特化战斗性能的『Dimension』，以尽可能地掌控自身的体感时间。

集中，将一秒分解为十分之一。进一步集中，再分解为十分之一。分解分解不断分解，将世界送入小数点以下的慢动作。

当我对体感时间的操作结束之际，跨越三千米的跳跃也画上了句点。

弗茨亚茨城的二十层、在我命中其中一扇玻璃窗的瞬间——所有的神经都切换至战斗状态，而

后一脚将窗踢破。

于是，我和窗户的碎片一起侵入了二十层。不过赶在碎裂声入耳之前，我抢先拓展『Dimension・决战演算』确认内部的状况。

这不到十分之一秒的迁延固然已是短暂至极，但我还是迅速完成了全部作业，唯恐不能再快——

地点是弗茨亚茨城中央大塔的二十层，纵观全城，唯独这一层格外宽阔。有如环形运动场的构造或许是为某种活动而特别准备的。既无走廊也无别间的地面上遍铺金色刺绣的地毯，在此之上还摆有大量奢华的桌子。

本应用于立餐宴会的这些桌子在今天沦为了战场的立足点和挡箭牌，眼下已有半数惨遭毁坏。

侵入城内的犯人与负责警备的骑士们此刻正战

成一团。

我逐个将混战中的人物确认了一遍。

距离我侵入的玻璃窗最近的，是以半人马的姿态挥剑的佩露修娜。负责牵制她的是用魔力生成的剑战斗的拉古涅。

在她们的不远处，拉丝缇亚拉和塞拉正在交手。塞拉的姿态还是一如既往的狼形，不过这回不再是以四脚步行了。她穿着骑士服双脚站立，手上也握着剑。只是半个身体变成了狼的样子。跟艾尔的『魔人化』差不多，只有双手发生了巨大化，身上长出了野兽的体毛。一根根粗大的体毛异样地延伸，使她的发型与人类的风格相去甚远。

在女同胞们彼此交战的稍远处，呈现以狮子和龙的特征的艾尔和斯诺在进行远距离的魔法战。

此外，诺瓦露运用蝙蝠的羽翼盘旋在阶层中央的天井，将重力系的魔法施加于整个二十层。

与之相对的，缇亚和阳潼守在通往二十一层的阶梯前，随时准备施放攻击魔法。

最后剩下格连。他始终待在能随时支援所有人的位置上，冷静地观察着战局。

敌人就这些。

或许是害怕被卷入战斗，也可能是艾尔或诺瓦露不愿战斗被妨碍，普通的警备兵和骑士们没有加入混战，仅守在十九层和二十一层的退路。

——以上便是我在片刻的迁延中掌握的，整个二十层的部署。

和预定中一样，所有人的位置都很好。

在四散的玻璃片还飞舞于空中之际，我已经做好了攻击的准备。

借着风力的加持，我赶在玻璃片落地之前踏出了第一步。

自三公里以外飞跃而来的人类的一踏令裂痕延

及了整个二十层的地面。

不过还不至于将之踩穿。

用缠绕强风的腿在结实的地面上奋力一蹬——冲向距离最近的佩露修娜与拉古涅的战场。

到这一步，距离我破窗而入还不到 0.2 秒。

不仅时间短，突击的势头更是分毫未减。正专心对付拉古涅的佩露修娜不可能对我超高速的接近做出反应。

待到玻璃窗碎裂的声音终于入耳时，我的右手已经牢牢地攥住了她的右手腕。

虽然抓住了变化成半人马后体重超过一百公斤的佩露修娜，可我冲刺的力道仍然没有被抵消。一口气飞跃三千米的推进力绝不是凭一两个人就能刹得住的。在一声短促的悲鸣后，佩露修娜四脚离地，和我一起冲向了二十层的深处。

成功捕获第一人后，我立刻将注意力切换到下一

个目标身上。

是正在和拉丝缇娅拉交手的塞拉。作为介入混战的第一步，这次突击要何去何从早已筹划完毕。就和方才一样，我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攥住塞拉的手腕。

不过塞拉的反应比佩露修娜更快，留给她采取防御的时间也更多。塞拉已经察觉到了从外部侵入的敌人，并成功地回避了我左手的捕捉。

确认到这一点后，按照事先的计划，我未经咏唱直接释放了备好的魔法。在一瞬间将两只手的距离——五十二公分缩减为零，把塞拉的狼腕送到了我的左手掌边，而后紧紧攥住。就这样，塞拉也和佩露修娜陷入了同样的状态。

如此一来，我成功地用左右两只手分别控制住了塞拉和佩露修娜。

可即便如此，冲刺的势头还是没有止住。尽管速

度有所减缓，可余下的力道要顺势撞破另一侧的墙壁还是不在话下。

我就借助这股力道在空中扭动身体，抓着手边的两名女性进行回旋——随后将她们一起丢了出去。

投掷的目标是盘旋在二十层中央、对付起来最麻烦的诺瓦露。

无论如何都必须首先击溃能通过星属性这种稀有魔法操纵全场重力的她——所以我毫不留情地将这场突袭的全部力量倾泻到了诺瓦露身上。

在我非同寻常的臂力下，佩露修娜和塞拉精准地飞向了空中的诺瓦露。

没有加入白刃战，正全神贯注于魔法的诺瓦露是躲不开她们两个的。何况投掷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魔人化』后体重超过一百公斤的两人与体重不到四十公斤的诺瓦露迎面撞了个正着。

算上惯性的加持，这一击威力相当不俗。看到三人于空中撞在一起之后，我立刻从『持有物品』中取出『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将它刺入地面刹闸。

一边刹闸，我一边着手构筑新的魔法。

到了减速的环节，我总算踏入了侵入二十层后的第二步。至此为止，距我破窗而入过了 0.5 秒。我再次狠跺地面，与无咏唱施展的『Default』一起调转前进方向。

接下来的目标是正在与斯诺用魔法交战的艾尔。我用右手持剑，左手备好『Distance Mute』，打算对两人的战斗横插一杠。虽然刚才用剑刹了一闸，但奇袭的势头仍然凌厉。

然而，距我侵入二十层毕竟还是经过了 0.5 秒。这段时间完全足够让艾尔用肉眼观测到我的存在。

对我的突然现身，艾尔的反应是眼前一亮。目光相合之下，我很容易就能通过表情看透他心中的喜悦。

于是，在这种与战斗不相适的感情的驱使下，艾尔选择了迎击。

如果再给他半秒的时间，艾尔无疑会冷静地选择回避。可与斯诺的交手已经让他处于兴奋状态，再加上我的奇袭，二者一同让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一脸雀跃的艾尔双手持剑接下了我挥出的一击。与刚才的两名女性不同，艾尔有足够的时间站稳脚跟。依靠『魔人化』赋予他的臂力，艾尔成功地接下了我的重击。

两把剑撞击在一起的冲击与一道尖锐的金属音一同散布于整个二十层。

第一回合接的漂亮，不过不会有继之而来的剑斗

了。

接招的艾尔用的是双手，而挥剑攻击的我则是单手，此处的不同决定了战斗的胜负。趁着艾尔因接招而身体硬直的破绽，我将左手的『Distance Mute』刺入他的胸口，攥紧了其中的灵魂。

我要做的不是抽出魔石，而是令艾尔昏厥。无论艾尔有多么擅长魔法，吃下『Distance Mute』的攻击都回天乏术——他就这么笑着翻起了白眼，并失去了意识。

我立马抽出手臂，同时解除了『Distance Mute』。到此为止，刚好过了一秒钟。

并且在侵入室内时被我踢碎的玻璃片也全部落地，响起了一阵七零八碎的噪音。被佩露修娜和塞拉砸中的诺瓦露在撞上二十层的墙壁后，与两人一起滑落在地。

接着，我踏出了自己在二十层的第三和第四步，

杀向了最后一名敌人。

可惜到了这个时候，曾助我势如破竹的风力已经消散殆尽。要实现肉眼无法追及的奇袭已无可能。以 0.1 秒为单位的战斗到此为止了。

不用说，理解了现状的格连打算规避我的锋芒，一跃而逃向了诺瓦露之前盘踞的中央天井。

并且他还进行了虫类的『魔人化』，变化形态，借助背后长出的薄翼停留在了空中。

我也纵身一跳展开追击。

本次作战以全程占据先机为要，同时也是一场让对手无暇考虑撤退的闪电战。之所以如此执着于速战速决，是因为我事前已经知晓，哪怕在这里放跑一个人，之后都会变得特别麻烦。

为了避免那种情况，务必要将敌人聚于一处同时歼灭。在领会到我绝不会放他逃走的决心之后，格连流着冷汗开口道：

“咕！果然来这一手吗……！”

“因为我这人喜欢操心啊，所以无论如何也得先把你们所有人都制服！——斯诺，拜托了！！”

我一面应答，一面呼唤能够加入空战的斯诺。

不用我招呼，斯诺已经采取行动了。她摆动龙翼移动到了格连身后，与我一同对他构成了夹击之势。

“哥哥，这样一来就结束了！！”

“虽然牺牲不小，但只要得知了你的位置——！！”

说着，格连从怀中取出了武器。

那是五把我此前从未领教过的带绳匕首。它们同时向我射了过来。

我立刻用剑挑开了径直飞来的匕首。

但这些带绳的匕首就像游走在鱼中的鱼儿一样，即便被挑飞了一次，刀尖儿还是能调转方向冲我

杀来。

乍一看下似乎是魔法，但真正的机关在匕首后面的绳子上。五把匕首中虽然有两把的线是连在一起的，但剩下三把则一直连到了格连手边。格连利用绳子之间复杂的交织关系，灵活地操纵着这些匕首。

话虽如此，它们绝对谈不上活动自如。

充其量也就是利用我挑飞匕首的力道，巧妙地在绳子与绳子之间传递，最后令五把匕首中的两把再袭向我罢了。

我不可能会被这些匕首击中。就算不用剑，只要有『Default』和『Distance Mute』在，远程武器对我就是无效的。

只不过，我的注意力在一瞬间确实被匕首吸引了。

顺着习惯，我情不自禁地用『Dimension・决战

演算』将五根绳子的动作全都确认、解析了一遍。明明它们对我不具威胁，可我还是不可避免地着迷于格连那高超的技术——以至于动作产生了片刻的硬直。

“在这之后、就等法芙纳大人赶到了——!!”

喊罢，格连仰起了头。

用不着跟他一起往上看，也不必动用『Dimension』或『感应』，我就是知道的。

如此骇人的存在感，只可能是『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自上空杀了过来。

接着，盈满狂气的信息如汪洋一般由『Dimension』报知于我。

证明法芙纳是法芙纳的色彩。

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纯粹的红。

清一色的红从天井上方急速接近。

这不是空中降下了红雨能形容的。

是如瀑的血流从空中砸落。也不对，应该说是血的洪流在弗茨亚茨城的空洞穿行。或者再准确一点，是一道血之壁垒正以我为目标步步进逼。随便估计一下，血液的重量就在一万吨以上。而且所有的血都蕴藏着魔力——它们是鲜活的，像生物一样蠢动，怀着战斗的意志，为将我捕获而来势汹汹。

这是位于空中的我所无法回避的一击。

视野转瞬间就被染为了纯红。

血瀑既已将天井整个囊括在内，我的身体自不在话下。在血流的激荡下，我全身动弹不得。紧接着，耳边传来一道人声——

“——大意可不行啊。圣经有言。第七章第七节『每逢万事顺遂之际，汝便要当心功亏一篑』!!”

藏身在血瀑中的是一名金发白衣的青年。

接着，也不知是不是在模仿我先前的奇袭，法芙

纳在不知不觉间握住了我的右手。这么一来，我不仅被血捕获，还被血中的骑士法芙纳捕获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就会和这道血瀑一起坠入地下了吧。

然而我无意作陪。

“我可没有大意哦，法芙纳。跟我们约好的一样，这次我把所有人都带来了。”

我告诉法芙纳，昨日的约定得到了践行。

为了证明究竟谁才是被钓上钩的那个人，我不做抵抗，只是抬头向上看——紧接着便传来我的骑士的喊声。

“——风魔法『Tauf Schuss • Wind』!! 最大出力!!”

来者同样是金发的骑士，而且姓氏也是赫勒比勒夏因。

在法芙纳的更上方，借助之前的飞跃侵入上层的

莱纳·赫勒比勒夏因落了下来。

不仅用风加快了下落速度，还伴以他最强的魔法。

魔法『Tauf Schuss • Wind』——十根巨大的风桩在莱纳的操纵下自如地改换了形状，化作了钩爪。

和法芙纳的血一样，这些钩爪也仿佛拥有自由意志。

接着，莱纳追上了以通常速度坠落法芙纳，将风桩打入了血瀑，意图捕捉其中的法芙纳。

“复数的风之腕——！？这小子、竟然会狂王的把戏！！”

在奇袭成功的一瞬间反遭奇袭，法芙纳难掩心中的动摇。

莱纳于是同他招呼道：

“幸会了，先祖大人！下面有个地狱般的女孩子

在等着呢，请跟我一起去见她吧！”

“啧！！既然要坠入地狱、那怎么也得跟涡波一起——”

法芙纳决定无视莱纳的攻击，将精力全集中到我身上。

在身体被风之钩爪抓获的状态下，他向近乎透明的右手中注入纯红的魔力，紧紧地攥住了我的左手。

他似乎打算用某种鲜血魔法将我们的手粘合在一起——不过我不会让他得逞的。

“莉帕、拜托了！”

我当机立断，让凭依在我左手上的莉帕出马。

与此同时，一名黑色少女轻柔地从我的左袖中现了身。法芙纳见状满脸错愕。

原来他攥住的戴着黑色长手套的手臂其实是莉帕的手臂。也就是说，在此前一系列的战斗中，

我的左手始终是莉帕在活动。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刻——

“嘻嘻、是我哦。法芙纳大哥哥，来打一场复仇战吧！”

莉帕用另一只手抓住了法芙纳，麻溜利索地缠在了他身上，露出绝对不会放手的微笑。

“这之前的死神丫头！？附到我身上了吗！但是、这还不算完！”

法芙纳放弃了物理手段，决定用魔法操纵血捕获我。考虑到我还在血瀑之中，他仍然认为情况于己有利。

然而他的意图遭到了莉帕和莱纳的破坏。

“——『深渊次元的真夜』！！”

“——『Sehr・Wind』！！”

与法芙纳接触密切的莉帕散播黑暗，阻碍他的魔法。莱纳则在血瀑中生成暴风。

暴风向两个方向发力。一个往正侧方、单独将我送出血瀑，一个往正下方，将另外三人击落。离别之际，我同法芙纳招呼道：

“下回再见吧。这次比起你来，诺斯菲的优先度更高。”

“咕、没办法了！下次再说吧！说好了啊！下次一定哦哦哦——”

相比于从血瀑中脱身的我，与莱纳和莉帕纠缠在一起的法芙纳老老实实地道了个别——接着就那么掉下去了。

目送他们离去之后，我出手抓住了天井边缘的栏杆。

到这会儿功夫，我已经往下掉了一层，所以抓住的是十九层的栏杆。在上空看到这一幕的格连试图向我发起追击。

“您、您放弃得未免太快了吧、法芙纳大人！？简

直了、既然这样那就让我来——！”

“不行。哥哥的对手是我。”

可惜他遭到了斯诺的拦截。

“斯诺……！ 咕、我不能和斯诺一对一啊……！
不妙不妙不妙、不抱团作战的话……！！”

格连环顾周围，但很快就因孤立无援而陷入绝望。

沃克兄妹打起来的话，考虑到人际关系，斯诺必胜。确认了这一点，我翻过栏杆，沿着附近的阶梯返回二十层。

虽然附近有旁观发生在二十层的战斗的警备兵，但被战斗的冲击和魔力震慑住的他们已是斗志全无。

他们内心的想法其实不难猜到。

在他们眼里，这些『魔人化』的长官一个个都是怪物。对长官们超乎寻常的魔力和力量，士兵们

相信人类绝不是他们的对手，因而向他们寄予了绝对的信任。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将战斗全部交与长官，自己专注于对二十层的封锁。

而我却在短短几秒之内就让这些长官的战斗能力陷入瘫痪，于是他们对我怀抱的感情俨然超越了畏惧。

因为已经习惯了这种目光，所以我没有在乎，抓紧返回了二十层。

接着我立刻出声为计划收尾。

“拉古涅、缇亚！把他们四个绑起来、好好看管——！”

“了解！已经在做了！！”

“涡波，我知道的！”

拉古涅和缇亚已经完成任务了。

负伤的佩露修娜和塞拉在追击下已经失去了意识，她们和昏厥的艾尔还有诺瓦露一起被铐上了

魔力锁。

拉古涅现在正蹦蹦跳跳地找着捆绑用的绳子。

缇亚则带着阳潼在阶梯口等我。

一面为两人行动的干脆利落感到满意，我一面继续前往通向二十一层的阶梯。

“涡波，这里就交给我好了！涡波和拉丝缇娅拉上去之后、我会把阶梯破坏——会把这一层整个冻住的！只要有我在，法芙纳那家伙就别想上去！”

“拜托你了，缇亚！之后就——”

“交给我吧！我一定会把诺斯菲带回来的！”

在攀登阶梯的途中，我和已经等候在那里的拉丝缇娅拉汇合了。接着，我们两人按照计划一口气冲了上去。

目标是守在上层的诺斯菲。

分割战术收获了成功。

依靠预知未来持续打出最好的牌，最好的结果也如约而至。这样一来，我和拉丝缇娅拉就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同诺斯菲交流了。

“只剩下诺斯菲了……！”

无视那些连拖延时间都做不到的警备骑士，我一边拾级而上一边低语。

诺斯菲所有的护卫都被调离，现在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可是还远不到放心的时候。

正因为一切都跟计划好的一样，我和拉丝缇娅拉的表情才十分严峻。

作战一如预定，这也就意味着——说服的成功率仍然只有一半。在这之后，对诺斯菲的说服成功与否就好像抛一枚硬币。

如果是正面，那么诺斯菲应该就能得到救赎了吧。

我已经将最可能成功的走向告诉了拉丝缇娅拉。
如果是反面，那么诺斯菲便得不到救赎。
失败的可能最大的走向，我也已经告诉拉丝缇娅拉了。
现在，浮现在我们两个脑海中的，不约而同的都是失败时的情景。
可是就算失败了，诺斯菲也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和拉丝缇娅拉都已经发过誓，绝对不会与诺斯菲为敌。
——但是，要贯彻这份誓言需要付出沉痛的代价。这一份可能的未来是如此沉重，以至于我和拉丝缇娅拉的神情都严肃万分。
事实上，在这之前的奇袭是允许失败的战斗。就算有什么失误，我们也有足够的余裕当场弥补。
可是，接下来却是龙潭虎穴——是一场赌上性命的『交流』。

对它的意义，我们两人是再清楚不过的。

在攀登阶梯的路上，怀着无论硬币落在哪面都不后悔的决心，我和拉丝缇娅拉默默地——在寥寥几秒间用力握紧了彼此的手。

311. 地の底

弗茨亚茨城的地下，其中的最下层。

这个以宿有使徒的世界树所在之处而闻名的地下空间，平时是严禁无关人员涉足的圣地，而经过拣选获准入内的那些骑士们这时也全都被驱走了。

不必多说，如今的最下层正处于熊熊燃烧的火舌的支配之下。

在最下层的中心，她就站在被血水染成纯红色的世界树旁。

那里就是我们坠落的目标位置。

此刻，穿过弗茨亚茨城上方的空洞，我们与体量巨大的红色液体一同着陆。

“——『Wind』!!”

“——『Blood』!!”

红色液体中响起了两道喊声。

其一是我的风魔法。另一个是法芙纳的血魔法。

两者目的相同，都是为了缓和坠落的冲击。

从弗茨亚茨城上层坠落的血之聚合体伴随一道轰鸣炸裂开来。

其冲击固然强悍，但还不足以将地下空间整个摧毁。

这要归功于法芙纳在撞击之前将血液转化为了柔软的缓冲物。

大量柔软且具有粘着性的血液扩散到四周，浇灭了充斥于地下的火焰。

炎之领域转眼间就被替换成了血之领域。接着，我在空间中央新生的血池中起身，将夹在胳膊下面的死神少女丢向了在此久候多时的地狱少女。

“接好了，我把莉帕给你带来了。”

“我回来了～，玛利亚姐姐～。”

语气悠闲的莉帕飞到玛利亚身边，紧紧抱住了

她。

玛利亚一边抚摸着莉帕的头，一边轻轻向我颌首示意。

“多谢了，莱纳。我最近一直都和莉帕在一起，没她在身边都有些不习惯了。”

“嗯嗯～。那么，唰唰～地。”

和基督那时一样，莉帕潜入了玛利亚的身体。紧接着，玛利亚那身溅满了血的衣服渐渐被染成了黑色，就好像黑暗将身体整个裹住一样。最后，在玛利亚的右手上，黑色的魔力收束为莉帕爱用的大镰刀。

“这样就准备完毕了。上面……看来是进展顺利啊。”

玛利亚抬头看向上方，确认行动的进展。虽然为时不早，但因为从她的表情中窥见了几分钦羡，我还是提议道：

“嗯，很顺利。……我说，你其实是想和基督在一起的吧？那你现在过去也可以哦？我一个人对付『血之理的盗窃者』就够了。”

我基本上是擅长一对一战斗的骑士。

跟基督搭档暂且不提，要和这个女人并肩作战我实在放不下心。要说我有多不安，那可是到了与其并肩作战还不如自己单枪匹马的地步。当然，我指的是误伤友军那方面的意思。

然而玛利亚耸了耸肩，拒绝了我的提议。

“不可能的。我明确地告诉你，没有我在的话，你根本不是『血之理的盗窃者』的对手。”

“……我不久前可是跟『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打得难解难分来着。”

玛利亚暗示这对我来说负担太重，所以我略感不爽地强调起了自己的实力。

“嘿诶，不过，我可是完胜了她哦。说到底，『光

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是专长于辅助的守护者吧？你觉得与她互角的成绩值得自吹自擂吗？”

“咕……你这……！”

可惜我在口舌之争上完全不是她的对手。

我无言以对，只好闭上了嘴。

在我们之中，玛利亚的实力首屈一指。早在一年前，她就能令整个战场化为焦土。其后，她的实力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与莉帕这一魔法同化后，仅凭我是没有任何胜算的。岂止如此，我甚至觉得基督也未必是她的对手。

“我当主力。莉帕和莱纳负责辅助。请听从我的指示。”

“……我知道了。”

放手战斗的话，玛利亚无疑是最强的。

我对这个安排没有异议。

况且我今天也没打算拼死战斗。因为挂心之事

另在他处，所以专司辅助于我而言简直是帮了大忙。

我退后一步，将前锋交与玛利亚。

在视线的前方，站着我们今天的敌人——『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

他背靠红色的世界树，站在红色的血池中看着我们。

玛利亚用轻松的语气同他招呼道：

“那就请多关照了。法芙纳。”

“……好啊，请多关照。虽然我更想和涡波打这个招呼，无奈却跟那里的两个人一起掉下来了啊。哈哈哈，照我们这边的计划，我是要负责对付涡波的啊。真是对不起诺斯菲了。”

“很遗憾，你的对手是我。怎么样？你很开心吧？”

就像事前谈到的那样，这两个人的关系看起来相

当不错。

明明彼此为敌，两人却像意气相投的朋友一样聊了起来。与玛利亚打过招呼之后，法芙纳也将目光投向了我。

“我的对手是三个小豆丁啊.....就这么点人没问题吗？”

“我们今天的目的并不是将你打倒，只是在涡波先生取回『经书』之前把你拖住而已，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哼嗯～，那.....你觉得你们能拖住我多久呢？我倒是觉得，不出一会儿我就能回到诺斯菲身边啊？”

法芙纳忠告说我们的战斗力不足以拖住他，可能是他听到了我们刚才的对话，想让我们不要太轻视他吧。

玛利亚微微皱眉，向法芙纳确认道：

“.....法芙纳先生。你今天跟之前不同，说话很偏向诺斯菲呢。”

“没错，其实就在不久之前.....诺斯菲跟我『坦率』地讲出了不少老实话，所以我稍微调整了一下方针。我想稍稍缓和一下科以她的试练。”

“缓和？就你这个嗜试练成狂的变态.....？”
看来眼前这个男人的性格恶劣到了能让这位纵火狂少女评为变态的程度。跟缇缇相处过之后，我多少也发现了，守护者果然多是一些怪人。
看来这里只有我一个正常人，意识到这点固然让我感到有点麻烦，但还是认真静候着两人的交谈。

“岂止是缓和，我甚至觉得都可以作废了。她可真是个笨蛋啊.....我都不知道她居然是那样一个不折不扣的笨蛋。一千年前，哪怕她能跟我坦白一句，我也会将她从候补中移除啊.....谁让她

非要从始至终都扮演一位圣女，结果我一直被蒙在鼓里啊……唉、真是……真是可耻……”

法芙纳咬牙切齿地说道。他由衷地感到懊悔，仿佛要踏穿脚下的地面。

看上去，他相当不齿于为诺斯菲的外在所蒙蔽而未能看透其内在的自己。

虽然在我看来，诺斯菲是一个无论内外都麻烦至极的恶女，可对法芙纳来说却并非如此。

随着自嘲的愈演愈烈，法芙纳终于进入了自虐的过程。

“哈哈……我又看错了啊……又对自己的错误后知后觉……又没能帮到任何人……是啊，又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我的人生写满了失败。哈哈哈——”

“你、你不用这么自责，什么人都会失败个一两次的。”

对几欲自戕的敌人感到于心不忍，玛利亚连忙出言劝慰。

话虽如此，这恐怕并非源自由衷的善意。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尽可能延长与法芙纳理性地交流的时间——也就是为了更久地将他拖在这里。

“……失败个一次两次吗。或许吧，在这个时代或许是这样。可是在我生存的时代里，每一次失败都是致命的。那可是个相当严苛的世界啊。人命什么的实在是不值钱。那时候，奴隶可没有半点儿人权。无怪乎我们会那么惨了。像你这样四肢健全都算奢望。”

看来法芙纳知道玛利亚的来历。

所以同样曾为奴隶的两人之间存在某种同伴意识。

只不过两者所处的时代对奴隶的待遇似乎截然不同。听法芙纳的语气，在一千年前，奴隶稍有

不慎就会落个断手断脚的下场，再严重一些就没命了。

“这……是我轻言了，抱歉。”

“不、没什么……你不必为这个道歉。毕竟你是和阿尔缇达成『亲和』的人……和那个只剩脑袋的阿尔缇……”

“……说起来，以前你也说过类似这种的意味深长的话啊。也差不多该把你和阿尔缇的关系告诉我了吧？”

为了争取时间，玛利亚又抛出了新的话题。

法芙纳接下了话题，说道：

“我和她的关系吗……其实也没什么，我们谈不上是朋友。不如说，她应该挺讨厌我的吧。”

看到法芙纳表现得如此气定神闲，我不免起了疑心。

他真的有被命令去与基督交战吗？于我看来，他

在一连串的会话中并没有表现出一点焦躁。

“咦、你们不是朋友吗.....？那你还表现得跟阿尔缇那么熟.....”

“这个啊，我和她确实不是朋友，但我与她同为一败涂地之人，并且是经涡波之手得救的同伴。.....我们是被大贵族捕获，持续榨取魔力的同伴啊。”

“榨取魔力.....？”

“因为失败了啊.....被得知『理的盗窃者』的传闻的人捕获，四肢被千刀万剐、承受种种实验，被当做无限的魔力源而遭到利用.....哈哈.....”

法芙纳的自嘲愈演愈烈。

这种自虐行为和斯诺颇有几分相似，不过与斯诺不同的是，法芙纳没有过分拘泥于此，他的表情很快便复归了明朗，继续讲道：

“算了，不提也罢。毕竟我们『理的盗窃者』是

死不了的啊。就算失败了，我们也不会丧命。不过其他人就.....一起被捕获的『魔人』们全都凄惨殒命了。稀少的对『魔之毒』有适应性的奴隶们也都死的很惨。这家伙也好、那家伙也罢，都在痛苦的实验折磨下死了、死了、全都死了。正如圣经所言——第二章第二节『生者，手系艰辛也。是以撒手而求慈悲之人，所获必无情矣』，现实真当是残酷的。”

话题相当沉重，但法芙纳的表情却十分明朗。他口中提及之事终究与活在现代的我无缘，可法芙纳必定是将那全部都看在了眼里。即便如此，他却仍表现得这样坦然、积极。

“正因如此，为了那些死去的人，活下来的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才行啊.....没错，我们有见证的责任。既然背负了他们的遗憾，我们就断不可放弃。”

看来他崇尚的信条是即便遭受不幸，也要以不幸为食粮继续前进。

一如所闻，法芙纳是个嗜好试练的人。

麻烦的是，他不仅对加诸己身的试练求之若渴，还希望别人也经受试练的打磨。

看法芙纳的眼神就能明白，他刚才的那些话全都是说给我和玛利亚听的。法芙纳不仅给自己，同时也给他人施加压力，倡导义无反顾的前进。

然而，他目光的焦点却逐渐发散。

“啊啊、是了……为了那些失败的人，一定要前进……即便是所爱之人的死，也要化作前进的力量……这既是世界科以的试练，也是人的成长。绝不该哀叹、惋惜。没错，一如圣经所言。呜呼、无论牺牲如何惨重，活下来的人都不能落泪……不可以……落泪。”

嘴上这么说，可法芙纳的眼角已经泛起了泪光。

从旁人的角度来看，他的样子就像是给自己施加了太大的压力，结果因承受不住而哭了出来似的。

总而言之，这个男人不太正常。还没讲几句话，他就自顾自地把自己的精神搞崩溃了。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我立马将周围的情况确认了一番。

前方的玛利亚也用余光检查着战场。

在颇具深度的圆形地下空间内，覆盖地面的血池有如倒入玻璃杯中的少量果汁。

水分不可不谓充足。且遍布周围的并非新鲜的血。一言以蔽之，这个战场不利于火焰发挥威力。不过要说这种程度就会对玛利亚的火炎魔法产生影响的话，那倒还不至于。话虽如此，这终究不能完全忽视。

除此之外，溅在我们身上的血液应该也是敌人的

武器。

在我们逐步提高警惕的时候，法芙纳还在那边念叨个不停。

“……后辈们，你们说说。你们可有思考过死亡吗？你们有想过，死亡究竟是什么吗？你们有没有联想过，生物到底是如何迎接死亡的呢？”

两眼含泪、慷慨激昂的法芙纳很明显是情绪失控了。

确认到法芙纳的精神逐渐混乱，玛利亚轻声向我招呼道：

“——莱纳，差不多了。”

“嗯，我知道。差不多到极限了。”

通过对话争取时间的手段随时可能作废。

我和玛利亚都明白，是时候准备迎战了。

“人是要死的。总有一天，一定会死在某个地方。死去，变成血回归大地……而这种事当下也在发

生……！当下、当下、当下也在发生啊！”

我们分别握紧了手中的镰刀和剑，另一边，又哭又笑的法芙纳自顾自地叫喊了起来：

“每逢计数之际都有人死去！一秒死几个、一天死上百、一年死的人更是数都数不过来！哈哈，把人以外的生物也算上的话，那数量可相当不得了哦？无论何地、无论何时，死亡都不曾停歇！死啊死死啊死、死、死、死！尽是死亡！这个世界要被死亡填满了！千年间往复不断的无数的死，现如今『血』已经多得要溢出世界了！它何时溢出都不足为奇！！”

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在某处迎来死亡。

明明是如此理所当然的事实，可法芙纳却偏要拼命地将它倾诉给我们听。

他的口气像是在说，这才是世界上最首要的问题。然而可惜的是，在这方面，我们与他有着显

著的温差。虽然想主张满脑子都是死人终究无补于事，可慑于法芙纳激昂的情绪，我没有勇气讲出口。

“你们听不到那些死者的悲叹吗！？死去的人们的痛苦、悲伤在地底永无止境地膨胀！而听得到那些声音的人是有责任的！没错，与这个世界战斗的责任！！”

法芙纳的叫喊确实发自肺腑。

.....我想他应该是真的能听到那些声音吧。

可能是由于『血之理的盗窃者』的特性、也可能是通过某种魔法。又或者是因为某种『代价』。

从刚才开始，法芙纳的目光就在虚空中逡巡，或许那里存在着什么人，那人在说些什么话，这并非不可能。

在我冷静地分析着『血之理的盗窃者』之时，法芙纳的音量越来越小。

“没错，我有战斗的责任……！可是、我却没有战斗的力量……我能做的只有在地狱的底层阅览『圣经』而已……我……”

尽管还是那么唠叨，但气势却不复当初。

法芙纳眼里已经没有了玛利亚，他看向地上的血池，同映在红色的水面上的自己聊了起来。

“所以、涡波是必须的……无论如何，涡波都必不可少……已经只剩下涡波了。能够拯救我们的，只剩下涡波而已了。这个世界无论如何都需要『伟大的救世主』……”

尽管自觉那是一种侮辱，但看到这样的他，我还是觉得他疯了。

我不禁对他在各种意义上的无可救药感到了同情。

然而怀有这种看法的不止法芙纳一人。

可以说，所有『理的盗窃者』都是这样。

我至今遇见的那些『理的盗窃者』的身影在脑海中闪过。他们之所以表现得那般疯狂，或许都是因为救赎迟迟未到。

“没错……我得快些去见涡波……嗯，我知道……不用说那么多遍，我都是知道的……我为涡波而生，要为涡波而死。而涡波要在『最深部』成为『伟大的救世主』……如此一来，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与脚边的血池展开的交谈终于结束，法芙纳抬起了头。

不知不觉，他的发色发生了变化。一别之前那种与我相似的黯淡的金发，变成了浊泥般的深色。肤色和瞳色也发生了改变，变成一种像是几十种颜料混合而成的——难以辨明的补色。

法芙纳用仿佛无数种感情全部交织在一起的眼神看向我们，接着踏出一步。

为了打倒我们离开最下层，他终于采取了行动。

“——我要上了。”

简短的一句话。

宣战布告一下，玛利亚立刻释放了魔法。

“——『Blindness』!!”

大量的黑烟从玛利亚的衣服中喷涌而出，并开始
在法芙纳周围聚集。

她想借助莉帕的暗魔法封锁法芙纳的视野，阻止
他前往上层。

“——鲜血魔法『新历九年南北境界战争开始』。
”

法芙纳也施展魔法反击。

短短数秒之内，血池中便钻出了近百具血之人
偶，且对玛利亚构成了包围。

这就是之前听说的，法芙纳让血化作骑士加以操
纵的能力。当然了，我身边也有敌人出现，于是

我立刻冲向了通往地上的阶梯。

路上虽然有几名血骑士阻拦，但我将其统统无视。现在最要紧的是尽可能远离玛利亚和法芙纳。之所以如此，原因不是为了把守阶梯，而是——

“——『Flame・Flamberge』！”

而是不被玛利亚的魔法波及。

她手中的漆黑镰刀应声窜出烈焰，明明镰刀是L形的武器，可火焰愣是形成了一把巨大的炎剑。玛利亚将剑放平，整个身体轻轻转了一圈。

炎剑看似巨大，但实际上没有多少重量。如同羽扇轻挥一般，炎剑在整个最下层横扫而过。

结果数量近百的血之人偶就这么蒸发一空。不过当下的大敌、法芙纳则是另当别论。

“哈哈！厉害啊，玛利亚！开战初期的骑士果然不是对手吗！！”

在火焰和黑暗的包夹下，法芙纳照样毫发无损。
从中现身之后，他将玛利亚的魔法盛赞了一番。

“——『Flame Arrow・散花』！”

玛利亚没有答话，而是释放了又一道魔法。
这是她不爱废话的性格使然，不过更重要的是，
以法芙纳为对手，她丝毫不敢大意。大量的火矢
在空中生成，接着一齐射向了法芙纳。

“——哦哦！如此阵仗、让我想起了从前啊！！”

法芙纳不但语气轻描淡写，动作也从容不迫。
他时而用右手中那把血液凝固成的剑挡开火矢，
时而运用整个身体的动作加以回避。

“黑暗啊，捉住他！——『深渊次元的真夜』！”

玛利亚也知道这种程度的魔法不可能命中目标，
所以在法芙纳招架火矢的期间构筑出了另一个
魔法。

这次登场的是暗魔法。

据说有莉帕辅助的话，玛利亚在近战中也能吃得开，不过她无意与法芙纳进行白刃战。

黑暗的干扰与火焰的攻击。两种手段交替运用。见状，我不禁感慨道：

“……看来要打很久啊。”

虽然战斗场面相当恢弘，不过对这两个人来说，这些只不过是准备活动而已。

玛利亚十分冷静地放慢了战斗的节奏。或者更准确来说，因为法芙纳的战斗风格倾向于见招拆招，所以她打算利用这一点尽可能长久地拖延时间。

这场战斗势必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决出胜负。

而我在此期间的任务就是备好魔法以免玛利亚发生万一。再就是如果法芙纳决心放弃战斗，一门心思赶往上层，那我就要负责用风将其留住。

这两点是玛利亚给我的死命令。

虽然事前准备了各种魔法的暗号，但玛利亚真正用得上的，恐怕只有『Tauz Schuss • Wind』这个杀手锏的暗号吧。

——也就是说，我其实挺闲的。

守候玛利亚同敌方最强战力的战斗固然是个重要的任务，但与其他同伴相比，我的担子确实要轻不少。

利用这份余裕，我开始集中注意力，运用缇娅拉小姐之前传授给我的技能『恶感』，滴水不漏地探查整座弗茨亚茨城的动向。

简单来说，这就是个感知危险的技能。

而它现在就发动得相当频繁。

这也难怪，毕竟有十多个能孤身夷平城市的魔法使聚集于此。

警报声在各处鸣响，告诉我哪里可能有人丧命。

尽管如此，比起突袭开始之前还是好了很多。在格连由妹妹斯诺负责，法芙纳由玛利亚对付之后，警报声安静了不少。

特别是基督前往的弗茨亚茨城上方，那里尤其安静。

拜能够预知未来的基督所赐，各种『不好的结果』得以抹消，唯独『称心如意的结果』被留了下来。战斗的胜利已然注定。

就像是在佐证这点一样，诺斯菲所在的上层没有任何警报。

熟知千年前的种种的缇娅拉小姐也从来没有将诺斯菲视作威胁。

说到底，诺斯菲对胜利就没有执着。

虽然性格恶劣，本质却十分怯弱。为了避免牺牲，诺斯菲对手段的选择十分谨慎。

在大圣都这边，她所做的始终只是打造舞台。

由此来看，诺斯菲的目的恐怕是『藉由落败传达自己的思念』。

非但没有执着于胜利，她反倒执着于败北。

诺斯菲虽然是个讨厌的家伙，但她绝不是『最糟』的敌人。

在各种意义上，诺斯菲都不是基督的对手。

所以我要警惕的是另一名守护者、法芙纳。

他无疑是这座城内最恶劣的对手。

法芙纳和诺斯菲不同，他对胜利有强烈的执着。

面对面交流过之后，我已经得以确信。这个男人绝不会妥协，他既不怯弱、在手段的选择上也毫无顾忌。不仅漠视牺牲，而且还是守护者中首屈一指的疯子。

考虑到他是基督的信徒，我姑且拉低了警戒等级，但如果没有这个羁绊——这个男人就是不惜动员全人类的力量也要消灭不可的『最恶劣的敌

人』。

“——行了，感觉战斗渐入佳境了啊！差不多可以动用大战后期的战力了！！哈哈，对付玛利亚就可以无所顾忌，尽情地使用魔法了，这感觉真不错！——鲜血魔法『新历十三年南北境界战争终焉』！！”

被我贴上『最恶劣的敌人』这一标签的法芙纳打得相当起劲。

“咕——！”

另一边，玛利亚的表情虽然不太好看，但仍有余裕。

自战斗打响以来，玛利亚所做的就只是击溃敌人的魔法，而不是打倒敌人。她坚决地贯彻着拖慢战斗节奏的方针。

然而法芙纳的魔法却无穷无尽。

血之人偶从蠢动的血池中接连诞生。

而这些人偶的性质逐渐有了变化。尽管还是刚才那种血之骑士，但却具备了新的特征。

大部分骑士不是像怪物一样四肢巨大化、就是像鸟一样长有翅膀。而且它们的手脚普遍都有五六个，其中还有类似触手的器官。

刹那间，最近流行的『魔人化』在脑海中闪过，不过这些骑士的外形比『魔人化』还要异样。

这就是人在『魔人返还』的尽头变化而成的模样吗？法芙纳现在召唤的，可能就是在千年前的战争中过量吸收『魔之毒』，最后变不回人形的战士们。

为作参考，我全身贯注地观察着战斗。

期间，我发现了一个即便是在这些异形中也尤其另类的东西。

我看到了与人形相去甚远的『什么东西』——刹那间，脑海被染得鲜红。

我确实看清了那东西的外形。

与此同时，脑中警报声大作。技能『恶感』咆哮不休。

不妙。

非常不妙。不妙不妙不妙。

要说有什么跟那东西的外形比较相近的话，那就是葡萄了。只能用内脏来形容的细长躯体上如果实般长满眼球。它所有的眼球都与我对上了视线。红色眼球中有黑色的瞳孔，在那瞳孔中又塞满了无数的眼球——

“不好，这家伙强过头了，不能用。”

话音刚落，法芙纳挥剑将那东西砍成了两半。

那东西一下子就像被划破的水气球一样变成血回到了池子里。

那『什么东西』一消失，我就长舒了一口气。

光是看到它，身体和大脑就几乎停止了运作。大

脑本能地拒绝了对它的认识，以求阻绝来自理解的污染。

随着迟来的吐意上涌，恐惧和颤抖支配了全身。刚才那东西到底是什么。

玛利亚代我将心中的疑问问出了口：

“法、法芙纳先生……刚才那是……？”

就和我一样，玛利亚看到那东西后也面色发青。连那个玛利亚都……

“嗯，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用它战斗的。就是它偶尔会像刚才那样窜出来，挺难办的。无视我的抑制、像地底的悲鸣一样，唰地一下——偶尔会这样呢。”

法芙纳没有详细介绍，只是保证不会使用。讲道理，相信对战对手的这种话就跟傻子没两样。然而玛利亚当场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那继续吧。”

“对了，相信可是很重要的……！我也相信玛利亚哦！”

战斗重开。

法芙纳遵守了自己的承诺，他没有把之前那东西再叫出来。这之后生产的都是体型还在人形这一界限内的骑士。

血之骑士与炎之魔女继续你来我往。

我一面在远处旁观，一面代替忙于战斗的玛利亚思索起来。

果然，法芙纳很强。在『最糟』的意义上很强。刚才那个葡萄状的『什么东西』恐怕是法芙纳实力意外泄露出的一部分。光是看到那小小的一部分，我都动弹不得了，更何况法芙纳很可能具备将之批量生成的能力。

他肯定还存在没有使出的手段。

最可怕的是，法芙纳用血制造生命的行为不耗费

任何魔力或体力。

不同于渐渐流出汗水的玛利亚，法芙纳一直神态自若。

每逢他使用我在艾尔多拉琉学院学习过的鲜血魔法——也就是『Blood』的时候，他的魔力总量会发生些许变动。但在利用血生成骑士的时候，法芙纳的魔力丝毫没有削减。也就是说，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亦或是说，那是一种『技能』。搞不好就和我戴在身上的魔法道具一样，是『利用外在的魔力源发动』的招数。

受制于这个封闭空间，法芙纳只能制造出填满地下的骑士……但如果到了外面，至今仍表现得从容不迫的法芙纳究竟能制造出多少呢。

没准他能将所有时代的所有战争中的所有死者同时召唤出来。

以我在艾尔多拉琉学院学到的年表来看，这一千

年里发生的战争有三百场之多。哪怕他只从一场战争中叫出一千名来，那也有三十万的骑士。不，应该假定法芙纳能以万为单位召唤出刚才那种葡萄状的怪物为好。

越是考虑，我越觉得『血之理的盗窃者』是弗茨亚茨城内『最恶劣』的存在。

与『光之理的盗窃者』行使的温和的魔法不同，鲜血魔法极富攻击性，可谓危险至极。

如果对此人放任不管，那么城堡势必溃坏。城邑势必消失。国家势必毁灭。

脚下不停鼓泡的血池确实让我感觉到了如此深重的怨念。

缇娅拉小姐之前留给我的记忆也告诫说务必要慎重处理法芙纳。

法芙纳这人开不得玩笑，而且总是喜欢曲解话中含义，自顾自地陷入消沉。在此之上，他又喜欢

以试练为名兴风作浪。会以什么事为导火索做些什么完全无法预料。

在我综合考虑眼前的信息与之前获得的信息，将法芙纳认定为『最危险』的对象之时——那件事发生了。

“——!?”

“哈——!?”

察觉到它发生的，是我和法芙纳两人。

我们都抬起头看向上方，瞪大了眼睛。

玛利亚和在她体内的莉帕没有察觉到。她的视线仍然停留在法芙纳身上，并对在战斗中突然转移视线的敌人产生了警惕。

身后不寒而栗——技能『恶感』从未如此聒耳。

技能在上层感觉到了堪称『最糟糕』的事态。而且还不・止・一・个？

『恶感』的严重程度不亚于被我打上『最危险』标

签的法芙纳。

法芙纳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动摇。

看着和我同样的方向，法芙纳在困惑之余慌忙拉开了距离，并且开始自言自语。

“为、为什么……？这对你们来说、难道是在计划之中的吗……？比起诺伊的预言、这岂不是更接近另一边的预言吗……？不、比起这些——”

明明还在战斗当中，法芙纳却左顾右盼起来。

他一会儿看向世界树，一会儿用手捧起池子里的血，与之搭话。

与虽然察觉到异常的发生，但却弄不清原因的我不一样，法芙纳似乎拥有探明原因的能力。

我想起法芙纳愿意将自己的弱点告诉对手，于是直截了当地问道：

“先祖大人！你刚才也感觉到了吧！你应该拥有类似于『恶感』的技能！只是你的感觉好像比我

更敏锐！拜托你告诉我，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着站在远处的我，法芙纳在一瞬间露出了迷茫的表情。但很快，他脸上便写上了笑意，眼角含泪回答道：

“告、告诉你……？你让我告诉你……？哈、哈哈、哈哈哈哈……——说什么胡话。把自己的技能告诉敌人这种脑子有病的事儿，我怎么会做？没错，简直蠢爆了……只有傻子才会那么做……！！”

不知契机为何，法芙纳突然号泣了起来。

不同于之前那种小哭小闹。这一次，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脸上滑落，像雨水一样骇人地掉进了地上的血池。

这唐突而异样的光景令我和玛利亚都目瞪口呆。

另一边，情绪激动的法芙纳哭喊着上前一步。

“——比起这个，继续啊！继续战斗啊！是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遇到了什么、不管为什么所妨碍、我们都必须继续战斗！永远不能停止战斗！”

法芙纳的战意剧增。

在这之前，他的魔力只等待着被变换为魔法，显得波澜不惊。然而发生了剧变的魔力令血池迅猛扩张，泛起波纹，震荡着整个地下空间。

“玛利亚！还有那小子！你们给我把牙关咬紧了！恐怕从这个瞬间起『比死还要可怕的试练』就开始了！这场试练将会考验你们真正的灵魂！就像我们那样，一场郁闷而悲惨的『血与死的试练』！作为下马威，你们先跨越我试试！然后好好学学！所谓赫勒比勒夏因的意义！”

不只玛利亚，他将我也算了进去。

言外之意似是在说旁观这种怠惰的行为是不被

允许的。接着，法芙纳将气势凌人的魔力变换为了魔法。

“——『Blood Mist』、『Blood Arrow』、『Blood Field』!!”

以法芙纳为中心，血雾渐渐萌生。与此同时，虚空中产生了众多血矢，血之骑士也行动了起来。原本只是一个接一个地使出自己的魔法和招数的法芙纳现在同时发动了多种魔法。这也就意味着——他开始正式运用战术作战了。

一直都是见招拆招的他动真格地开始了战斗。好像是急于结束在这里的战斗，进入下一个阶段。让他转变方针的，是弗茨亚茨城上方发生的异常事态。

——要说真心话，我现在就想冲到上面去。

『恶感』达到了大陆毁灭的级别。我不可能不去在意。

现在，上面确实有足以毁灭大陆的存在。

首先是斯诺和缇亚。如果这两人以什么为契机失去了约束，体内的血完全苏醒的话，她们都有毁灭大陆的可能。

然后是三名『理的盗窃者』。『水之理的盗窃者』阳潼与『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还有『次元之理的盗窃者』基督。

这个时候，诺斯菲和基督应该在战斗。

是这两个人认真起来了吗？

如果我背后的寒意是因此而生……那尚在『未来视』确定的范围之内。还没有大碍。

问题在于除此以外的情况。

如果发生了基督预知之外的问题，那可真是『最糟』的。

我一直规避的『最糟』化为了现实，那也就到该我出场的时候了。

可这距离缇娅拉小姐的预定还早得很。

距离我个人的预定也早得很。

明明还早得很，可现在却发生了什么。我感觉到发生了某种无法挽回的事态。

“——小子，别在那儿瞻前顾后的！要是不认真点儿，信不信我真的杀了你啊！？你才是最应该理解赫勒比勒夏因这个词的意思的人！别从你身体里流的『血』，而是从浸透在这大地之中的『血』里好好学学！！”

但法芙纳甚至不允许我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用刻意标榜的语气宣告真正的战斗正要开始，也不给我与上面联络的时间，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

法芙纳一动真格，我一直担心的攻击自然就开始了。

那么理所当然的，玛利亚和莉帕两人就有可能招

架不住而殒命。尽管我应以主君基督为优先，但我还没有冷酷到能对她们见死不救的地步。

当然，如果我出言请示，玛利亚肯定会表示没关系吧。她肯定会扮起黑脸，激我去上面。

但我知道，这个黑发少女很善于逞强。并且她和不久之前的我一样，对自我牺牲乐此不疲。

所以我感到了烦恼、犹豫。

究竟要以什么为最优先。

然而没有时间了。敌人就在眼前。

无论如何选择，我都会后悔一生。我必须要怀着这样的预感，决定我接下来所应做之事。

——就这样，在弗茨亚茨城的地下，真正意义上的与『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的战斗开始了。

一如心中的预感，让我后悔一生的战斗于此刻打响。

**312.■■■ 六十，盈滿 ■■■。■■■ 與君，
同 ■■■■。**

把难对付的守护者与『魔人』交由同伴们负责后，我和拉丝缇娅拉沿着弗茨亚茨城的阶梯一路往上。

不管弗茨亚茨城多高，以我们的身体能力全力奔跑的话，用不了多久就能登顶。

当然，路上少不了拦截的骑士，不过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大部分骑士我都是直接无视的，偶尔几个在擦身而过之际打晕了。

如此这般一路高歌猛进，结果突然间就再也没有碍事的骑士现身了。

这也就是说，我们抵达了四十一层。到了王族的居住区之后，即便事态紧急，负责警备的骑士也必须有许可才能入内。

而这是我们早已获悉的情报。

我和拉丝缇娅拉调整了一下呼吸，缓缓地登至四十五层，这里就是我们此行的终点。再往上就是执弗茨亚茨国牛耳的要员与『元老院』的所在之处——那里的世界与我们无关。

与我们有关系的，只有待在四十五层的诺斯菲而已。

我们穿过岔路，前往四十五层最大的房间。途径的走廊让我有几分眼熟。尽管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我还是联想到了在『过去视』中看到的千年前的弗茨亚茨城。

不仅如此，走廊尽头的那扇门风格也与千年前的那扇极其相近。虽然路上也有其它的房间，但我绝不可能找错。我和拉丝缇娅拉毫不犹豫地推开了那道厚重的门扉走了进去。

房间的装潢也是那么相似。

地上铺着堪比艺术馆的纹饰精美的地毯。天花板

上悬着魔石打造的奢华吊灯。墙壁上则有长及十米的绘画。说实话，房间修饰得这样穷工极态足以让人感到反胃。

尽管没有了那张摆在房间中央的桌子，但椅子并没有缺席。

房间里一共准备了两张椅子，其中一张椅子上坐着一名栗发的少女。

看到我们进入房间，诺斯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来了两个人啊。”

拉丝缇娅拉的出现令诺斯菲略感意外，接着她看向了身旁的两张椅子。诺斯菲并不反感拉丝缇娅拉的到来，只是因为准备足够的椅子而感到为难.....她的神情流露出了这样一种困扰。

诺斯菲微微一笑，欢迎道：

“涡波大人，您登门的方式未免太粗暴了吧。想要和我聊聊的话，明明只要跟大门口的格连招呼

一声，他就会为你带路的……”

“因为诺斯菲想让我与法芙纳打上一场来着，所以我就稍微安排了一下。毕竟那实在太花時間了啊，还是等之后再说吧。”

“呵呵，是这样啊……那可真是遺憾……”

领会到自己的安排落空，诺斯菲从怀中取出一本书，哗啦哗啦地翻了起来，她的魔力也随之加强。

“也就是说，涡波大人是选择了从我手中抢走这本『经书』对吧。您选择与我这个『光之理的盗窃者』战斗——”

“不对。我不是为了和你战斗而来的。”

要治疗拉古涅的伤，这本『经书』确实必不可少。但它并非我最首要的目标。

我立刻做起了自己该做的事。

“诺斯菲……虽然迟了……虽然已经太迟了，但我今天其实是为了向你谢罪而来的。一千年前，

我对你做了不能做的事、说了不能说的话。我甚至曾想将那份罪责抛在脑后。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些事跟你道歉的。”

既不是剑也不是魔法，我要诉诸的恰恰是言语。此言一出，诺斯菲脸上的笑容不再。到这一步，她第一次露出了反感的表情。

或许对诺斯菲来说，这是她最不期望的发展。

“……您想起和我的记忆了呢。”

“是啊，我都看到了。……真的很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才是一切的罪魁祸首。诺斯菲没有错。”

我越是道歉，诺斯菲的表情就越是黯淡。

即使如此，我还是没有停下。

“拜托了，诺斯菲。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怎么惩罚我也无所谓。……可是像这样彼此为敌就算了吧。把艾尔和塞拉他们卷进来也不好。不要在

这种地方，换一个更安静的场所，我们两个人一起好好『交流』一下吧。因为——”

这是必须要最先告诉她的。

换言之，接下来的话才是一切的主旨。

“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家人啊……”

我注视着诺斯菲的双眼如此断言。

接着，为了不再让诺斯菲感到孤独，我意图走近她身边。

然而赶在我迈步之前，诺斯菲回绝道：

“『交流』、还有『女儿』是吗……真温柔啊，涡波大人。您真是太温柔了……不过——很抱歉，涡波大人，我不相信您这些话。”

诺斯菲现在是笑着的。

可是她回答的内容却和脸上的表情背道而驰。

诺斯菲用开朗的笑容将我方才陈述的一系列衷情批判了一番。

“您这未免太赶巧了吧。……真的吗？您真的发自心底地认为我是您的『女儿』？可我觉得您这番话没有什么份量啊。恕我冒昧，我觉得您的话实在是太没有、太没有份量了。”

“……………！”

她表示相川涡波这个人不值得信赖。

这说的我无言以对。

“您这番温柔的话在我听来只觉得是一道陷阱……岂止是出于对我的同情，我甚至觉得这是您为了夺回『经书』而采取的策略……我只觉得这是徒具形式的谢罪。我已经受够徒具形式的东西了。也受够了做一个天天点头满口答应的好孩子。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坏孩子了。所以呢，涡波大人——”

诺斯菲继续说道。

不知是不是因为魔法的『代价』，她回答得十分

『坦率』。她现在就和我一样，都在吐露自己的真心话。

“我不要您谢什么罪。比起这种真伪难辨的东西，我更想要从您这里得到明确的敌意。只要有那份敌意在，我的『留恋』就能实现。我要的是被您讨厌、只要您一直讨厌我——我就能获得幸福。只要这样，我就终于能得到作为一个人的幸福了。”

诺斯菲向我倾诉说，被我讨厌才是她的幸福之所在。

“被我讨厌、就这样真的能让你满意吗……？”

“是的。呵、呵呵——当然能满意了。毕竟我越是被您讨厌，这具身体的『留恋』就越是淡薄啊！那・一・天，在涡波大人第一次为我而露出困扰的表情的这一天！我切实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在感到涡波大人是因我而困扰的时候，我感动得

不得了！我确实您在您心里争得了尺寸之地！事到如今，那时的感觉已经是我现在仅剩的活着的感触了！！”

“那一天”，说的应该是我在迷宫六十六层的寝室里拒绝诺斯菲的事吧。在那个瞬间，诺斯菲自诞生以来第一次得到我的关注，继而感到了安心。

因为我一错再错，竟令诺斯菲从那种事中感受到了幸福。

“诺斯菲.....从我的讨厌中获得幸福什么的还是算了吧.....所谓的幸福应该是更暖心的东西.....况且你现在的笑容真的是由衷的吗？我不这么觉得。我至今为止也和你一样喜欢强颜欢笑。总是揣摩对方的心思，小心翼翼地与人相处.....！我已经不想再这么做了！也不希望别人这么做！”

“嘿诶~！涡波大人不喜欢这样……？那么、我就更无所谓了！即便这种奇怪的关系继续下去，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因为这样可以使我获得幸福！呵呵呵。”

诺斯菲貌似愉快地笑了起来。

她想要借此证明，被我讨厌正是自己的幸福。

可是不对。

这和我之前看到的——心灵仍然纯粹时的她的笑容完全是两个东西。

“诺斯菲！那都是因为你在一千年前『代替』我背负了内心的创伤……！是因为我的错，你才会这么想的……那不是普通的幸福！”

“普通？您说普通的幸福……？呵、呵呵、哈哈——我才不知道！我又怎么知道什么是普通的幸福！！”

“诺斯菲、这也是我的错。都怪我一直无视——”

“已·经·够·了!! 我不想听这些话! 呵、呵呵——没错, 我不想听您谢什么罪! 我绝对不会听的! 呵呵呵、哈哈、因·为——!! ”

诺斯菲继续笑着。

她明艳的笑容与圣女的称号十分相衬。

但利用次元魔法, 我能够明白潜藏在她笑容之下的动摇。

诺斯菲现在的感情非常复杂。在笑容的背后, 她其实欲哭无泪。在笑容的背后, 埋着她愤怒的杀意。在笑容的背后, 是她的悲痛欲绝。所以, 虽然在笑, 却已经——

“哈哈! 因·为·涡·波·大·人·就·没·有·听·过! 不管我多少次多少次、多少次呼唤! 您都没有听我讲过一句话! 明明如此, 事到如今却要来『交流』!? 哈哈、明明我曾经那么想与您『交流』!? 明明当初就是涡波大人您自己坚辞不

受!？既然如此，我现在凭什么非得和您『交流』不可呢!？我有什么理由相信您所谓的『交流』呢!？我根本不可能相信!! 我这话说的没错吧!？是了，一点儿都没错! 因为我从来都是正确的! 正确得令人讨厌! 正确正确正确! 这诅咒一般的好孩子形象，我已经受够了! 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犯错! 就算犯错、就算被人讨厌，我也要实现愿望! 哪怕变成一个坏孩子，哪怕变成世界的敌人，哪怕变成涡波大人的敌人! 我都要贯彻自己这份任性! 我一定、要让世界——实现我的『留恋』!! ”

尽情宣泄了一番之后，诺斯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恐怕这些是她一直想说出口的话。

是她一直渴望诉诸于我的话。

她过于正当的理由让我无从反驳。

于是，为了表达自己绝对不会被说服的决心，诺斯菲最后总结道：

“哈啊、哈啊、哈啊.....我不会为拉古涅治疗的.....就请她继续那样失血而死吧。”

“诺斯菲、这跟拉古涅没关系.....至少把她的伤.....”

“不、不行。她是我用以剥夺涡波大人选项的人质。我绝对不会为她治疗。——魔法『Light Rod』”

主张一切原因在我的诺斯菲用光制造出了一根棍子。

诺斯菲不仅拒绝了交流，还进入了战备状态。而我却没有能阻止她的话。

“行了，那就让战斗开始吧。如您所愿，我会进行『交流』的。可惜我『交流』的对象不是涡波大人，而是坦率的『血』。”

话音一落，光芒迸发。

跟诺斯菲在迷宫中使用的一样，这光大概能窃取我的魔法。

但不同于以前的是，如今的我并不觉得这招有什么威胁。我既从与诺斯菲打了个难解难分的莱纳那里听到了对策，也早已准备好了个人的应对方式。

再加上有『未来视』，战斗准备万无一失。

如果要打，获胜的必定是我。

但获胜仍然意味着硬币落在了反面。

如果我打赢了诺斯菲，那么她便再也得不到救赎了。

她的『留恋』也无法实现。

现在正是硬币即将落在反面的关键时刻。

还早。

交流还要继续下去。

我不能迎战。剑与魔法都不能用。甚至连拳头都不能握。绝对不能。

怀着这份决意，我静待诺斯菲将魔法构筑完毕。

「——『我・于・此・擎・旗』。」

诺斯菲用光制造出一面旗帜，在原地站定。

这不是『交流』的魔法，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魔法——一种我从未领教过的魔力的脉动。

她的『咏唱』十分厚重，与千年前相比也毫不逊色。

这让我有种确信，诺斯菲现在盗取了世界的理，以此构筑着某种犯规的魔法。

紧接着，光芒照亮了整个房间。

光源不仅只有诺斯菲的身体，还有别处的光透过房间的窗户从室外照了进来。

当然了，现在正值午夜。

外面没有太阳，只有月亮和星星。它们的自然光

都太过孱弱，根本不足以填满整个房间。明明如此，从室外而来的光却比大晴天还亮。

也就是说，现在照进房间的并不是自然光——我利用『Dimension』探查这些光的来源。

用魔法一看，发现整座城邑熠熠生辉。不仅『魔石线』，建筑和地面、弗茨亚茨国的一切都在发光，而其中最为强烈的光源则是人。

明明时值午夜，外面却比正午还要明亮。它明亮到可以给人这样一种信心：哪怕整个天空都被黑云笼罩，只要有这份光芒，世界都不会有一处阴翳。

每一位国民都对诺斯菲的魔法起了反应。接着，弗茨亚茨国所有的光都被诺斯菲集于一身。

“作为『代替』，将国民的『魔之毒』集于我身——作为『代替』，将病痛与扭曲集于我身——作为『代替』，将不幸与悲伤集于我身——作为『代

替』，将憎恨与战意集于我身——作为『代替』，
将所有的思念集于我身——！”

诺斯菲将国内的『魔之毒』转化为了光。

而后，她将那些光都吸入了手中的旗帜。

通过魔法，诺斯菲直接获得了原本应该打倒怪物才能入手的『经验值』。也就是说，这是对国民的『经验值』的掠夺。在这个时代无疑可以算作一种偷窃。

但我知道这个魔法的本质。

也知道诺斯菲诞生的理由。

所以我明白，这其实是一种治疗。

诺斯菲是以自己为牺牲，治疗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本身。而作为其『代价』，诺斯菲的力量不断增强。她的等级超越了人与守护者的极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

四十五层的大厅被染成了纯白。

没有一丝阴影。

彻彻底底地被光支配。

刺眼的光芒让我很难看清凭旗而立的诺斯菲的姿态。

『咏唱』完成了。

「——『我于此擎旗』

『纵然世界（你）光明遍布』『旗手（我）却已没于暗影』——」

她编织出咏唱自己人生的词句，堂堂正正地宣告了魔法的名字。

“——魔・法『生而为代替之光（LilyLife・North-field）』。”

光中之光。

这是将诺斯菲作为『代替』而生的特性发挥到极限的魔法。

而且这恐怕正是使徒西斯最初设想的运用诺斯

菲的方法——经『光之理的盗窃者』之手，将侵蚀众生的『魔之毒』聚于一处。

“这就是我真正的『魔・法』……怎么样，涡波大人……”

诺斯菲表示这是她独一无二的魔法。

然而我却不相信这就是她真正的『魔・法』。

我现在就待在诺斯菲生成的光中。明明如此，可我却没有被强制征收『魔之毒』。这也就是说，这个『魔法』的作用对象只有那些受到光的精神干涉或诺斯菲的『魅惑』的人。

跟我至今见过的那些『魔法』相比，这个『魔法』未免过于恪守常理。如果说的再简单一点，那就是这个魔法没有那么不讲道理。

没有那种『魔法』特有的迫近于真髓的感觉。

但是行使『魔法』的诺斯菲却表现得十分自信，获得了一个国家的魔力的她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我已经变强了.....跟那一天比起来，变强了很多.....现在没有什么是我不能追及的了.....所以——呵呵，如果您能夸夸我，我会很高兴的.....”接着，她又从怀中取出了新的武器。

那是两条光灿灿的魔石吊坠。

“我还可以变得更强.....虽然现在只有弗茨亚茨一国，但只要时间足够的话，获取北方诸国的魔力也易如反掌.....我最擅长的就是用和平的光渗透感染。除此之外，我还可以仰仗这种特殊的魔石的帮助.....”

诺斯菲将自己白色的魔力沁入吊坠，那上面的是『暗之理的盗窃者』、『风之理的盗窃者』、『木之理的盗窃者』三人的魔石。几秒之后，从中流出的便是颜色完全不同的魔力。

诺斯菲将光、暗、风、木四种属性的魔力缠绕在身，夸示自己的力量：

“魔石与血同理，我一样可以与之『交流』。之后只要『代替』支付魔力，启动术式便不在话下……—魔法『Tauf Schuss • Wind』！”

诺斯菲拔起旗帜，像助威一样挥动，接着便产生了一道风的奔流。

风在大厅中聚集成一根巨大的木桩，并如离弦之箭一般向我射了过来——

313. 第 ■ 十 ■■■ 練『■■■』

当诺斯菲释放的『Tauz Schuss • Wind』向我呼啸而来时，我并没有发动任何魔法迎击，岂止如此，我甚至没有回避，也不打算防御。

作为代替，身后的拉丝缇娅拉施展了同属性的魔法。

“——『Sehr • Wind』!! ”

她从手掌中放出一道疾风，令其与『Tauz Schuss • Wind』撞在了一起。

她和诺斯菲能力的差距注定了二者无法相互抵消。拉丝缇娅拉能做到的，是找准角度撞偏风行进的轨道。

于是，诺斯菲制造的巨型风桩撞碎了四十五层的墙壁，消失在了塔外。

接着，拉丝缇娅拉上前一步。

未能成功说服诺斯菲的我无从制止她的行动。因

为我们事前已经决定好：为了避免战斗，两人要轮流同诺斯菲搭话。

“诺斯菲……”

拉丝缇娅拉站到我身前，轻唤诺斯菲的名字。对此，诺斯菲冷冷地用眼神斥她退下。

“拉丝缇娅拉，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请你不要插嘴……”

“是啊。听上去，这是你们的家庭问题。我也觉得外人不好插嘴来着……”

然而拉丝缇娅拉非但没有退后，甚至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可是，我觉得诺斯菲也是我的家人啊。虽然有些一厢情愿——因为我们是出身相同的『魔石人类』，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像姐妹一样。”

“姐妹……”

诺斯菲对这个词有了反应。

用一种远别于惊讶和厌恶的、充满回味的表情，诺斯菲将姐妹二字复述了一遍。由此可见，在这一点上，她与拉丝缇娅拉怀有同样的想法。

“嗯，姐妹。就是这种感觉了。我觉得呢，所有的『魔石人类』都是一家人。在联合国那边，我可是一百多个『魔石人类』的姐姐哦。大家无论是身世还是人生都很苦，不过现在好歹都在相互扶持中过上了还算开心的生活……”

“是啊，这个我已经听说了。都是家人吗……呵呵，总觉得那个画面浮现在眼前了呢。”

虽然早就知道了，不过诺斯菲对待拉丝缇娅拉的态度真是太柔和了。她既不会刻意说些引人生厌的话，也不会在人耳边煽风点火。

倒不如说，她甚至有些动摇。

与拉丝缇娅拉的互动搅乱了她的心绪。据格连所言，诺斯菲现在因为『代价』而变『坦率』了。或

许这就是一种歪打正着吧。

在一番深思熟虑之后，诺斯菲缓缓地回答道：

“姐妹和家人吗——对诞生于这个时代的『魔石人类』来说，这或许不错。可我是不行的。我们诞生的日子相隔实在太遥远了。制造方式也截然不同。我与你们之间不存在可以用家人相称的牵绊。”

“才没有那码事！都是一样的啊。说到底，我们诞生的理由都是一样的……！诺斯菲一定没关系的！你一定能成为我们最大的姐姐！！”

“……不对，严格来说的话，只有我是不一样的。我与任何人都没有联系。是啊，与谁都……——”

“真的吗，诺斯菲？你觉得和我也没有联系吗？”

“我与拉丝缇娅拉确实算是联系比较密切吧。不过那也是作为朋友的。就跟缇缇一样，是有过相

同境遇的朋友.....只此而已了。”

“——那么、就当我们是朋友好了。”

拉丝缇娅拉没有固执己见，她非常干脆地站在了新获的立场上。明明刚刚还将家人的问题挂在嘴边，这会儿她又以朋友的身份说起了亮话。

“就像诺斯菲说的那样，涡波非常差劲啊。我觉得你会生气也无可厚非。据说他可是到处沾花惹草，不知弄哭过多少女孩子了。简单来说就是个差劲透顶的渣男啊。”

她相当不留情面地将不发一语的我贬低了一番。拉丝缇娅拉说的应该是不久前从圣人缇娅拉那里听来的事吧。如果那番话是真的——不，应该就是真的了。她是打算利用我的斑斑劣迹与诺斯菲培养一种共鸣。

话虽如此，但站在拉丝缇娅拉的角度，这些话与其说是侮辱，不如说是一种赞赏。看她的表情准

没错。

与之相对的，诺斯菲却将之视作了侮辱。

她拼命地为我辩护道：

“差劲透顶什么的，我倒没有这么想……涡波大人在过去铸就了各种各样的伟业……只是，所谓的英雄就是容易制造各种各样的误解……”

“——果然啊。诺斯菲你误会了呢。虽然在你看来，涡波是一个了不起的正派人物，但其实根本不是那样。其实他啊，既胆小又优柔寡断，至今以来无数次在大事上做了错误的选择。尽管涡波拥有让故事更具趣味的才能，但却丝毫没有予人以幸福的才能。他其实是这样的人哦。”

拉丝缇娅拉忠告说，诺斯菲对我的认知是极其重大的错误。

“不、不对……！没有这回事。涡波大人是一个强大而正确的人。他是能让大家得到幸福的、了

不起的人物……!! ”

感到有些不乐意的诺斯菲连忙反驳。

虽然刚刚还尽情抨击了我一番，但诺斯菲在心底里对我仍有一种盲目的信赖。

在对我的正确性坚信不疑的她眼里，或许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所以、搞不好的话——就连我将自己的负债全甩到她身上，然后一直对她不管不顾的行径，在诺斯菲看来也还是正确的。

“我觉得像涡波这么脆弱的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哦。”

“才没有这码事！涡波大人很强！所以、所以他才能在千年前收获胜利、留到最后！这正是涡波大人既强大又正确的证明!! ”

“是啊。涡波确实是个总能在最后关头做成些什么的人。可是，只要强大、正确，人就能收获成功什么的……我想诺斯菲的想法一定没有这么

天真吧。”

“这、这个……！”

诺斯菲争不过拉丝缇娅拉，一时语塞。

自打互动开始，拉丝缇娅拉就总能切中诺斯菲的要害。即使用不了『过去视』，她也知道诺斯菲曾有自信于强大和正确，结果却诸事都不顺遂的时期。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始终不懈的争取。所以，能不能再给涡波一些时间呢……再一点点就行，好吗？当然了，我也想多拥有一些与诺斯菲在一起的时间。玛利亚她们也一样，大家都想再和诺斯菲一起玩啊。”

“事到如今，还想创造在一起的时间吗……？不可能了。况且玛利亚她是特别讨厌我的……这点事我还是明白的……”

“没关系的，因为玛利亚是傲娇嘛！放心吧！”

“不如说，我之前差点被她杀了——”

“那都是常有的事啦！”

“.....什!?”

诺斯菲想尽办法地拒绝，拉丝缇娅拉则千方百计地拉拢。

“不用担心”、“没有关系”，在说这些话打消诺斯菲的疑虑的同时，拉丝缇娅拉一步一步地向她走近。

诺斯菲默许了拉丝缇娅拉不设防的靠近。

她对拉丝缇娅拉的防备全然没有对我那般森严。

“没关系的.....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无论诺斯菲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都一定能跟我们打好关系。倒不如说，其实我们这边缺点还多一些。像诺斯菲这样的好孩子，大家欢迎还来不及呢。所以不用客气.....最后肯定能打成一片的。特别是我和诺斯菲两个人，我们一定、能成为真正的家

人——”

拉丝缇娅拉很容易就进入了我没能进入的距离。

她说服的效果超出了预想。

我没想到诺斯菲在面对拉丝缇娅拉时态度会软化到这种地步。现在想来，尽管我通过『过去视』
堪堪理解了诺斯菲曾经的心情，可对她近来（现在）的心情却十分陌生。但拉丝缇娅拉在隐约间却有所了解，这之间的差距如实地反应在了说服的效果上。

“诺斯菲，跟我们一起回去吧……老是待在这种地方的话，会近墨者黑的。我也算是从事了挺长一段时间的政务，所以我敢说，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简直黑透了啊。”

拉丝缇娅拉真的像个妹妹一样，用略带调侃的语气跟诺斯菲套上了近乎。

对此，诺斯菲虽然咬着嘴唇，但也还是没有排斥。

从她的眼神来看，诺斯菲的确是将拉丝缇娅拉当作了自己的妹妹。

来自妹妹的话语削弱了诺斯菲手中旗帜的光芒。

“到我们身边.....或者说、到联合国大圣堂的大家身边，再好好考虑一下吧.....嗯，我觉得很多事都需要重新来过。我想你就是为此才从一千年前的世界来到一千年后的世界的。我所知晓的守护者诺文他们就是这样。所以诺斯菲也把『圣女』和弗茨亚茨什么的都放下，单纯作为诺斯菲重新活过吧。你不能混淆自己真正的愿望啊.....”

“单纯作为诺斯菲而活.....这是.....”

这与诺斯菲的朋友缇缇探寻到最后获得的愿望相同。

在六十六层的时候，诺斯菲得知了缇缇的愿望，产生了共鸣，并想要提供协助。可之后，对自顾自地实现了愿望的朋友，诺斯菲感到了愤怒，以

至于闹起了别扭。

所以这确实是诺斯菲心中的一份愿望不会错。

“单纯作为诺斯菲成为我们的同伴，在我们的新家里一起生活怎么样？大家一起，在全新的场所迈向全新的道路。……好吗？”

她这样邀请道。

拉丝缇娅拉终于来到了诺斯菲触手可及的位置。

接着，她伸出了手。

以毫无防备的姿态表达自己的诚意，拉丝缇娅拉想要将诺斯菲抱紧。

“大、『大家一起』……？”

困惑不已的诺斯菲将拉丝缇娅拉的用语重复了一遍。

那是拉丝缇娅拉现在最珍重的话语。

是堪称她人生的路标的话语。

听到这些，诺斯菲的表情变了，变得仿佛迫不及

待地想要扑进拉丝缇娅拉的怀中。

“嗯，大家一起……不行吗……？”

“这、这种——”

诺斯菲拼命地将声音从嗓子里挤了出来。

面对拉丝缇娅拉伸出的手，她向前迈出了一步。

彼此都接近对方之后，紧接着——

“这种！这种话、我 a 啊啊——！！”

诺斯菲用近乎悲鸣的声音嘶喊了起来。

她松开了手中的旗帜，并——没有握住拉丝缇娅拉伸出的手。

诺斯菲将手伸入怀中，取出了一件十字架型的饰品。在向其中注入魔力之后，十字架的形状发生了变化。

那个十字架的力量是我再清楚不过的。

“拉丝缇娅拉！！”

我不由自主地喊道。

事态的紧急令我不惜打破事前的约定也不得不介入。

然而赶不上了。

位置太糟了。对两人之间的牵绊的信任令我与她们的距离拉得太远。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啊哈、哈哈哈哈哈——！”

继声嘶力竭的悲鸣之后，诺斯菲又久久不已地纵声大笑了起来。

与之相对的，拉丝缇娅拉发出了不成声的呻吟。

“咕、呜……！”

一把红剑刺入了拉丝缇娅拉的腹部。

它跟我昨天和法芙纳战斗时看到的是同一把。外形与单刃剑相近的十字架——也就是『血之理的盗窃者』的心脏。

那把红剑散发着灼烁的红光。

非常非常的红。仿佛包藏着种种不祥的赤、红、朱色之光，触目而惊心。

就是这抹令人在生理上难以接受的红划伤了拉古涅的脸，并宣告其【永远无法恢复原状】。我绝对忘不了它。

“哈、哈哈——上当了吧！拉丝缇娅拉真是个大笨蛋！你真以为我被牵绊感化了吗！？你难道不知道那其实全都是为了这一击的布局吗！？拉丝缇娅拉真是一点都不了解所谓的战斗啊！！我只是为了这一击故意配合你罢了！结果你就这么傻乎乎地上了钩，在如此重要的场合里毫无防备地接近我！真是大笨蛋！明明全都是假象！！”

诺斯菲拔出那柄红色的十字架，一把推开了拉丝缇娅拉。

就像是在否定方才的劝说那样，她一再后退，左手握住旗帜，右手攥着红剑。

接着，为了重振一度萎靡的战意，她大喊道：

“其实我本来是想将赫尔米娜大人【盗取的理】用在涡波大人身上的，不过这样也不坏……！这样一来情况反倒简单了！没错，简单多了！！”

我连忙扶住被推开的拉丝缇娅拉，并对出血部位施展回复魔法。然而理所当然的，伤势全然不见好转。

拉丝缇娅拉因痛苦而不住地呻吟，诺斯菲见状则笑个不停。

“呵、呵呵，涡波大人……跟拉古涅不一样，这次的伤口位置非常不妙哦……？相较于出血的问题，对脏器的损害更是致命的。是了，这是危及生命的伤……她的生命有危险，涡波大人，您明白吧？”

此言一出，我身后窜起一阵寒意，同时还有一股热流从胸口迸发，直冲喉咙。

意识到怀中的拉丝缇娅拉命悬一线，我不由自主地喊道：

“——咕、诺斯菲！”

“好了，这下战斗的气氛也被炒热了……！呵呵，果然战斗就是得有时限才可以！比起没完没了地用魔法你来我往，还是这样更简单明快！”

听到诺斯菲的话后，我的世界一下子狭隘了许多。

不仅是视野，连思考的幅度也变窄了。拉丝缇娅拉之外的一切都褪了色，甚至于染得一片漆黑。除了自己应当守护的『唯一的命运之人』，任何事物都失去了色彩。于是自然而然的，拉丝缇娅拉占据了我目光的焦点。除了她之外，我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想不了。充斥于脑海的全是焦躁与爱意。必须守护她。哪怕拼上自己的命也要守护她。必须守护必须守护必须守护。是了，就好

像满溢的感情超出了灵魂承载的限度——

“——涡·波!!”

叱责声不期而至。

声音的来源正是我眼前的拉丝缇娅拉。

拜此所赐，我堪堪恢复了神志。

“涡波……!! 受伤的既不是脑袋也不是心脏！
只是肚子被捅了一下而已……!”

明明受了致命伤，拉丝缇娅拉却向我表示问题不大。

我知道她这话背后的诉求。

这是她在告诉我，绝对不可迎战。

岂止如此，拉丝缇娅拉甚至想说自·己·就·是·
为·了·这·个·而·来·的。

所以，她要我再拿出一些勇气。

要我相信与诺斯菲之间的牵绊。

要我同诺斯菲以话语相交，而不是战斗。

向我如此请求的不是别人，正是『唯一的命运之人』。所以，我——

“……嗯。”

我点了点头。

作为一种可能，我事前已经看过这个『流向』了，所以做好了这之后的选择。

我要将腹底翻腾不已的这份冲动和感情、将这股热量整个清除。

这也就是说，我要发动因自己的成长而进化的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

【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发动了】

以一定的感情为交换，使精神安定下来

混乱补正 +1.00

通过初期的使用方式，将现在的感情交由技能保管。

一这么做之后，趋于狭隘的视野突然就拓宽了。

与此同时，原本只剩一个的脑中的选项也增至无数个。在重新做好无论如何都要帮助诺斯菲的选择之后，我同命悬一线的拉丝缇娅拉说道：

“只是、拉丝缇娅拉.....如果真到了那时候——”

拜拉丝缇娅拉所赐，我总算是回归了正轨，可这前面依旧是条畏途。现在的情况更接近硬币的反面——也就是救助失败的未来。我问拉丝缇娅拉，即便如此也无妨吗。

“嗯，到时候我们一起。”

她不假思索地答道。

早在我们来到这里之前，这就是已经决定好的。所以不会有迷茫。于是我也同样了无迷茫地点头回应。

这样就确认完毕了。

我将理应守护之人平放在地，起身走向诺斯菲。

“呵呵、呵呵呵——来吧来吧，涡波大人！这下我手上的人质又多了一个……！如果您想救她的话，就必须将我打倒，夺去我手中的『经书』不可……！事已至此，如果您还要再说什么让我做同伴的戏言的话……对了，您可就要以拉丝缇娅拉的生命为代价了呢。呵呵呵。”

我默默地观察着因刺伤拉丝缇娅拉而笑个不停的诺斯菲。

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的效果实在非同小可。拜这个已不知几次挽救了我性命的犯规技能所赐，我现在的思路非常清晰。

就连诺斯菲此刻的感情，我都能冷静地予以把握。

“对了……—呵呵呵，如果拉丝缇娅拉死了的话，到时候我就听听涡波大人谢罪吧……？然后我再考虑一下。没错，只考虑一下——呵呵、哈

哈哈！”

她并不是笑得停不下来——而是如果不笑就继续不下去。

诺斯菲现在正拼了命地扮演我的敌人。

为了让我恨她，她真的想尽了办法。

她是如此的拼命，为的只是追求自己诞生的意义——

既然明白了这点，那么我的回答只有一个。

“对・不・起，诺斯菲。我和拉丝缇娅拉的想法一样。我也希望诺斯菲成为同伴.....一起回去吧.....然后让一切重新来过。让我们重新作为家人，开始新的生活.....我也想和你在一起.....无论如何，我都希望得到向你赎罪的时间.....！！”

“——！”

见我既不拔剑也不使用魔法，岂止是燃起战意，

反倒一而再再而三地致歉，诺斯菲一脸的不敢置信。

“还、还来！您还要说这种话吗……！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吧！这个话题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只有战斗了！！”

为了重启战斗，诺斯菲采取了行动。

她首先让光渗透到我的体内，做好了『交流』的准备。如果我接下来使用魔法，她立刻就能使用同样的魔法予以抵消。

不过我完全没有使用魔法的意思，所以这不成问题。

不过她的『交流』对象不仅限于我的血，还有挂在胸前的坠饰。诺斯菲消费的是光属性的魔力，然而发动的却是不同属性的魔法。

“——『Dark Freeness』！！ 『Wildwood Wave』！！”

『暗之理的盗窃者』与『木之理的盗窃者』的魔法。

明明与自身属性不符，诺斯菲却顺利构筑出了强有力的魔法。

四周产生了一米左右的黑色雾霭，正因为世界明亮如此，黑暗才尤为显眼，雾霭像野兽一样奔驰而来，包住了我的脑袋。随着视野被封闭，脚边传来一波振动。

对此，我将双手交叉挡在面前，同时站稳了脚步。来自视野外的攻击很快杀到。

恐怕是木属性的攻击魔法。大量粗壮的树根像鞭子一样抽打在全身。

冲击令全身的骨骼嘎吱作响。

不用说，我整个人就像被球棒打飞的球，直接砸上了墙壁。不仅大脑，疼痛如电流般游走于全身。——诺斯菲没有追击。

岂止如此，遮蔽我视野的黑色雾霭甚至被解除了。

看着从四十五层的地面中钻出的树根尽数消失，我站起了身。

“涡波大人……！为什么、您为什么不躲开……！？至少防御一下也——”

“真・对・不・起，诺斯菲……我是绝对不会和你战斗的……”

“不、不和我战斗……！？”

因为不能理解，诺斯菲周身过剩的魔力都颤动起来。

曾在迷宫败于我手的诺斯菲为了这场战斗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

将我的熟人纳入麾下，把守护者转变为自己的棋子，裹挟了人质。

甚至张开国家规模的结界，对我进行削弱，对自

己进行强化。为了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她将魔力提高到了极限。夺走守护者们的魔石，藉此发动各属性的强力魔法。连法芙纳最重视的『经书』和『心脏』也抢来充作自己的杀手锏。

可我的话却让她这些准备都没了意义。

事情的进展与原本的预想出入实在太太大，诺斯菲的表情会扭曲也在情理之中。

“不要再说这种胡话了，赶紧战斗啊！快要没有时间了！快点！来吧，快点！涡波大人到底想要救谁！？您要选谁！？您到底、要向谁伸以援手！？——快点选啊！！”

诺斯菲情急之下连连催促我开始战斗。

但是我并不为所动，仍是一副尽管向我开炮的姿态。

事实上，现在在场的人里，只有诺斯菲觉得这场

战斗是有时限的。

到头来，为她设下的时限所困的，只有善良的诺斯菲自己。

当诺斯菲的焦虑达到极点之际，她竟然连真心话都吐了出来——

——『要向谁伸以援手？』

恐怕这就是一切了吧。而诺斯菲其实已经放弃对此的争取。因为我的错，她被逼的只能放弃——从而不得不以错误的方式期望实现自己的『留恋』。

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战斗的。

诺斯菲的疑惑还在不断加深。

终于，在看到即便有人负了无法治愈的伤也不愿采取行动后，她认为是我没能完全理解情况，于是善良的她又费尽心力地解释起了现状：

“——您明白吗？只要您杀了我，抢走我手上的

『经书』，法芙纳就有求必应了，拉丝缇娅拉就有救了啊！当然了，拉古涅也一样！这同时也意味着使徒迪普拉库拉的解放！连阳滝大人也能得救的！拉丝缇娅拉、拉古涅、迪普拉库拉大人、阳滝大人——可以同时帮到这四个人！可是，如果您还要坚持说什么拯救我的戏言的话，就要将这些人全部舍弃！您能舍弃得了吗！？您舍弃不了吧！？”

为了尽快开始战斗，诺斯菲急得将自己的策略和盘托出。

“妹妹对您来说远比我重要！拉丝缇娅拉现在更是您的恋人！她成为了您最重要的人！您心中的第一不是我！您只要老实说出来就好了！说跟我比起来，其他人更重要！！您直说我也没关系的！！”

事态的发展始终不如人意，诺斯菲大喊着发起了

脾气。

这样的她看上去就和一个拼了命憋住泪水的孩子没两样。

而我对她此时的心情可谓感同身受。

因为以前的我就和她一样。

小时候，在被父母放弃的时候，我也有同样的感情。

在明白父母心目中的第一不是自己的时候，我也忍不住想哭。

在仿佛世界末日来临的心境中，我变得自暴自弃，一个人窝在了房间里。

“我全都知道的，所以您不用顾虑！直说就好了！说我终究无法成为涡波大人最爱的人！诺斯菲·弗茨亚茨一辈子都成不了您『唯一的命运之人』！我都明白的！所以，我现在才作为您的敌人在这里啊！”

这下不仅自己的策略，诺斯菲把战斗的理由都吐了出来。

为了迫使一直没有动作的我采取行动，她不断地阐述自己为什么非得被打倒不可。

“我打算用非常卑鄙的方式留在您的记忆中！我现在无疑成为了让您棘手的敌人！我是渴望作为涡波大人『最痛苦的记忆』留在您心中的敌人啊！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打算毁掉所有您珍视的东西！我是『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我要做您『最大的敌人』！——『Sehr・Wind』！『Wildwood Wave』！『Darkfisher』！！”

又有多种属性魔法向我袭来。

我没有对它们展开解析，甚至看都不看，只是随便防御两下。

用手臂保住脑袋，别的就无所谓了，于是我在凌

厉的攻势下被打的找不着北。创伤令我瞠目，打击令我胃液倒流，出血和剧痛一起折磨着大脑。——在承受魔法攻击的期间，我一直全神贯注于与诺斯菲的交流。

不是为了战斗，而是为了对话来到她面前的方针依旧没变。

诺斯菲远比我肉体的疼痛重要的多。

想来，她现在所做的跟那时候的我一样。

小时候，即便我缩在自己的房间里，也绝对无法割舍父亲和母亲居住的公寓。

我每天早上还是会露个脸，强调不受期待的自己的存在。

就算我一个人去上普通的学校，生活在与双亲和妹妹不同的世界，我也绝对没有独自生活的想法。

我会在他们身边做些什么，以期吸引注意。

甚至会在附近假装跌倒，露出泫然欲泣的表情。也使过坏搞过恶作剧。那些让我羞于启齿的一幕幕如浮光掠影般闪过了脑海。

一面回想着自己在那些日子多么渴望得到双亲的关注，我一面继续同诺斯菲说道：

“不是的，诺斯菲……！我最想帮助的是你啊……！我确实将你看作了自己的『女儿』……！你是我最——”

“既然如此！！既然您真的觉得我是自己的『女儿』，那就请和眼前的『敌人』战斗啊！把这个敌人亲手杀掉啊！然后悔恨终身啊！那样我是最高兴的！！——『Light Arrow』！！”

我以前也像诺斯菲一样。

闹着别扭，拼命地叫喊。

“是要对拉丝缇娅拉见死不救，然后恨我一辈子呢！还是为了救拉丝缇娅拉而将我杀掉，然后后

悔一辈子呢！您选哪个都行！无论您选哪一个，我都能成为涡波大人心中的『第一』！！”

无论选哪一个都行这话，想必是谎言吧。

只要看到她的样子就明白了。

诺斯菲已经没有了求胜之心。

她显然是在诱导我杀了她。

虽然有已经对活着感到疲惫的原因，但在这之上的是她已经打造了无论输赢都能实现目的的舞台。在舞台搭建成功的时点上，为了不再给别人添麻烦，善良的她选择了自己的消亡。

而对这一切最难辞其咎的——是我。

是我让她在太长一段时间里痛苦而无助。

是我让她在承受百般煎熬之际始终孤苦无依。是我让她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得不到肯予自己以爱的人。

从我这里接过无法挽回的精神创伤、狭隘的视野

以及一再扭曲的心灵后，她剩下的答案只有一个。

成为我最棘手的敌人，这条路成了诺斯菲唯一的救赎。

放弃了成为我心中最爱的人的她，除了作为最糟糕的记忆留在我心中以外别无选择。

只有作为『敌人』才能让她获得活着的实感，事已至此，无论我如何强调她是自己的『女儿』，对诺斯菲来说活着的感触都只有一种了。

事到如今才把她当孩子对待已经太迟了。

一千年过去，好不容易成了大人，却要重新做一个孩子什么的——

太迟了啊。

我不可能得到她的信任。

尽管事前已有觉悟，可我还是不甘。不甘于自己的力所不能及还有自己的不成器。哪怕能让她相

信自己不必再扮演『敌人』也好，可我连这都做不到。

想到这里，我看了眼周围。

在我集中于会话的时候，四十五层的大厅已经天翻地覆。

因为木属性的魔法，地面千疮百孔。风属性的魔法让玻璃和饰品碎了一地。缭乱的暗和光属性魔法创造出了一个让人辨不清方向的宇宙般的场所。

接着，我又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漫不经心的防御已让我遍体鳞伤。

完好无损的部位罕如凤毛麟角。不可计数的碰伤让我连活动一根手指都很困难。头上血流不止，视野满是鲜红。即便如此，我仍然站着用双手保护脑袋。

我对这副模样有印象。

这是我曾在『未来预知』中见过的一幕。

是我最害怕的通往失败的流向。

从侵入弗茨亚茨城的那一刻开始翻转的硬币马上就要落稳了，而且它即将落在反面。

.....理所当然的，我的谢罪果然不能为诺斯菲所接受。

即便我现在对拉丝缇娅拉的伤势坐视不理，一再坚持说要选择诺斯菲，事情也没有变得称心如意。

何况在用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整理过感情之后，我『唯一的命运之人』仍然是拉丝缇娅拉没有变。诺斯菲或许在本能上察觉到了这一根本问题的不易了吧。

“还是不行吗.....”

说服失败了。

可是，虽然对诺斯菲的说服以失败告终，我却不

觉得这个结局是『最糟』的。

把拉丝缇娅拉带来真是太好了。如果她不在这里的话，话题甚至无法进展到这一步。我也得不到在这之后继续说服的选项。

“涡波大人！是要我死！还是拉丝缇娅拉死！请您快点——”

“对不起，诺斯菲……我哪个都不选。”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像这样诉诸真心。

我听到了诺斯菲藏在心里的那些话。

光是这样就算不虚此行了。

所以，虽然在这之后已经没有了可以遵照的作战方案，我还是能很自然地把这些话说出口。

准备好的台词都已经用尽了。

可是就算作战失败了，誓言还在。

在抵达这里的路上，我和拉丝缇娅拉发过誓，绝对不会和诺斯菲战斗。只要这个誓言还在，就

算没有未来预知的保证，我依然能继续下去。所以——

“无论选哪个，诺斯菲的『留恋』都无法实现……我和拉丝缇娅拉来这里并不是为了那种结局。我们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没有踌躇。

“诺斯菲。今天在场的三个人里，或许只有你一个人能活下来……如果变成了那样，真的很对不起……”

“只有我……？”

——直到我死为止，谈话都要继续。

我又一次下定决心。

这次的谢罪并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今后。

314.■■■■、■■■■■■■——

“您到底在说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只要涡波大人认真战斗的话，您就绝对不可能输啊！？用那个『魔法』！只要使用那个甚至能改变未来的魔法，您就没有败北可言！！”

听到我突如其来的败北宣言，诺斯菲情急之下甚至为我的胜利提供了建议。

“不，那个魔法我已经用过了。我用了它之后才这样的……接下来，直到我死为止，我会一直跟你道歉……在那期间，就像你之前在街上说过的，考虑一下吧……哪怕只考虑一下也足够了……”

在断言自己绝不可能胜利之后，我继续推进谢罪的话题。

对我的这种行为感到无法理解的诺斯菲指着倒在稍远处的拉丝缇娅拉，语气激动地责问道：

“您一直道歉是没有意义的！不战斗是无法将我打倒的！再这样下去的话拉丝缇娅拉她真的会死啊！？难道您要舍弃拉丝缇娅拉吗！？这样好吗！？”

“嗯，没关系。到那时我会陪她一起死。虽然我们输掉了，但诺斯菲却不会消失。所以这样就好。”

“您、您在说什么……从刚才开始，我就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既然拉丝缇娅拉自那之后就没有再受到任何伤害，我便不可能反击。

即便各种魔法混乱无序地到处肆虐，诺斯菲也始终没有让拉丝缇娅拉受到波及。所以我们是不可能让如此善良的她在『留恋』未除的情况下抱憾而终的。

当然，我也没有自杀的打算。

我也好拉丝缇娅拉也好，全都相信“如·果·是·诺·斯·菲·的·话，最后一定会以美满的结局收场”。

我们都不认为自己今天会命丧于此。怀着一定能收获让所有人幸福的结局，『大家一起』活着归来的信心——我们在微小的可能性中赌上了性命。

“.....抱歉。说的有点难懂。”

我摘下腰间的剑，在心里跟挚友道了声歉，接着——一把将它丢在了地上。

“把剑给、为什么——!?”

“.....因为我绝对不会和诺斯菲战斗。”

“我、我们现在已经在战斗了!! 作为敌人! 作为涡波大人『最大的敌人』，我现在就在和您战斗! ——『Light Arrow・Brionac』!!”

为了证明战斗已是既成的事实，诺斯菲制造出一把巨大的光枪向我丢了过来。

一样的，我既没有用魔法对抗也没有进行回避，只是用双手护住脑袋，然后硬吃下这一击。

光枪呼啸而至，它撕去了我右手的一大片血肉，令白骨从中显露。

我一边用不经咏唱的回复魔法进行治疗一边笑了笑。

明明没有回避，光枪却并未击中要害。

“.....不是的。诺斯菲不是我的敌人。我『最大的敌人』其实是我自己啊。在看过千年前的记忆，又与诺斯菲聊过之后，这已经确凿无疑了。如果说真的存在我不得不打倒的敌人，那也是千年前的『始祖涡波』，绝不是诺斯菲.....!!”

“这、这种话.....! 这种话不过是文字游戏罢了.....! 明明我们现在就在战斗.....!”

见我还是无意战斗，诺斯菲变得茫然无措。

看她此时的表情，我感到硬币在渐渐从反面落向

正面。真不愧是拉丝缇娅拉式的说服方法，现在就放弃说服果然还是太早了。

话虽如此，像这样不做回避的防御已经难以维系，考虑到有什么万一的场合，在我口不能言之前，有些话得赶紧讲出来。因为事前看过了太多可能，所以我现在有不少忧心之事。

“诺斯菲，莱纳那边我已经拐着弯拜托过了。如果我和拉丝缇娅拉都死了，到时候就要请你跟莱纳一起去救拉古涅和阳潼了。在那之后，你就和阳潼一起开始新的人生吧。虽然不能成为父亲心中的第一，但还可以成为阳潼的——成为母亲心中的第一，以此为目标活下去，然后实现『留恋』……我希望你能用笑容迎接最后的时光。”

“不要……！请不要擅自推进话题！敌人的话题还没结束呢！”

双方着眼点的不同让诺斯菲面色发青，她的焦虑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加剧。在无数次摇头、无数次咬牙之后，诺斯菲的表情和声音重归明朗：

“……不、不对，这是威胁！您在威胁我对吧！？没错！这是计谋！是这场战斗的计谋！是涡波大人为了攻略我而制定的策略！！”

诺斯菲将旗帜插进地面，双手用力握紧了红剑。接着，她选择了自己手上最致命的杀手锏。

“既然如此，那我该用的就不是魔法！——而是真正的『魔法』！”

于是剑开始闪烁红色的凶光。

想必是发动了『血之理的盗窃者』的必杀魔法。光是看到那抹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红，双脚就止不住地发抖。剑刃每靠近一分，悲鸣和泪水就越难以遏制。仅仅是想象一下被它刺伤的情景，我几乎就要惊惧成狂。

可我还是没有挪动半步。

“真到了万一的时候，就算是涡波大人、也绝对！绝对——！！”

诺斯菲将剑水平架好，仿佛是说给自己听那样一边喊一边向我冲了过来。

她的动作无比拙劣。何止剑术，它甚至很难被定义为攻击。

哪怕是小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躲开吧。

但如果我躲开了，会・受・伤・的反而是诺斯菲。现在诺斯菲才是最优先的。

既不是『自己』也不是『命运之人』，而是『诺斯菲・弗茨亚茨』。

除却这份思念，就算是为了争得诺斯菲的信任，我也不能动。

——于是紧接着、那【永远无法恢复原状】的『理』刺穿了我的腹部。

“咕、呜 u……！！”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这把红剑被我的血重新染红了一遍。

不禁想好好夸奖自己一番，真亏我能寸步不移地任由这把骇人的剑刺入自己体内。

相较于我的微微一笑，诺斯菲满脸错愕。

“为、为什么……!? 治不好的啊……! 涡波大人! 这伤可是治不好的啊!?”

诺斯菲连忙将剑抽了出来。

看到伤口处血如泉涌，她执着于扮演敌人的表情一下子荡然无存。

慌张得不能再慌张的诺斯菲为了寻求帮助而左顾右盼。

“谁来……! 拉、拉丝缇娅拉! 涡波大人他没有躲啊! 然后、然后! 拉丝缇娅拉!!”

竟然会求助于自己刚刚刺伤的对象，可见她是真的混乱到极点了。

而当事人拉丝缇娅拉此刻正因失血过多而意识朦胧，显然无法给予回应。我代替无法出声的她回答道：

“没关系，拜托一下法芙纳就能治好的……而且、就算赶不上也无所谓，我也好拉丝缇娅拉也好，都愿意为你而死。我是将你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是做好觉悟之后受你这一剑的，所以不用担心……”

诺斯菲的优先度不仅在拉丝缇娅拉之上，也在我自己之上。

听到我的回复，诺斯菲颤抖了起来。

她皱紧了眉，一步步后退。

“这、这简直、疯了……！您二位都疯了……！”

“不对……我们很正常。我们一直是正常的。并且我想要跟你道歉的心情也不是虚假的……！只

有这一点，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

为了证明所言非虚，我往前迈了一步。

但腹部的伤势让我这一步迈得非常不稳。不管怎么捂，血还是止不住地往外流。

只是迈出一步，腹部就仿佛遭到了烙铁的炙烤。即便我忍得住这股痛楚，身体也在本能地拒绝前进。

不过现如今，我对强压身体的反射已是驾轻就熟。

于是我又强撑着迈出第二步。

哪怕一点也好，我想在更近的距离同诺斯菲道歉。

诺斯菲看到我举步维艰的样子，为了制止而喊道：

“我、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原谅您！所以请您停下吧！说到底，涡波大人根本没必要道歉！”

因为我是个坏孩子啊，在这一千年后的世界里，我做了很多坏事！我给缇缇和艾德提供协助，让您非常难办！在弗茨亚茨也利用了许许多多的人，用魔法影响了他们的心！如果对我放任自流的话，我会用这虚假的和平之光侵略整个世界的！我做了即便被视为于这个世界而言最恶劣的敌人也不为过的坏事！！您没有任何必要对我道歉！！”

要说我没有必要道歉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沾了诺斯菲温柔的光，我还是从她口中得到了一声“原谅”，这确实让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稍稍低下头，仔细品味这个词的滋味。

期间，诺斯菲为了阻止我还在拼命地喊着：

“——不要道歉了，快和我这个敌人战斗啊！来恨我、厌我、杀了我啊！涡波大人所要做的，是讨伐不得不讨伐的恶！讨伐利用这些光剥夺人们

的自由，播撒虚假幸福的最恶劣的敌人、『光之理的盗窃者』！这是只有涡波大人能做的事！——最重要的是，如果不尽快将我打倒的话，您二位会死的！！涡波大人，您会死啊！？”

我在迈出第三步的同时聆听诺斯菲劝阻的内容。从胃中逆流到嗓子里的血液实在是碍事得不得了。

可是接下来的话我绝不能说错一个字。从诺斯菲那里得到宽恕的现在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是啊……跟一千年前比起来，现在的诺斯菲确实成了一个坏孩子呢……”

“正是这样，错的都是我！我是必须被打倒的敌人！所以请立刻——”

“不过没关系。就算你变成了坏孩子，我也原谅你了。——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啊。”

借着这个互相原谅的机会，我再次强调诺斯菲是

自己的女儿。

我告诉诺斯菲，她是特别的。就算诺斯菲想要毁灭这个世界，我和拉丝缇娅拉也绝对不会和她战斗。岂止如此，我们甚至愿意站到她这一边。

分辨敌我的方式粗糙到这个份儿上，诺斯菲听完惊呆了。

我一鼓作气又迈出第四第五步，喊道：

“没错，我想说的就这么简单……！无论如何，我都会将诺斯菲放在第一位考虑！无论如何，我都站在你这一边……！！”

喊完，我伸出手。

因为腹部的致命伤，我的动作十分僵硬。

可是方向绝不能出错。既不是倒地的拉丝缇娅拉、也不是腹部的伤口，我将手伸向了诺斯菲。

“不、不可能——！我——！！”

见我又迈出第六第七第八步，诺斯菲逃也似地连

连后退。

她无法相信我伸出的这只手，眼眸和嘴唇不住地颤动。

无论如何都希望她能相信自己的我于是迈出第九和第十步——接着因体力不支而跪倒在地。

在大量失血的状态下，我为眼中身影模糊的诺斯菲送上了胜利的贺词。

“……是诺斯菲赢了。”

已经到极限了。

包括血液在内的一切基本都要流失殆尽了。

从早到晚几乎没有停歇地连续投入战斗。突袭开始前施展了以『未来预知』为首的一系列大魔法。来到四十五层之后又吃了各种『理的盗窃者』的招牌魔法。现在再用『表示』看一下这些造成的结果：

【状态栏】

姓名：相川涡波 HP4/543 MP10/1514 职业：探索者

生命值仅剩个位数，已不到百分之一。

不如说，刚才走出的十步已经是奇迹了吧。

见我动弹不得，诺斯菲用颤抖的声音否定道：

“不会的，涡波大人不可能输……因为、因为涡波大人是最强的啊……我不可能赢的……绝对不可能……”

“可是在我的『魔法』中，不存在任何我赢过诺斯菲的未来啊……”

要问为何，因为在胜与负的问题之前，首先我就不会和诺斯菲战斗。

我希望她能相信这一点。

我和拉丝缇娅拉都是相信她愿意相信我们，于是走到了这一步。

相信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牵绊——

“因、因为我是女儿吗.....? 这太奇怪了.....!
因为、涡波大人没有任何义理认为我是您的女儿! 根本没有!! 我只是因为使徒的策略, 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制造出来的『魔石人类』! 您没有理由将我视作女儿!! 没有啊!! ”

诺斯菲这番话让我十分意外。

看来她有所误解。

“不对, 诺斯菲.....女儿并不是先决条件.....!
在那之前, 因・为・诺・斯・菲・是・诺・斯・菲, 所以我才无论如何都想救你啊!! ”

她所理解的顺序是错误的。最首要的原因只是我想要拯救诺斯菲这个人而已。

『女儿』则不过是最终的答案。

我不能让一切在保留这个误解的状态下结束。

“诺斯菲, 我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你有多么努力。也看到了你是以怎样的心情活着, 以怎样的

心情与我相遇。所以——！”

我在一片血洼中站了起来。

随后尽己所能地榨出余下的魔力。

“就、就算您看了过去，那时候的我也已经——”

“没关系，我现在也在看……！我也在看着现在的诺斯菲！我不会再看丢了！再也不会！”

我绞尽全力地喊道。

接着，迈出了第十一步。再然后是第十二步，我一边靠近诺斯菲，一边将最后的魔力转换为魔法。

“诺斯菲，拜托了。这是我最后的魔法了，拜托你握住这只手——”

胜负已分。是诺斯菲赢了。所以在任何逆转都已宣告不可能的前提下——我请求她直面我的魔法。

我不再用手捂住伤口。

把余下的所有魔力都聚集在右手上，发动『Distance Mute』。

我将这只散发着淡淡紫光的手伸向她，说道：

“诺斯菲，我来晚了，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

实在是太晚了。

时隔千年，我终于回到了自己与诺斯菲邂逅的地方，回到了弗茨亚茨城四十五层的大厅。

虽然已经过去了太长的时间，虽然这里是重新建造的场所，虽然为时已晚——可我还是想跟她道一声歉，然后将这只手伸向她。

满身疮痍的我已无法再前进一步。

尽管死亡近在咫尺，我脑中却只有诺斯菲一人、眼中也只有她一人，我向着她——伸出了手。

“涡波大人……”

诺斯菲念出我的名字，和我一样将右手伸了出

来。

她的手缓缓地颤抖着，因不安而畏畏缩缩。

终于，两只手牵在了一起。

——『Distance Mute』随之发动。

然而，以我所剩无几的魔力和濒临死亡的身体建立的『联结』的通道实在是太过狭窄。

所以能够传达过去的只有唯一一份思念。

“我希望诺斯菲能活下去。希望你能得到幸福。

哪・怕・用・我・的・命・做・交・换。”

哪怕付出我的生命，也要拯救诺斯菲。

想要将她从这个不讲道理的世界、从始终不断的噩梦中救出来。

通过心与心的联结，我将这个思念传达给了她。

我紧紧地握住因不堪痛苦折磨而想要寻死的女儿的手，由衷地祈求她活下去。

“呜、呜呜……!! ”

诺斯菲强忍着，从嗓子里发出了不成声的呜咽。

我现在的心情应该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她了吧。

不光是『Distance Mute』的效果，我有至今为止的倾诉没有白费的实感。

接着，诺斯菲的呜咽声逐渐变大。

声音在不住地颤抖、中断、抑扬之后——终于变成了凄厉的恸哭。

“呜、a 啊啊——啊、啊啊 a 啊、a 啊啊啊 a 啊啊、a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到最后，诺斯菲跪倒在地。

握在她手中的『赫尔米娜的心脏』也被委之于地。

诺斯菲身上没有一处剑伤，也没有受到魔法的攻击，可她却变得和刚才的我一样无力起身。

在弗茨亚茨城四十五层的大厅，我诉诸的从始至终都是话语。

这场交流终于有了效果。

为了配合跪倒的诺斯菲，我也鞭笞濒死的身體跪了下来。

让彼此的目光来到同样的高度，也让彼此的身姿都映入对方的眼眸。

在真正的意义上直面彼此。

就像父亲和女儿终于完成了初次的邂逅一样。

就像一名少女时至今日终于降生于世、终于睁开双眼看到了这个世界一样——

“a 啊、a 啊啊……我、我……！我……！！”

与诺斯菲的声音一起入耳的，是未来发生了改变的声音。

是不断翻转的硬币终于尘埃落定的声音。

那枚硬币从反面转到了正面——

“我、我对父・亲・大・人……”

随着证明这一点的话语从诺斯菲口中吐出，我们两人都流下了一行泪水。

——成・功・了。

我和拉丝缇娅拉赌上性命为的就是这个称呼。

『未来』在向成功的方向收束。

对自己与诺斯菲之间的牵绊的至死不渝的信任
让我收获了最好的结果。

通往那个未来、那个朝阳升起时『所有人都在一起』的 Happy End 的道路。

在这一刻，成了。

“我也想和父亲大人在一起……！我真的、想和大家在一起……！！”

我握住了诺斯菲的手，得到了她的信任，也建立了牵绊。

如今的我做到了一千年前的我所没能做到的。这不能不让我感到喜悦。

终于还是没有发生战斗。

我将交流的方针贯彻到了最后。

而这变为可能的，既不是我实力的强大，也不是内心的成长。

——而是我这个人的最根本的『变化』。

没错，我变了。

我克服了与生俱来的缺陷，战胜了『次元之理的盗窃者』和『代价』，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走到了最后。

我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打倒）了那个糟糕透顶的相川涡波。

所以诺斯菲现在才愿意握住我的手。

所以她才愿意原谅这个糟糕透顶的『敌人（我）』。

怀着几分骄傲，我的表情舒缓了许多。

能够鼓起勇气真是太好了。

之所以能得到最美好的结果，都是因为我能义无反顾地赌上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想向她表达感谢。

是了，我要向帮助我鼓起勇气的那·个·她——

“——啧。”

在·她·的·面·容·闪·过·脑·海·的·瞬·间。

我·恰·好·听·到·了·她·呃·嘴·的·声·音。

——我大意了。

大意的原因无疑是《次元决战演算『先谭』》。

因·为·能·够·看·到·未·来，即便我曾对战后的空隙那样警惕，此刻却还是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做了过剩的自夸。

因为这已经是最后的战斗了，因为这之后就再也没有敌人了，因为已经用『未来视』确认完毕了，因为已经彻底走进成功的未来了，所以我不由自主地、夸奖起了自己——

——她精准无误地抓住了这个空子。

7 - 3 章. 愛よりも命よりも

320. 血之源泉

弗茨亚茨城的地下。

圆柱状空洞的底部积存着鲜红的血液。

一株『世界树』犹如吮吸血液而生长一般，于空洞中央庄严耸立。

一个明亮无比的光源照耀着红色池塘和红色树木。

那个光源的真面目便是火焰了。

在当下的地下空洞中，『血之理的盗窃者』的代理与『火之理的盗窃者』的代理正死战不休。

如同油灯一般，火焰熊熊燃烧于血池之上。

鲜血飞散于空洞之中，如同要掺入其中般落向火焰，随后被其蒸发殆尽。

无穷无尽的血之人偶伴以多种多样的火炎魔

法。

无论看向何处，眼中都是清一色的红。

就像是为了竞争粘稠血水与灼热火焰中哪一方的红色会率先涂满地下一样，两位代理者不断构筑着魔法。

准备活动结束后，在这两人间上演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激战。

若是有十来名血之骑士生成，下个瞬间就会有上百支炎之矢袭去，刹那间便将其损毁。若是有数堵血之壁为阻挡炎之矢而筑起，巨大的炎之蛇就会张开大颚，由侧面将其吞噬。若是有血之雾产生，炎之剑就会将其驱散；若是有血之雨降下，炎之涡就会将其抹消。鲜血飞舞，火焰吞噬，反反复复。

在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战斗中，我——莱纳·赫勒比勒夏因没有在释放魔法，而是独自于

血池边缘不断奔跑。

就算法芙纳把我也算作敌人，但坦白来说，我根本参加不到正面的魔法交锋当中。

当然了，要是我想去做的话，也可以使出同等的魔法。我不觉得我魔法的『质』会劣于他们，但是在魔法的『量』上则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在我拼命发动出一个风魔法的时候，两人可以一口气放出过百个魔法。

我立马就放弃了用魔法进行援护。我该做的不是在这赤红世界中添上风的颜色，而是要混入红色之中，攻法芙纳之不备。

我一直朝着玛利亚的反方向移动，时不时在法芙纳的背后放出大型风魔法《Taufschuss • Wind》，从而分散他的注意力。

至少不能留给他发动大魔法的余地。

在热身运动般的前哨战中登场的『某种东西』

——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让我百般戒备。虽然法芙纳本人表示没有使用它的意思，但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是不断对他进行干扰。

多亏这种慎重的战术，地下的战斗才一直势均力敌。

法芙纳在战斗前说得很夸张，但当下的战斗却名不副实。当然了，与准备活动时的战斗相比，现在交错纷飞的魔法的质与量是当时的数十倍，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

法芙纳所说的『试炼』到底是什么呢？

这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哪里体现得出『赫勒比勒夏因』的意义呢？

向『血』学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正当我对此战心怀疑问之际——它・掉・了・下・来。

噗通一声，它落在了正在对战的法芙纳和玛利

亚之间。

它毫无先兆地突然由正上方落下，用风魔法着地，溅起了大量血沫。

我和玛利亚吃了一惊，当即与其拉开距离。

唯独法芙纳表现得十分冷静，像是等候已久一样，他走上前亲切地问候道：

“——你来了啊，拉古涅。”

法芙纳道出了一个名字。

一个我意想不到的名字。

正如法芙纳所言，落下的人无疑是我的骑士前辈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着地后，少女在血沫中抬起了头，露出了那张我非常熟悉的面孔。

“拉、拉古涅……？你的样子……”

我也唤出了她的名字，同时提高了警惕。

虽是熟识的面孔，但她的身姿实在太过异样。

首先扑入眼帘的就是她那沾满鲜血的身体。

她全身上下无处不被染成鲜红，那种鲜红更甚于以『血之理的盗窃者』为对手在血池中战斗的玛利亚和我。

脸庞沾满鲜血的她露出了扭曲的笑容，刘海血淋淋的，双目为鲜血涂染。

而最为异样的则是她手持的物・体。

看到了那个物体的玛利亚失声道：

“……涡波先生？”

落下的拉古涅抱着一具四肢被切断的尸体。

尸体上满是砍伤，躯干千疮百孔，喉咙上有一处严重的刺伤，样子惨不忍睹。

它的颈部支离破碎，头部和躯干几近分离，但其颈部强韧的肌肉似乎仍将断未断。

由此可知死者生前肌肉力量之强。

——不行，我可没有闲心去观察那些无关紧

要的事情。

那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那具尸体的着装我是认得的，那张面孔也是我熟识的。

那是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人。

不过，远处的我和玛利亚费了些时间才理解了那幅光景。

虽然知道死者的名字，但我的本能却拒绝去承认。

在此期间，事先大概就知道拉古涅会落下来的法芙纳开口道：

“我的『圣经』和『心脏』也在啊……到头来是你得到了啊……”

“是的，这两件我都偷到手了。这样一来我就成为法芙纳先生的主君了，没问题吧？”

拉古涅平静地说。

在这种异常的状况中，她对本应是同伴的我们

未出一言，而是与敌人谈了起来。

不用说，技能『恶感』当下仍在发动。

聒耳的警告声告诉我，有两个『最糟糕』的事物正在我的眼前交谈。

“嗯，那样就好。比起这个……你为什么要杀掉涡波？”

法芙纳将我和玛利亚拒绝理解的事说出了口。

——“为什么要杀掉涡波？”

也就是说，拉古涅战胜了基督吗……？

他说杀掉基督，也就是说基督死了吗……？

死了就是指，那个——就是说他死了吗……？

我的思考在原地踏步。

我没有承认自己不想承认的事情，以至于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在我呆然伫立之际，两人的交谈继续了下去。

“拉古涅，难道你不想与他携手一同对抗这个世

界的命运吗？”

“我不要，那是不可能的哦。涡波大哥哥他太可疑了，绝对会在中途背叛我的，所以我就先背叛了他。”

一来一往的对话证实拉古涅确实杀掉了基督。

我想认为这具尸体是伪造出来的，可是『血之理的盗窃者』却断定它是真货。这个世上最了解死亡的男人正以基督的死为前提进行着对话。

基督死了，这不得不去理解的光景一刻不停地映入我的眼中。

“是吗.....在遭到背叛前率先背叛吗.....这样啊.....”

法芙纳的视线落到了血池上。

而后，如泣血一般，他再次泪如雨下。

他大概在为基督的死而悲伤吧。

像是要将现实摆在不愿承认此事的我们两人

面前一样，法芙纳痛哭流涕，他恨恨地喃喃道：

“……嗯，我知道的啊。世间就是如此。刚一看到希望，立刻便会堕入绝望的深渊。……这是理所当然的。谁也无法相信他人，世风即是如此。因此，人总是在互相残杀、互相贬低、互相陷害。这便是人类不可救药的天性。那种事情、我知道的……我是知道、的啊……可是、啊……他怎会这么轻易、就死去了……这么、快就……a 啊、啊啊 a……啊啊……!! ”

……怎么可能。

太奇怪了。

基督会死掉这件事实在是太奇怪了。

连缇娅拉小姐也说过，基督是绝对不会死的。

她甚至说就因为基督死不了所以才麻烦。

基督今后不是要和妹妹阳泷一同成为世界之敌的吗？

我们不是准备要阻止最强且无敌的基督吗？

拉丝缇娅拉不就是为此才将同伴们团结在一起、准备应对此事的吗？

可现在基督一死，这些事情的前提就全都被推翻了。

收集到的情报已经足以使我理解情况了，但我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承认这个事实。

附近的玛利亚也一样不能接受，她颤抖着朝拉古涅问道：

“拉、拉古涅，那个……你手中的……”

“对，玛利亚，一切正如你所见。不过还请稍等一下，我想先和法芙纳先生明确一下主从的契约。”

拉古涅不假思索地表示一如所见，它就是一具尸体。

心中的希望土崩瓦解，我和玛利亚的脸色变得

更加苍白了。

在我们震惊之际，法芙纳泪也不擦地抬起头，继续说道：

“哈、哈哈。主从的契约吗.....也就是说，你打算当涡波的替角吗？”

“不，不是替角，我是打算超越涡波大哥哥，成为第一哦。我想要超越『伟大的救世主（Magna・Messiah）』，战胜世间万物，不断取胜.....要是在最后的最后连成为神明都能实现就再好不过了。”

“你在说谎.....你这是为了让我满意而信口开河的吧。”

泪眼朦胧的法芙纳瞪视着拉古涅，拉古涅则不为所动。

“唔，果然不行吗。.....不如说是法芙纳先生太认真了啊～。你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理的盗窃

者』中最认真的了。你既不歇斯底里，也不依赖他人……你非常清醒、普通，完全没有支付『代价』，以『人』的身份面对这个世界。”

“哈……？我普通？哈哈，我还是头一次听人这么说啊。在看到我的所作所为之后，真亏你还能说出普通这个词啊。只不过，我比你想象的还要——”

“你好好地在为人的不幸而悲伤流泪，这不是清醒得一塌糊涂吗？”

拉古涅正颜厉色地断言道。

而法芙纳也没有出言反驳。

不仅如此，他还同意似的点点头，小声说道：“——是啊，所以我才不顶用”，流下了更多的眼泪。

由此可见，眼前的两人之间存在着我们不能理解的共鸣。

但现在那种事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另有其事。

玛利亚替我喊出了问题的关键：

“——拉古涅!! 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先放一边!
给我立刻解释一下你手里的东西是怎么回事!!
”

她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向前踏出一步。

“你让我说明.....这是一具尸体。说明完毕。”

面对玛利亚的质问，拉古涅就像正等着她踏出这一步般狡黠一笑，挑衅似地回答道。

“那具尸体.....是什么人.....”

“哦，你要问这个啊。如你所见，这是『涡波大哥哥』的尸体。也就是说上层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呢～。从感觉上来推断也能知道诺斯菲小姐和涡波大哥哥都败了，胜者只有我而已吧。.....这点事你都看不出来吗？”

在听完她的话的同时，玛利亚进入了临战状态。

她周身包裹着浓稠的魔力与杀气，其浓度让人觉得她在与『血之理的盗窃者』这个规格外的存在战斗之时的状态连临战状态都算不上。

不用说，她注视着的正是拉古涅手持的尸体。

“……请让我好好看看它，我想确认一下。”

她要求拉古涅将尸体给她。

但敌人却摇了摇头，打算拒绝这个要求。

“那可不行。它已经是我的东西了，是我重要的——”

“谁·管·你，赶·快·照·我·说·的·做·就·是·了——”

但没等她说完，玛利亚就出言拒绝，凭空从手中放出了火炎魔法。

那种火焰并非红色，而是白色的。没有拿捏力

度、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的《Flame・Arrow》将所经之处的血液全数蒸发，大有将血池豁出缺口之势。

“——《Quartz Shield》。”

拉古涅或许早就料到了她的反应，毫无动摇地使用魔法来应对她的攻击。

那是缺乏魔法才能的她本应无法使用的魔法。

它不是单纯的地属性魔法，而是将大地之力纯化到极限的水晶魔法。这个魔法生成了『地之理的盗窃者』诺文・阿雷亚斯之前在『舞斗大会』上使用的水晶。

像是发霉一般，水晶由拉古涅腰间的剑上扩散开来，覆盖了她的左半身。

它形成了一面半球状的盾牌，弹开了宛如小型太阳般飞来的《Flame・Arrow》。

《Flame・Arrow》撞上了后方的墙壁，溶解

了土石，开出了一个不知通往何处的横洞。

“嘿诶，把我们的魔石集中起来之后还能做到那样的事吗……”

看到那精彩的水晶防御，法芙纳漫不经心地感叹道。

“法芙纳先生，请你先帮我保管一下涡波大哥，之后我会取出他的魔石，拜托你小心对待。”

拉古涅打算把抱在怀中的尸体交给空着手的法芙纳保管，这大概是在为即将开始的战斗做准备吧。

即使面对如此骇人的示威，拉古涅仍不打算退至后方。

“嗯，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小心对待的……毕竟这是涡波的身体……”

法芙纳接过尸体，用力抱住了它的身躯，紧闭

着双眼嚎啕大哭。

看到他的样子，玛利亚自然释放了更多的热量。

“我都让你把它给我了吧……！你听不到吗……！？”

她的魔力裹挟着热量，什么魔法都没发动就让脚下的血泊沸腾了起来。

看来玛利亚要动真格的了。

她看上去怒不可遏，与一年前同帕林库洛战斗时一样气势汹汹。

那个时候，玛利亚将战场化为了一片焦土。

而现在，她正打算在这个狭小的场所中释放出足以改写地图的魔法。

“……！等、等一下！你先冷静一下比较好！还不能情况确定就是她说的那样！事情有些奇怪！各方面都很奇怪！！”

回想起那天的火焰，我急忙打算阻止玛利亚。

我固然有对自己可能受到波及的担忧，但我更担心玛利亚会中敌人的挑衅。

可是玛利亚却对我的劝阻充耳不闻，构筑起了下一个魔法。

“我很冷静……我只是冷静地判断出……无论如何都要战斗而已!! —— 魔法《自魂焦热之骸炎（Teana・Blaze）》!! ”

玛利亚举起双臂，在双臂前方凝聚出一股庞大的魔力。

被逐渐压缩的魔力是火属性的。

不用说，那个魔力的球体（结块）因高温而——呈现出白色。

过于浓重的魔力与热量使其产生了超越常见的红色和蓝色的白色光辉。

刚才我将《Flame・Arrow》比作小型的太阳，

但是看到当下发动的这个魔法，我充分地意识到刚才那个《Flame・Arrow》的热度是多么温和。

像是在诉说它才是真正的太阳一样，白色球体蒸发了地面上的水分，散发出白烟并逐渐膨胀。

因为有种肌肤烧焦、眼球融化的错觉，我连忙用双臂护住面部，并使用风魔法来进行防御。

那个魔法在准备初期就已经化为了范围魔法。

它仅仅存在于此，血池就完全沸腾了。它将地下空洞化为了灼热地狱，试图否定所有的生命。

那个充满杀意的白色球体的体积最终达到了足以将人吞噬的程度——

“——接招吧。”

玛利亚击出了那个太阳。

321. 暗杀的失格

确凿无疑的是，那白色的太阳是存粹为杀戮而释放的魔法（形态）。

这个魔法的目标虽然不是我，但我光是在附近就快要被烤死了。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手段能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中化解它的威胁。

这凶恶、致命的一击直奔拉古涅而去。

老实说，这个魔法的速度不是很快，与方才的《Flame・Arrow》相比显得太过缓慢。它的速度也就只和女性轻轻掷出的小石子差不多，大概连小孩子都能避开。

但是周围枯涸的血池让人明白，单单避开那个球体是毫无意义的。这不是贯穿一点的魔法，而是将空间燃烧殆尽的魔法。

最关键的是，如果释放者是擅长魔法控制的魔法使的话，对其进行远程操控并不在话下。

因此，拉古涅站定不动，没有选择回避，而是冷静地选择了防御。

“—— 共鸣魔法《Field》。请释放出你们各自擅长的防御魔法吧。”

跟方才水晶的防御一样，拉古涅再次展现了她本应无法使用的属性魔法。

同时，拉古涅腰间的水晶之剑闪耀着光辉，溢出了浓郁的魔力。

不仅如此，她胸前的两个项链也产生了同样的反应。这使我确信，她能够引出『理的盗窃者』们的力量。

拉古涅所佩之剑无疑就是『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戴着项链无疑就是暗、风、木的『理的盗窃者』的魔石，不过因为她那赤红的形象和怀中的死尸太过引人注目，我竟迟迟没有注意到。

—— 她用四人的魔石调出了他们的魔法。

不过，她调用力量的方法与我和基督持有之时不同。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先将自身的魔力通入魔石，再借用『理的盗窃者』的魔法术式才能发动出魔法。

眼前的拉古涅则明显没有使用自己的魔力，而是魔石将自身生成的魔力匀给了她。这种使用方法与同她对峙的玛利亚有些相似。

我隐约明白了我们间的使用方法为何会有所不同。

我和基督没有，而拉古涅和玛利亚却拥有的特质——大概就是所谓的『亲和』了。

缇娅拉小姐曾对我说过，『亲和』是调用魔石中的力量时最为重要的要素。

也就是说，拉古涅现在能够同・时与四名『理的盗窃者』达成『亲和』。即便是对『亲和』知之

不祥的我也能感受到这当中的异常。『恶感』告诉了我，她所行之事究竟有多么骇人。

并且，因为『恶感』的存在，我终于得以领悟曾彼·时感受到的那股寒意的个中意义。

所谓的彼·时，指的是一年前联合国『舞斗大会』的决赛落幕之际，我从遍体鳞伤的基督手中夺走『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随即便被拉古涅夺去时的事。

那时，初次拿到『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的拉古涅在观众席上看着它呆然出神。

看到她的样子，我产生了一股寒意。

我当时一阵心慌，觉得绝对不能继续让她持有那把剑。

当时我为何会那样想呢？

恐怕是因为拉古涅打算用某种异常的手段达成『亲和』吧。因此，基督和我当时才面色苍白，

本能地想要立刻将其夺回。

所幸，多亏了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在片刻之间趁虚而入，终于没有酿成大祸。若非如此，实际上在『舞斗大会』结束之后，就算会与得到『地之理的盗窃者』力量的拉古涅发生战斗也不足为奇。

拜当下糟糕透顶的状况与新得到的技能『恶感』所赐，我弄清了曾经感受到的恶寒的原因。这时，四色的魔法以拉古涅的身体为基点扩散开来。

正如她自己所恳求的那样，四人各自擅长的属性魔法被释放了出来。

虽然释放出的全都只是张开魔力膜的基础魔法，但其来源却是强到犯规的『理的盗窃者』，并且那些属性也完全没有发生排斥，而是并存、共鸣、重合在了一起。

学院的教科书中第一页就会介绍到的最为基础的魔法《Field》，在拉古涅手中却化为了截然不同的高位防御魔法。

暗、地、风、木的魔力，黑、白、翠、绿的颜色逐渐重叠、融合、混杂、变厚，最后合而为一，呈现出含有许多杂质的奇妙的黑色。

那是一种就好比用上千年的时间将描绘了丰饶大地的绘画反复涂抹，因涂抹的时间过长，以至于分辨不出究竟使用了怎样的颜料的黑。仔细看去便可以发现，黑色之中闪烁着自然与水晶的光辉。

像是要覆盖整个地下空洞那般，不可思议的黑膜不断扩张，并与玛利亚放出的白色太阳相接触。

刹那间，世界强烈闪烁。

黑与白的魔力粒子四处飞散，两个魔法彼此抗

争。

混合了多种颜色的黑与纯化为一色的白势均力敌。

这两个针锋相对的魔法互相倾轧，使得整个地下空洞剧烈摇晃，像乐器一样发出了奇怪的高音。

若是认真观察，这一幕很像是为烧死拉古涅而笔直前进的白色太阳在被与其接触的黑膜拽·向地面。

黑膜不断向下牵引，白日不断向前行进。

独特的火花和清响相结合，构成了一幅幻想般的惊人景象。

此时，拉古涅分析状况似地嘟囔道：

“……强、强行混合的话魔力就会趋近于黑色了啊。并且，该怎么说呢，还很沉重……！我原本是打算防御的，为何却释放出了这么一个奇怪的

魔法……！”

本是为防御、弹开而释放的魔法，不知何时却变成了使・他・者・下・沉的魔法，这让施术者本人也吃了一惊。与其对峙的玛利亚也惊讶地喃喃道：

“这种力量的来源和我一样……！？即便如此，还是我们的磨合时间更……！！”

她和我一样惊异于拉古涅与『理的盗窃者』的魔石进行了『亲和』的事实。不过她很快便重新凝练杀意，以己方的牵绊更胜一筹为由给自己鼓劲。

“就算你更加熟练，我这边也有四块魔石啊~……！！想要角力正合我意！我应战！！”

她们都选择了不要花招的魔法交锋，将浓郁的魔力再次注入了各自的魔法。

最后，像是要竞争谁才是世界上与『理的盗窃

者』最为『亲和』的人，二人咆哮道：

“给我燃烧殆尽 a 啊啊 a 啊啊啊啊啊 —— !! ”

“a 啊啊啊 AAAaAAA —— !! ”

白色太阳进一步膨胀，体积增大到了不止是人，甚至连后方的『世界树』都能吞噬的地步。

黑色的膜进一步加厚，变为必须用“障壁”来描述的坚实厚重的魔法。

毫无疑问，两方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魔法。

这绝无仅有的强大、纯粹、充满杀意的竞争令我不觉间看得入迷。

身为骑士，我自然会对强大抱有一定的憧憬，而当下眼前之所见足以称得上登峰造极。

脚下的血池在完全蒸发后变成了暗红色，地下空洞内部被染成了黑白两色，魔力余波的粒子在周围的墙壁上刻画出了无数穿透的星屑般的花纹。

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这种均衡难以保持下去。

作为余波一部分的热风逐渐突破了我的风之防御。

再这样下去，仅仅是在观战的我就要比使用魔法来交锋的拉古涅和玛利亚先完蛋了。

这时，我注意到拉古涅后方的法芙纳生成了流动的血之壁来防御。不愧为『理的盗窃者』之一，他看上去仍然绰有余裕。

自己绝对不能早早就撑不住了，我可不想妨碍同伴的战斗。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飞散的魔力粒子蚕食破坏着我的风魔法，呼啸的热风像是要融化我全身的肌肤。

再不使出最终手段，我恐怕连滞留于此的资格都没有了。

痛感于此，我决心发动能让自己留在这个舞台上的魔法。

——然而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在此之前，那件事发生了。

“咦，怎么回事？”

“什——!？”

拉古涅突然声音走调，玛利亚也发出了惊疑之声。

随后，魔法的交锋迎来了结局。

一切发生在刹那之间。

我本以为白色太阳的魔力要强于黑色障壁，可是在下个瞬间力量的关系就『反转』了。

白色太阳的热度急剧减退——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并非是黑色障壁将其侵蚀、吞噬了，而是白色太阳自己衰弱、消失的，就好像魔法构筑中止了

一样。

这种结果似乎超出两人的预期，她们都表现得十分困惑。

拉古涅分析着现象，自言自语道：

“刚、刚才的是、先前那个『星之理』的力量……？难道说它的发动对象不仅限于人，还包括了魔法吗？并且它擅自就……”

“嘁，是『魔法相杀(Counter Magic)』吗……！感觉似乎是解除系的能力……不对！即便如此，这次我用多个魔法全方位攻击的——话……——”

拉古涅仍维持着耸立的黑色障壁。

与其相对，玛利亚则准备追击，当她凝练起魔力，正要向前踏出一步之时——她突然倒向了前方。

她就那么趴倒在地，一动也不动。

“诶？”

她对面的拉古涅目瞪口呆，在远处旁观战局我和法芙纳的感受也与她相同。

拥有万人难敌的魔力和生命力的玛利亚突然力竭倒地。

感觉搞不好连国家都能烧尽的热源一瞬间之间便冷却归零。

我虽然因地下空洞内的热风消散而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两人间的战斗却——

“虽然只是推测……难道说这种能力由火焰传到了本体……致使她死亡了吗？”

正如拉古涅所说，玛利亚一动不动，像是死了一样。

看到她倒地的身影，我感到毛骨悚然。我刚想跑过去确认她的状态，玛利亚的衣服下摆中就爬出一位少女，叫喊道：

“玛、玛利亚大姐姐!? 你怎么了，大姐姐!?”

黑色从玛利亚的衣服上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莉帕扶起她的身体，确认了她的呼吸。从莉帕的表情来看，玛利亚并没有死亡，但也不会马上醒来。

莉帕站在倒地的玛利亚前面，凝聚暗之魔力生成了巨镰。

“这样的话，就由我来……!!”

她显露出战意，对拉古涅怒目而视。但她面前的敌人却不为所动，再次自言自语道：

“这次的对象似乎是昏过去了啊……这种力量……就像在帮倒忙啊。不像在使用力量，而是像在被力量牵着鼻子走……——”

在此期间，她解除了逾规的基础魔法《Field》。

涂染地下空洞内部的魔法全部都解除了，留下的只有荒芜的大地和『世界树』。从拉古涅的样子来看，她似乎认为以莉帕和我为对手没必要释放那么夸张的魔法。

对。

这纯粹是因为她觉得我们不是她的对手吧。

莉帕对此应该也抱有同样的看法。她表情扭曲，像是自尊心受挫了一样，为了复仇而鼓起战意。

我竭力劝阻道：

“死神，住手！那个魔女由正面全力攻击都轻描淡写地败给了她！别人就更不可能是对手了！！”

那不是一场普通的败北，而是败在了拉古涅对新获的力量的测试之下。

“或许是那样……但我必须去确认大哥哥的情况……”

莉帕停下了脚步，不甘地对身后的我回答道。

“想确认也是办不到的！拉古涅现在有四块魔石，而且全都能被她调动起来！更何况她身后还

有个法芙纳啊!!”

原本只对付法芙纳的话就必须借助玛利亚的力量了，更何况现在摸不清底细的拉古涅也成为了敌人，只靠我和莉帕已经毫无胜算了。

疑似基督的尸体就在眼前，同伴中最强大的玛利亚也已折戟——我的思考却冷静到了令自己都感到惊讶的程度。

我并非预料到了这种状况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我对这种状况不是没有现实感。

单纯是因为我已经是第二次遇到这种状况了。

我以前体验过一次类似的状况，那就是说我崇拜、心醉于他也不为过的兄长海因·赫勒比勒夏因死去时的经历。

因此，我知道人该败的时候就是会败，该死的时候就是会死。

即便相信某人是绝对无敌的，现实却会截然相

反。十分没有道理的，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重要之人就会殒命。人生中就是会有即便无能为力，没有时间悲伤，却也必须接受事实的时候。

兄长留下的训诫赋予了我些许从容。因为他的指导，即便我现在心如乱麻，也能做出这种情况下必要的反应。

“你也已经明白了吧!?”

这位名为莉帕的黑色少女拥有着与其年幼外表不相称的聪颖头脑，且在同伴中也是数一数二。正因如此，我也就长话短说了。

“呜~——”

莉帕呻吟着向后退去，似乎得出了理性的结论。

如果那真的是基督的尸体，比起死者，应该优先守护活着的玛利亚。如果那不是基督的尸体就只会是陷阱了，应该无视敌人，与真正的基督汇

合。

“冲动行事只会白白送命！为了复仇而舍弃生命之类的愚蠢举动还是算了吧！你只考虑将情况传达给上方的龙人（Dragonewt），尽可能聚集更多的人，重整态势就好！我来争取时间，你带着那个昏倒的魔女快走！！”

我强硬地下达了指示。

我们根本不是那两个人的对手。

至少要在己方的主场战斗——否则转眼之间便会命丧九泉。

“我、我明白了！”

莉帕很快便点头同意了。

想来她应该也曾失去挚爱之人，或许是学到了和我一样的教训，她迅速钻入了玛利亚的衣服当中，然后昏厥的玛利亚像苏醒了似地动了起来。

很可能是莉帕通过移动那件充满魔力的黑衣

来强行操纵的。

随后，莉帕更是使用了经常在迷宫中用来逃亡的魔法《Dark》，喷出了大量黑雾。

她散布着黑暗，包裹着黑暗，带着玛利亚向墙壁移动。

最先对此做出反应的是法芙纳。

“……拉古涅，你要自问自答到什么时候？让她们逃走真的好吗？”

他指着攀爬墙壁、向上逃走的那团黑暗，对旁边的拉古涅说道。

拉古涅中断了独白，表情重归冷酷。

“不，当然不行……法芙纳，我要作为主君对身为骑士的你下达最初的命令。追上并杀死她们。回收了『火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之后，杀净眼前所见之人。竭尽全力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化为血污。”

结束了同玛利亚的战斗后，她的神色仿佛继承了方才火焰中全部的杀意。

听到那充满杀意的命令，法芙纳皱起眉头。

“喂，你等一下……你的命令不是『捕获』而是『全力杀戮』吗？现在的你应该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吧？”

“是的，我明白。我与诺斯菲小姐不同，打算肆意驱使你哦。不许你手下留情，杀了再杀，杀个不停吧。那一定是让我始终位居第一，并向下个领域迈进的必要之事……同时，它对你的救济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不管骑士的面色多么为难，她也断不打算推翻前言。

法芙纳听完大感惊讶，但最后还是认命般地点了点头。

“……哈哈，对我也是、吗。你还真是擅长这种

事啊。.....我知道了。如果这个回答就是你的愿望的话，那我就协助你吧。倒不如说，反正身体也会擅自动起来啊。——《Blood・Warez》。”

法芙纳将地下空洞中残留的除了『世界树』上的以外的血液全部聚集到了自己的身上，然后和莉帕一样，包裹着大量的鲜血，将疑似基督的尸体收入其中——开始了追踪。

那团血液迅速附上了墙壁，像在表达地下已经没有能拴住它的锁链一样，开始向上追赶那团黑暗。

“——《Tauz Schuss・Wind》!!”

我向其背后全力释放魔法，构筑出巨大的风柱，一个接一个地投掷过去，但那团血液仿佛背后长了眼睛一般全部躲过。

投出了超过十根风柱后，我放弃了对它的妨碍。

我的魔法击碎了墙壁，在落向地底的石之雨中，拉古涅同我亲切地说道：

“虽然我这边也是一样，但你还真是轻易就放走了法芙纳啊……”

我的魔法打不中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击出魔法的期间，我的意识始终集中于拉古涅一身。从她的性格来看，我觉得自己一移开视线恐怕就会受到偷袭，但我的想法似乎被她看穿了。

拉古涅在出其不意这方面的能力无人能及，我在这方面肯定无法和她较量。

这个人果然很危险。

她的战斗方式本来就很难对付，现在又得到了等同于『理的盗窃者』们的魔力。

我必须将她拦在这里。

这件事只有深知她的战斗方式和性格，能力上

的相性也不错的我才能办到。若是放任她到达地上，恐怕任谁也阻挡不了她。

大概是猜透了我的想法，拉古涅笑着说道：

“哈哈~。看来你好像认为我才是最棘手的啊~。认为比起『血之理的盗窃者』，我更加危险。.....哎呀，当第一就是辛苦啊~！不能像以前一样轻松了！一直被警戒着，都没法偷袭了！哈哈哈哈哈。”

我完全无法通过她的表情揣摩她的想法。

有什么事值得她开怀大笑的吗？

她真的觉得辛苦吗？

为什么她要以那样的身姿落到此处呢？

不久前还能从中感受到些许同僚间牵绊的她的内心，现在却变得无从揣摩。

“你的判断很正确，莱纳.....不过作为代价，你会死在这里。”

她的声音毫不掩饰地散发着冰冷。就像在表示这才是她真正的语气一样，她那蹙脚的敬语也不复存在了。

我决定不再多想，直接战斗。

已经没有什么余地让我询问和思考了，若是在拉古涅——应该说，若是在作为敌人的拉古涅面前露出一丝破绽，那我就死定了。

拉古涅的身体如蜃景般扭曲，渐渐透明，与背景同化，消失于其中。

我感觉到她发动了某种魔法。

如果是使用风来透明化的话，作为风之骑士的我肯定是能看穿的，凭借空气的流动就能得知她位于何处。但我确信这种方法对她并不管用。

她使用的恐怕远不止风魔法，同时也发动了其他的技能。说得更确切一些，她是借助『理的盗窃者』的力量透明化的。

与周围同化，将自己的魔力归零，甚至不干扰空气的流动。她连自己存在于世这件事都掩盖了，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无物』。

『恶感』使我得知，她的消失（力量）就是达到了这种境界。

明明与拉古涅面对着面，我却完全看丢了她的。

与此同时，上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

这由遥远的地上传来的冲击甚至令地下的我都浑身一颤。

恐怕是刚才追上去的法芙纳动真格地使用了魔法吧，爆炸声传来的下个瞬间，非比寻常的大量血雨倾注到了地下空洞当中。

我想抬头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在与法芙纳战斗，却硬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恶感』告诉我，一旦转移了注意力，我就会

死。

只要露出一瞬的破绽、受了一点小伤，我就会如拉古涅所说的那样死去。

自己技能的强烈警告令我在仅仅数秒之间便流出了一身冷汗。

我保持警惕，一动不动。

即便血液沿头顶流下，将我的双眼染红，我也没有闭上眼睑。即便倾注而下的血液将地面和墙壁染红，如生物般蠢蠢欲动，我还是注视着前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能焦躁，必须冷静，只考虑将迟早会偷袭过来的拉古涅反杀的事情。

如果『恶感』的躁动登极，以杀死我为目的的敌人肯定就近在咫尺。

距离恐怕……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接近。

因此，我——

独自一人伫立于鸦雀无声的地底中央，毫不掩

藏自己的身影。

迷宫的战斗也好，怪物的狩猎也好，骑士的决斗也好，大会的比试也好，路边的争吵也好，其开端都不会呈现以这样的形式。但是就在这种不合常理的情况之下，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与拉古涅·卡伊库欧拉的厮杀拉开了序幕。

322. 千年之阶的前方

死了。

父亲大人他死了。

全都是我的错。

都怪我一味地撒娇邀宠，事情才会变成这样。

“呜、呜呜……呜啊啊啊、a 啊啊 a 啊啊啊——！”

我不停地悲叹、啜泣。

泪水无穷无尽，恸哭无以羈止。

这就好像心脏的鼓动一样欲止而不能。如果不借助哭泣来宣泄感情，我就会被自己犯下的罪过压垮，气闷而绝。所以为了让我苟活，本能令我泣如雨下。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也不知道在自己哭泣的期间都发生了什么。

过度的哭泣几乎夺去了我辨识的能力。

甚至要让我忘记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会如此悲伤。如果将原因忘掉的话，我一定就能从痛苦中脱身了吧。

那种忘却想必是内心自我保护的一种机能。

我明白的。所以我即便痛不欲生，也还是发誓绝不能忘。听着自己的悲鸣，我一遍又一遍地确认父亲大人死亡的事实。即便这让我一次又一次地为他的死而椎心泣血，可我还是将这个不断重复。

死亡固然令人悲痛，可对悲伤的遗忘只会招致更加深重的悲伤。这是我之前从朋友那里学来的教训。

为了不至重蹈她的覆辙，我在兵戈消歇之后的四十五层的中央——在面目全非的房间里不停地自怨自艾。

父亲大人已经不在。他被杀害、被带走了。

而当事人拉古涅也早已离开了这里。

在表示对我毫无兴趣之后，她去往了上层。

枯留于此的我只是不停地哭、不停地哭不停地哭
不停地哭——哭到最后，发・生・了・捩・转。

“——!?”

恸哭戛然而止。

有那么一刹那，我产生了一种时间静止般的错觉——于是我猛然意识到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赶忙回头向后看去。

我隐约觉得有什么人在身后看着我，有什么人在向我搭话，有什么人在指引我该做什么，于是我试图寻找那什么人究竟是谁。

理所当然的，我在身后没有看到任何人。

只看到了魔法肆虐之后的断壁残垣。

这里再没有任何第三者存在。如果有，那么我不可能察觉不到。我再怎么说也是『光之理的盗窃

者』，没有道理会察觉不到。如果真的有什么存在是我所不能察觉的，那它只可能是——

“嗯、呜……—”

当我环顾周围的时候，怀中传来了呻吟声。

忘我的哭泣让我一直无暇顾及她的存在。但她的状况绝对不能置之不理。我连忙用袖子擦去脸上的泪水，发出了不同于悲鸣的声音。

“拉、拉丝缇娅拉……！啊、a啊啊啊、血、好多血……！！”

在我怀中的是命悬一线的妹妹。

此时此刻，她的腹部依然血如泉涌。就算施以回复魔法紧急治疗，出血量也丝毫没有减少的迹象。这也是当然的。我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这当中的原因，毕竟这是我亲手造成的伤。就是我用『赫尔米娜的心脏』刺伤了她，所以这伤【永远无法复原】。

“呜、呜呜，我不会让你死的……!绝对不会……!

拉丝缇娅拉，我一定要……!!”

既然是治不好的伤，那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已经知道了。

除了这个力量的所有者、『血之理的盗窃者』以外，有办法能治疗这个伤的人就只有我了。我相信自己的【光之理】可以对抗这充满杀意的【血之理】——

所以我要祈求。

合上双眼，怀着强烈的愿望祈求自己成为她的『代替』。

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是一个真诚的好孩子，诺斯菲·弗茨亚茨是一个不坦诚的坏孩子。更何况我还是让她负上这【永远无法复原】的伤的罪魁祸首。是了，岂止是坏孩子，我根本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罪人（我）有怎样的遭遇都无妨。

所以，拜托了，请救救拉丝缇娅拉。

其它的一切我都不奢望，只求能救救我怀中的她。

当然，我知道自己能做到的只有成为『代替』而已。哪怕我一无是处，可无论如何我也希望能帮到她。拜托了，让我作为『代替』救救她吧。

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不过是神明也好、还是世界也罢，谁来都可以.....

拜托了.....!

让我和拉丝缇娅拉.....!!

“——『我于此弃旗』——”

不意间，祈愿的语句脱口而出。

在我意识到它是『咏唱』的一瞬间，腹部突然产生了一种被火焰炙烤般的痛楚。

“好痛——！”

我睁开双眼，将目光从怀中的拉丝缇娅拉移至自己的腹部。

在那里发现一道全新的伤口之后，我小心翼翼地
对拉丝缇娅拉的腹部进行了触诊。

——伤・口・不・见・了。

它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就像我祈求的那样，我『代替』她承・受・了这
道伤。

然而不等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它就被紧随而至
的痛楚驱赶得无影无踪。

腹部的灼热感很快漫及全身，这烈火焚身般的煎
熬好比置身于一座烤炉。

“咕、呜啊——！！”

岂止是疼痛，这是远超疼痛、甚至凌驾于剧痛之
上的痛楚。

这股痛楚毫不留情地折磨着大脑，令我动弹不得。

我居然……

居然让重要的父亲大人和妹妹承受了这样的痛楚……

悔恨又深重了许多。事到如今我甚至无法理解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做出那种事。我恨不得杀掉那时候的自己。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恨意和愤怒无止境地膨胀，最终令这份感情不辨方向地冲破了喉咙。

“呜啊、啊啊！啊啊啊……—！！”

想要大喊。

想要始终不停地大喊。

喊到喉咙嘶哑、喊到胸口涨破、喊到四肢瘫颓。

可是来自怀中的低喃制住了我的嘶喊。

“诺斯菲……？”

面色发青的拉丝缇娅拉睁开了双眼，在怀中仰望我道。

我旋即意识到自己远没有哭喊的资格。

现在比起自己的问题，拉丝缇娅拉的优先度要高得多。为了确认她的状况，我强忍痛楚开口问道：

“……你、你醒了吗？”

我之所以能装出一副常态，还是拜腹部出血状况的缓和所赐。

不用检查我就能感觉到，伤口周围正在逐渐向『半死体』转化。就算这伤无从治愈，有爬虫类的鳞片覆盖的话总是能起到简易的止血效果。

不惟如此，当前情况下的『留恋』的增加让我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更进了一步。父亲大人的死和自己的罪——这过分滋长的『留恋』已经剥夺了我以正常的状态迎接死亡的权利。失血过多这种平常的死法于我而言未免太过轻松，

这个世界是绝对不会容许的。

正因如此，由我代替拉丝缇娅拉承受这【永远无法复原】的伤定是最好的选择。与伤口一同而来的痛楚固然是种煎熬，但这跟死亡的危险相比便显得不值一提。所以这是十分合理的分担。

“嗯。身体突然又有了活力……是诺斯菲帮我治疗的吗？”

最重要的是，看到她在我怀中恢复活力的样子已经是最好的回报了。安心感如同服下了一副良药，驱散了我的痛楚。

“……嗯。我的回复魔法可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放心吧。”

用自豪的语气给出答复之后，我就这样抱着她起了身。

拉丝缇娅拉在我的带动下用自己的双腿站稳了脚跟。在确信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之后，这次反

而是我一把扑进了她的怀里。

“拉丝缇娅拉……！啊啊、拉丝缇娅拉，太好了……！！”

从紧贴的胸口，我听到了她心脏的鼓动声。

声音通过脸颊直达我的心脏。我现在成功帮到了自己的一个家人，这让我感到自己稍稍偿还了一些罪孽，难免高兴得不能自己。

“好、好痒啊……！没问题的，我已经没事了……！比起这个，现在更要紧的是……！”

拉丝缇娅拉温柔地将我推开，接着立即开始确认四十五层的状况。

无视一片狼藉的家具和瓦砾，她的目光最终聚焦于一处。

那是血泊之上的手足。

“拉丝缇娅拉……父亲大人他……已经……”
不等我说完，拉丝缇娅拉便颌首道：

“嗯，我知道的。虽然意识模糊不清，但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对话的一部分内容……”

这让我相当惊讶，想不到她在那般凄惨的状态下也没有失去意识。

这也就是说，拉古涅那些冷酷的话语也被她听到了。在那当中势必包括了拉古涅对我的批判。

在那样一番大放厥词之后，我就连保住死去的父亲大人的遗骸都没能做到。只要一想到拉丝缇娅拉知晓了如此不堪的事实，我便感到无地自容。然而，当我正感到难堪之际，她投来的话语却与幻灭和叱责毫不相干。

“呐，诺斯菲，我有个问题想问。在你看来，涡波他是你的『父亲』对吗？”

“诶……？啊、嗯……虽然现在说都已经晚了……可我是这样想的……”

“太好了……这样啊。涡波他做到了啊……以自

己的生命为代价.....虽然只有一步、只有那么一瞬间。可他确实改变了自己。”

拉丝缇娅拉看着我的眼神极尽温柔。

明明自己险些死在我的手上，最爱的人也因我而丧命，可是她仍然相信我、爱着我。

明白了这些，我不由地感到了不解。

拉丝缇娅拉走到父亲大人丧命的场所，在一片血泊中屈膝。

她看着留在那里的手足，细声低喃：

“因·为·这·样，我·才·活·了·下·来。”

我无法理解她这番话的意思。

她的表情和话语都让我捉摸不透，我不知道她现在的心情究竟是悲伤、哀悼，还是愤怒。

不，她不可能不悲伤。

死去的可是那个父亲大人啊。她肯定是无比悲伤、绝望、憎恨这个世界是如此蛮横无理的。不

然就太奇怪了。

当我在旁守望悲伤的拉丝缇娅拉时，我发现俯下身的她眼里流下了泪水。

——可是就只有一滴。

相较于我的泣如雨下，她要收敛许多。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出发吧。诺斯菲。”

接着，她甚至拭去了那唯一一滴眼泪，抬起头，表情充满了活力。

拉丝缇娅拉站起身，强而有力地向前踏出了一步。

见她情绪转换得如此迅速，我不禁发问：

“出发、是要去哪里……？”

“去质问拉古涅。问她究竟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听到她的回答，我不由浑身一僵。

——拉·古·涅。

明明敌人不在这里，可我光是听到这个名字就双腿发软，牙齿打颤。

不仅如此，我甚至接二连三地吐露出一些丧气话。

“就、就算去问她，又能怎么样呢？就算问了，父亲大人他也回不来了……无论得到怎样的答案、都没有意义……去追她的意义、已经不存在了……”

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嘶喊着绝不能再与拉古涅相会。

不只是她有战胜了父亲大人的成绩的问题。她太危险了。她是那样贪婪地渴求力量，那样偏执地追求胜利。在战斗、厮杀这一领域，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

与她敌对的行为和自杀无异。

然而拉丝缇娅拉平静地摇了摇头，否定了我的意

见。

“不会没有意义的。我觉得活下来的人有必要替死者弄清理由……如果她的理由可以接受的话，我想涡波也不会对自己被杀这事有什么怨言。”

“接受自己被杀的理由……？——你傻了吗！？那种理由绝对不可能存在！请不要说这种胡话好吗！”

要问清『下杀手的理由』这点我还可以理解。但视情况而定也不是不能原谅加害者这种主张，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太荒谬了。

然而我的愤怒却让拉丝缇娅拉感到了惊讶。接着，似乎感觉到自己触及了逆鳞的她小心翼翼地辩解道：

“咦、咦？有那么奇怪吗……？我想、如果涡波还活着的话，他应该也会说同样的话啊……比起报仇更优先于交流，这不也是涡波的习惯么……”

我因她的回答而失语。

她说的没错，父亲大人的确可能这么说。

即便是面对我这样一个不讲道理、糟糕透顶的棘手敌人，父亲大人也始终没有选择战斗。他拼上了性命，向我伸以援手。我无法断言说他不会对拉古涅做同样的事。不如说可能性相当高。

即使如此，这种思考方式终究是我所不能仿效的。

我根本不可能做到。一般而言，重要的人被杀害的话，人不可能冷静地选择与凶手对话。

“我不能理解……太奇怪了。这太奇怪了……”

这话我之前也对父亲大人说过。

拉丝缇娅拉没有表示否定，她干笑了几声，了然道：

“……抱歉。果然啊，我的果然还是太轻了呢。不，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我和涡波今天都做

好了死亡的觉悟吧？”

拉丝缇娅拉的神情就像一个无惧于死亡的受刑者，一想到让她做出这种觉悟的不是别人就是自己，我便悲痛不已。

当然了，我无法不去阻止她。

“——不要再把死这种东西挂在嘴边了！你不可以将它说的这么轻巧！绝对不行！不行啊！”

如果拉丝缇娅拉也死了，那我就真的穷途末路了。要是连这最后一点活着的意义都失去的话，我就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再也站不起来了。

那远比死亡还要可怕。

我走到她身边，恳求道：

“求你了……拉丝缇娅拉，你无论如何也不能死……”

面对我的恳求，拉丝缇娅拉露出了困扰的表情。

困扰到最后，她——

“.....我会努力不死掉的。”

也还是没有与我许下约定。

与此同时，父亲大人方才的话语闪过了脑海。

“如果真到了那时候” “一起” “到那时我会陪她一起死” “我也好拉丝缇娅拉也好，都愿意为你而死” 。

因为拉丝缇娅拉怀揣着同样的觉悟，所以她才能了无惧意地选择去面对拉古涅吧。更有甚者，如果拉古涅的理由真的能让她接受，那么她到时候恐怕会选择与父亲大人一起——

“很抱歉，诺斯菲，就算只有一个人，我也要去追拉古涅。这不光是为了询问她行凶的理由.....我还要弄清楚她为什么要将涡波的尸体带走。我想涡波的尸体一定还有什么蹊跷。而那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希望。我相信，一定还存在某种逆转的手段.....”

拉丝缇娅拉用她那双闪耀着黄金光芒的眼睛看了过来，而我此时仍眼泛泪光。

她的话语是那样的充满希望，是那么的明朗……可我却因之头晕目眩。

重要的妹妹的双眸让我感到了恐惧。

她那双金瞳实在太过深邃，给我以注视太久便会被吸入其中的错觉，让心脏狂跳不休。那显然不是平常人的眼睛，它令我痛切地意识到，尽管拉丝缇娅拉和我一样都是『魔石人类』，可我们之间还是有决定性的差别。

——那就跟我在千年前深刻感受到的，自己与缇娅拉大人的差别一样。

要说相差最著的，那便是爱的形式了吧。

即便失去最爱的人也能勇往无前的拉丝缇娅拉的爱，其扭曲程度之深是毋庸置疑的。

她方才评价自己的爱太“轻”，这并没有错。缇

娅拉大人在很多地方也和她一样表现得轻了些。可是，她们以牺牲重量为代价获得的，是极其深·远的爱。

因为这种『轻且深远』的爱，拉丝缇娅拉理所当然地认为『区区死亡不可能将相爱的两人分离』。就算生死相隔，只要灵魂的联系还在，爱即是不灭的。爱的神髓不在于物理上的相互接触，而在于精神上的相互理解。

——正因如此，她才能这么从容。

一言以蔽之，就是异常。

可是，或许就是因为父亲大人的恋爱观也同样异常，两人才会倾心于彼此吧。

虽然早就明白，但现在我又一次意识到，无论是从父亲大人那里得到的爱，还是与父亲大人之间的距离，拉丝缇娅拉都是『第一』，而不是我。

既然位居『第一』的拉丝缇娅拉表示还有希望，

那我就可以相信它的可能性。

“你觉得父亲大人他还活着吗.....？即使变成了那样，他也没有死.....？”

“我觉得不无可能。曾经活在千・年・前的诺斯菲怎么看？这种事没有过先例吗？”

不假思索地做出答复的拉丝缇娅拉实在是太过耀眼、太过离谱了。

如果一直同她交流下去，我恐怕会发狂的。

自然而然的，我一时语塞。

我是亲眼看到父亲大人他死在自己面前的。心脏被刺穿、手脚被砍断、连颈椎也被插断了。人在那种状态下不可能还活着。

一定要说有什么手段能保住性命，那就是怪物化了，可是父亲大人他直到最后都是人类。在拉古涅密切的监视下，他确实实地以人类的姿态丧命了。

当我的理性即将递出答案之际——『千年前』这三个字迫使我重新展开了思考。于是乎，在它成功与记忆连上线后，一份过去的经历浮上脑海，我断断续续地开口道：

“千年前……如果说有什么希望的话……使用我真正的『魔法』、或许……”

很久很久之前，我对类似的问题有耳闻。

在过去，西斯与迪普拉库拉曾说过，『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是为了将世界凝聚在一起而存在的。并且他们都要求我用这种力量挽救这个世界，为其带来和平。

但有那么一个人——勒伽西却示我以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那便是『不老不死』的魔法。当时的我认为它全不必要，所以没有将之放在心上，可现在想来，它简直就是为了这种时候而存在的魔法。

“如果借助立足于我盗取的世界之理的魔法的话，我能够赋予唯一一人——赋予他『不老不死』的特性。”

“『不老不死』……？诺斯菲能使用那样的魔法吗……？”

“将我制造出来的其中一名使徒表示是可以的。不需要多大的准备和牺牲，只要我到位了，就可以让一个人复生。”

当然了，我没有自信保证万无一失。

毕竟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如何行使那个魔法。

刚才以拉丝缇娅拉为对象施展的【光之理】是我的第一次尝试。尽管如此，只要以其为基点往更高层次升华的话……我觉得确实不无可能。即便是已死之人，我也能令其起死回生。

就在我斟酌自己的魔法的可能性的时候、

“诺斯菲，那个魔法需要『代价』是吗？”

拉丝缇娅拉问我，作为驱使那种力量的代价，我会失去多少东西。

相应的代价是什么，我并非没有头绪，而且不少。应该说，能想到的代价多到让人困扰的地步。

可是坦白的话，她必然会为我担心。于是我选择将诸多代价按下不表，仅予之最稳妥的答复：

“.....虽然有，不过不成问题。『光之理的盗窃者』的『代价』是『让内心变得坦率』，算是比较轻松的了。其实我现在就背负着相当程度的『代价』，但并没有多难——、——诶!?”

还不等我说完，拉丝缇娅拉便抱住了我。

她将我拥入怀中，以死死将我抱紧的方式打断了我的话。我连忙从她的拥抱中抽身，询问道：

“——、噗哈！拉丝缇娅拉.....?”

“不对，你不可能不难受吧.....那个，怎么说呢，不好意思了，没能让涡波给你这个拥抱。你

一个人努力坚持到今天，真的辛苦了……被迫承受『让内心变得坦率』这种代价，根本就是一种拷问不是么，是虐待啊。诺斯菲，你真的很了不起……”

拉丝缇娅拉并不愿意接受我所能想到的最稳妥的答复。

接着，就像是在犒劳一般，她抚摸起了我的脑袋。

“不、不对……没有那回事……没有、那回事……”
明明我想要表达明确的否定——可出口的声音却十分孱弱。

她温暖的掌心摘除了我内心的坚壳。

暗藏于其中的伤痕（记忆）于是流溢而出。在一千年前作为道具而生，而后心灵坏死，为追寻父亲大人而反复『咏唱』，在无尽的战斗中度过的日日夜夜如浮光掠影一般闪过了脑海。

这所有的伤痕都得到慰劳，得到了她的一声你辛

苦了，这让我无可奈何地，眼眶发热。

——泪水要遏止不住了。

可是我还不能哭。

就像自己说的那样，并没有那回事。

我现在没有资格讲什么悲伤和辛苦。将父亲大人逼入绝境的我绝对没有这么想的资格——

可是拉丝缇娅拉的抚慰实在过于舒畅，让我几乎控制不了自己，恨不能马上合上双眼，沉浸在这种舒适之中。

拉丝缇娅拉为了向我伸以援手而拼上了自己的性命，即便被我刺伤也仍旧相信着我，说自己是我的家人。而这样一个人现在给了我抚慰。

何止是眼眶，腹底也一样滚烫。最重要的是，我的心现在盈满了温暖的事物。

自从我在一千年前背负了父亲大人的感情以来，我就再也没有体会过这样一种心情。

不妙，再这么下去的话，我会.....我会.....——不可以!!

“总、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个魔法有一试的价值.....! 说实话，虽然不敢说有十足的自信，可无论以什么为代价，我都一定会掌握那个魔法! 请让我挑战一下!! ”

我逃离拉丝缇娅拉的爱抚，大喊道。

见状，拉丝缇娅拉用不甘的语气低喃：

“嗯.....听到你说『无论以什么为代价』，总感觉我和涡波的努力都成了无用功，心境有些复杂啊.....那么高调地标榜说为帮你而来，结果反而要依赖你.....”

她咬着嘴唇，由衷地感到了不齿。

拉丝缇娅拉想必是觉得这样算不上帮到了我吧，她在思考有没有不靠我真正的魔法也能令情况有所好转的办法。

“不是的！你们确实帮到了我！而这一次轮到我来帮助你们了！现在到了我为自己的任性负责任的时候了！我必须负这个责任！虽然拉古涅确实很可怕……但我一定会趁其不备对父亲大人的身体施展魔法的！我一定会、想办法——”

话没说完，我便为自己的装腔作势感到了恐惧。居然说要趁那个拉古涅不备？

在此之上还要让从未施展过的魔法一次成功？

不安——岂止如此，理性在控诉说绝不可能。

我一边说一边冷汗直冒，好不容易才取回一点热度的脸又失去了温度。我不得不竭力遏止身体的颤抖，以防让拉丝缇娅拉担心，可是、

“我们大家会压制住拉古涅的。诺斯菲不用一个人去战斗，还有我们在，多依赖一些我们吧……”

我的逞强没能坚持到最后。

拉丝缇娅拉察觉了我心中的想法，摇头表示没有

那个必要，并试图握住我的手。我没有拒绝，一面接受从拉丝缇娅拉手中传递而来的热量，一面点头：

“……嗯，那就拜托了。……我想我一定无法战胜拉古涅吧。”

这也是从朋友那里学到的教训。

即便在这里逞强也没有意义，最后只会因力不能支而失败。正因为深知这个道理，我才没有将逞强坚持到底。

拉丝缇娅拉对我坦率的答复报以微笑。

“嗯。……好了，方针差不多定好了，我们出发吧。……既然是我们去追人，那就得加快速度才行啊。”

以此为结，我们决定采取行动。

临出发之前，拉丝缇娅拉指着地上的东西说：

“啊、这些手脚……”

“那个、这样吧，将它们存入我的魔法好了。”
考虑到之后可能会用到它们，我怀着复杂的心情
将父亲大人的四肢收进了『持有物品』当中。

“哦～，你这个便利的魔法跟涡波一样啊。原来
诺斯菲也能做到这种事吗。”

“是的，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素养，所以有过练
习……”

考虑到身世的问题，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不管
是咒术还是次元魔法，我都能予以掌握。

当我不由地回想起自己为了追上父亲大人而拼
命研习的过往时，拉丝缇娅拉沿着地上的血迹迈
出了脚步。

血迹在向四十六层延伸。

“这些涡波的血、看来要往上走啊……”

“嗯，拉古涅自己也说过她要去元老院。”
我尾随她走了起来。

之所以不同她并肩而行，是我不想让她注意到自己捂住腹部的手。

每迈出一步，就有一股锥心的痛楚。

等到攀登阶梯的时候，我更是疼得忍不住要喊出声来。

即便如此，我还是慎而又慎地装出平常的样子，跟在拉丝缇娅拉身后前进。

我们沿着血迹往上走了一会儿，突然发现了一滩将血痕全部覆盖的血泊。

“——……这是！”

“是拉古涅干的啊。看他们的死相，不会有错了。”

血泊之上有数具尸体。

尸体的表情能够让我们推测出他们死亡前一刻的情形。

他们的表情大多没有因痛苦而扭曲，只是面露惊

骇。可见他们基本都还没搞清楚状况就丧命了。并且致命伤全都只限于一处要害。流出的血液还有温度，这确实是拉古涅的手法。

“抓紧时间吧。拖太久的话可能有别人过来。”见拉丝缇娅拉绷紧表情站在原地，我出言催促道。

她应该也知道没时间为逝者哀悼，于是跨过凄惨的血泊，继续往上进发。

路上我们又见到了形式各异的尸体。

看来镇守阶梯的骑士们无一幸免，讽刺的是，这也让我和拉丝缇娅拉得以畅通无阻地前往『元老院』所在的最上层。

理所当然的，『元老院』的成员也都被杀了。拉古涅所经之处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我们本以为拉古涅会待在『元老院』的房间，但看到血迹往塔顶延伸，于是只好继续往前进。

在路上，我们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那是一名女性的尸体——我记得拉古涅曾谈及说此人在她心中地位特殊。可就连这么一个人也成了尸体，鲜血染红了狭窄的阶梯。

沿着这条染成血色的阶梯走到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最高处。

弗茨亚茨城的顶点。因为海拔实在过高，以至于此处素来与流云和凉风为伴。

黄金色的朝阳在一瞬间支配了我们的视野。

“呜哇～，这里好美啊……”

看到室外的景象，拉丝缇娅拉瞪大了双眼。

接着她走到了塔顶的边沿，全身心地感受着这黄金色的风、云和太阳。

……美？

这里的风景确实很美。

就好像置身于九霄云外，不免令人感到雀跃。可

是现在并不是沉浸在美景中的时候。我没有直奔边沿，而是自行追寻地上的血迹。

血迹和拉丝缇娅拉一样曾一度延及边沿——但在那之后折返，一直延伸到中央的天井。

“拉丝缇娅拉，血在那里……”

听到我传递的这条讯息，拉丝缇娅拉连忙道了声歉，接着直奔天井而去。

她屏息凝神，望向天井深处。

“看来拉古涅她到下面去了啊。……魔力最浓重的地方是、最下层？”

看来就算她的视力再怎么好，也没法在这里把握最底部的状况。

不过魔力的波动不难把握，她认为弗茨亚茨城的地下正在上演一场激战。

我同样有此感觉。说实话，那里有太多熟识的魔力了。

“要下去的话，还是先到二十层跟缇亚她们汇合比较好吧……？”

就结果而言，我们白走了一程，即便来到塔顶，拉古涅也已经不在了。

决定好接下来的行程后，拉丝缇娅拉那熠熠生辉的双眸重新看向了我。接着，她向我伸出了右手。拉丝缇娅拉的意思很明白。

她想纵身跃入这道深不见底的天井。

看地上的血迹，拉古涅一定也从这里跳下去了。已经确凿无疑的是，拉古涅人就在下面。一想到这点，我便怎么也不敢迈出一步，去握住拉丝缇娅拉伸出的手。

说实话，我好想逃走。

如果说拉古涅她在下面的话，那我便想往上面逃。

逃到比弗茨亚茨城的塔顶还要高的地方。一直逃

到这片天空的彼端——

“——放心吧。”

似乎是看穿了我心中的想法，拉丝缇娅拉微笑着低喃道。

这一句话将拉古涅从我的意识中驱离，让我重新看向了眼前的她。

她的长发随风飘扬，在流云的衬托下，那头熠熠生辉的长发仿佛溶入了这片黄金色的天空。

这让我觉得好美。

仅仅是看到这一幕，仅仅是同拉丝缇娅拉面对面，就让我拿出了本不可能拿出的勇气。

真是久违的感觉。

距离我上一次品味这种感觉究竟过了多久呢。

大概是自一千年前照顾父亲大人的衣食起居那时以来吧。

我感到自己现在终于寻获了一份渴盼已久的回

报。

从那一天开始，我坚信正确的人必将得到报偿，始终不停地前行、投身于无止境的战斗——最后来到了这一千年后的弗茨亚茨城的顶点。

在这里迎接我的人是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

不是父亲大人，而是和我一样的，为成为他人的代替品而生的少女。

冥冥之中有种不可思议的缘分，让我感到无比亲切的『魔石人类』。

为她的身姿所打动，我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手。

“——嗯。”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拉丝缇娅拉将我拉到身边，接着倒向身后。

就这样，我们一起坠入了天井之中。

323. 认识死亡

随着我们不断下坠，高悬在正上方的那抹光的轮廓变得越来越小，就在它即将彻底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前一刻，拉丝缇娅拉对坠落的角度稍作调整，抓住了天井边缘的栏杆。

在前往地上一层之前，我们首先在二十层这一中继位置落脚。

二十层在弗茨亚茨城内属于比较特殊的场所，整个楼层十分开阔，当中没有隔间。平时用于举行会面和舞会的大厅如今已是面目全非，摆设于其中的桌椅几乎无一幸免。仔细观察会发现，通往上下两层的楼梯口彻底被冰封死，杜绝了一切出入的可能。拜此所赐，负责警备的骑士们至始至终都被隔绝在了这一层之外。

硝烟散尽的这片战场上，我在大厅的一隅发现了不少熟面孔。

首先是缇亚，接着是将沉眠中的『水之理的盗窃者』阳潼大人抱在怀中的斯诺。她们那愿意与我这个敌人友好相处的善良品性让我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在她们身边还有我麾下的五名『魔人』骑士。倒在地上的他们不仅失去了意识，还被铐上了枷锁，看来是都被打败了。

我与拉丝缇娅拉一起在面目全非的大厅中迈步，向她们接近过去。负责警戒的缇亚注意到了我们的身影，招呼道：

“拉丝缇娅拉!? 还有.....『光之理的盗窃者』!!”

理所当然的，她对我抱有很强的戒心。面对我的接近，缇亚选择严阵以待，赶在她做好释放魔法的准备之前，拉丝缇娅拉调解道：

“缇亚，放心吧。说服成功了.....”

“.....成功了吗？那就好。.....话说回来，为什

么只有你们两个人？涡波呢？”

未能看到父亲大人的身影的缇亚一边环顾周围一边询问。见状，拉丝缇娅拉低声思忖道：

“这是没见到吗……？不，是因为拉古涅本就善于掩藏自己的气息吗……”

既然拉古涅已经坠至深处，那么她在那之前完全有可能与待在二十层的众人相遇，可实际却并非如此。这也就是说，拉古涅刻意规避了与多余的手对手相遇，径直落入了最下层。换言之，在这一层的人还没有得到父亲大人的死讯。

拉丝缇娅拉当然也察觉到了这点，考虑再三后，她答复的语气有所顾忌：

“涡波他、之后会来跟我们汇合的。嗯，之后一定会……——”

但话刚说到一半便戛然而止。

拉丝缇娅拉轻轻地摇了摇头，在道过一声歉后一

一如实讲出了此次战斗的结局。

“抱歉，我刚才说谎了。涡波死了哦，他被杀了。我们和诺斯菲在四十五层的战斗结束后，他被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偷袭……然后丧命了。活下来的只有我和诺斯菲。”

在她坦白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想要制止。

无论怎么想，向倾慕父亲大人的缇亚和斯诺告知他的死讯都是极其危险的。很容易就能想象到两人会和不久前的我一样情绪失控。

但拉丝缇娅拉必然是在明白这一切的基础上选择了坦白。在她的话中，我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意志，一种坦坦荡荡、绝不愿在此弄虚作假的意志。

一如所料，缇亚和斯诺听完目瞪口呆。

对拉丝缇娅拉方才的话，对这完全出乎意料的现实——她们根本无法理解。

“诶……？”

“涡波死了……？”

为了确认而从她们口中吐露的话语满是阴沉。

在一旁听取这一切的我则几乎跪倒在地。她们的一字一句，仿佛都是对招致此种状况的我的叱责……

“涡波被、拉古涅给……？诶、怎么会……？不、拉古涅她确实是忽然消失不见了没错……因为阳潼的样子有些奇怪，我有些慌了神，结果一个不注意……可是我觉得，她一定是为了去帮涡波才……所以我、我……”

“不可能！你在说谎……！！”

随着理解的渐渐深入，两人的声音凌乱了许多。面对两人近乎挞伐的话语，拉丝缇娅拉面不改色地继续道：

“是真的。很抱歉，明明有我在……”

在这时，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于聪明伶俐的拉丝缇娅拉而言，这种传达死讯的方式实在过于拙劣了。由此可见，她在试图充当两人感情的发泄口。

“诶、诶……拉丝缇娅拉、涡波他真的……？”

“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因为涡波他跟我保证过的，他说过自己是绝对不会死的……他当初跟我约好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想必是因为她们都由衷地信任着拉丝缇娅拉吧。

拉丝缇娅拉所言非虚，当信任迫使两人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她们阴沉的声音又增添了几分不祥的色彩，变得愈发冷冽。

光是听到两人的声音我就直感到不寒而栗。

光是看到两人膨胀的魔力血液便几乎冻结。

父亲大人已死——与其要接受这个事实，还不如

让末日降临这个世界。这两人身上都蕴藏着将这骇人的可能性化作现实的力量。为拉丝缇娅拉所没有的那种沉重的爱，确确实实的蕴含在她们的声音和魔力当中。

我很理解这种心情。

与拉丝缇娅拉那时候不同，理解得十分痛彻。

是啊。

不会的。

一定是假的。

这不可能是真的。

它必须是谎言才可以。

不由别人，就由我亲自——！！

“——不过，缇亚、斯诺！涡波大人他会回来的！请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他复活的！我是六十层的守护者、是使徒制造的真正的『理的盗窃者』、是千年前象征希望的『光之御旗』！这一切都是为

了遵照既定的传承，是让我赋予涡波大人以『不老不死』的步骤罢了！涡波大人会回来的，请冷静下来！！”

我走到拉丝缇娅拉身前，来到两人身边，握住了她们的手。

“你、你在说什么——!?”

“呜、呜呜呜呜……!”

两人都含着泪，释放出了强烈的杀气。

她们随时都可能像我之前那样痛哭、嘶喊、不顾一切地出奔，受制于狭隘的视野，成为不断追逐再也无法触及之物的『怪物』。

——不可以。

我不能容许那样的结局。

正因为我深知其中的痛苦，我才想要消解她们的悲伤。

所以，我将之说出了口。

将那令人怀念的、东拼西凑的『咏唱』——

“——『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

和刚才那种『代替』承担身体状态的行为相比，我在『代替』承担精神状态方面更有经验。所以我有成功的自信，何况我本就是精神干涉的专家。

当然，我无意接纳她们所有的感情。

原因并非是背负全部感情暗藏的隐忧，而是掠夺过多感情的行为是一种纯粹的攻击。

不是为了玩弄，而是为了治愈。

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

就像对骑士们施加的光魔法那样，我要为了让她们能守护自己最重要的事物——而进行背负。

为了不让过去的历史重演，我要削减世界赋予她们的过分苛刻的苦难。我觉得这才是自己作为

『光之理的盗窃者』的使命。

于是乎，又有一种因喉咙嘶哑、胸口涨破、四肢支离破碎而几欲嘶喊的冲动向我袭来.....不过拜这是第二次所赐，我总算是强忍了下来。

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怀有同样的感情吧。

尽管说不上习惯应付，但事前我确实已有觉悟。

所以，没关系.....

这种程度还算不了什么。

身体的痛楚也好心灵的痛楚也好，跟千年前相比都温和得多。这种感受还是全部交由我这个有经验的人来体会更合适。这样更有效率。这是最好的办法。

——我就这样说服着自己，忍耐着。

就这样，在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勒马的缇亚和斯诺同握住她们的手的我问道：

“复、复活.....?『光之理的盗窃者』连这种事

都做不到吗.....？”

“诺斯菲、是真的吗.....？”

尽管超出内心所能承受的限度的那部分感情已经交由我来承担，可两人的话语仍然是那么沉重。虽然两人的问题让我的心咯噔一跳，但我还是为了让她们安心而笑着回答道：

“嗯，我做不到。放心吧，还有希望。无论何时，这个世界都存有希望之光。所以，请你们.....请不要放弃。绝对不能放弃。——『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

不由自主地，『咏唱』与慰劳的话语一同出口。

它吐露的如此自然，甚至让我都感到惊讶。

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使用【光之理】，这给了我逐渐掌握『不老不死』的魔法的实感。我能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很快就将摸到使用方法的锁钥。

在场者中，唯有一人得以正确理解我这种成长的意义。

“你、你在……诺斯菲……！”

在身后见证了整个过程的拉丝缇娅拉终于还是对『咏唱』的效果稍有察觉。表情告诉我，她对此颇有微词。但抢在她说出来之前，我牵起了缇亚和斯诺的手。

“来，请站起来吧。请你们抬起头，继续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我的搀扶下，两人颤颤巍巍地起身。

看来是精神上的冲击为身体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两人的双腿都使不上力气，途中有好几次差点跌倒。在此期间，缇亚瞪着我说：

“诺斯菲……我……我明白的。换做是涡波的话，他也会和你说一样的话……可是，我还是没能原谅你……我仍然在想，如果没有你，事情便

不会是这个样子。我明知这是错的、可恶、但我就是.....!! ”

“你真善良啊.....缇亚，非常感谢。你和她真的.....”

握着她的手，我不禁想到 “她与使徒西斯真的很不一样” 。

或许是因为缇亚的相貌与使徒西斯太过相似，与她面对面时，我总有一种在千年前和西斯对话的错觉。可是不同于那个偏激的使徒，缇亚更为理性、成熟。

“啊啊、啊啊啊啊，果然不是假的啊.....全都、不是.....”

“斯诺，虽然不是假的，但我很快就会让它变成假的。我知道你无法轻易相信我，可是，只要一会儿就好，请你相信千年前的传说的力量。拜托了.....”

跟缇亚不一样，斯诺泣如雨下。

她龙人的特征也会令我回想起千年前的赛鲁多拉。可是跟他不一样，斯诺不会逃避悲伤。就像我所听说的那样，她还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

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还没有表现出『理的盗窃者』那种因悲伤至极而哭笑不得、力量急剧增强的征兆。

她们的悲伤是正常、正当的。

总算是设法避免了两人成为向世界复仇的『怪物』的结局，我不禁松了口气。

可是两人的姿态依旧十分孱弱，直到父亲大人起死回生为止，她们可能都无法照常行动了。

我立刻着手寻求更多的协助者。既然拉丝缇娅拉要去同拉古涅对峙，那么我们这边的战力越多越好。

“接下来是他们……—『Light』『Full Cure』『Re-

move】。”

我施展魔法唤醒了倒地的『魔人』骑士。

将用于操纵的光魔法和『魅惑』全部解除，并进行治疗。

最先起身的是性格刻板的骑士佩露修娜，她首先确认起了自己的人身自由。

“咕、总算是脱离控制了啊……”

接着是同为『魔石人类』的诺瓦露，她起身嘟哝道：

“——呔哈!? 诶、咦……? 难道说，强化的时效已经结束了……? 呜、呜呜呜呜、我又输了……明明成为了圣人……! 这样的话我就没脸去见西斯大人……诶、西斯大人!? 您为什么在这里!?”

看到附近的缇亚之后，诺瓦露的表情一下子明朗了许多，并向她身边凑了过去。最后轮到最为忠义的骑士塞拉，她一醒便向我冲了过来：

“——！你、你这、你竟敢！诺斯菲·弗茨亚茨！
只有你我绝对——！！”

我连忙打算低头致歉，但在这之前，拉丝缇娅拉介入制止道：

“塞拉、不行！诺斯菲已经是我们的同伴了！她是我的姐姐！”

“咕、呜、拉丝缇娅拉大人……非常抱歉。我、我竟然被敌人迷惑……”

“不是的，她不是敌人。谢谢你在这段时间里帮助我的姐姐。”

拉丝缇娅拉的话语逐渐浇灭了塞拉心中的怒火。看来这里还是交给她处理最为妥当，如果我有什么失言反而会让事情更加难办。相较之下，我要做的是确认余下两名『魔人』骑士的状况。

格连·沃克和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

虽说已有预料，但解除这两人身上的魔法时的手

感跟另外三人明显不同。

“果然、这两个人……”

这两人身上的魔力跟光和血两方都有联系。恐怕这两个人不是被我的光，而是为法芙纳所向往的梦想『魅惑』了。

在回复魔法的作用下，两人恢复了意识，将周围环境顾了一番后，他们理解了目前的情况。

“……诺斯菲大人？……也就是说，是我们输了吗。”

格连低喃道，神态十分镇定，然而艾尔米拉德却表现得十分慌张。

“——啊、啊啊……啊、啊啊啊！我、我到底！我到底都做了什么……！那是我的衷情……？那才是我真正的……？也就是说、我一直都只是在逞口舌之快？那么，我战斗至今的意义……岂不就！？ ”

看来受到操纵时的所作所为让他很受打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告知他父亲大人的死讯，真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可是现在我们在选择同伴的问题上无甚余裕。无论是异常冷静的格连还是手足无措的艾尔米拉德都是父亲大人的友人。为了让他们助自己一臂之力，我开始了交涉。

“两位，请你们帮拉丝缇娅拉一把……！没时间解释了，现在——”

“不・可・以。他们两个是我的同志。给我还来。”

一道响彻二十层的声音扼杀了我的交涉。

与此同时，红色开始侵染大厅的地面。

继之而来的是扑鼻的铁锈味和脚边腾起的水汽。血在包裹整个二十层，就在我明确意识到这点的一刹那，格连和艾尔米拉德脚边突然钻出两只巨

大的血手。

“——什!?”

血手将格连和艾尔米拉德的整个身体都抓在掌中——然后将他们拖了下去。

两人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就像坠入水中的石子那样，转眼间就没入了曾经那般坚实的地面。

“这、这是法芙纳的!?! 大家小心!!”

看到两人被带走，我为了避免出现更进一步的牺牲而高喊。

拉丝缇娅拉、塞拉、佩露修娜对我的警告起了反应，纷纷为了保护身边的人而摆开架势。

可是并没有更多的血手袭来。

取而代之的，血液终于覆满了地面，开始向墙壁蔓延。

红色像肆虐的霉菌一般淹没了一切既有之物。地毯、家什、窗棂、吊灯、阶梯、栏杆——无一例

外。

“这、这难道是……！”

当整个二十层都被染为红色之际，只听“噗通”一声，弗茨亚茨城颤动了起来。紧接着，各处开始增殖囊肿一般的血块，并像活物一样蠢蠢欲动。更有甚者，血开始在地面、墙壁以及天花板下流窜，就像血液在血管中流动。

尽管构造和布局都是城堡，可眼前的景象却浑似人体内部。

我对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狱有印象。

上一次见识到这东西还是在千年前。在法芙纳担任我的骑士的时候，他曾将这个魔法用作攻城的手段。在被屠戮一空的城内，他孤身一人表示“看到了不想看的东西，以至于失去了自我”并在那里号泣不已。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一幕，无论如何也忘不了。

就结果而言，为了攻下一座城堡，法芙纳毁了一个国家。

不仅国民被赶尽杀绝，整个国度都被血诅咒，以至于要耗费数以年计的时间去净化。这让一年也不见得会反省一次的法芙纳都深感自责，并发誓绝不再使用第二次——明明如此，可他现在却又使出了那个魔法。

“拉古涅……！难道说、她让法芙纳动用全力了吗……！？”

恐怕这是从我那里夺去了『经书』的拉古涅下达的指示。

负罪感于是又加重了许多。

不过没有时间给我懊悔，又有一道声音紧随而至。

“我劝你们所有人都到下面来……不趁早的话，这几个小豆丁可是会死的哦？”

二十层的振动发挥了喉咙的机能，将这道声音送入了面色发青的我们耳边。

最先采取行动的是拉丝缇娅拉。

她穿过荒诞且充满恶趣味的大厅，一直冲到中央位置的天井。接着她撑着卖相几乎与生肉无异的栏杆，观察楼下的状况。

“——玛、玛利亚！？没时间和诺斯菲商量了吗……！大家，我先过去了！！”

“不行，拉丝缇娅拉！这是陷阱！不会有错的！！”

我赶忙追过去想要拦下她。

但不等我把话说完，拉丝缇娅拉就跳了下去。就像抱着我落下来的时候那样，毫无踌躇。

我连忙冲到栏杆旁边，确认下方的状况。

和塔顶不同，到了二十层之后勉强可以看到一层的样子。在那里有一名少女正遭受法芙纳的袭

击。而拉丝缇娅拉此刻正孤身赶去救援。

明明没有时间思考，可我还是不由地感到了迷茫。

事实上，我现在的状态之差可谓前所未有。无论『留恋』赋予了我这个守护者多么强大的力量，我终究不能超脱于肉体 and 心灵的痛楚。更重要的是，对抗法芙纳就相当于对抗他现在的主君拉古涅。

我真的能和拉古涅战斗吗……？

真到了与她面对面的时候，我会不会动弹不得……？

只要一想到她，父亲大人死去的瞬间便会浮现在眼前。仅仅如此，我的身体就颤栗不已，手脚的痉挛就无从遏止。

“就算不能战斗……！即使如此，我也……！我也！！”

哪怕只能站着挨打，我也不能弃拉丝缇娅拉一人于不顾。

得到这个答案之后，我翻身跃下了栏杆。

为了追上先行一步的拉丝缇娅拉，我不能只是一味地下落，还要以各个楼层的栏杆为落脚点不断加速，尽快赶往一层。

着陆的位置是弗茨亚茨城正门的门廊。

当然了，这里也全被红色侵染，化作了魔境。恐怕到了这时候，整个弗茨亚茨城都处在血和脏器的支配之下了。

置身于此的有拉丝缇娅拉和玛利亚、还有倒向敌方的法芙纳。

血管如蓑衣一般披在法芙纳身上，像他的手脚一样活动自如。被巨大的血手掳走的格连和艾尔米拉德正屈身蹲在他的身旁。

“你来了啊，诺斯菲.....不过这弗茨亚茨城已是

我囊中之物。无论谁来都无济于事了。”

法芙纳向我这个旧主展露了敌意。

我一边为他的背叛成性感到不忿，一边环顾周围。

城内的骑士虽在远处将这里重重围住，但却慑于异常事态而不敢妄动。法芙纳乃是城内的头号危险份子，这点早已人尽皆知，所以骑士们无意接近此处。说心里话，这实在是帮了大忙。我现在根本没有余裕分心照顾他们。

我能够帮助的就只有关系密切的拉丝缇娅拉而已。

拉丝缇娅拉拦在法芙纳面前，向身后的玛利亚问道：

“玛利亚！你没事吧！？”

“抱歉，玛利亚姐姐被打败了！现在是在活动她的身体！”

然而作答的声音来自另一个人。看来是那个死神在操纵玛利亚的身体。

“是这样吗……！干得漂亮，莉帕！那拉古涅——”

“莱纳大哥哥在下面将她拖住了！她是最不妙的！总之就是非常不妙！玛利亚姐姐只跟她过了一招就被打败了！”

啊啊，果然……

战胜了我的玛利亚也撑不过拉古涅一招。

已经没有人是她的对手了。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材料又多了一份。

“一、一招就！？不，既然她赢了涡波，那这就是必须纳入考量的……”

“啊啊，真是的！这门打不开！！”

拉丝缇娅拉为这个事实感到了惊讶，而莉帕则在不停地叩击紧闭的大门。

无需多言，这遍布的血膜是结界的一种，具有封死门窗的效果。

把被血捕获的猎物在内部一点一点地杀戮殆尽，而后将之转化为更多的血。这便是『血之理的盗窃者』的秘技。是只为了杀戮而存在的，越杀越强的魔法。

而在那之中对状况最为绝望的两名骑士、格连和艾尔米拉德向法芙纳问道：

“法芙纳大人，已经结束了不是吗……？”

“涡波死了……本应拯救世界的……涡波、已经……都结束了啊……”

两人被血裹覆，屈膝跪倒，声嘶如绞。

法芙纳也同样用嘶哑的声音回答道：

“是啊，我们的希望已经死了……可是这个残酷的世界并不会因此而止步。——『无可救药的世界永无终结之日。在救赎到来之前永不终

结』。『血之理的盗窃者』的候补们啊，记住这句话。这个世界既没有什么希望，也没有什么光明。可是，即使如此，我们这些信徒也不得不一直祈求……在此之上，我们要为寻获『伟大的救世主』穷尽一生……给我记好了。”

在回答的过程中，法芙纳眼中逐渐浮现了泪水。他的表情写满了狂气，或许是为这种表情所感染，格连和艾尔米拉德变了脸色。

“这、这是……!? ——什!?”

“诶、诶……啊、啊啊、啊啊啊啊——!!”

两人突然开始左顾右盼，并望着虚空发出惨叫。

“虽然你们自以为与我『亲和』的理由是『对涡波抱有希望的同志』……但这并不正确。真正的理由是我们手上都沾染了太多的鲜血。我们都枉杀了太多无辜之人。对这份罪孽的深重的意识、『对救赎的渴望』才是我们『亲和』的真正理

由。.....你们也能听到死者的怨嗟对吧？你们时不时会因那些声音而辗转反侧对吧？事到如今，时不时听到未免显得太小儿科了，从今往后你们就一直听着这些声音好了。”

鲜少表露自己心迹的法芙纳竟对千年后的『魔人』骑士们开诚布公。他的表情、声音从不曾如此真挚，就连我这个旧主都难掩惊讶。

然而，极其不走运地让『血之理的盗窃者』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可能性的两名骑士比我还要惊讶。

“父亲、母亲、大家.....？这是、这是以前死在我手下的人来寻仇了吗.....？”

“a、啊啊啊、不是的.....！不对！！我、我.....！！”

虽然感到了不适，但格连仍然冷静。相较之下，艾尔米拉德却看着虚空拼命摇头，脸上满是惧意。

“艾尔！不要再听了！”

为了安抚艾尔米拉德，格连高声大喊。可是没有用，艾尔米拉德浑身涨满了魔力，屈膝大叫：

“呜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aAAAAAAAAA——！！”

刹那间，魔力如井喷一般爆发开来。

于此同时，艾尔米拉德那处于人类形态的身体迅速向狮子转化，且大有往『更进一步』的方向发展的趋势。是强制性急速进行的『魔人返还』。不过我没能见证整个过程。在变化的途中，艾尔米拉德又被巨大的血手抓住，随后没入血泊消失了。

令整个血泊都为之颤动的悲鸣有如被利剑斩断一般戛然而止。

理所当然的，接下来轮到格连了。

和艾尔米拉德一样，他也渐渐没入了血泊。为了

避免事态演变到那一步，拉丝缇娅拉冲了上去。

“格连！”

“拉丝缇娅拉，不要过来！这是自作自受……不，是我们不得不克服的『试练』，你不用介意！比起这个，你要去做你该做的事！先逃离这里、重整态势之后、再——”

但格连本人拒绝了她的援助，一番勉励后消失在了血泊之中。

面对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拉丝缇娅拉咬牙切齿，法芙纳则擦去了零落的泪水。

“艾尔米拉德的反应跟我那时候一样啊……可是格连，你真了不起。不愧是在那种地狱中诞生，最终爬上世界『最强』的位置的男人。……是了，我是相信你们的。这种程度的『试练』不过是小试牛刀罢了，你们一定能轻松克服。”

相比于这番乐观的发言，法芙纳的表情却犹如死

灰。

这也是常有的事了。

他这种自・行・其・是的『试练』，我在千年前已见过不知多少次。

我想法芙纳今后也一定会无穷无止地将『试练』强加给他人吧。然后每每看到那些强者因强加的试练而死，他再发自心底地去感到绝望。正因为他自己最清楚这个过程将不断往复，所以他所谓的相信才显得那么单薄。——除了父亲大人这个例外。

还是老样子，法芙纳疯了。他是一个过于疯狂，以至于无法沟通的骑士。我当即舍弃了尝试对话这个选项。

“拉丝缇娅拉！我也赞成格连的意见！法芙纳不是可以与之一战的对手！父亲大人不在的话，他的脑子是真的有问题！！”

听到我的建议后，拉丝缇娅拉以苦涩的表情做出了指示。

“……诺斯菲和莉帕一起给墙开个洞！总之要先确保退路！！”

“我知道了！”

我立刻赶去协助在入口处叩击大门的莉帕。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身后传来的声音令我不寒而栗。

“——『Blood Arrow』。”

从属性来看是法芙纳的攻击魔法，进行招架的是拉丝缇娅拉。

“——『Ice Battering Ram』！！”

伴随一道爆炸声，鲜血与冰屑在身后飞散。

转过身去，我看到法芙纳仅伸出了一只手，而拉丝缇娅拉则将双手都举了起来。

随意使出一招基础魔法的人和全力发动大魔法

的人。

实力绝不相等的两人开始了对话。

“你以为我会让你们得逞吗？我之所以将你们叫过来，为的可就是一网打尽啊？”

“你这话说的可真是吓人。我还以为法芙纳是我们的同伴呢……”

“……没有了涡波，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说着说着，法芙纳又哭了。

“能够拯救世界的涡波不在的话……就只能中止了。只能竭尽所能地让死亡不再增加。是了，我一开始就明白的啊。就算拉古涅不说，我也是明白的。既然死者的增加根源于生者的诞生，那就只能将诞生消灭掉了。……只能如此。”

我在两人的对话中感到了一丝违和。

现在的法芙纳所作所为很有他的风格。从对话内容分析，拉古涅似乎没有利用『经书』和『赫尔

米娜的心脏』强迫他，而是让他自行其是。

也就是说，拉古涅跟这个沉溺于疯狂之中的男人心意相通了……？

拉古涅在我心中的威胁度于是又上了一层，此时，法芙纳继续着他的独白：

“不过还请你们不要误会了。即便是现在，我也还希望人类能够克服『试练』。希望有一个人……如果能有一个人活到最后，我必将喜不自胜。因为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就算那个人不是涡波而是拉古涅，那也无妨。只要能以这牺牲之血为食粮，阻止这个混账世界的话！谁都无法！！”

法芙纳高声喊出自己的痴念，令血属性的魔力冲击整个门廊。

“——!? ——『Invisible・Field』！”

将此判断为无咏唱魔法的拉丝缇娅拉连忙发动

防御魔法。不用说，她在这个魔法上灌注了全力。
于是理所当然的，她喘起了粗气。

“哈啊、哈啊、哈啊——！！”

“一说话就容易长篇大论是我的坏毛病啊.....是时候让战斗重开了。给我做好觉悟.....”

“哈啊、哈、哈哈.....刚才那连攻击都算不上吗.....”

拉丝缇娅拉为敌我魔力的悬殊差距而苦笑，并流下冷汗。可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后退一步。

看着她的背影，我终于意识到了她给我的关照。为了让我确保退路，她自己扛下了断后的职责。可照理来说，我们的职责应该反过来才对。冷静考虑一下的话，应该由我这个『理的盗窃者』去对抗同样身为『理的盗窃者』的法芙纳，拉丝缇娅拉才是负责辅助的一方。

也就是说，为了不让因四十五层的事而心有余悸

的我勉强自己，拉丝缇娅拉不惜拼上性命也要减轻我的负担。

是了。

依然有人拼上了自己的性命来向我伸以援手。

依然有人希望我活下去。察觉到这一点，我——

324. 镜之魔力

地下空洞中血雨倾盆。

就好像葡萄酒泼洒在羊皮纸上那样，我任凭血水涂满自己的视野。

衣服吸收了太多的血，身体也钝重了不少。血水从眼鼻和口腔沁入，对五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下方的水位已经漫及膝盖，如果不尽快撤往地上，恐怕有溺毙之虞。

可是不能动。

乍一看下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实则不然，还有另一个人潜伏在暗处。

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想要的就是我迫于心中的焦躁而轻举妄动。

她抹去了自己的气息，只待暗杀的时机。

“哈啊、哈啊、哈啊……”

从刚才开始我就一直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尽管如

此，高度的紧张还是让我喘起了粗气。

她没有施展之前的广域魔法实属万幸，可这也给我带来了别样的麻烦。

要说最糟糕的情况，那应该就是我一个人被撂在地下，拉古涅则和法芙纳两个人一同去了地上吧。如果说被我看丢的拉古涅此刻正悠哉悠哉地走在前往上层的路上，那我就必须马上行动。

可是不行。

『恶感』告诉我，这种焦虑正是敌人的诱导。

反过来说，只要『恶感』还在生效，那么敌人就还在我的附近。

我保持着警戒，在心中苦求对敌之法。缇娅拉小姐传授给我的『恶感』虽然可以帮我将失败后延，但并不能给我通往胜利的启示。不同于诺文和基督的『感应』，如果要获得胜利，我必须自己思考，自己决断。

——最首要的，绝不能被敌人的攻击碰到。

虽然具体条件不明，但拉古涅的确能使用令人昏厥的魔法。

所以对她所有的攻击，我都不能正面招架，一定要彻底回避。

既然那个魔法能以魔法为介质传播，那我只能尽可能减少对风的依赖，并且要极力避免让魔力散布到体外，以在体内精炼为最佳。

『Tauf Schuss • Wind』和『Sehr • Wind』这类大魔法更是想都不要想。如果运用从缇缇那里学来的魔力制御，我势必会步入玛利亚的后尘。

艾德传授的魔力制御才是当下的最优解。

真可谓柳暗花明。虽然我始终未能和艾德老师重归于好，但老师临终之际的言行已经由基督转达。我想我们的师生关系一定还没有断绝。

直至今日仍是历历在目。

艾德都对丧失了自信的我说过什么，他当时的目光又是多么温柔。

我还记得他鼓励我说，虽然蒐求选项的过程总是充满艰辛，但没有任何人注定将永远无所适从。好好回味一下那令人怀念的教导吧。手上铐着手铐，在西娅和海莉的守望下，跟露洁和诺瓦露一起——

“——!!”

身体抢在思考之前采取了行动。

我在千钧一发之际扑向前方，堪堪躲过了自背后袭来的杀意。

“——躲开了？我还以为你终于露出破绽了呢。”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响彻全场。

我利用前翻的方式调整好姿势，接着开始寻找声源的所在。然而还是没有看到半个人影。饱含杀

意的利刃确实曾向我发动了袭击——可令血潭荡起波纹的，到底只有我自己。

视野中直下的血雨不见任何异象，映于眼中的唯有血水四溢的墙壁和鲜红的世界树。

可是却有声音。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声音。

“嗯~，刚才躲开我的攻击是侥幸吗？是不是呢？”
“还是说，莱纳？难道你能看到我？”
“我真的是，刚才差点自投罗网了？”

声音的来源完全无法把握。

敌人的身影也一样。

为了蒙蔽对手，我只将眼睛半睁，看向一点一动不动。

将敌人的声音统统无视，一门心思地防备下一次奇袭的到来。我一面反省自己刚才在战斗中回忆过往的错误，一面重新集中注意力。这一次我不会再有丝毫分神——绝对要将敌人反杀。

“.....嘿诶~，既然你来这套，那我也有对策哦？”

拉古涅似乎看穿了我『等待』的意义。

她稍稍改变了语气，仿佛是在我耳旁嚅嗫：

“既然这样.....我就把技能的相性跟自己不好的莱纳留到之后料理好了。毕竟我这个人只喜欢割草式的战斗嘛。就跟涡波大哥哥一样，是个崇尚完美主义的胆小鬼啊。.....所以呢，我先去给上面的人全杀了，然后再以万全的准备拔掉你这根钉子好了。啊哈哈。”

“——!?”

以这段笑声为结，拉古涅的声音就此断绝。

地下空洞再无喧嚣，只留血滴敲击血潭的雨声。

雨声沙沙，双耳早已听惯，血沫飞舞，两眼早已看腻。

有那么一点点的，我感到了迷茫。『恶感』的警

报还是一样聒耳，它仍在向我诉说生命的危险。但谁又能保证拉古涅没有办法一边诱发我的技能一边离开这个场所呢。

如果放任拉古涅到地上行动，事态将演变至不可挽回的地步。我已经跟莉帕约好会在这里挡住她的脚步，如果不能办到这一点，留在上面的人将任凭拉古涅宰割。

片刻的犹豫过后，我决定背离『恶感』的警告，并在血潭中前进了几步。

“……………”

敌人没有袭击。

她可能真的将我留在这里，自己先行离开了。

我连忙移步想要前往通往上层的阶梯。

“——!!”

就在这时，杀意从右侧袭来。我和之前一样利用前滚翻躲过攻击，并顺势抵达了地下空洞的阶梯

处。我将手抵在第二个台阶上，环顾周围，决心一定要找出敌人的位置。

然而暴露出这让我求之不得的位置情报的人，恰恰是拉古涅自己。

“——哈哈。原・来・你・看・不・到・啊？”

我急忙往声源处望去，结果在阶梯上方——在二十阶附近的位置看到了拉古涅的身影，看到她站在那里俯视我。

在和她的双眸对视的一瞬间，我只觉遍体生寒。拉古涅茶色的眼瞳因极度浑浊而趋近于黑色。不仅如此，她那焦茶色的短发、层层叠叠颇具个性的服饰、还有握在手中的双剑全都变了颜色。仿佛为周围的色彩所侵蚀一般，她与身后的风景融合在了一起。

那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拟态。

明明拉古涅就在那里，可我却总觉得她『不在那

里』。

我知道这很矛盾，但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到像她这样拥有如此强大的存在感，却又那么没有存在感的人。拉古涅这一存在是如此稀薄、暧昧——令人毛骨悚然，甚至让我怀疑她是不是一个亡灵。

“岂止是往上，我甚至想要往下走，明明如此，你却想到上面去追我——可即便是这样，你还是避开了我的攻击。你无疑看不见我，但你·就·是·能·明·白——是这样对吧？”

拉古涅用她那浑浊的双眼观察着我。

想必她很清楚自己此时的卖相，所以为了煽动我对未知的恐惧，她向我掷以犀利的话锋。

接着，得到某种确信的拉古涅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将自己手中的一把剑丢了出去。剑稳稳地插进了往下十个台阶——于我而言是往上十个台阶的位置。

那是一把即便沐浴在血雨之中也还是熠熠生辉、威风凛凛的水晶直剑。

一把只要是剑士便无不为之倾倒的至高的宝剑。

“你、你这……！你这臭婊子！！”

在理解到那是『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的一瞬间，我不禁同她恶语相向。拉古涅笑对我的咒骂，开口道：

“那可是诺文的剑哦，你不去给它捡起来吗？”

“这么明显的陷阱，我会中就怪了……”

“……这不是陷阱。只是我想在真正的战斗开始之前把它还给你们，仅此而已。”

拉古涅仍然面带笑容，她用微妙的神情垂下目光，继续道：

“是真的哦，我是真的觉得唯独应该将这把剑还给你们……毕竟我也亲眼见证了诺文的那场战斗啊。那是真正让所有的骑士都为之倾倒的比

赛。所以即便我作为一名骑士并无用武之地，也还是不想亵渎那场战斗……我不配使用这把剑，这点自知之明我是有的。它理当交给一位光明磊落的骑士。”

在她的带动下，我将思绪稍稍移至诺文的那场战斗。

此时都已故去的两名世界最强的剑士，在巨型剧场船这一世界规模最大的舞台上演绎的那场动人心魄的剑斗。用肉眼无从追及的剑闪为线条，水晶与水晶携手描绘而成的幻想般的彩图。

在那一天，我和拉古涅扮演了一样的角色，采取了一样的行动，围绕这把『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展开了争夺。

“我向自己作为骑士的心发誓。在迷宫的诸多守护者中，唯有诺文是我真正尊敬的人。”

不知拉古涅是不是和我想到了一处，她用前所未

有的认真态度许下了誓言。

“不惟如此，我的后辈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与之同时，我也尊敬你的骑士道。你才是真正继承了被誉为联合国最杰出的骑士、海因·赫勒比勒夏因之魂的骑士。即便你算不上是与这把剑相称的主人，可作为这把剑、作为真正配得上『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的人出现之前的剑鞘，你确实当之无愧。”

我只觉得她这番话是再明显不过的恭维。

所以我丝毫不敢大意地瞪着她，否定道：

“如此不着边际的话，你觉得我会信你……？”

“大概不会吧……可是，我又何尝想……啊、没什么……”

拉古涅有些伤感地垂下了头。她嘴角的微笑透出了几分无奈，似乎有什么隐衷。这种表情不由地让我联想到了基督——

于是乎，我不禁产生了想再多听听她的话的念头。

产生了拾级而上的想法。

可是我终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仅仅只是防备着她的攻击。

对峙了数秒——随后有复数的杀意从上空袭来。

我一跃而起，连跳三个台阶躲过了所有的杀意。

这一次我用肉眼捕捉到了敌人的攻击。从上空射来的似乎是拉古涅用魔力物质化生成的五把剑。拉古涅曾表示她用魔力制造的剑不能离手，现在看来那都是她的谎言。

接着，这个满口谎言的女骗子又坏笑了起来，用一如往昔的亲切语调同我说道：

“——没错，就像你想的那样，这是陷阱。全都是我的谎言。哎呀，你果然能・明・白啊！什么嘛，你这招不会太好用了吗？干脆真给你留在这

里去上面好了啊，真是的。”

飞剑的攻击一结束，我立马冲上去想要捡起台阶上方的『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但它已经不在那里了，有的只是面露哂笑的原同僚的手。

“哈哈。说到底，莱纳根本就不是个正正经经的骑士嘛。你和高洁的海因根本一点儿也不像。明明如此，你却在那里自诩自己才是海因的后继者。明明赫勒比勒夏因家中没有任何人认同。”
严肃的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拉古涅突然开始喋喋不休。

“话又说回来，我们再讲讲莱纳跟海因关系不错的事。对莱纳来说，海因他是你的唯一，可是反过来就不一样了吧？海因他最爱惜的应该不是你姐姐芙兰琉莱才对。哎呀，说到底，海因他真的将遗言托付给你了吗？毕竟你看，你只是一个养子，与赫勒比勒夏因根本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吗？

海因他撂下了其他所有血脉相连的亲人，唯独将遗言托付给了你这个养子，这可能吗？给那个始终独来独往、一无是处的莱纳！？那个从出生开始就是个孤儿的莱纳！？”

我对这充满煽动性的口吻有印象。

这跟以前在赫勒比勒夏因家与海因兄长大人来往的那个男人很像。

“哈哈，你在学院也是形单影只！在大圣堂那边也是！不止如此，在赫勒比勒夏因家也一样！当然，你作为骑士也是一叶孤萍！所以呢，就因为你不想一直孤身一人，在海因死后又没羞没臊地以涡波大哥哥的骑士自居！现在如何？你连涡波大哥哥都没能保护得了！你一直是如此妄信他人，又一直重复同样的失败！！”

“——！”

在提到基督的名字的一刹那，拉古涅挥下了右手

中的剑。

紧接着，有剑从天井附近劈波而来。

我十分冷静地屈身躲过了这一击，拉古涅见状不忿地抱怨道：

“.....这也不行吗。涡波大哥哥那时候，这招明明成功了来着。哎呀，莱纳你可真是难对付啊。煽动你不行，恐吓你没用。假装怀柔也没有效果。啊~，真是的，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绑架人质了呢！毕竟在大圣堂那时候，这招确实对你起效了嘛。我也是学到了啊，对付莱纳这种骑士的话，还有这么一招可以用。真是太感谢你了，斐勒卢托！凑巧我这人特别擅长诱拐来着！”

往别人的伤口上撒盐，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挑衅，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拉古涅的这番表现就像一面镜子，将帕林库洛的风格演绎得活灵活现.....只是她的演绎绝非完美。正所谓像镜子一样，给人

以左右颠倒的违和感。

“.....就算你绑架姐姐大人做人质也没用。拉丝缇娅拉也一样。到时候我连你一起杀。”

“真的吗？真的是真的吗？一直闭口不言的莱纳，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威胁我呢？只怕是在装腔作势吧？”

我渐渐弄清楚了。恐怕拉古涅是抱着皆可一试的心态，将她认为强大的人的战法仿效了出来。

我并没有因拉古涅的发言而气恼，可却对她那『只要能轻松料理掉敌人就怎样都好的战斗风格』感到了不快。

“哈哈，别露出这么可怕的表情嘛！我知道啦！诱拐再怎么说明也太卑鄙了，我不会做的啦！不过作为交换.....你能告诉我是谁将那个能感知到我攻击的技能传授给你的吗？当然我是不会问你具体的效果的啦。只要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掌握它

的就可以，只要这样，我就跟你保证我绝对不会使用诱拐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将要求条件之简单示人的这种做法，我总觉得也在哪里见过。

居然想用这种玩意儿骗我，她的轻慢实在让人不爽。与此同时，只要一想到涡波居然被用这种方式战斗的拉古涅给杀了——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从刚才开始就一直……！一直谎话连篇……！说的全是假话！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少瞧不起人了！！”

正因为我曾对身为骑士的前辈的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有所尊敬，现在的她才让我看不过眼。决堤的情感以怒吼为载体向她直奔而去。

“这样好吗……！？这真的值得你这么做法吗！？就这样去活、这样去战斗，你自己能接受吗！？拉古涅！！”

“你问我、能不能接受……？”

拉古涅对我的话感到了惊讶。

紧接着，本以为绝对不会被话语动摇的她——情绪发生了剧变。

“……好啊。当然好了。因为、这可是战斗啊。只要能赢就好。是输掉的人不对。都怪死掉的一方不好。这是理所当然的！”

她变得更加喋喋不休，恶语连连。

“没错。这是战斗。明明如此，那•家•伙却……就连和我战斗的时候，也堂堂正正的、认认真真的接受了我的话，像个傻瓜一样胡思乱想，直到最后还相信着我……简直不可理喻……！”

“……！”

“死到临头还在那里装模作样……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那家伙、难道是了解我妈妈的事才那么做的吗……！”

这次轮到吃惊了。

拉古涅到目前为止一直不停地在我面前煽风点火。她应该是想借此让我展露破绽。

可是现在看上去，采取这种战术的拉古涅本人却在我唯一一次煽动下丧失了冷静。

我不禁怀疑这种剧变也是她的演技，因而不敢轻举妄动。

“那家伙、那家伙那家伙那家伙……！值不值得什么的，你去找他问啊……！我肯定是值得的……！”

不知是哪句话碰到了她的爆点，拉古涅的情绪突然变得极不稳定。她抱着头，一副歇斯底里的模样。

这样的她并没有给我以先前那种可疑的观感。

看上去也不像是拙劣的演绎。

不仅如此，她这种形象也跟我心中的『杀死了基

督的拉古涅』相去甚远。

我虽感疑惑，却也因她的这种姿态而产生了一个推测。

与基督的战斗带给她的身心消耗或许远在我想象之上。现在想来，她在战胜玛利亚的时候也吃惊于意料之外的变故，停下了手边的动作。

『理的盗窃者』们的魔石赋予拉古涅的可能不只有力量，还有某种负面影响。比如说、让她的心趋近于『理的盗窃者』——这就非常有可能。拉古涅此刻的表现与诺文·艾德·缇缇等人那脆弱的姿态太像了。

她给人的压迫感可能都只是硬撑出来的。

虽然难以释怀，但为了确认这是否是敌人的陷阱，我还是将话语当做了武器：

“拉古涅……基督他直到最后都还相信着你吗？”

“.....是啊。跟莱纳不一样，怀柔作战对涡波大哥哥非常有效。哈哈哈，所以杀他真的轻松多了。”

一提到基督，拉古涅的表情便恢复如常，语气多添了几分矜夸。

我差不多也习惯了这转进如风的态度，冷静地继续道：

“是啊，我想基督他应该对你是自己的同伴这点深信不疑吧.....那逆天的『Dimension』，肯定也就是因为这种理由失了效.....”

“真想让莱纳也看看他那副惨相啊。毕竟从一开始——”

“可是，应该有更轻松的方法的。比起杀了他，一直欺骗他、利用他要轻松很多。说到底，你一开始不就是想要这么做的吗？利用那个英雄攫取力量，平步青云，总有一天成为举足轻重的大人

物……你一开始不是这么想的吗？可为什么？基督是一个只要同伴遇到困难就会赌命相助的人。比起杀了他，单纯地向他求助要好得多！对你来说，将他一直蒙在鼓里根本易如反掌！拉古涅！明明如此，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求助……？跟涡波大哥哥……？这个……——”

她・语・塞・了。

敌人确实感到了犹豫，这使我当即决定打出王牌。

“——『Wind』！拜・托・了！”

『恶感』还是那么聒噪，但我仍然认为有尝试的价值。

我求助于自己体内的力量，在自己的手臂后面埋伏一只新的手臂。然后再将风缠绕在腿边，在流着血的阶梯上驱驰。

途中，『恶感』探查到了肉眼不可见的威胁。在通往拉古涅所在之处的路线上，埋伏着七把刃形的杀意。

我将之全数避开，冲到拉古涅面前用双剑『Sylph・Rokh・Bringer』直取她的首级。

“——!?”

理所当然的，拉古涅用手中的水晶剑和红剑将我的攻击挡了下来。

然而『赫勒比勒夏因家的圣双剑・片翼』黄雀在后，趁此机会劈向了拉古涅的脖颈。

“——『Quartz』！还有【星之理】！！”

千钧一发之际，有水晶从拉古涅的肩膀上生成，在刀刃的威胁下保住了她的脑袋。不止如此，水晶像野兽的血口一般蠢动着咬向了我的风之臂。我试图在水晶杀到之前将它解除，可惜没能赶上。

就像被野兽撕成了碎屑一样，风之臂消失了。在看到这一幕后，我做好了自己会与玛利亚一样失去意识的觉悟，并下定决心要在那之前决出胜负，于是发动了特攻。

“去死吧啊啊啊啊啊啊!!”

“——什!? 力度不够夺去你的意识吗——!?”

在水晶魔法与我的风魔法相接触之际，自感胜券在握的拉古涅露出了笑容。结果看到我不断没有失去意识反而还在拼命将双剑往前推，大感疑惑的她不得不为了化解我的攻击而采取行动。

拉古涅选择的是技能『剑术』。危急关头，她没有依赖『理的盗窃者』的魔法，而是选择依靠自己在常年的修炼中掌握的技能。

结果拉古涅将身子一横，漂亮地错开了双剑的力道。

在惯性的牵扯下，我磕磕绊绊地在拉古涅上方五

个台阶处落了脚。

我连忙转身，将台阶下方的拉古涅纳入眼底，同时确认自己的状态。

手脚还能动。意识也没有模糊。我本以为被拉古涅的魔法接触到会落得跟玛利亚同样的下场，现在看来并无大碍。

但变化确实是有的。就算我想再叫出风之臂助阵，体内也没有任何回应。在某种异常力量的作用下，我拥有的一份杀手锏被封印了。

在此期间，拉古涅忿忿地冲自己的水晶魔法怒吼道：

“哈啊、哈啊、哈啊——理的力量、真没用！！
.....不、不对，比起这个——”

接着，面色苍白的她看向自己的双手，自言自语道：

“我、我居然先动摇了.....？我居然、比刚刚失

去涡波大哥哥的莱纳还？一直忍耐至今的我居然会……！？”

想必是因为她对舌战——对内心强度的较量抱有目空一切的自信吧。正因如此，她才会模仿帕林库洛的手法煽风点火。可事实上，露出破绽的只有拉古涅自己。

她似乎对自己先前的失态感到难以置信，就像当初打败了玛利亚那时候一样，竟然在战斗中撂下敌人自问自答了起来。

“刚才那简直太奇怪了……！设下陷阱的明明是我，可居然被反将一军……！！这样的话，简直就和诺斯菲一样——”

又是破绽百出。

我总觉得如果现在动手，那取她性命根本不在话下。

当然了，拉古涅也可能是故作癫狂。

所以我选择一阶一阶地缓缓后撤。

在刚才的特攻中，我失去了一张王牌，结果却没能给对手任何伤害。但是我确实获得了站位的优势。也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就这么逃往上层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在我慎重地选择逃离此地的途中，拉古涅的样子渐渐发生了变化。缠绕于她周身的原本就非同小可的『理的盗窃者』们的魔力进一步膨胀了。

“好、好暗……！明明我连『咏唱』都没用过……！”

拉古涅那清澈透明的魔力逐渐染成了跟她对付玛利亚时使用的魔法一样的颜色。

那是四种属性的四种颜色混合在一起而成的奇妙的黑色。拉古涅自己的黑色魔力给她的视野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后撤的脚步——沉重了许多。

我立马就明白了原因。

是拉古涅的黑色魔力在拉扯我的身体。

从刚才开始，墙壁和阶梯上的血就在缓缓地向她那里聚集。螺旋阶梯的扶手也发生了扭曲，一点点地向她那边靠近。

我见过类似的现象。

『魔石人类』露洁和诺瓦露使用的星属性魔法也是这样。这种现象跟那个难以描述的『牵引魔法』效果相近。

准确来说，单纯的魔力发挥出了与星魔法同等的力量。

不用经过术式，魔力自身的性质唤起了只有魔法才能产生的现象。

看到这一幕，我只觉得拉古涅正在被她从『理的盗窃者』那里获取的魔力牵着鼻子走。

呻吟不断的拉古涅在被黑色魔力裹覆的状态下试图采取行动，她打算操纵配置在阶梯上的用魔力物质化生成的剑。

然而，随着一阵叮呤咣啷的声音，所有的剑都无谓地撞在了墙壁上。

拜『恶感』所赐，我能感觉到那些剑的轨迹。

剑本来是要以拉古涅为中心在空中回旋的，但它们描绘的圆环半径实在过大，以至于撞上了大空洞的墙壁。

已经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的拉古涅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对剑的控制上，向着我以外的什么人喊道：

“——我要用我自己的力量成为『第一』！不是被力量操纵！是我要使用力量——！！”

那对虚空怒目而视的姿态跟其他『理的盗窃者』们很像，都有一种狂徒的氛围。尽管缠绕于周身

的魔力十分骇人，但精神状态太过不稳定了。和方才那种轻飘飘的态度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她精神的不安定促使我下定了决心。

“——『Wind・风疾走』！”

我可不想招惹拉古涅那过于危险的魔力。

比起轻举妄动，就让她沉沦于不安定的状态最好。

并且我对自己的脚力有自信。

凭借这种良机，这种站位，我有自信能以最理想的方式从这里脱身。

我背对拉古涅一跃而起，在风的帮助下踩着地下空洞的墙壁反复腾跃，直冲地上。

“莱纳啊啊啊啊！？都是你害的！别想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随着这道声音，来自背后的引力更强了。

不用回头我就知道。拉古涅黑色的魔力愈发膨

胀，以越发不安定的姿态打算将逃走的我拿下。
我无视了她，只顾在血液触目皆是的墙壁上奔走。

325. 逃脱

罪孽几乎曾让我在绝望的泥潭中溺毙。

当予我以爱的父亲大人在眼前丧命的时候，我只觉得是末日来临了。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最重要的事物的得与失都不会拉下人生的帷幕。无关乎自己的意志、并且无可奈何的，我的——诺斯菲·弗茨亚茨的故事还要继续上演。

看着拉丝缇娅拉的背影，我终于意识到依旧有人在拼上自己的性命向我伸以援手。

依旧有人希望我活下去。领会到这一点，我选择了战斗。

我来到拉丝缇娅拉身前，亲自做法芙纳的对手。——两名守护者以不相上下的魔力编成威力相当的魔法彼此抗衡。

用我的光箭抵消法芙纳的血箭。光霖对血雨，光壁对血墙，光剑对血刃。千年前的经验让我早已

习惯了和『血之理的盗窃者』战斗，法芙纳所能驱使的任何招数我都烂熟于心，要做到水来土掩根本不在话下。他最擅使用的血之人偶更是被我彻底封杀于这门廊之中。

“——『Light Arrow・Brionac』!!”

我使尽浑身解数，生成了一杆几欲填满弗茨亚茨城门廊的光枪。

“如果是对付心脏被夺的你的话……!”

虽说我现在的状态很不乐观，但对手也绝非万全之身。

我掷出的光枪与法芙纳身披的血蓑相撞，开始了魔力的互角。

“不好意思了，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老主子! 毕竟新主子可是要我杀无赦啊!”

“咕——跟侍奉我那时候不一样，你这回倒是相当听话啊!”

“说话别这么难听嘛！我一直都很听话不是吗！只是听的话！！”

与法芙纳针锋相对的同时，我分神观察了一下目前的战况。

在他各式各样的魔法当中，存在着无法用我的光驱散的棋子。那便是身心都被血侵染、成为法芙纳的人偶的格连·沃克以及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这两人。

因为我接下了法芙纳这块难啃的骨头，格连与拉丝缇娅拉交上了手。『魔人化』后的格连用血池掩护自己被染得鲜红的身体，揪着拉丝缇娅拉的死角用系绳短剑反复袭扰。

“拉丝缇娅拉！那个是涂了毒的，小心应付！”

“那个是哪个！？讲清楚些！！”

“最难注意到的那个！”

然而，一反手上盈满杀意的动作，格连的表情和

话语却在表明自己是拉丝缇娅拉的同伴。

一边战斗一边为敌人提供建议，这种行为和不久前与玛利亚交手时的法芙纳一模一样。如此看来，法芙纳是有意让格连拥有与自己相同的经历。只要克服了这个『试练』，格连就能与自己这个『血之理的盗窃者』更加接近，他恐怕是在打这样的如意算盘吧。他的行事风格还是一如既往地任性、恣肆。

接着是艾尔米拉德，他正在跟操纵玛利亚身体的莉帕交战。

跟格连不同，艾尔米拉德失去了意识，完全依仗『魔人化』带给身体能力的加成在挥剑，动作自然拙劣了许多。话虽如此，就算威胁并不致命，但也绝非能轻易战胜的对手。

一言以蔽之，一层的战况并不乐观。

我对法芙纳、拉丝缇娅拉对格连、莉帕对艾尔米

拉德，各自的行动都受到限制，并无打开缺口确保退路的余力。

相较之下，法芙纳富有三心二意的余裕。

他不时会将精力转投到门廊之外——到弗茨亚茨城的上层。

既然在这里召唤血之骑士已不具意义，那就让它们去对付在远处观望战局的弗茨亚茨的骑士。

正可谓是“眼中所见之物一概杀无赦”，法芙纳在与我战斗的同时还在逐渐压制弗茨亚茨城。

法芙纳正在以一己之力挑战这座城内的一切。

不能放走任何一个人，确实无误地做到赶尽杀绝。他的从容由此可见一斑。

局面完全在敌人的掌控之下，这不能不令我感到焦虑。

长此以往的话，除『理的盗窃者』以外的所有人都会因魔力和体力的不支而吞下败果。留到最后

的加上我总共只有三人。到那时候，我将同时面对以城内的人类的血为牺牲得到强化的法芙纳和杀害了父亲大人的拉古涅这两个人。

必须得打破这个局面不可。

就在我如此下定决心时，机会上门了。

“——!?”

身体突然沉重了许多。好像整个人被扯向了地面似的，我险些跪倒在地。

我对这个魔法有印象。

“好、好沉？这是诺瓦露的……?”

我下意识里将这个现象判为了星魔法『Gravity』的效果。

然而附近的拉丝缇娅拉却摇了摇头。

“不对、诺瓦露在上面……! 这个魔法是下方来的!”

拉丝缇娅拉也一样——不，法芙纳等人也同样不

敢大意地抵抗着这个对重力上下其手的魔法。魔法的效果是无差别的。覆满弗茨亚茨城的地面和墙壁的血也打着漩儿往一层中央的天井处不断聚集。

敌我不分的魔法侵扰门廊后过了几秒，一道风呼啸而来。

“——『Tauz Schuss • Wind』!! ”

伴随这道声音，莱纳像疾驰的炮弹一样冲出了天井。紧接着，他在空中生成了好几道风桩，与之一同往法芙纳背后杀去。

“好险、是你吗！我的新主子怎么了!?”

法芙纳架开我的『Light Arrow • Brionac』，一面用血衣抵御莱纳的风桩一面出言质问。

莱纳没有回答，只是为奇袭的失败咋舌，随后撂下法芙纳乘风移往正门。

莱纳同出口附近的莉帕问道：

“喂、死神！我不是都说了先逃离这里吗！！”

“莱纳大哥哥！出不去啊！门被封死了！”

莱纳听罢，一脸为难地背过了身，试图打开鲜血支配下的大门——就在这时，一道寒光和喊声直扑他的背后。

“咕、可恶……打不——！？”

“莱纳！小心！我会优先攻击背对自己的敌人！！”

莱纳在毫厘之间躲过了格连的短剑，随后狠狠地瞪着他确认道：

“沃克先生、你这是……！啊麻烦死了，又是因为别的理由被操纵了吗……！”

在出言抱怨的同时，莱纳理解到了出城的困难，决定先努力把握门廊的状况。在此期间，我与他対上了视线。

那是一双盈满了活力、甚至有些刺人的眼眸。眼

球的动作诉说着他此刻不间断的思考，眼光的锐利传递出了他对生存和战斗的率直。

在捕捉到我的身影的一刹那，莱纳的眼神渗出了强烈的敌意。但他立马按下了敌意，结果使填满他双眸的情感变成了无处宣泄的愤怒。到最后，他甚至用同情的目光看向了我，这让我忍不住开口道：

“莱纳、我……！”

“不用说了！比起这个，在这里耽误太久的话，拉古涅就——！”

看来他原本打算一到门廊就撤出城外。

重新制定作战计划的时间无比紧迫，在这分秒必争的时候，他无意听取我的辩解和忏悔。莱纳心中的焦虑形于颜色，他将目光从我身上挪走，看向了方才脱身的大空洞。

此举意味着在莱纳眼里，在场的那三名浑身是血

的敌人还算不上大敌。

我当然清楚这一点，所以也和他一同看去。

与此同时，作用于全身的拉力逐渐增强。

重力的来向一点点地发生了变化。先是从正下方，接着是斜下方，最后转至水平方向。包括我在内，在场的所有物质都被拉向了通往地下的楼梯。

从那里现身的，是气喘吁吁的拉古涅。

她缠绕着黑色——不，是疑似黑色的魔力，嘟嘟啾啾地来到了一层。

“——哈啊、哈啊、哈啊。好、好暗……好暗好暗好暗……！”

这副模样和自己最后见到她时比起来未免相差太多，当然令我难掩惊讶。

在四十五层分别之际，拉古涅作为一个『狡猾而强大的骑士』让我印象深刻，可现在的她给人的

观感却与那时截然相反。写在她表情上的，与其说是狡猾，倒不如说是狂气。周身缠绕的非比寻常的魔力绝不能算为人的强大，而是『怪物』的。并且在这副模样下，她已然称不上是一名骑士了。

被自己的魔力裹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拉古涅眯细眼睛，为寻找猎物而左顾右盼。

然而不等她找到猎物，拉丝缇娅拉便抢着宣示出自己的存在。

“拉古涅！”

在格连将目标切换为莱纳之后，拉丝缇娅拉多了几分从容。她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向拉古涅靠近过去。

莱纳虽然想阻止，但却因格连的袭击而落空。干净利索地换完班后，拉丝缇娅拉开始了与拉古涅的对话。

“在、在那里的是.....难道说是小姐？”

拉古涅对呼唤起了反应，眯着眼睛寻找拉丝缇娅拉的所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拉古涅的魔力似乎对她的视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她这为自己的力量所困的样子不禁让人联想到千年前的我们。

“嗯，是我。拉古涅，先让我问一句。.....为什么？”

一如此前所言，拉丝缇娅拉试图探寻拉古涅所作所为的真意。考虑到双方的时间都不多，所以她简明扼要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询问拉古涅在四十五层背刺的动机。

“.....小姐，你应该还记得吧。我不是一直挂在嘴边吗？我要成为『第一』。”

“以前在大圣堂说的那个啊。可是，那不是作为骑士而言的吗？”

“是一切意义上的『第一』。所以涡波大哥哥他无论如何都太碍眼了。无论如何……”

“……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吗。”

在这寥寥数语中应该掺杂着只有长久相处的她们两人才能领会的思绪吧。语气纠结的拉古涅没能将话说到最后，而拉丝缇娅拉则暗暗低下了头——泪水在血池上激起了涟漪。

“——!? 难、难道说、你哭了吗……? 为什么!? 小姐、你别哭啊……! 到底是谁、竟敢弄哭我家小姐……!!”

拉古涅迈出楼梯口，一边接近拉丝缇娅拉一边环顾周围，仿佛又是在寻找敌人的身影。

真是诡异的情景。

拉丝缇娅拉之所以落泪，原因无疑是与拉古涅的会话。

而对这一点，当事人拉古涅不可能察觉不到。按

理说，正因为心怀负罪感，她在方才的对话中才会面露纠结。

此时此刻，在门廊之内，凡是有能力思考的人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我与法芙纳目瞪口呆，只是从旁看着拉古涅在那里探寻不存在的敌人。稍远处的莱纳和格连也差不多，虽然想出言提醒，但因为搞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人都不敢贸然插话。

所幸拉古涅对他人的视线很是敏感。她很快就察觉到了周围人示予自己的真相，终于回过神，停下了脚步。

“……啊、啊 a。这·样·啊，是·我·吗。——a 啊、a 啊啊啊、哈哈哈、啊啊啊啊、简直了!!”

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令拉丝缇娅拉落泪的敌人，拉古涅先是自嘲，接着不忿地抓起了自己的头。看到这一幕，我从她身上感觉到的那种怀念感就

此落实，于是战战兢兢地问道：

“拉古涅……难道说、你也成为『理的盗窃者』了……在使徒大人不在的情况下，你是怎么……？”

虽然不清楚她是如何做到的，但理由只可能是这个了。

听到我的见解，拉丝缇娅拉抬起头低喃道：

“拉、拉古涅……？”

在这当中，拉古涅仍是自顾自地挠着头，其动作之粗暴几乎要将头皮抓破。就这么过了几秒钟，随着一声长叹，拉古涅的表情恢复如初。她又变回了那个态度亲昵、性格开朗的少女，回答道：

“——咕、呜、呼……哈、哈哈，你们不用担心，我差不多都明白了。”

尽管身上的魔力仍然非同小可，但那种狂徒的氛围确实淡薄了一些。

拉古涅十分冷静地将自己的状况分析了一番，向我们解释道：

“哎呀～，成为『理的盗窃者』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吗。为了重要的事物渴求力量，却要因此失去重要的事物。啊～，这规则真是混账透顶啊。连个说明都没有就将人生存的意义连根拔起。让人连自己到底在做什么都没个概念。好不容易得到了强大的力量，之后却只能一味地变弱。这可真是过分啊。哈哈哈。”

拉古涅十分轻描淡写地宣告自己成为了我和法芙纳的同类。可是经历了千年前的战斗的我却怎么也无法将它看得这么轻巧。所以我明知对方是自己的仇敌，接下来的话也还是脱口而出：

“还、还来得及！拉古涅！赶在失去你重要的事物之前，还是把这些全都抛下为好……！”

“我才不要。当然了，我既不想失去、也不想抛

弃、更不想败北。我要盗取这个世界所有的理，克服『代价』，让这个力量真正为我所用。——没错。我要让它彻底成为我的东西。”

拉古涅意志坚定、了无迷茫、毫不迟疑地否定道。那不假思索的答复清楚明白地证明了一点：即便同为『理的盗窃者』，她终究还是与我们不尽相同。

虽然来到了同样的场所，可成色却不一样。

在成为『理的盗窃者』之前，拉古涅走过的道路与我们有别。

那正是我和父亲大人他们的一种“倘若”的姿态。倘若我们不曾与使徒相遇，而是在这个世界上独步前行，那么我们或许就会像现在的拉古涅这样——

正当我产生了一种看着一面镜子的错觉时，拉古涅的身影突然消失了。

就好像从一开始就不曾存在过那样，拉古涅这一存在从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意识到这正是她用来杀害父亲大人的招数，连忙提高警惕环顾周围。

距离拉古涅最近的拉丝缇娅拉也看丢了她的身影，不免面露惊愕。接着，就连站在拉古涅一方的法芙纳也感到了为难。

“喂、拉古涅！你这样就连我也看不到啊！谁是你的目标！？”

明知不会有答案，可他还是不得不问。

法芙纳的魔法多是一些广范围的无差别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经意释放的魔法没准会误伤拉古涅。

法芙纳中止了攻击。开始探查同伴的位置。

我和拉丝缇娅拉也是一样，在一层的所有人都不例外——不过，有那么一个人，有一个能准确地

获取连我们这些『理的盗窃者』都感到束手无策的位置情报，并不分敌我地将之传达给所有人知晓的人存在。

“拉丝缇娅拉！拉古涅她无视了你，往圣女大人那里去了！”

与莱纳交手的格连以确定的语气喊道。

拉丝缇娅拉没有怀疑。法芙纳也一样。两人一齐向我冲了过来。

“诺斯菲！”

“在那儿吗！”

“你、你不要过来！——『Sehr・Wind』!!”

“这话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冷不防的很吓人好吧！”

当然了，相同的目的地必然会带来摩擦。两人四目相对，魔法就此交错。

拉丝缇娅拉打算用暴风将法芙纳击飞，但被对方

用血膜挡了下来。

然而，对这两人重启的战端——我已无暇看到最后。

拉古涅的面容突然挤占了我的全部视野。

她出现在了 my 面前，双手伸向了我的脖颈。

明明有格连的忠告在先，我却未能做出任何应对。

“——！”

是杀害了父亲大人的双手。

双重意义上的精神创伤就在我的眼前。

要让我的身体因战栗而动弹不得根本是绰绰有余。

“呜、u 呜……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好了好了，先不说这些无所谓的事！诺斯菲，恭喜你恢复了过来！这下总算能和你好好谈谈了啊，我很高兴哦！”

拉古涅勒住了我的脖子，搭话的语气与她在四十五层几无相异。

出口的词句也一样，无论我的眼角攒有多少泪水都毫不以为意，仍然是那么冷冽。

“你今天的经历真的很丰富嘛……从地下脱身之后，在弗茨亚茨城做好准备，一门心思地等着涡波大哥哥找上门，一番斗争后父女终于相认，可自己的爸爸转眼就死掉了……于是你又哭了个稀里哗啦。所以呢？诺斯菲现在能鼓起勇气和我战斗了？”

拉古涅最先做的，是确认我战意的有无。

可是，说实话，战意之类我根本不可能有。

如果有那种东西，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浑身发抖了。

在这当中——我不禁感到了违和，为什么以奇袭为杀手锏的她会像这样悠哉悠哉地同我对话？这

实在不像她，现在想来，在四十五层的时候也是这样。时间耽搁得越久，我就越发感到不解，拉古涅为什么不干脆利落地将我杀掉呢，这太奇怪了。

是因为她已经干掉了父亲大人这最大的强敌，所以大意了吗？

还是说，有什么理由让她给了我特殊待遇？

在我想到答案之前，拉古涅重新问道：

“我是在问你，你找到于自己而言的『第一』了吗？”

见我迟迟不作答复，拉古涅又将问题变得更加简单易懂，然而这也让我感到一头雾水。我不明白这个问题与战意究竟有什么关系。

“咕、u 呜……我、我的『第一』……？”

“没错。你一直以之为目标的『第一』。一直渴求的生存意义。你应该就是为了得到那份答案才

坚持至今的。”

这个问题的份量想必不轻。

不管是对拉古涅还是对我来说，都极为重要。

不过它的答案于我而言实在是简单明了。

“我心中的『第一』无论何时都是父亲大人！”

“可是你的爸爸已经不在了，他已经死了。在没有他的世界里，你打算靠什么支撑自己活下去？”

拉古涅摇了摇头，表示这个答案不对。

她要我放弃对已死之人的依赖，拿出一个不同的答案。

然而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我是不会放弃的！”

就在不久前，我对拉丝缇娅拉发过誓。

对缇亚和斯诺也是。

我许下了誓言，自己绝不会放弃，绝对要解决父

亲大人的问题。

“不过是死了而已，这又如何！？父亲大人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我的使命就是让他回来，绝对不会错！我一定会用自己的魔法将他救回来！！”

我大喊着，将自己诞生的意义、自己现在活着的理由诉诸于拉古涅。

听罢，拉古涅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

我的答案让她十分不快。明明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个能让自己耳目一新的答案，可结果却如此浅陋、鄙薄……她露出了这样一种表情。

“……你要将『不老不死』用在那种家伙身上吗？那是诺斯菲领悟的属于你自己的力量，用在自己身上才是最好的。”

也不知是从谁那里了解到的，拉古涅似乎对我的力量知之甚详。

她用比我还要了解的口吻，将它的正当用途告知于我：

“你明白吗。【已死之人无法复生】。正因为人生只有一次，人才会在唯一的人生中赌上自己的灵魂。哪怕只有一个人，如果你为了让死者复生而不惜毁坏【人之理】，那人的强大将从根本上被否定。依靠魔法可以让人死而复生这种梦话必须永远是梦话，如果它成为了现实……人将一边倒地越来越脆弱。”

以一个人而言，拉古涅这番话无比正经、正确。然而，我早已不再是一个正经的人，也早已厌烦了正确的事。

“那种理……我恨透了。无论是谁，都是希望自己重要的人能活下去的。一直梦想着死去的人能醒过来，再跟自己说一声‘早上好’的情景。如果只要变弱就能化梦境为现实，那我无论变得多

么弱小也在所不惜。”

“.....如果拥有那份力量的话，你甚至能战胜我啊.....？不，这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那份力量是唯一能颠覆这个世界的力量。如果你将它交给涡波那种跟世界的爪牙无异的家伙，那可就真的回天乏术了。在我和诺斯菲之间决出胜者，由胜者背负大家的力量继续前进才是正确的！怀抱逝去的珍重之人的思念，由活下来的更强的一方承担对抗世界的责任！这才是为人者应当遵循的正确的做法！！”

拉古涅大喊道。话中的内容让我稍稍窥见了她心中的想法。她一定是希望听到我回答世界或她自己是最大的敌人吧。

“即便如此，我也要去救父亲大人.....我是不会放弃的.....因为我的力量并不是为了与谁战斗而存在的。我从父亲大人那里学到了，这是为了

帮助珍重之人的力量……”

可我还是将已死之人挂在嘴边，没有前进的意思。

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跟一个不停撒娇邀宠的小孩子没两样。

见我始终不肯离巢自立，拉古涅厉声叱责道：

“……你差不多也该注意到了吧？注意到缠在我和你身上的无数的『魔法之线』！真正可怕的是那藏在幕后，一直在暗中操纵我们的存在啊！将『不老不死』交给我要比交给涡波大哥哥强上百倍！看我给这个世界搅个稀巴烂！”

『魔法之线』。虽然有些不合时宜，但我还是不禁觉得她这种遣词的风格跟父亲大人很像。

我明白拉古涅想说什么。『魔法之线』，这东西明明不是魔法，却像魔法一样操纵着我们。如果要换一种说法，那它可能就是所谓的命运吧。我在

千年前就有这种感觉。在四十五层泣如雨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那所谓的『魔法之线』。有种冰冷的目光在看着我们，从一千年前开始，一直如此。

——我明白的啊。

可是，实在很对不起拉古涅，父亲大人仍旧是我心中的第一。唯有这一点，是我作为诺斯菲·弗茨亚茨所不可易的。

“我明白的。可是、就算、就算是这样……我相信父亲大人也一定会有办法的……如果是父亲大人的话，一定……！”

“你这——！！”

拉古涅的情绪变得前所未有的激动。

她身边浓密的魔力也随情绪一同增幅，性质一跃强化了好几重。拉古涅的身体像大海的涡旋一般几欲将所有的物质都吸到身边——然而转眼之

间，这股力量就平息了下来。

无论是拉古涅脸上的热量，还是因魔力性质而生的引力，全都在一瞬间归于沉寂。

一如此前的宣言，拉古涅以一颗平常心实现了对新获的魔力的制御。接着，恢复了平静的拉古涅冷冷地看着我，表情写满了失望。

“.....我明白了。不过，既然你既不打算将它交给我，也无意和我战斗，那我是绝对不会将你爸爸的尸体交给你的。接下来我要抽出相川・涡波的魔石，与之『亲和』，然后变得更强。当然，为了能永远待在最强的『顶点』，我是不会任由那愚蠢的规则消磨内心的。在我成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之前，我绝对不会输.....所以——”
拉古涅表明自己的决心，同时加强了手上的力道。

“你的『不老不死』我就收下了。”

“咕、a 啊 AA！拉、拉古涅……!!”

在颈椎几乎被掐断的力度压迫下，我被剥夺了呼吸的权利。

“很痛吗!? 还有很多更痛的等着你哦！哈哈哈，毕竟我可不会顾忌手段！无关乎你怎么想，这边的办法有的是！在这座城里，药啊魔法道具啊拷问工具啊可谓一应俱全!!”

“——『Light Arrow』!!”

趁着喉咙还没被捏碎，我发动了魔法。

我使尽浑身解数，在零距离下施展魔法攻击既是仇敌又是心理阴影的拉古涅，同时用右脚奋力踢击她的腹部，将她踢离自己身边。

在双重冲击之下，拉古涅松开了我的脖颈，大幅后退。

但我的攻击并没有奏效，无论是光箭还是踢击，都被疑似『地之理的盗窃者』的水晶挡了下来。

我也顺势将自己的意志告知退至通往大空洞的阶梯的拉古涅：

“我、我绝对不要……！无论遭受怎样的折磨，我都不会让你得逞！我一定是无法战胜你的吧！可就算是这样，我对父亲大人的思念绝不会被你磨灭！这份『魔法（思念）』要传达的对象绝不会改变！！”

十分不可思议的，我的声音和身体都不再颤抖了。

承认自己没有胜算、接受了心中的恐惧、理解了于人而言的错误，即便如此，我还是决定对抗拉古涅。

“……诺斯菲你终于拿出『勇气』来了啊。就是已经太迟了。”

拉古涅见状略感无奈。

接着，她用右手拔出了腰间的『赫尔米娜的心

脏』，左手在轻轻触碰『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之后覆上了一层护手般的水晶。拉古涅没有选择同时使用两把利刃，而是将左手藏在了背后，摆出了她一贯的架势。

相较之下，我没有任何动作。

说实话，虽然表明了决意，但我还是不觉得自己能赢。如果拉古涅手握『赫尔米娜的心脏』再次施展之前那种潜行，那我根本无力抗衡。

当不可与之正面交战的念头在脑中梭巡，令我踌躇不前的时候——增援从天井上方及时赶到。

“——『Impulse Break』!!”

起初，我以为是来自拉古涅的攻击，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眼前的光景否定了。

斯诺乘着『龙之风』从上空高速降落，全力向拉古涅施展了一记飞踢。

她在这之前想必一直潜伏在二三层的位置伺机

而动，而拉古涅拉开与我的距离来到天井附近的此刻正是行事之机。

斯诺展开了苍色的双翼，不仅令手足变大，肌肤还长出了龙鳞。

这是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最高级的『魔人化』、『龙化』。它那不讲道理的力量我已在千年前的战斗中有切身的体会。不止如此，斯诺还用无属性的魔法强化了脚力。

哪怕只是被它擦到，恐怕也要落个粉身碎骨，但拉古涅却用左手的护手成功将这锐不可当的攻击接了下来。

然而，她无法抵御继之而来的『龙之风』。

拉古涅在风力的压迫下几欲屈膝，斯诺带着杀意乘势追击。

“a 啊 a 啊 AAA——！拉古涅！你竟敢！！”

斯诺在攻击被挡住的一瞬间振动双翼，增强向下

方的压力。

当然，『龙之风』和『龙之咆哮』也并行不悖。

弗茨亚茨城一层所有的血都在冲击下化作浪涛荡向四周。暴露在外的坚实地面裂痕陡生，暴风不分敌我地扑向了在场的所有人。

“这是……!!”

拉古涅终于站不住了，于此同时，她的立足点彻底崩解，地面被抉开了一大块。

我自觉应该为斯诺提供援助，可无奈却受制于汹涌的血浪和『龙之风』。

在原本就混乱的局面下加以这场爆炸。斯诺的乱入让一层彻底陷入了混乱。

当我正迷茫自己接下来该如何行动时，一旁传来了声音。

“圣女大人！大小姐!! 来这边!!”

是可以完全付诸信赖的女骑士、佩露修娜·库艾

伽的声音。

完全『狼化』的塞拉将佩露修娜、诺瓦露、缇亚、阳潼大人载在背上，顶着暴风从二层疾驰而来。

“去吧！——『Flame Arrow』!!”

缇亚在塞拉背上充分提炼了魔力，只见光粒四溢，使徒特有的光翼也在背后招展，她运用规模冠绝全场的魔力放出了一道魔法。

目标是弗茨亚茨城的入口、在血液庇护下的大门。

虽然名字叫『Flame Arrow』，但那早就不是什么火焰了，而是一道可以吞噬一切的白光。洪流一般的白光只一瞬间就蒸发了覆盖大门的血，不费吹灰之力就在门上开了一个大洞。

如此一来，退路就成功确保了。

而这当然被拉古涅看在了眼里。

拉古涅当机立断，以剔除一切矫饰的口吻发动了

杀手铜。

“——【星之理】！将她的强大反转为弱小！！”

话音落毕，撼动一层的『Impulse』、『龙之风』、『龙之咆哮』的冲击——就此销声匿迹。

不是渐渐消失，而是在一瞬间归零。

更有甚者，斯诺自身也出现了异象。

作为龙之象征的双翼和鳞片眨眼间便无处可寻，她变回了一个普通的人类。

斯诺在拉古涅上方，在门廊的空中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强制解除……不对！？治、治好了！？全都！？”

相对的，拉古涅全无动摇。她立即增强了身边的魔力，决心驾驭一直不受控制的力量。然而出口的，却是一种握紧缰绳，为了降服桀骜不驯的野兽（力量）而做的咆哮：

“星之魔力啊，把她给我拉过来！【星之理】啊，

她已手无寸铁！接下来将她的生反转为死！！”

拉古涅伸出了原本用于防御的左手，打算抓住斯诺的身体。

那只手是如此不祥，其上缠绕着比魔力还要可怖的东西。

一旦被抓到就会死。那上面的恶意足以让人有此预感。

“——斯诺！！”

危急关头，她的兄长格连横插一杠。

格连利用暴风制造的机会摆脱了莱纳，并投出了系绳短剑。接着，绳子巧妙地缠住了空中的斯诺，将她从拉古涅的魔掌中救了出来。

拉古涅在这一击中投入甚大，不料却无疾而终，她愤而对同伴吼道：

“为什么要碍事……法芙纳！”

“不是啊，是格连真的不得了啊！明明我分了相

当一部分魔力过去，可他从刚才开始就有好几次脱离了控制！”

法芙纳也因暴风的影响稍稍改变了站位，并对在他操纵下的格连救了斯诺一事最是欢喜不过。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用他！？”

“咕——你说的是！”

可是在主子的命令下，法芙纳不得不在格连脚边聚集血液将之吞没。看到格连被吸入地面的诡异景象，着陆的斯诺向他冲了过去。

“格、格连哥哥！！”

“斯诺，不用担心我和艾尔！你赶紧去和大家汇合——”

不过格连本人却表示了拒绝，并望向了一层的出口。缇亚等人已在那里等候。而附近的艾尔米拉德则跟格连一样逐渐没入了血中，他似乎是败给了得到缇亚等人掩护的莱纳和莉帕，法芙纳只好

暂且将他撤下。

战局在须臾之间天翻地覆，其间，缇亚远远地招手喊道：

“喂，斯诺！不是你说要重整态势的吗！？”

斯诺听罢表情为难，留下一句话后掉头撤离。

“……我会再过来的！！”

格连笑着领受了妹妹的道别，随后彻底消失在了血泊之中。

见证了整个过程之后，有人用力握住了我的手。

“诺斯菲！！”

拉丝缇娅拉握催促我一起逃走。

我磕磕绊绊地紧随其后。只是理所当然的，法芙纳不会轻易放跑我们两个。

“——『Blood Bane!!』”

法芙纳身披的血蓑应声变成了绳状。它分作好几束，像怪物的触手一样在空中游走，其形状比蛇

要光滑，其动作比鸟要迅捷。

只是此时此刻，在这个距离下，有一位无敌于魔法战的少女。

“——『Flame・散花』！”

缇亚在出口处释放的箭雨命中了所有的触手，并将之尽数蒸发。

法芙纳啧了一声，无奈之下只好驱使自己的双腿企图将我们拦下。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只有自己展开了追击，于是停下脚步，回身质问道：

“——!? 喂、拉古涅！你愣着干什么!?”

拉古涅的步伐极其迟缓。

她的眼神直到方才还如深渊一般令人不寒而栗，现在却如白露一般稀薄，仿佛万念俱灰。面对尽心尽力的法芙纳，拉古涅面露窘色：

“不是、那个，我就是寻思着都是一些比想象中还

要没价值的生命啊什么的……反正总有一天要给他们都杀掉，现在就没必要勉强去追了……比起这个，还是优先占据弗茨亚茨城吧。现在不是还没吞噬到最上层吗？”

“确保据点！？这确实是作战的基本没错！可是啊！不是你说要杀净眼前所见之人吗！”

我一面在拉丝缇亚拉的牵扯下奔跑，一面看着两人的互动。

“啊～，确实是这么说过来着……我确实说过。可是，在那之前，我发现有很多事需要先行确认……”

“哈啊！？亏你在那里——”

喊到一半，法芙纳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跟・我・一・样，都明白了拉古涅现在的状态。

“小姐和诺斯菲、莱纳和玛利亚、前辈和总

长.....你们所有人、曾经明明是那么耀眼.....是那么有价值的生命.....”

拉古涅注视着逃走我们，自言自语道。

但是她的目光并没有与我相合。拉古涅确实注视着我们，却也是视而不见，她的眼神有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久久地凝望虚空。

看到她这副模样，法芙纳低喃道“.....终究还是新来乍到吗”。

“再说了.....反正他们迟早会再来的。只要涡波大哥哥还在这里，他们就一定会老老实实在带着『不老不死』到这里自投罗网.....到这里成为我们的刀下亡魂.....”

正因为同样是『理的盗窃者』，我和法芙纳才能稍稍理解拉古涅的现状。

成为了『理的盗窃者』的拉古涅虽然看上去所受的影响不大，但事实绝非如此。特别是以和我先

前的问答还有对斯诺的全力攻击为契机，她心中各种事情的优先级发生了大幅的换位。虽然她用强韧的精神压下了『代价』，所以看上去比其他人要正常，但实际上——

“——对吧，诺斯菲。”

以拉古涅的这声呼唤为结，我们成功逃出了弗茨亚茨城。

在越过城外的大桥，冲下高地的途中，拉丝缇娅拉一直牵着我的手，在此期间，我脸上的阴霾始终未散。

326. 再次

“——『我于此弃旗』——”

这是我今天第二次使用这个『咏唱』。

利用这个新的力量，不仅是心灵，我甚至能『代替』背负身体的状态。

我也承认，这个魔法的效果确实称得上超凡脱俗。

即便是因【永远无法复原】的伤而濒临死亡的拉丝缇娅拉，我也用这个魔法让她恢复如初了。单论治疗的领域，想必不会有比这效果更强的魔法了吧。

然而对这第二次的使用——我却没·有·任·何·手感。

既没有成功治疗了对方的实感，也没有感觉到自己作为『代替』背负了什么。就像抓了一把空气塞进嘴里，有的只是徒劳。

“成功……不，失败了啊。果・然・啊，即便代替背负病症也没有什么变化。”

我如实地讲出了自己的感想，听到我的话，在一旁守望的缇亚把住我的肩膀问道：

“失、失败了……!? 没救了吗!? 她们再也醒不过来了吗!?”

在颠簸的视野中，我又一次看向了两名患者。

那是两名黑发的少女。

——这里是大圣都的地下街。

摆脱拉古涅与法芙纳的追击之后，我们径直逃往了地下。

在那之后，我们潜伏于一座拉古涅所不知道的宅邸，在那里休养生息。

刚安顿下来，我就主动请缨为伤者治疗。之所以如此，既是因为我的治疗手腕在众人之中最为高超，也单纯是考虑到了有几个人的问题是只有我

能解决的。

败给了父亲大人的佩露修娜、诺瓦露、塞拉三人只受了轻伤，治疗起来毫不费力。拉丝缇娅拉、缇亚、斯诺则毫发无损。最后只剩下失去了意识的玛利亚和阳潼大人——

我借用了一间屋子，让两人躺在铺满绒毯的地面上，为她们施展了最强力的魔法。

然而结果却是徒劳。

两人身上并没有需要我作为『代替』承担的负债。玛利亚只是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因拉古涅的一击而失去了意识，此外并无大碍。

而理应在千年前罹患顽疾，承受着无法苏醒的『诅咒』的阳潼大人则毫无变化。留在她身边的只有令人直打冷颤的寒气——

“……不是的，缇亚。以我现在的力量，没有什么病是治不好的。这样一来阳潼大人应该就康复

了。无论是在原来的世界的病症，还是始祖在千年前的应急处理，亦或是来自使徒的魔法都已不复存在。只是，可能是因为沉睡了太久……她似乎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苏醒。如果快的话，我想明天或者明后天她应该就能醒过来了吧……”

拜千年前的战历所赐，我能对两人的病情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在如实阐明现状之后，缇亚松了口气，拿开了搭在我肩上的手。

“这、这两天就……？那就好……哈、哈哈，这样涡波的一个愿望就实现了啊……涡波的愿望终于……可是他却——呜……”

接着，她握住了沉睡中的阳潼大人的手，眼中盈满了泪水。

将她的反应看在眼里，我继续道：

“玛利亚也没有大碍了。她的话想必很快就能醒过来了吧。只是，她消耗了相当的魔力，现在最

好不要勉强叫她起来。”

“玛利亚会快一些吗……”

缇亚跪了下来，一面握着阳滝大人的手，一面将头埋进了玛利亚胸口。她藏起了自己的泪颜，呼唤着那让她无比信赖、此刻却意识全无的同伴。

“呐，玛利亚……你快醒过来吧……我、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以此为结，缇亚的身体再无任何动作。

虽然身体毫发无损，但心灵的部分则要另当别论。缇亚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疲惫，几乎要和地上的两人一起沉睡过去。

她不安定的情绪令我感到了不安。

缇亚如果是个贫弱的少女还好。可她拥有的魔力能与使徒和『理的盗窃者』相匹敌。她什么时候会因承受不住心理的压力而暴走都未可知。

看到我不安的表情，守在房间一隅的斯诺走上前

来。

“我会看着缇亚的。正好我也想缓一阵子……所以就在这里休息了。”

相较之下更为冷静的斯诺温柔地将手搭在缇亚的肩膀上，表示会看护她。

不过言外之意也是要我离开这个房间。

我知道这是她的体贴。斯诺不愿在盲目的感情的驱使下叱责我，所以为了防止可能的情绪失控，她希望我远离此处。

怀着对斯诺的感谢，我轻声回答道“好的”，接着离开了房间。

“涡波……”，身后传来了斯诺的低喃。与之一同入耳的还有抽泣的声音。

我横下心绝不回头，默默地在空荡的走廊中迈步。

“……！”

恰逢此时，我突然打了个趔趄。

匆忙之下，我狠狠地将手杵在墙壁上，这才勉强撑住了身体。借此机会，我开始检查最后的患者，也就是自己的状况。

腹部的出血依然源源不断。

姑且用宅邸的布料做了应急处理，不过基本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不是『光之理的盗窃者』，恐怕这时候已经因失血过多而丧命了吧。

不过这还算轻的。

情况最严重的是精神（心灵）。吐意和疼痛这种流于基本的东西我都已经习惯了所以算不了什么，但在此之外的魔法般的症状却让人难以承受。

勒紧心灵的不安、充斥于脑海的淤泥般的悔恨、令四肢颤栗不已的对敌人的恐惧。

平衡感和距离感已然崩溃，几乎令我气闷而绝。

绷紧的神经一松开，这一切便找上了门。好像下一步就会倒卧在地、陷入一场隔绝任何不安的永眠。

我扎紧腹部的绷带，用肉体的痛楚儆戒自己。

不能因一时的休战而松懈。

给我继续行动。一旦停下就无法抵抗睡意了。

如果睡着了，那我恐怕就——

我踉踉跄跄地在走廊里前进。

过了一会儿，来到客厅之前的我看到弗茨亚茨的骑士们一脸严肃地交流着什么。

塞拉和佩露修娜正在向拉丝缇娅拉提供自己所知的信息。与这些人没什么交集的诺瓦露则老老实实地待在房间的角落。

她们话题的中心——是如今反目成仇的同伴。

针对拉古涅·卡伊库欧拉的问题，佩露修娜阐述道：

“——拉古涅之所以成为骑士，是为了一个叫西多雅的村子。我记得契约有规定，她的收入基本都要送交自己的故乡。”

坐在客厅正中央的拉丝缇娅拉听完后，仔细品味起了这份情报。

“边境出身吗，嗯~.....生活在边境的拉古涅是因为怎样的原委来到弗茨亚茨的呢？”

“我记得发掘了拉古涅的是帕林库洛和海因。虽然有调查过她的故乡，但并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拉古涅在周围人的爱护下长大，并由衷地感激这一切，所以她千真万确的想为故乡报恩，为此才希望作为骑士出人头地.....我曾是如此相信的.....”

佩露修娜越说越没有底气。

见状，她的后辈塞拉接过话继续道：

“成为『天上之七骑士』后，拉古涅一般是作为

我的部下活动的。再就是因为年龄相近的原因，她经常在大小姐身边负责护卫工作……”

“嗯，这些我知道。毕竟我自小就经常和拉古涅一起玩闹……只是，我到底没能发现拉古涅的真心……”

据说这三个人都与拉古涅情同手足。

然而，即便是这样，她们今天还是分道扬镳。这份事实为三个人的表情蒙上了阴霾。

“我也是啊。我完全没有料到拉古涅居然有这么大的野心。”

不过，只有塞拉觉得不能一味消沉，她立刻抬起头，试图尽可能多地将自己所了解的告知拉丝缇娅拉。

“……我和拉古涅经常一起休假。所以，作为上司我曾打听过她的境遇问题。那时候，我曾经这样问过她，‘在联合国辛苦打拼，获得的报酬要

全部送给故乡，这样的生活不辛苦吗？’ 对此，她笑着回答我『如果成为了第一，妈妈就会来见我的，所以没关系——』。当时我没有太将这话放在心上，只是想着她和家人的牵绊真深厚啊～云云……可是现在，我总觉得这句话十分关键。”

“又是妈妈啊……塞拉，你知道拉古涅的母亲现在在哪里吗？”

“现在……？卡伊库欧拉家的夫人，我记得——”

“不，不是的。我问的是她还不是骑士、没有成为贵族的养子、在被抚养当侍女之前的妈妈。你知道她小时候和亲生母亲在一起生活时的事吗？”

“这就不清楚了……可是，既然离开了生养自己的亲人成为了贵族的养子，那么我觉得她的妈妈应该已经过世了吧？”

“这样啊.....不去西多雅村实际调查一下的话，看来是无法得知详情了呢.....”

拉丝缇娅拉似乎仍没有改变方针。

透过她的言语，很容易就能窥见她试图理解拉古涅的努力。

这令她身边的两名原来的侍从面露苦色，在这当中，佩露修娜补充说明道：

“很抱歉，大小姐。就算想去、可西多雅村也已经.....不如说，因为一年前的『大灾厄』，它周边一带都.....”

“咦？难道说，因为『大灾厄』的影响消失了吗？”

“不是的，没有消失。因为在大陆的边缘，所以并没有受到大陆崩坏的影响。只是，正因为是偏僻的小村庄，『大灾厄』的影响才是致命的。不但农作物的收获量剧减，与中心地区的交易也彻底

中断，据说村子最后被放弃了。虽然是这样，不过并没有人死于饥困，所有的村民都完成了避难转移。因为拉古涅的报酬都送到了那边，所以那个村子相对富足了些……”

“没有人因此丧命……是说即使如此，这还是成为了拉古涅的契机？她希望让荒废的故乡重归往昔？不，是期望和口中的那个妈妈重逢？不、嗯~……嗯~……”

拉丝缇娅拉想法设法地探寻着拉古涅真正的愿望。

看来她并不相信拉古涅之前在城里给她的『成为第一』的回答。不对，准确来说，『成为第一』只是一种手段，她真正的目的应该另在别处。

我也这么想。

如果说『成为第一』就是她的全部，那么她不该会变得那・么・像一个『理的盗窃者』。

毕竟她已经杀了父亲大人，成为了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承认的头号强敌。

拉古涅的手段已经实现了，可是她真正的目的却没有，而那没能实现的目的化为了极强的『留恋』。这恐怕就是她现在的状态了吧。

我有一种预感，她真正的目的是我们绝对无从知晓的。

我想拉古涅一定至死都不会向别人表露自己的心迹。不，岂止如此，哪怕是对自己，她可能也会欺瞒到死。她给人的印象和父亲大人很像，都仿佛是活在对自己的欺骗之中。

如果说有谁能看透她的心底，那想必只有和她一样的存在了吧。

正因如此，拉古涅才会如此厌恶父亲大人，才会处心积虑地最先杀死他。

不知为何，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该不该将自己的这种印象告知拉丝缇娅拉。

只要是有关拉古涅的情报，我想她都会非常乐于接受吧。并且，如果这份情报能对接下来的作战起到什么帮助的话——

“我劝你还是算了吧。”

然而，身后的一道声音拦住了我的脚步。

我转过身，结果看到了披着斗篷的莱纳。当大家在这座宅邸里稍事休息的时候，他自说自话地前去进行了侦查，看样子他的侦查结束了。

“拉丝缇娅拉还好。但是另外两个性格较真的骑士还没有完全信任你。你要是进去了，她们的话就只好往下说了。”

莱纳给了我非常正经的建议。

虽说短时间内立场颠倒，但我操纵了佩露修娜和塞拉仍是不争的事实。

我倒是不介意她们因此恨我，但让话题进行不下去，给拉丝缇娅拉添了麻烦就不好了。于是我打消了进入客厅的念头。

“再说了，她们现在的话题对我们来说根本无所谓不是吗？事到如今，就算了解了敌人的过去又能如何？无论怎么想都无补于事的。比起这个，你到这边来。”

莱纳对拉古涅的话题兴味索然，同我招了招手。

由此可见，莱纳全无动摇。

就算拉丝缇娅拉期望与拉古涅和解，他想必也只会考虑『最糟』的事态，专心做好将拉古涅击毙的准备。

我记得就时间而言，莱纳是与父亲大人相处最久的。说他崇拜父亲大人想必并不为过，可明明如此，他却与缇亚等人不同，在这艰苦逆旅中也没有驻足止步之意。

尽管为他内心的强大感到叹服，我还是装出不悦的态度回答道：

“……唉，我说莱纳，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恶心啊。这话说的就像是把我心里的想法都看透了似的。”

“以前的你先不说，现在的你就太好懂了。所以就不要再装腔作势了。就算你这么做也没什么意义……真的。”

然而我的虚张声势一眼就被他看穿了。
时移世易，我在迷宫中曾一度凌驾于莱纳之上，可到今天似乎再也无法建立对他的优势了。
一连串的光的『代价』已经不允许我做无谓的逞强。

而我也没有勉强自己的气力了。

“……也是啊。”

我自认虚张声势没有意义，所以老老实实在地接受

了莱纳的建议。

就这样，我跟着莱纳来到了宅邸的庭院。在这里，我首先询问他到大圣都走了一遭的成果。

“莱纳，大圣都现在的情况如何？”

“.....地上现在沸反盈天了。溢出城外的血开始侵蚀城邑，军队有了大动作。当然，一般人为了避难逃进了教会和政府机构。我想地下街不久之后也会成为避难所吧。毕竟将这里借给我们的『元老院』已经不在了。”

“你也去看过弗茨亚茨城的情况了吧？拉古涅呢？”

“弗茨亚茨的军队现在在城下跟那家伙交战。”
事态处理得不错。

弗茨亚茨城被血吞噬后已经过了几个小时。
在我们那时候，军队的大部分是豪族麾下的私兵或佣兵，但在现代，国家大多会维持数目不小的

常备军。这也就是说，即便失去了弗茨亚茨城内的大人物，驻扎在大圣都各处的军队的指挥系统也并非彻底瘫痪。这个时代有设想种种异常事态并事前制定预案的余裕。弗茨亚茨城出现异象之后，几个小时的时间足够让大圣都的军队完成包围网了。

“我隔远望去，看到拉古涅正和弗茨亚茨的好几个骑士团——大概上百名骑士打得热火朝天。她以大桥为阵地，一味地使用张扬的魔法，仿佛是在昭告天下说‘逆贼就在这里！’明明只要有那个意思就可以将指挥官暗杀，可既然她没有这么做……那目的恐怕就是一网打尽了吧。”

“是啊，或许是想向世界展示自己吧。毕竟她对『第一』很是执着。”

为了收复弗茨亚茨城而调集起来的军人恐怕会就此沦为自我表现欲强烈的拉古涅的牺牲品吧。

——这份事实狠狠地刺痛了我的心。

“法芙纳那家伙好像在塔顶做些什么。我在空中隐约看到了一道魔法阵。……说实话，他那边更令我不安。那家伙的魔法无论哪个都过于异常了。将整个城堡用血吞噬的那招明显已经超出了魔法的范畴。我认识的骑士团找了个隐秘的位置用魔法对城堡进行了炮击，可是没有任何效果不说，攻击反过来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使他们被蜂拥而来的血之骑士给歼灭了。”

“就连阿雷亚斯和兰斯在一千年前也对它感到十分棘手……以不谙实战的现代魔法使而言，想必连攻进去都很困难吧。”

当然，虽然实战水平不如，但现代的研究水平确实更高一筹。正面击破或许困难了些，但活用这个长处的话，要攻略那座城堡并非全无可能。

结合自己一千年前的经验，我将有效的手段告知

于莱纳：

“莱纳，有几种手段可以对付那座城。首先最基本的，那些自动反击的血之骑士是不能离开血池的。另外，用不带敌意的魔力进行照射的话，可以遏止血池的扩张。”

“这点好像已经被注意到了。有几个骑士团布好了阵，使用魔力进行了压制。”

“再就是准备与血属性相性较好的木属性魔力，在其周围——”

“停一下，诺斯菲。现在没必要讲这些吧。”

然而不等我把话说完，莱纳的表情突然严肃了几分，指责我离题过远。

“.....只要将我提供的情报告诉你在军中的熟人，那就可以减少无谓的牺牲了。”

“不好意思，我没那个闲心。比起这些，现在有更紧要的问题。”

“可是，那样就……”

若对地上的战斗作壁上观，之后的伤亡简直不堪设想，天知道拉古涅和法芙纳的疯狂会为这个国家带来多少挽歌。

“你这么聪明的人，我想不会不懂吧？我们应该一门心思干掉拉古涅和法芙纳。就结果而言，这才是真正于国有益的。”

“……是啊。”

对本能救到的人见死不救。这种决断我早在千年前便习惯了。

我压下了胸口的痛楚，采纳了莱纳的主张，开始与他交换取胜所必须的情报。

“我现在想知道的，不是拯救拉古涅或是别的什么人的办法……我需要你告诉我基督和拉古涅到底哪一方更强，凭感觉也无妨。”

“这个……无疑是父亲大人。如果没有偷袭，也

没有他不得不分心保护的对象，那么父亲大人一定会赢。他在弗茨亚茨城的败北全是因我所致。他为了保护我，从一开始就落了下风……”

虽然多少有些犹豫，但我最后还是做出了断言。即便拉古涅杀死了父亲大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可我还是觉得事情本不应如此。

如果我当时不在那里的话，父亲大人多少会从容一些。至少，如果没有将我推开那一把，他也不会失去右手。只要手和剑还在，他就能抵御随后而来的猛攻。是了，只要我不在的话，父亲大人就不可能输。

如果是父亲大人的话，一定——！

“……想来也是。既然这样，那问题就简单了。为了让基督打倒拉古涅，你赶紧把你真正的『魔法』完成了。那个『魔法』才是用『不老不死』让基督复活的锁钥吧？”

莱纳似乎对我的回答抱有同感。他认为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最至关重要的，是父亲大人的复活。

不惟如此，莱纳还看穿了我的谎言。

虽然我一直跟大家说“一定会让父亲大人复活”，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掌握『不老不死』的魔法。我对此的设想仍然只局限于对父亲大人的尸体使用先前的『咏唱』，期望能以此做到些什么这种程度而已。

但莱纳表示这还远远不够。

“你很清楚啊.....我的魔法还不完善.....”

“.....算是吧。所以别管那么多了，赶紧给它完成。在玛利亚醒来之前.....不，在你的身体撑不住之前，不管有多难受，你都得给它完成。这个魔法是绝对不容失败的。”

莱纳看着我的腹部，用了“身体撑不住”这种说法。看来不光是我的谎言，就连身体的状况都

被他看破了。

确实如此，虽然现在有强烈的『留恋』支撑着自己，可远在其上的负担还是令我行将消灭。

再这样下去的话，不消数日——不，恐怕到明天早上我就无法行动了吧。更有甚者，在玛利亚醒来之前，我可能就会灰飞烟灭。

莱纳毫不避讳地点出了这个事实，我不禁露出苦涩的表情抱怨道：

“……呵呵，你这话就像是在拿鞭子驱赶一个死人啊。”

“当然了。你就趁现在尽情地痛苦个够，最后再为基督而死便是了。”

谁料他却对我回以更甚此前的恶言。

莱纳真的看我看的很透，也很懂。

不对，应该说是感觉得很到位？总之，他很清楚只要使用了这个魔法我就会消失，在此之上，他

非但没有阻止，还在催促我速速行事。

——为了父亲大人而死。

这话说得真是太到位了。啊啊，我明白的。我知道这是『魔法之线』的牵引，可就算是这样，我也无意抗拒。

“死、是吗……莱纳，你真的很讨厌我啊。”

“是啊，讨厌透顶。毕竟你是头号让我火大、让我不快、让我讨厌的敌人啊。”

“……………做你心目中的第一实在是有点恶心啊。不能麻烦你将我放到第二位吗？现在不是还有拉古涅吗？”

“没门。别说这些没用的了，赶紧在我面前试试你的魔法。就当是练习了。”

如今想来，在现代与我相处最久的人就是他了。在迷宫中相遇，与罗德诀别，在地上失去了父亲大人——即便经历了这些，他仍然以一个好对手

的身份待在我身边。明明到鬼门关走了好几遭，却又每次都活了下来，真是个顽强的家伙。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非常不可思议的，我总觉得无论今后发生什么，莱纳都一定能活下来。

虽然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技能的原因，但我觉得莱纳的灵魂就是为了活下来而特化的。我有种即便这个世界不存在了，他也唯独能活到最后的预感……

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一定能战斗到最后一刻。

在这之后的未来，在我不在了之后，唯有他会一直陪伴在父亲大人的身边。

虽然我并不信赖他，但他在这点上确实值得相信。

于是我决定毫无保留地将力量展现给他看。

“——『我于此弃旗』——”

在稍加收敛的情况下，光照亮了庭院。

对象是莱纳手背上的擦伤。

我将它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莱纳见状目瞪口呆。虽然对我来说发动这个魔法已经比较轻松，但因为『代价』的问题，实际运用的魔力总量相当惊人。

莱纳咽了口吐沫，说出了自己的感想。

“真、真不得了啊……可是，跟诺文比起来，还是有点——”

“是啊，还不够。毕竟这个魔法就连名字都没有。”

还不完善。跟面对父亲大人那时候使用的『生而为代替之光』比起来，它实在太过孱弱了。

“魔法名固然是个问题，我觉得『咏唱』也还不够吧？怎么说应该也还有两节不是吗？”

“『咏唱』的后续是吗……？就算你这么说，可我却确实说不出更多了……”

再没有后续的词句脱口而出。

在使用魔法『生而为代替之光』的时候，总共三节的内容突然就浮现在了脑海当中，可这个魔法却仅止于短短的一节。至于魔法名就更不用说了。

见我感到了为难，莱纳建议道：

“.....这是我听别人说的，好像是一边想象着帅气一点的魔法，一边喊出帅气的魔法名比较好。”

“哈啊？”

然而，他的话实在是过于暧昧和拙劣，令我忍不住表达了轻蔑。

“像这样，回想着自己的人生，然后把它编织成一首帅气的诗文念出来不是最好的吗？”

“.....哈啊？你这比平常还要恶心的好几倍啊，莱纳。”

我很努力地试着去理解他的话。但很快还是报以了同样的轻蔑，并不由地吐露了心里话。

“.....我懂。可是，基督跟我说，这是源自『始祖』的名正言顺有理有据的魔法运用。”

“父亲大人说的？.....嘿、嘿诶~，是这样啊。仔细一想的话，你说的可能没错呢。”

“你啊.....算了，我懒得和你争了.....”

我的态度的180度转折令莱纳感到了无语，接着他话锋一转继续道：

“.....基督还说过，呐喊这种行为本身也能成为一种『代价』。我当时有点半信半疑，不过现在多少理解了一些。『代价』什么的你自己选就行。”

接着，莱纳又掺入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接下来是我个人的推测，在这个基础上，我姑且言之，你姑且听之。”

这是在现代与我们『理的盗窃者』有多次交手经验的人的见解。

我轻轻点了点头，决定听听他怎么说。

“既然连行为这种笼统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代价』……那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毫无例外地可以用作『代价』】。所以，我才要你咏唱自己作为『理的盗窃者』走过的人生。将你至今以来所有的行为、经历、还有存在于此的『光之理的盗窃者（你自己）』本身作为『代价』的话，你的魔法应该就能趋于完善了。”

“将自己本身、当作『代价』……？”

他的主张让我回想起了拉古涅的话。

——你一直以之为目标的『第一』。一直渴求的生存意义。你应该就是为了得到那份答案才坚持至今的——

这就是为我的『咏唱』所不足的东西吗？

那么，只要怀揣我对父亲大人的思念——不对，如果只是这样就能完成的话，那这个魔法想必早就完成了。无论何时，我都是只考虑父亲大人一个人活着的。只是这样的话，还不足以填补我的『咏唱』。

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对父亲大人的思念，而是不同的什么。

我不禁开始了回想。

一如莱纳所言，回顾自己的人生。

不是现在，而是过去。

不仅是父亲大人，还有自己本身。

如果不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恐怕我永远都不能领悟自己活着的意义还有自己人生的答案。

我的人生究竟是什么。

我最初究竟渴求着什么，有怎样的愿望——

那是无比久远的记忆。

在『世界奉还阵』发动之前，在我与父亲大人相遇之前，在我成为『光之御旗』之前。在比这些更早的时候，我走过的那段路。我是为了什么，走出了弗茨亚茨城的高塔的呢——

就在我追溯到于人而言最难回想起的记忆的一瞬间——我・察・觉・到・了。

虽然还不敢确信，但我总觉得那才是自己的答案。

与此同时，我觉得它也是拉古涅的答案。我想就是因为这样，拉古涅才会将那些问题付诸于我。就像看着一面镜子那样，将问题投向在镜子深处的自己。

“啊、啊 a.....原来是这样啊.....——”

接着，就在我注意到答案的瞬间，世界剧烈颤动。

“——!?”

地面的震动和爆炸声，还有突然袭扰地下街的高

温。

宅邸的一部分腾起了黑烟。

我和莱纳立马就理解了原因。

“——!! 这、这是.....玛利亚那家伙醒了啊。喂，诺斯菲。暂停一下。我们得去给那家伙压制住。”

“非也，莱纳。不用暂停，已经结束了。我已经知道需要些什么了。”

莱纳急忙打算回到宅邸。

望着他全无防备的背影，我轻声低喃道：

“——『我于此弃旗』——”

用【光之理】包裹莱纳，『代替』他背负各种各样的东西。

仅仅是这样，我真正的『魔・法』的『咏唱』便增加了一节。

“——『世界（你）的祝福已然无关紧要』——”

这样就有两节了。还差一点。

而这最后一节，我也有头绪。

只是理所当然的，正在往宅邸那边赶的莱纳转过了身，用夹杂敌意的口吻质问道：

“喂！你刚才对我做了什么……!？”

“非常抱歉。只是这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

我躬下身请求他的原谅。

见状，莱纳以苦涩的神情看向自己的双手。

他一面确认自己的变化，一面冷静地问：

“……诺斯菲，刚才那个是必要的没错吧？”

莱纳似乎看透了我心中的想法。

对我这近乎掠夺的力量，莱纳并没有反击，只是露出若有所悟的表情向我看了过来。

“是的。接下来我会对玛利亚做同样的事。如此一来，我真正的『魔・法』应该就能完成了。”

“……那就行。赶快吧。你不在的话，这边不好

对付玛利亚。”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莱纳对我就像我对他一样，虽然谈不上信赖，但却值得相信。

于是莱纳又一次毫无防备地转过身跑了起来。

我在他身后尾随，重新进行『咏唱』。

“——『我于此弃旗』『世界（你）的祝福已然无关紧要』——”

虽然身体的状态并没有改变，但我却觉得身体轻盈了不少。

我知道这种说法很矛盾，但这是一种状态奇差和状态极佳同时并存的感觉。

我现在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仅仅存在着便是『代价』。

这恐怕已经不能称之为『代价』了吧。尽管是我的推测，但我觉得这才是父亲大人和缇娅拉大人在一千年前追求的真正的魔法的一鳞半爪。

我想尽早将自己这份全新的『咏唱』传达给拉古涅和父亲大人。

想尽早将寻获的『光之理的盗窃者』的真正价值展现给他们看。

因此，我以欢欣、雀跃但不焦躁的心情加大了步幅。向着两人所在之处前进的脚步，一点点地加快。一点点地，加速迈向终结——

327. 错识（认贼作母）

啊啊，今天也还是阴天啊。

在万里无云的青空下，血水四溢的浅滩上，我产生了这样一种稀松平常的感想。

耸立于山丘之上的弗茨亚茨城终于在法芙纳手下彻底沦陷，在血管的束缚下化为了脏器般令人倒尽胃口的物体。环绕于周围的瞭望塔和外墙也变得与疮痍、肿瘤几乎无异。装点道路和庭院的植被也毫无例外地染成了红色，宛如人的外伤一样源源不断地冒着血水。

因清澈见底而闻名遐迩的弗茨亚茨城川被覆上了一层血膜，不停地泛着血泡。从城门口的大洞中无止境地流淌出来的血水淹没了架在河上的大桥。每踏出一步，耳边都会传来噗嗤噗嗤的戏水声。

我记得这座大桥是名垂青史的伟人为了纪念和

平而建造的。因为大圣都是历史悠久的名城，所以这种类型的逸闻可谓数不胜数.....不过再看看它现在这副惨相，我觉得其承载的寄托算是到此为止了吧。

大桥俨然成为了水渠，流动的血液经过我的脚边，涌向了大圣都的城邑。

不过守卫城邑的骑士们化作了壁垒，堪堪阻塞了血道，实在精神可嘉。

拦在大桥对面的骑士差不多有三位数。如果把企图跨越城川攻入内部的也算上，恐怕还要更多。只要竖起耳朵，就能听到从弗茨亚茨城的另一侧传来的魔法的声音。说不定已经超过四位数了吧。虽然我希望能尽快增至五位数，但这个恐怕必须要等上几天才行。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和弗茨亚茨军队的主力——骑士们交手。

因为在其它通往弗茨亚茨城的路径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障碍，所以这座大桥是最适合大部队行进的。我当然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会于此布阵迎击敌人。如此这般，我已经在这里捉了差不多一小时的老鼠了。

对手是身着精良武具的骑士团的菁英。

光看打扮就能感觉到他们个个家境优渥，基本都是些集不计其数的金钱和期待于一身的贵公子。只要想到自己能亲手收割这些价值不菲的生命，我就觉得心里轻快了不少。

这么一来，纵然视野昏暗如此，敌人生命的光辉便能成为光源令我战斗下去。

我在完成了历史性的改造的弗茨亚茨城下尽情地挥动着双臂。

握在自己手中的是水晶剑与红剑各一把。我效仿千年前的那位剑圣，用『魔力物质化』延长了它

们的剑锋。

虽然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陌生的战斗方式，但手中的剑会一点点地将『剑术』传授于我，所以没什么大碍。在超乎寻常的力量的帮助下，我只用一个小时就掌握了最顶级的『剑术』。

没有半点多余的动作令我看起来仿佛是在跳一场精妙的舞蹈。

用最合适的方法活动身体，用最合适的方法挥动手臂，仅仅如此，好几名骑士便在眨眼间身首异处。杀人的效率如此之高，有如在嘲笑我秉持至今的谨慎战法。

借用『理的盗窃者』的力量实在是让人再轻松不过了。夺人性命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不过，或许也就是因为太过容易，我明明夺取了这么多闪闪发光的生命，可内心却始终得不到洗涤。我本以为只要多夺取一些有价值的生命，这

暗无天日的视野就能有所改观，可惜事与愿违。
——尽管如此，可说实话，它就这么暗下去也无妨。

在这之前，我对自己可能失去全部的光明而感到恐惧，结果放跑了诺斯菲她们。我非常害怕，害怕之后要以这样的状态去同强敌战斗。

可是就像眼睛逐渐习惯了黑暗那样，随着时间的经过，我逐渐能捕捉到物体的轮廓了。

在一片漆黑的视野中勾勒有淡淡的白线，虽然就只是这样，但我原本就是在暗处作战的专家，有这些信息就足够了。

所以此刻即便有骑士从身后的死角发起攻击，对我来说也不成问题。

“——你这怪物!!”

是因为行事素来光明正大？还是出于恐惧不得不利用咆哮赋予自己勇气？恐怕二者兼有吧。我冷

静地转过身，将剑插进了骑士的嘴里。

我干脆利索地斩断了他的脑干，随后立刻将剑抽了出来，不为别的，因为又有两名骑士的剑分左右向我直逼而来。看来一开始攻击的这名骑士只是诱饵，不过这种伎俩在我面前是不可能管用的。

一道剑闪划过，三具尸体落成。

这下就又有新的贡品可以给法芙纳了。算上这三个人，我刚好杀了一百个。这颇具纪念意义的三具尸体很快就被鲜血满溢的大桥吞没了。

“——停止攻击！”

以此为界，骑士团连番不断的猛攻戛然而止。

在主战场对面，也就是隔绝了血的侵蚀的大道上，一名骑士的喊声为这场进攻画上了休止符。我凝目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在模糊的视野中勉强看清了那人脸庞的轮廓。

他想必就是指挥这些骑士的队长吧，而且不是一般的队长，是有权统领好几个骑士团的总队长。

男人细眯着眼睛看着我，低喃道：

“咕、这也不行吗……！既然如此……！”

“艾拉维克队长！无论是魔法还是白刃战最后都惨淡收场，已经没法再……！”

疑似这支部队的副队长的骑士用颤抖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看来副队长是温室里长大的花朵，面对我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他很容易就陷入了绝望。不过这也难怪，合百人之力释放的最初的共鸣魔法被我从正面击破，结果有五十人当场丧命。在那之后，用铺天盖地的密集火力展开的魔法战也落得惨败，现在就连精于『剑术』的菁英骑士也在『剑术』的较量中被我完胜。

在资历尚浅的人看来，现在的状况可能真的是无

计可施了。

然而他话中喊到的那个艾拉维克队长却并没有停止思考。即便双方实力的悬殊已一目了然，可为了死去的同伴，他仍然在探求打开局面的策略。

虽说知道他的名字纯属是个偶然……但果真不愧是本土鼎鼎有名的艾拉维克队长，即便是在开拓地任职的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听说过他的传闻。我记得他的家族是沃克家的分支，而且不同于大部分久疏战阵的公子哥，他是在战场摸爬滚打到大的。明明门第不凡却不好沽名钓誉，始终不懈地磨练实力，是不少骑士心中的楷模。

如果让我的威胁流传开来，他显然是一个很适当的人物。那么今天就放过他一命好了。

我一面为这种居高临下的视角感到愉悦，一面笑吟吟地看向远处的队长和副队长。

将这看在眼中的艾拉维克队长的魔力于是发生了剧烈的膨胀，即便相隔甚远，他散发的霸气还是扑面而来。然而，所有这些都在下一刻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他冷静地作出了指示：

“所有人都从血池里撤出来。暂时撤退。我们先去和其他方面的骑士团汇合，共享现有的情报。”

他冷静的判断让包括副队长在内的大部分人松了口气，不过除此之外也不乏争强好胜的人，一名疑似新兵的男人不满地抗议道：

“队长……!？对手只有一个人啊，我们竟然要撤退吗……? 作为守护大圣都的圣骑士，我们居然被仅仅一人……?”

“无论有几个人，这里都是战场。我们越是恋战，这『魔之血』就会蔓延得越广。既然敌人使用了太古的魔法，那么在解析完成之前就要尽量避免

无谓的攻击。”

其实这些血只是法芙纳的基础魔法『Blood』而已，但慑于它骇人的规模，骑士们将其误认为了太古的魔法，以至于用『魔之血』来称呼。

不过这也可无厚非。毕竟只要有半步踏入其中，异样的粘度就会迟滞人脚下的动作。即便想用魔法加以对抗，可除了血属性之外的魔法都会在衰减下失去原本的威力。在此之上，只要血池从魔法中感受到了敌意，便会自动生成血之骑士进行反击。一旦不慎跌倒，血液就会像吸血蛭（怪物）一样吸取体内的水分。当然了，如果丧命，遗体便会被血吞噬，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言以蔽之，除了傻子是不会有人想跟这东西硬碰硬的。

虽然我也很感谢艾拉维克队长冷静的判断，但为了像一点样子，总之还是煽动了一番意思一下。

“要撤退是吗……真不愧是遐迩皆知的大圣都的圣骑士！看来你们发现这些血的机关了啊～。……不过呢，无论你们怎么做，它都是会一点点漫延开的哦？你看，它就快要漫过大桥了哦～。啊～，不好了不好了～，它要开始侵蚀市区了呢。”

言外之意就是质问他们“你们难道要放弃保护市区的使命吗？”，对此，艾拉维克队长并不为所动，他用平静的语气命令周围的骑士道：

“……撤退。”

看来我没拿捏好煽动的力度，骑士团反倒越发团结一致地摆好了撤退的阵型。

所有人都是一脸怒容。如果再加把劲，或许可以钓几个人上钩，让他们冲到血池这边，不过没有那个必要。就像之前放走诺斯菲那时候一样，反正最后都要给杀光，不用急于一时。……不用的。

应该不用吧。

“……算了，你们不来也罢。要走便走吧，我也不打算追。毕竟我是很忙的嘛。”

我从容地转过身，表明了愿意放走骑士团的意思。

这场休战对双方都有好处。

对方可以带走获取的情报，我则能借此打响名号。

在我从容而悠然地迈步返回城内的路上，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别太得意忘形了、你这贼子……！什么真正的守护者、什么『星之理的盗窃者』……！你也就这时候能得意一阵子了……！我们迟早要用你的血吊祭牺牲的义士……！”

是刚才那个心高气傲的新兵。

说实话，以一个骑士而言，他这种行为简直愚不

可及。明明队长已经下达了撤退命令，却还多此一举地挑衅敌人，简直是傻子中的佼佼者。不过以一个人而言却可堪称道。

我不禁为敌人生命的光辉感到欣喜，于是向怀中的『经书』下达了夺去这抹光辉的指示：

“——向我之骑士法芙纳下令。解除你对它们的抑制。”

话音一落，法芙纳倾注全力的魔法得到解放，那·些·东·西纷纷在广阔的血之领域中现了身。从脚边的血池里，钻出了无数的『什么东西』——在这期间，我独自一人头也不回地沿着大桥折返城内。

维持着一个敌人应有的做派，用戏水般轻盈的脚步走过大桥，来到了被缇亚打穿的城门前，到了这里，我总算转过身看了一眼。

结果看到了令人倒尽胃口的一大群『什么东西』。

上百个『什么东西』与上百名骑士针锋相对。
那所有的『什么东西』都呈现以大脑拒绝理解的姿态。那种姿态岂止是前所未见，它们甚至很难存在于人的想象当中。

总之就是红。那『什么东西』没有一个不是红色的，而且总能从中看到人型的影子。

有的躯体细长形似脏器，体表还长着无数果实般的红色眼球。有的让肠子般的绳状物呈螺旋状纠缠在一起充当四肢。有的将人手叠连千重，如巨人一般高高耸立——其种类繁多如此。

虽则如此，可这些东西却都不是怪物。

尽管怪物也都会呈现以不可思议的姿态，但毕竟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要么是种族的统一特征，要么是在物竞天择中进化出来的结晶——总而言之，怪物也要遵循让生命之所以为生命的基本法则。

但是这些东西却无视了这种法则。

它们会变成这样、其过程并不具什么特殊意义，而它们诞生的理由、则仅仅是为了褻渎生命——不对，应该这样说，是已经遭到褻渎的生命为了向尚未遭到褻渎的生命复仇而来，理由仅此而已。我能从它们那里感觉到这样一种恶意。这是一种无从抗拒的感觉，它无关乎自己的意志，总之就是能明白。

与之对峙的骑士们纷纷发出了惨叫。

这些从始至终都不曾背对我的勇士们现在就像孩童一样颤抖、哭喊了起来。其中甚至有人在逼近的血池之前被吓得魂不附体。聚集在一起的骑士们就这样一哄而散、往四面八方夺路而逃，仿佛是对团结一致的讽刺。虽然在各种意义上都很不得了，不过艾拉维克队长应该是能活下来的吧……大概。

“行了，那你们好好努力吧。”

我无意见证大桥附近的战斗，回头走进了弗茨亚茨城。

来到四下无人的门廊之后，我松了口气。

——一切顺利。

我一边在心里感到满意，一边走向城内的阶梯。在放走诺斯菲等人的时候，我的视野是真的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星之理的盗窃者』的『代价』感染得过于迅速，夺去了我的余裕。遮盖视野的黑暗过于异常，搅乱了我的价值观。

不过现在我已经克服了这些。

我曾经不过只是区区一介骑士，现在却能完胜弗茨亚茨的军队。

而且还刻意进行了我并不擅长的魔法战，大张旗鼓地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在这场战斗中幸存下来的骑士们今后势必会让我的名字轰动世界吧。

——真的太顺利了。

我已经找回了从容。

视野的昏暗也不成问题。

被搅乱的价值观也渐渐得到了重塑。

没有任何问题。

结果证明，成为『理的盗窃者』的『代价』对我来说并没有多么沉重。说到底，我跟其他的『理的盗窃者』原本就不同，我的精神并没有软弱到会因那种程度的痛苦就迷失了自我。

不如说，这反而给了我更强的自信。

如果说那就是『理的盗窃者』所陷入的深渊，我从今往后便可谓高枕无忧了。既不同于现代的『最强探索者』这种徒具虚名的东西，也有别于过去的『理的盗窃者』这种残次品，我将成为实至名归的『第一』。

在这之后，就算得到所有『理的盗窃者』，我也

仍然是我自己。我将作为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将这个世界的一切收入囊中。

“——哈哈。”

在攀登阶梯的途中，我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我的自信还不仅仅来源于这些。

接下来，我会将『次元』的力量收入掌中。

那些一直让我钦羡的魔法——『Dimension』『Connection』『Default』，我想只有我才是能将它们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

『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人』，这本不过是我破罐破摔的一个闪念，可现在看来却也并非全是梦话。只要顺着这个感觉走下去，它就是可能的。抵达『最深部』应该也不是难事。岂止如此，再往后，无论道路延至何处，我都能走下去。

我肯定能成为货真价实的『第一』。

『第一』『第一』『第一』、成为『第一』——

当如此这般地在心里重复默念之际，我不意间将目光投向了窗外。

太阳明明那么璀璨，我眼中的世界却只剩模糊不清的轮廓。

我一级一级地往上攀登，距离大圣都的大地越来越远，收进眼底的东西自然就越来越多。

在城下，用血构成的连怪物都不是的『什么东西』正同弗茨亚茨的军人交战。而在血池尚未触及的远处，有一群望着弗茨亚茨城面露不安的市民。在中央公园聚集了一群女孩子。

就算只能看清轮廓，我也知道她们脸上都蒙着一层阴霾。

涡波大哥哥昨天晚上强行破除了结界肯定也是加剧她们心中不安的一大要素吧。诺斯菲赋予『魔石线』的『予国家以活力』的机能失效，在此之上，在国民心中与永不陷落划等号的弗茨亚茨

城也落入了敌手。这之间的落差很容易唤起人心中的恐惧。

到了现在，想必再也没有一个国民能像昨天那样脸上充满活力了吧。

看着窗外的景象，我不禁想起了弗茨亚茨最初在『真正的历史』中的样子。

曾经的弗茨亚茨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偏僻小国，疾病肆虐，哀鸿遍野，几近亡国。

然而随着『使徒』奇迹般的降临，再加上他们召唤的『异邦人』带来的异世界技术，又在『光之御旗』这一祭品的奉献下发展进步，弗茨亚茨成为了『圣人』诞生的故乡，首都被冠以大圣都之名盛极一时……

虽然如此，可在一千年后的今天，失去了来自『使徒』『异邦人』『光之御旗』『圣人』的种种加护，原应到来的破灭的命运在向它逐步进逼。

——我有这种预感。

再过不久，历经千年时光繁荣至此的弗茨亚茨就将毁于一旦。

当这个感想掠过脑海的时候，我正好来到了塔顶。

我来到了灼烁明朗却暗无天日的世界之巅，回到了一文不值的宝空之下。

成为了侍从的法芙纳在这里等着我。

他周身洋溢着魔力，用血在空中画着魔法阵。另有十名血之人偶环簇在他周围。

“你来了啊，拉古涅。……太好了，看来你的自我介绍顺利结束了啊。……正好我这边也搞定了。按照你的要求，我准备了十名一千年前的次元魔法使。他们全都是『始祖』后期的亲传弟子，应该可以帮你发动那个魔法。”

法芙纳结束了对魔法阵的描绘，露出安心的表情

迎接我的到来。虽说只是一时的，但作为骑士，他还是为我分别时的异样表现感到了担心。

不愧是千年前的『血之理的盗窃者』，他不仅好好地完成了我近乎无理的要求，同时还做好了对弗茨亚茨城的压制和防御。

我轻轻低下头，立即着手进行下一阶段的计划。

“多谢了，我的骑士法芙纳。……那就开始吧。用次元魔法最大的禁忌『Distance Mute』，抽取涡波大哥哥的魔石。”

“我说啊，拉古涅，你真的要在室外做吗？在『元老院』的房间里不好吗？”

可是在那之前，法芙纳插了一句。

我笑着摇了摇头。

“不，我要在这里做。可能的话，我希望让对方看到这一幕，催上一催。”

“催促……是说诺斯菲吗？”

“也算是吧.....不过准确来说的话，是这个世界。”

在『顶点』做些什么的话，远处都能看得到。
比如那些骑士们如果抬头看向上空，那么就一定会为这个规模宏大的魔法阵所震慑，我的威胁度就能又上一层楼。

而莱纳应该会定期来侦查弗茨亚茨城的情况。在那时候，只要看到我用魔法摆弄涡波的尸体，他一定会怒不可遏吧。

我要将蕴含在这场仪式中的意义传达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为此，塔顶是唯一的选择。

重新确认过这场仪式的意义后，我向法芙纳的血之人偶们靠近过去。在十人围成的圆阵中央，有一座血之祭坛，祭坛上躺着一具崭新的尸体，我伸手触摸这具尸体，开口道：

“涡波大哥哥.....”

我念出失去了四肢、只剩下脑袋和躯体的涡波的名字，同他进行生前未能实现的最后的告别。在强敌已死，自己得到了压倒性的力量的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讲出对他的埋怨。

“一年前，你的出现让我察觉到了许多……我想，如果你没有出现的话，这个世界的进程一定会和谐许多吧……”

我知道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可就是有这些想法。

只要涡波没有出现，我们就一定能走上与今天不同的道路。

联合国的『天上之七骑士』一人不少，小姐和帕林库洛携手合作，总有一天，我们会通过正确的流程战胜『元老院』。

我知道的，这对你来说是无妄之灾。

可是你毁了我的故乡、毁了我积攒至今的一切。

你的样貌、声音、生存方式都和那个人太过相似。每次与你交流的时候，我都有一种重要的人被渐渐替换成你的错觉。所以，我对你——

“讨・厌・透・顶……去・死・吧……”

虽然有不少想说的，可它们最后都汇聚在了这一句话里。

言及于此，周围的血之人偶们一齐行动了起来。他们各自举起双手，开始构建同样的魔法。过于复杂的术式从人偶们的体内窜上空中，在那里又增加了十道巨大的魔法阵。

接下来即将发动的魔法究竟有多么骇人由此可见一斑。

而我便是这个严丝合缝的共鸣魔法的对象。

从人偶们手中释放的烟雾一般的紫色魔力缠绕在我的右手上。次元属性的魔力逐渐令我的右手失去了实体，变为了可以触及实物以外的东西的

魔法。

“——次元魔法『Distance Mute』。”

我代替不能出声的人偶们念出了魔法名，将右手插进了眼前的尸体的胸口。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涡波体内的『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只要将它取出来，那么涡波不仅力量会被我全部篡夺，身体也会彻底消灭。

我以魔石为目标，一边在心里喊着“去死”一边摸索。

“——！”

可是要驾驭这传说中的魔法『Distance Mute』并非易事。我压下了即将脱口而出的呻吟，用左手擦去额上的冷汗。

『Distance Mute』的术式实在是太过复杂，距离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现在来说，魔法最关

键的部分都交给了法芙纳准备的血之人偶，需要消费的魔力则从胸前的『魔石』那里获取。我要做的仅仅是找到涡波的灵魂，攥在手中，将之抽出。可哪怕只有这些，也还是太难了。

我知道的，我没有才能。

可是只要借助我魔力的性质——

“涡波大哥哥——！！”

我对涡波施展了之前的拟似『亲和』。

或许是因为建立在我和他之间的『联结』吧，『亲和』很顺利地获得了成功。

我用自己镜子般的魔力映出了他的次元魔力。那就好像是我成为了他的一种拟态。我开始欺骗这个世界，令它将我认作一名次元魔法使。

插进涡波胸口的右手渐渐深入。

我能感觉到自己对魔法『Distance Mute』的理解一口气深化了许多。

——很好，能成。

我和涡波大哥哥的相性比想象中还好，效果远超与诺文等人的『亲和』。甚至让我怀疑自己和他是不是原本就处于能够『亲和』的状态。

再加上『联结』的帮助，『亲和』一定能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效果。

此时此刻，涡波的身心全在我的掌中。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龃龉，我就是涡波大哥哥，涡波大哥哥就是我。

这样就能攥住涡波的灵魂了。

终于能够抽出他的『魔石』了。

——恰逢此时，一道『表・示』浮现在了眼前。

仿佛是将书本中的文字烙在了眼球上，它在只能看清轮廓的昏暗世界中非常抢眼。

【技能『???』发动了】

以一定的魔力为交换，■对象理想的■■■予以

■■—

“什——!?”

我连忙挥出左手试图将它驱散。

可是没用，这些文字还在。

就像印在了名为空气的纸张上一样，它们一直存在着。

自然了，我因预料之外的事态大感动摇。

『Distance Mute』是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发动的。

我赶走了城内所有的敌人，杀了魔法作用的对象。仪式的准备堪称完美，这里面没有任何疏漏。

明明如此，可这个『表示』却死死地烙在眼前。

它不停地将技能的发动告知于我，仿佛是对我的嘲讽。

说到底，这技能究竟是什么来头……?

我之前跟小姐打听过的技能，里面根本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令涡波饱受折磨的固有技

能『???』应该已经不在了啊。我记得它改了个特别可疑的名字，叫什么『最深部之誓约者』。再说有什么奇怪的，也就是技能『异邦人』了，其它的都不值得提防，可是、为什么会跑出这东西——！

我穷尽了思考，力图查清问题的原因。

可是在我找到答案之前，『表示』上显示的技能便发挥了效果。

——它唤起的是一种近乎于黎明的现象。

明明这个世界是如此黑暗、令人生厌，可它却又·发生了『反转』。

只在一瞬间，夜晚被替换为了白昼，黑暗被替换为了光明。

我突然就能清楚地辨识世界的一切了。

这并不是说我的视野突然开阔了或是怎样。

这是当然的啊，因为它原本就不是物理意义上的

黑暗，真正成问题的是笼罩心灵的黑暗。而这种黑暗在顷刻间被荡除，那些在我眼中曾一文不值的东西突然就变得好美。

无论是脚边的血池，还是风流云散的苍穹，亦或是弗茨亚茨的塔顶，全都好美。

好美好美好美，总之就是好美。好美好美好美好美，真的太美了——

在这一瞬间，对自己背负的所有的『代价』——我·都·不·在·乎·了。

而在这之中最让我忘乎所以的，就是眼前的东西。

我伸入右手的那具尸体——

“诶……？妈、妈妈……？”

出现在我眼前的不是什么尸体，而是在小时候和自己分别的亲生母亲（妈妈）。

散发着让人怀念的味道的黑色长发。即便是亲生

母亲却还是让我忍不住为之心荡神驰的匀称五官。

妈妈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发出了清匀的睡息。

“——喂、你怎么了……——”

身后好像传来了什么人的声音，不过我已经顾不得了。

我出神地凝视着妈妈的脸看了一会儿，接着将目光转向了她的身体。

穿在她丰满的躯体上的，依旧是那件朴素的麻质衣服。可是却看不到本应从衣服下延展出来的香艳的四肢。它们不存在了。就像被刃物斩断了一样——

“手、手脚居然——！！是谁、是谁竟敢将妈妈弄成这样！？”

“拉古涅，那是涡波啊！他不是你的母亲！你这

怎么可能认错呢!?”

这样下去会死的啊。

我最重要的妈妈会死的。

就在这个想法闪过脑海的一瞬间，失去了四肢的妈妈睁开了眼睛，睁开了她那双令见者无不为之意乱神迷的，有如黑玛瑙一般的眼睛。

她黑色的眼瞳映在了我茶色的眼眸中。

接着，妈妈嘴角轻扬，笑了。

长年来只能在记忆中寻得浮光掠影的笑颜，现在就在我的眼前——

“a 啊、a 啊啊 a.....啊 a 啊啊 a.....! a 啊啊、啊 a 啊啊啊 AAAA.....!! ”

不能自己的欢喜令我失声呜咽

奇迹啊.....

我潜意识里已经放弃的奇迹发生了.....

在一切都得到报偿的瞬间，我的世界被染成了纯

白。

视野的黑暗也好，心灵的黑暗也好，自己的魔力的黑暗也好，所有这些都被一道强光驱散了。我因之目眩神迷、喜极而泣。

『反转』再『反转』，世界终于——不再是于一片漆黑中勾勒白线，也不是一片纯白中勾勒黑线，而是在一片纯白中再加以白色的线条。

总而言之，我眼中能看到的只有妈妈。

只剩妈妈和我两个人。

剩下的一切、都是白色的。

唯有白色而已。

继这之后，多余的听觉信息也纷纷消弭。

风声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祝贺我们重逢的掌声。一道两道三道、掌声越来越多，逐渐过十、过百、过千、最后有如万钧的雷霆。

所能闻到的只有妈妈的味道。所能触及的亦只有

妈妈的身体。

在仅留妈妈和我的世界里，伴以热烈的喝彩。

呜呼.....就好像是世界为我们送上了祝福.....

只是亮度实在过高，我几乎要什么都看不见了——

喝彩的声音实在过大，我几乎要什么都听不见了——

“——拉古涅！你清醒一点！！不对，你赶紧切断『联结』！可恶、这个魔力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在搞鬼——”

轻轻传来了这样一道声音。

这不是通过双耳，而是藉由对灵魂的冲击传达给我的魔法的声音。

可是我却看不到声音的主人。我无法将某个为了主君而拼命的骑士的身姿收进眼中。

“——源、源头是我的血？什、什么时候的事？是

谁、在什么时候混进来的.....? 不对、不可能有人比我这个『血之理的盗窃者』还擅长血魔法！原因究竟是——”

那个骑士已经不再值得我去看、去听了。

因为我已经得到了啊。我眼前的存在既已是我人生的目的，那么剩下的怎样都无所谓了。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了。

所以，不可避免的——我坦露了此前甚至对自己都一直保密的心声：

“妈妈.....! 啊 a、妈妈！我、我成为『第一』了是吗!? 我终于、终于成功了对吗.....!? 果然啊，这里就是我的终点啊.....! 我已经来到终点了啊.....!! ”

没有任何矫饰，也没有任何演技，只是作为原原本本的我自己吐露真情。

我紧紧地将自己最重要的人抱在怀中，说出了那

句话：

“最喜欢你了……妈妈……！”

表白过心迹之后，我看向了妈妈的脸。

期待着接下来的回复，因羞赧而面泛红潮，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是了。

我一直都想听到妈妈的声音。

为了得到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能挽留我生存下去的价值的确证——在抵达终点之前，我希望得到她的那一句话。

那便是我的——我一直以之为目标的『第一』。一直渴求的生存意义。我就是为了得到它才坚持至今的——

“■・■・■……、■・■……！”

此刻，妈妈笑着回答说她也喜欢我。

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我便抵达了终点。

与妈妈重逢的我从今往后会一直和妈妈在一起。
如此一来，我的故事就落幕了。以和妈妈在一起
的形式画上句号，永不分离。

啊啊，多么美好的故事啊……

就在这份感想闪过脑海的时候、

“好痛——！！”

右手突然产生了一股灼烧般的痛楚。

我一怒之下瞪大双眼，环视四周。

虽说除了妈妈之外，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没了被
纳入眼底的价值，但如果还有什么要碍我的事，
那就必须将障碍排除掉。

可是理所当然的，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要说还有什么留在我的世界上，那就只剩创造出
『联结』的右手那边了。

我将注意力集中到右手上，结果在那里发现了一
股含有敌意的魔力。那是一种非常强烈、明

确的敌意，似乎在咆哮着 “这样不行” “不可以” “休想得逞”。

魔力的颜色是紫色，恐怕是次元属性。

魔力的性质极为特殊，它是如此灵活，仿佛无所不能。如果要付诸于言语的话，那就是『英雄』『救世主』『主人公』——一种仿佛是什么人的『理想』一般的魔力。

不过我很快就察觉到，这只是表象罢了。

因为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正因为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所以只有我能明白。

他的魔力最原本的性质是『镜』。

是『镜』啊。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色彩，没有什么属性，没有什么别样的才能。

在看穿了这一点之后，『联结』和『亲和』又加深了。

不是什么身与心的重合，也不是什么攥没攥住灵

魂的问题，而是远在这些之上的境界。

蕴含敌意的魔力和我的魔力彼此相对，互相映照。

镜之魔力为镜之魔力所映照。彼此都映照着对方，彼此都模仿着对方。换言之，在映照于镜子中的我的镜子中映照着他。在映照着他的镜子中映照着我的镜子中映照着他的镜子中映照着我的镜子中映照着他的镜子中映照着我的镜子中映照着他的——

无穷无止的相互映照最终超越了『亲和』的概念。于是乎，我听到了，听到了岂止是在世界的尽头、何止是在世界的另一侧，而是应当存在于更加更加遥远的地方的，他的声音。

“——拉古 ■，■ 开玩 ■ 了……! ■ 讨厌 ■■
戏码 ■ 你，真 ■ 能接受这样的 ■■■——”

虽然是怒吼，可却又像是即便事已至此也还对我抱有关切的——可疑透顶的发言。

我看着抱在怀中的最喜欢的妈妈，念出了我最讨厌的人的名字。

“涡波大哥哥……？”

就在这时，世界——捩・转・了。

尽管仍是纯白一色，可我怀中的妈妈却在顷刻间消散如烟。

无论是妈妈的笑容，还是那股怀念的味道、感触，全都消失不见——徒留我一人在毫无价值的世界中怅然若失。

当然了，我立马就开始寻找消失的妈妈。

为了不至于失去自己最重要的事物，我在白色的世界中左顾右盼。

我拼命地找、找啊找找啊找找啊找找啊找、不停地找——

328. 自那日以来一直

——我不停地找啊找，结果找到了妈妈和年幼的我。

两人待在一间不知名的小屋里。

屋顶上有个空荡荡的大洞，墙壁的木板已经腐朽不堪，地面上铺满了稻草。在这过于寒酸，以至于很难想象有人居住的场所，有两个人正面对面说着什么。我明明不是次元魔法使，可小屋的墙壁在我眼中却仿佛不存在一般通透，使我能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情景。

“怎、怎么回事……？”

我猛然发觉这是自己出生的场所，于是疑心自己可能是被施加了那个【过去视】的魔法。可是不对劲，身体那边的错・置・感总告诉我这与【Default】或是【Shift】更相近。是有什么将我错置了吗？不对、这恐怕也是不对的。这并不是

错置，而是纠·正·.....这种感觉像是涡波为了阻止我就此沉沦，阻止我认输投降而在纠正我错误的认识。

我正百思不得其解，而另一边，【亲和】依然在持续深化。

结果就像一对镜子互相映射那样，一旁渐渐浮现出了另一间小屋。

新出现的小屋似乎是由纯白色的大理石建造而成的。罗列在其中的用具尽是我前所未见，有如神殿一般神秘。我在这边同样能够看清居于其中的男性和少年的面貌。尽管我此前从未见过这两人，却不知为何，我就是能知道他们是谁。

这是年幼的涡波.....？

还有涡波的父亲.....？

【成对的小屋】各自在不知是梦还是现实的白色世界中容纳了两对亲子。

在破败的小屋那边，年幼的我与母亲面对着面。

母亲面带笑容，希望我成为【第一】。

在白色的小屋那边，年幼的他与父亲面对着面。

父亲面带严厉，希望他成为【第一】。

在同样的话语催促下，我们背对彼此，在这片白色的平原上迈步前行。这成对照的景象仿佛是一种预示，两人之后的故事和命运注定也会如一对互相映射的镜子——

“——【我是追逐幻影的幻影】——”

少年在前行的途中喃喃自语。

紧接着，反向前行的少女也低喃道：

“——【我是追逐幻影的幻影】——”

已经为【星之理的盗窃者】所侵害的我很快就领会到，这是咏唱人生的短句，是为了发动真正的【魔·法】而存在的【咏唱】。不止如此，我还领会了伫立于眼前的【成对的小屋】的意义。

涡波有意以自己的记忆为引子，打算唤起我的记忆。

少年（涡波）以自己的【咏唱（人生）】为例，宣告少女的【咏唱（人生）】绝不会以所谓美好的故事为句点。他斥责说“既然你杀了我，那我绝不容许你以这种形式退场”。

令人不爽的是，就连他这种发怒的方式都能让我回想起妈妈。

这实在是令人相当气恼、不甘——却也令人相当高兴，几欲流泪——无奈之下，我只好开始追随少年少女的背影。

我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注定无法抵达这条路的终点，可是只此一次，就让我再走一遍好了。

于是，我踏上了旅程。



——首先是【我（私）】。

从我记事开始，我就在那个小屋的一角劳作。

我以熟练的动作摆弄着农具，用耙子收集干草，用从河里汲来的水灌溉土地。我大概要在河流和小屋之间来回十次，之后再开始照顾家畜，为它们准备饵料，用硬毛刷擦洗它们的身体，一匹匹确认它们健康与否。

我的生活就是对这些的重复，日日夜夜，从来如此。

朝阳升起前我就被动物们的声音叫醒，工作结束之后便倒头大睡。

地点是大陆边缘的穷乡僻野，一个名为西多雅在农村。

考虑到地理位置的问题，国教莱文教的渗透并没有那么彻底，它仍然保留有原生的精灵信仰。村子里有着治理这一带的领主的宅邸。幼小的我作为那儿的下仆每日劳作，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

活。

说实话，相比起宅邸理工作的正式侍从们，我的生活环境非常艰苦。

不言自明的是，我与一个用完即扔的道具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在见到饥寒交迫只能以乞讨为生的孩子的尸体之后，我自认为能过上这种生活算是一种幸运。

这是毫不作伪的感想。

我真的非常幸运。

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拥有爱我的家人，光凭这一点，自己就已经好过这个世界半数以上的人了。

可是这个时候，妈妈一直在另外的场所打杂。

她并没有和我一起住在这间破败的小屋里，尽管是家人，我们却很少见面。

只不过，妈妈每过一个月就会来见我一次。她挂念着我这个女儿，一次也不曾缺席。

虽说和妈妈见面前的沐浴之类的准备工作真的很费劲.....

可是，我和妈妈见面的日子，一直都是人生最棒的日子。

光是见到妈妈的笑脸，听到妈妈的声音，我所有的辛苦就都得到了回报。

“——我最重要的拉古涅.....今天也很努力呢。真棒。”

“妈妈.....”

来到小屋的妈妈紧紧地抱住了我。

其间，我口中只能不断重复这两个字。

我一边低喃，一边享受被妈妈摸头的感触。

我很清楚，哪怕从我嘴里吐出半句抱怨的话，妈妈便不会如此温柔了。我少时就懂得发脾气这词的意义，所以绝对不会在妈妈面前说多余的话。否则，连遭痛骂、连女儿的身份都被否定、原本

就与“不存在”没什么两样的我将在真正的意义上变成“无物”。

唯独不能变成那样，为此，我的回应从来都是一样的——

“拉古涅，你和爸爸长得很像……你的头发和声音，还有眼睛……呵呵，你聪明和能干的地方，应该就像我了……？”

和妈妈不一样，我的头发是茶色的。

年纪尚小的我对这当中的意义往往感到疑惑不解，但发色的不同是妈妈夸奖我的要素则确凿无疑。她常常比较彼此异色的头发，跟我吐露甜言蜜语。

故此，我也对自己的头发感到了自豪。

在谈论这些的时候，妈妈真的很温柔。这有如泥沼般昏暗、举步维艰的世界仿佛也随之变得明快、鲜艳了起来。

妈妈的面容是如此鲜明，妈妈的手是如此温暖，就像在年初的第一抹日晖照耀下休息那样惬意……真是无上的体验。

“再稍微忍耐一下，拉古涅……绝对不能放弃哦。无论多么辛苦，你绝对要活下去……”

妈妈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希望我活下去的人。

她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愿意站在我这一边。所以，我最喜欢妈妈了。

“就快了，我们很快就能过上与我们的身份相应的生活了……我们不会这样结束的。绝对不会结束的……”

相应的生活。

这话也经常被妈妈挂在嘴边。

据她说，自己本来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当一个小小的侍女，而应当是大宅邸的夫人。

年幼的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我和妈妈的出身似

乎颇为高贵。

只有在和我两个人独处的时候，妈妈才会讲述我们是因为坏人的阴谋被逐出了家门的原委。

“拉古涅，从接下来开始哦……很快就要到你发挥的时候了……”

说着，妈妈紧紧地抱住我，嘴角上扬。

很快，我就理解了这当中的理由。

——以这天为界，在领主的宅邸工作的侍从们渐渐地减少了。

有的是意外事故，有的是原因不明地病死，有的因为人际关系的纠纷而被解雇，原因各种各样。

见识到这些复杂多样且行之有效的手段后，我不禁发自心底地对妈妈感到了尊敬。

每种手段都经过了周全的准备，不留一点蛛丝马迹。妈妈的计划如此完美，除了我这个女儿之外便再也没有人能够知晓幕后的真相。我看着优秀

的母亲的身影，在赞叹中学习，并逐渐成长。

就这样过去了半年，宅邸人手不足的问题终于无法忽视，我和妈妈以非常自然的形式作为正式的侍从被接了进去。

我遵照吩咐清理好身体，之后被带到宅邸中换上了侍女的衣服。

据将衣服给我的侍从长所说，这身衣服是我的前任留下来的。听说我的前任和我的身材差不多，不过在几天前因为意外事故去世了。而且和那孩子一起工作的她的母亲也一起死掉了——

看来我和妈妈就是接替了那对母女被雇佣的。

听过这番话后，赶在正式的工作开始之前，我急忙跑向了宅邸外面的墓地。

我在那里拼命地寻找着那对母女的名字。

可是不管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看来她们的身份并不够在墓碑上刻下名字。

无奈之下，我只得随意找个地方合掌。

我向此刻应该已经入土的母女献上了祈祷，也算是为岗位的交替打个招呼，然而、

“——不要做这种没意义的事，拉古涅。那里没有任何人。”

我受到了妈妈的责备。

不知是在什么时候，妈妈站在了我的身后。她和我一样穿着新的侍者服，用毅然的表情注视着墓地。

“meiyiyi.....? 这里谁都没有吗.....?”

“对，没有。死了的话就结束了。没有什么灵魂，纯粹的结束。所以在这里祈祷是没有意义的。”

死了就结束了，妈妈冷冷地断言道。

可是，这个时候的我还无法像妈妈一样冷酷。

从我穿上这件侍女服开始，我心中涡卷着一股复杂的感情。长眠于此的母女无疑成为了我和妈妈

的牺牲品。即便真相为黑暗所掩盖，可她们被杀害终究是事实。

我有阻止妈妈这么做的机会，可是我没有去阻止。

我的心中，依然涡卷着感情的残渣。

妈妈看穿了我的内心，继续道：

“拉古涅，这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道理……她们死的理由只有一个。因为和她们比起来，我们更优秀。所以你不用有什么罪恶感。”

“在世界上生存的、道理……？所以，人死是没办法的事……？”

“聪慧如你，一定能明白吧？优秀的我们夺去了她们的一切。所以我们才能穿上现在这身漂亮的衣服。倒不如说，你在这里祈祷反倒是对她们的侮辱。”

我明白妈妈的意思。

这个世界原本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我对此心知肚明。

所以，作为掠夺的一方，至少要带着被掠夺的那一方的份毅然地活下去。在杀掉她们之后却觉得“哎呀也许不杀更好”，这是贬低已死母女生命价值的行为。

虽然这种想法有些残酷，但确实非常现实。直觉告诉自己这能让我作为一个人强大起来。所以，我抛开了席卷于心中的情感，点了点头。

“……嗯，我明白了。妈妈。”

“好孩子……不愧是我的女儿……”

妈妈摸着又成长了一些的我的头，将我抱紧。

于是乎，充分确认了母女的牵绊之后，我们两人手牵着手，脸上的阴晦不再，愉快地离开了墓地。——我们母女在宅邸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老实说，多亏了我是从最底层开始工作的，所以

侍女这份新工作并不让我觉得辛苦。

扫除进行的场所虽然不同于此前，但是多亏前辈们亲切的教导，我很快就能上手。只要牺牲一些睡眠的时间，到第二天我就能掌握诀窍。被他们称为重体力劳动的东西与以前的工作相比也轻松许多。我甚至有富余的时间帮助同僚。

基本上都很顺利。

如果有为我示范的人，我只要有样学样就能让工作变得非常简单。掌握新的措辞和礼节也并不困难。虽然除我以外还有其他新来的侍从，但我觉得自己比谁都优秀。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只看一眼就可以模仿得八九不离十。

作为妈妈的女儿，我的工作不可不谓出色。

下次见面的时候，她应该还会摸摸我的头吧。

我一想到这儿便不禁微微一笑。

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

自我们在宅邸生活以来已经过了一个月，照例的独处时光终于到了。结果在这天，我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对我的斥责。

“——拉古涅，你在干什么？”

“欸……？”

“你这么聪明难道还不明白吗？你像之前那样工作能有什么用？我之前不是说过接下来要你发挥了么？”

“……但、但是，妈妈！我可是最能干的哦？大家也都感谢我——”

“那又怎样？那能改变现状吗？能改变我们的价值吗？我的女儿难道连这个都不懂吗？”

“——！”

岂止是被摸头夸奖，妈妈甚至同我大动肝火。我立马让大脑全速运转，开始解读妈妈言中之意。

她的表情——眉间和眼角的动作，脸色的变化，嘴唇的干渴程度——妈妈因什么而生气，又想要些什么，我将其一一解明，回答道：

“我明白了，妈妈……只是得到感谢的话，那单纯是被人利用了而已，对吧……”

这同样是有些残酷但却正确的教诲。

仅仅是被利用的话，那对我们毫无益处。口头的感谢不能让我积攒任何于今后有益的东西。长此以往，我这一生都无法出人头地。

我又学到了那所谓的世界的道理的一个基础，并藉此重塑了自己的价值观。为了跟上妈妈的脚步，我在心中构筑了和她相同的优先顺序。

“……就是这样，拉古涅。我们不是被利用的一方，而是利用的一方。并且我们要一起爬到这里【第一】的位置。如此一来，你一定会变得幸福的。”

【第一】

这不是最能干的人的意思。

妈妈的意思恐怕是要成为最有价值的侍女。

价值这个词虽然含混不清，但在我们母女之间却是共通的概念

那就是能否穿漂亮的衣服，得到更好的工作，住进更好的环境。它不仅包括金钱，还包括人脉和权力等不定形的东西在内，是一种综合性的评判标准。一言以蔽之，它就是所谓的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妈妈曾教导过我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我皱起眉头，咀嚼着妈妈的教诲，拼命思考怎样才能成为**【第一】**。

“没关系.....毕竟你是我的女儿，肯定能做到的.....”

妈妈看到我又成长了一点，欣慰地抚摸起了我的

头。

我从她手心的温暖中获得了活着的实感。这份幸福使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回应妈妈的期待。

——于是，从第二天起，我探寻着妈妈工作的样子，从远处观察她。

不是模仿同事而是模仿妈妈，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捷径。

首先，工作时的她跟和我交谈的时候比起来恍若他人，好似戴上了一张面具，扮演着一个有些迟钝却娇媚的女子。

光凭我窥见的琐碎细节，妈妈的精明便可见一斑。

她对侍女的工作并不怎么上心。

一来工作拖沓，二来非常草率。但是，拜她借助表演塑造的形象所赐，妈妈很受工作上的老手们的喜爱。

只要有什么困难，一定有人来帮忙。而只要妈妈对此表示感谢，帮助她的人便会满足。

毋庸置疑，这是最有效的利用时间的手段。

其证据就是，妈妈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抽出手来，将精力投在其它事情上。

要说其它事情是什么，那就是向这个宅邸中有地位的人献殷勤。她极自然地在宅邸的主人和儿子们相接触，让自己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切实有效地令他们对自己产生好感。

当然，和妈妈一样想要巴结家主的人不在少数，但明确地说，她们在这方面的天赋与妈妈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妈妈不仅有陷害人的才能，作为女性也极具魅力。而且和其他的侍女们不同，她还可以利用我的报酬。在装饰和美容上更富余裕的她当然获得了别人无法匹敌的美貌。

妈妈将自己的美貌发挥得淋漓极致，凭借精湛的演技积极地将异性——特别是将年龄相仿的老爷和老爷的长子迷得神魂颠倒。

这确实是最好的捷径吧。

就提高作为女性的价值来说也非常有效率。

妈妈或许是想让我也做同样的事。

这个宅邸的所有者卡伊库欧拉子爵共有六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如果我将来能成为那六个兄弟中的某人的情妇，妈妈的生活便高枕无忧了。

到时候妈妈手头肯定远比今天阔绰。我因为没有用钱的地方，所以把得来的钱全都交给妈妈好了。

妈妈绝对会开心的。肯定会夸奖我的。

也就是说，我现在该做的是——

“——拉古涅？”

在院子里练剑的少年转身向我看了过来。

我现在该做的，大概就是与这名同样拥有茶色头发、眼眸的温柔少年——卡伊库欧拉家的五子搞好关系吧。他的名字叫里埃尔·卡伊库欧拉，从身高来看，年龄应该和我相近。里埃尔天资聪颖，性格活泼，在众多兄弟中可谓前途无量。

我来到汗水淋漓的他身边，将准备好的东西递出去，说道：

“……那个、这是水和替换的衣物。”

“欸？……谢、谢谢。正好锻炼差不多要结束了。拉古涅，你很懂啊。”

里埃尔把剑靠在附近的树上，换上我带来的衣服，喝起了水。等歇了一会儿之后，他同积极服侍自己的我搭话道：

“话说回来，拉古涅总是突然出现在我身边啊。别看这样，我其实是打算做秘密特训的啊……为什么你总是能知道我在哪儿呢？”

“这、这个……我经常注视、经常考虑里埃尔少爷的事情……只是如此。”

我效仿妈妈，将对象希望看到的【理想】作为【假面】戴在了脸上。

我扮演着一个虽然努力，但有些怯懦，缺乏自信的少女。

里埃尔的脸因不好意思而泛红，不过他很快就保住了贵族男性的体面，红着脸跟我要起了酷：

“……经常注视经常考虑、吗。拉古涅，这可不是什么容易做到的事情。你可以为此而自豪。”

“不，我完全——”

“不要妄自菲薄。你绝对是个出色的女性。我认为你是侍女中最优秀的。”

老实说，被他这样夸奖我很开心。

难怪妈妈会那样热衷，我多少理解了她的心情。

不过里埃尔的识人不清倒是让我稍微有点担心。

如果他年纪再大一点的话，应该会有贵族的城府，但在这个年龄就不是特别有戒心了。

虽说以他的年龄而言这是情有可原，但他被我以外的人骗去可就不好了。我有必要在诱导他信任我的同时，让他在这方面的事上多几个心眼。

“总之，不管怎样，你先把胸挺起来！”

我能感受到里埃尔对我抱有强烈的好感。

于是我同他报以温柔的微笑，迎合道：

“好，非常感谢……温柔的里埃尔少爷……”

“……啊、嗯！”

我觉得有戏。

虽然我很难成为里埃尔的妻子，但等他长大后，似乎能成为他中意的情人。只要趁现在积累足够的感情，我就可以一直利用这个男人，直至将他欺骗到难以自拔的地步。

我脑海中浮现出了这样一种未来：

那是我陪伴在这名少年的身边，在卡伊库欧拉家的宅邸里度过余生的光景。

绝不会为饱腹感到困扰，也不会工作到筋疲力竭，更不会囊中羞涩。在此之上，我能在得到周围人爱护的同时温柔地利用他们。如此惬意的生活——

如果能拥有那种生活，妈妈一定能永葆笑颜。

不必再每个月一次，妈妈每天都会和我在一起，每天晚上都会抚摸我的头。

那样的话，她就再也不会说我“不是自己亲生的”了吧。

即便是在公开场合，她也会像对女儿那样对待我。一定会——！

抱着这个念头，我每天都在向里埃尔献殷勤。

就像妈妈所做的那样，比起侍女的工作，我更致力于发展和他的关系。随后，利用一个月一次的

和妈妈二人独处的机会，我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她。

“——呵呵，干得不赖。不愧是我的女儿……很棒啊，拉古涅。”

我讨好五男的行动得到了妈妈的夸奖。

既然自己走的路没有错，我也就放心了。

抚摸着我的头的妈妈也面露安详，低喃道：

“话说回来……卡伊库欧拉家意外的让人扫兴啊。果然，因为是和政争无缘的边境吗。”

听这口吻，看来妈妈也是势在必得。

虽然不知道是老爷还是老爷的长子，但是只要妈妈得到其中一方的宠爱，那么即使我失败了，妈妈的生活一样是无忧无虑。

我眯细了眼睛，由衷地感到了欢喜。

这样一来，妈妈想要的东西就到手了吧。

我在那间小屋里的生活也就此永远成为了过去。

“结束了”，我在妈妈的怀里如此想到。
就这样，拉古涅挽回了妈妈的笑容，两人就这样
永远和睦地生活在了一起——此刻的成就感甚至
让我产生了这样一串字符闪过脑海的错觉。

【愿望】实现了。

当然，我没有任何**【留恋】**。

到此结束就好。

不需要后续。

如果故事在这里画上句点，妈妈便永远是我温柔的妈妈。

尽管我的期盼如此热切，可还是事与愿违。

用妈妈的话来说，这也是世界的道理。与故事中的
登场人物不同，直到死亡的那一刻，**【人】**都是
没有结束可言的。无论我说多少次“已经够了”，
终究还是无济于事——
两年后，后续还是来了。

那是我和里埃尔的身材都接近大人的时候的事了。

那时，宅邸内的人际关系进展得很顺利，现在妈妈已经是侍从长了。遗憾的是，虽然到现在这地步依然死掉了一些人，但这在这个世界上是常有的事。

不管怎样，我和妈妈在侍女中都爬到了【第一】的位置。

那天，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骑士的里埃尔正在宅邸的庭院里接受指导，负责指导的剑术老师是卡伊库欧拉家专门为他找来的一名退役骑士。

而我则殷勤地在他身旁侍候。这也是当然的，五男里埃尔是我在卡伊库欧拉家最首要的目标，向他献媚一天也不可懈怠。

并且十分偶然的是，作为侍从长的妈妈那天也在院子里工作。

她接受了夫人的委托，正在为茶会做准备。

老师来自遥远的南方，虽然年迈却很有威严，指导也很严厉。因为里埃尔很有才华，所以他非常热衷于指导工作。最重要的是，因为是在我面前，所以里埃尔充满了干劲。

当训练内容从『剑术』变为『魔法』时，那件事发生了。

自身拥有的魔力远在想象之上的里埃尔的魔法失控了。火之魔弹《Flame Arrow》在里埃尔右臂的皮肤上炸开，在庭院中飞驰。

我看穿了它的轨道。

更在它的轨道上看到了妈妈的身姿。

身体下意识地采取了行动。

“——!!”

一切都是本能。

根据这几个月间见到的退役骑士的教导的记忆，

我冲了出去，同时操纵着自己的魔力。我将自己从幼年开始就在无意识中不断磨练的湖面一样闪耀的魔力集中在左手上。

面对妈妈的危机，我的注意力前所未有的集中。

世界的一切在我眼中都仿佛流云一般迟缓。

魔弹的轨道画成了线条，在我眼中一清二楚。

要截住它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同样了然于心。

我猛地伸出左手——一把拨开了魔弹。

伴随一道短促的破裂声，魔弹的轨道被打偏，它飞向了天际，消失无踪。

亲眼看到它消失之后，我立马扭头看向妈妈。因为事发突然，妈妈跌坐在了地上，不过没有受伤，确认到这点，我总算放下了心。

“哈啊、哈啊、哈啊——太好了……——”

理所当然的，放出魔弹的里埃尔一边大喊一边向我冲了过来。

“拉、拉古涅!!”

他用苍白的面孔确认我平安与否。接着，面色比他还要苍白的老师来到一旁，抓住了我的双肩。

“小姑娘，你刚才……”

“……欸？”

老师并不是担心我的伤势，而是看向了左手。

他看着我毫发无伤的手，瞪大了眼睛，喃喃道：

“刚才的动作、还有这股魔力的波动……”

见老师脸色不同寻常，里埃尔终于意识到现在比起担心侍女更重要的问题：

“莫、莫非，拉古涅也拥有魔力……？”

一听这话，我心中的感情翻腾了起来。

拥有魔力有何意义，就算是乡下的侍女也明白。这是最显而易见的【素质】的证明，光凭这个，我就比那些没有魔力的人更有价值。

受制于道德因素，虽然没有人明说出口，但我生命的价值显然有了飞跃性的提升。

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老师一口气说明道：

“里埃尔大人，拥有魔力并不那么稀奇。真正重要的，是她刚才的应对。如此流畅地将魔力聚于手中，就算是我也很难做到。老实说，我想马上把这个姑娘带到神官大人那里去。搞不好的话她可能和里埃尔大人一样，拥有能成为大圣都的骑士的【素质】。”

“拉、拉古涅她……？”

里埃尔兴奋地看着我。

他为中意的侍女拥有隐藏的才能而感到惊讶，脸上的表情写满了纯粹的祝福。

如果拥有魔力的话，理所当然的，我对职业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就会比现在多出不少。

里埃尔常常提到，他早晚有一天会去位于本土

中央的大圣都，到那时候，他会因与我分别而格外痛苦。可要是我拥有魔力，那么视今后的情况而定，我或许能成为护卫——即使没法成为护卫，也有可能作为在身边照料的亲信与他同行。

里埃尔直到现在还抓着我的双手，脸上一副高兴地好像要飞起来的表情，但说实话，我根本没那么高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里埃尔——

“拉古涅……能成为大圣都的骑士？”

妈妈在我身后露出了比里埃尔还要兴奋的表情。那是一副惊奇、祝福、忍不住要手舞足蹈的表情。正因为是女儿我才明白，这是妈妈满怀欲望时的表情。她那因多年的侍女生活而趋于枯竭的野心，就在这一刻重燃了。

我不禁颤抖了起来。

在妈妈身旁，我能明确地感受到她价值观与优先顺序的急剧变化。

与此同时，我有股非常强烈的预感——本已结束的那成为【第一】的挑战，这下又要重新开始了.....

329. 自彼日之后已经

——『他』的命运与我殊途同归。

在我看来，『异世界』正如其名，是一个异质、异样且异常的世界。

天空依然是蓝色的，云朵依然是白色的，太阳也依然是明亮的，可是在其下方呈现出的景象却截然不同。

灰色石头筑成的塔鳞次栉比，其间的地面也被同一种灰色石头铺平，铸就了堪称石之国的奇妙山谷。

大概是一条商业街吧，我所在的地方路面十分平整，从刚才开始就有类似于马车的装有车轮的耀眼箱子在逐除了一切土色的石头上来来往往。

行人们装束奇妙，数量众多，忙碌而喧嚣。

有一对亲子走在这『异世界』的街道上。

和我那时一样，只有两个人。

我站在矮小少年的角度见证着这亲子间的互动。这想必是相川・涡波年幼时的记忆吧。很快，疑似他父亲的黑发男子吐露出口的话验证了我的猜测：

“——是啊，涡波是肯定会成为世界『第一』的男人，毕竟你是我的儿子啊。”

路上，身旁传来了这样一番话。

而我——不，年幼的涡波点了点头，暗自发誓要回应父亲的期待。与某位少女相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还是为了不被父亲讨厌而故作笑颜。

老实说，用不着往下看，我就已经猜到前情如何了，因为他和我是一样的啊。

正因如此，在这之后的展开便不会与我差太多。可是这段对话却被强行打入我的心中，就好像在被某位少年强迫着观看这场剧目。

“我听说了哦，涡波。听说你通过了甄选啊。……哈哈，就是这样，取胜吧，不断取胜吧。我的儿子就应该这样啊。”

二人一面前进，一面进行着亲子间的交流。

父亲时而会吐出我无法理解的词语，但多亏了我与涡波现在的『联结』，我能够隐约明白其中的含义。

我一边回想妈妈的面容，一边以涡波的视角继续聆听男人的话语。

“听好了，不要因为一次胜利而松懈。无论何时，无论做什么，不断取胜都是最重要的。哪怕只输了一次，你也不再是第一了。……如果不是第一，那就毫无价值。”

这些话语对男人而言或许是出于善意，是亲情的体现，但我觉得这不该是施以年龄尚小的孩子的教诲，他那如咒诅一般将话语烙印在孩子心中的

姿态让我感到极为不快。

“你父亲我也是一路得胜才有了今天……从一无所有爬到了这种地位啊……跟我不同，你的起点就很好，所以你是可以更上一层的。你肯定能不断向上，直至这世界第一……”

男人看着涡波讲出了这番话，可除了涡波之外，在他眼中似乎还有遥远的彼方。

如此模样，我只觉得他是为了自己心中炽烈的野心而企图利用自己的孩子。

与其相对，听到这些话的涡波皱起了眉头，然后以一副明显没有同感的样子点了点头，字斟句酌地慎重回答道：

“嗯，我会加油的……但是，父亲，今天有的孩子哭了。因为我被选上，别的孩子就……”

看来在这天的『甄选』中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事情。说实话，我大概能猜测到发生了什么，恐怕是旁

边这个得意忘形的男人暗中剔除了涡波的竞争对手吧。

“……涡波。那虽然令人同情，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没有实力的家伙会被排除，只有优秀的人可以留到最后。唯独这件事是无可奈何的……可以说这就是世界的法则。”

净胡扯，什么世界的法则啊，只是因为想不到合适的描述，所以就选了这种夸张而暧昧的词语蒙混过关吧……

对话虽然才刚开始，但我已经打心底里讨厌涡波的父亲了。

不过，年幼的涡波却将他随口说出的话语拼命地咀嚼、吸收，努力加诸于自己的价值观。

作为一个尚在成长当中的孩子，涡波当然无法完全接受这所谓的法则，受制于心中涌动的感情的积淀，他怎么也做不到点头回应。

看到他的反应，男人又补上了几句话：

“聪慧如你一定是明白的吧？将你现在怀抱的这种感情转换成骄傲就好。不要低头，毅然向前，切莫驻足。连同败者的份变得更强……换言之，这是胜者应尽的礼数。”

“我要背负大家的那份变强……？那就是我所能做到的最低限度的补偿吗……？”

涡波被这胡扯出的甜言蜜语蒙骗，开始接受那种价值观。

看到儿子又成长了几分，男人的嘴角得意地上扬，接着他握紧涡波的手继续前进起来，开口道：

“走吧，涡波，我们要让世界好好见识一下。”

涡波睁大了双眼，紧盯着自己被握住的那只手。

“……嗯！”

他也跟我那时一样，满面笑容。

为了不落后于父亲，他大步前行，坚定地跟在一

旁。

——就这样，涡波走上了与我相同的道路。

他整日无休地朝着『第一』不断努力，而理所当然的，在他身旁并没有双亲的陪伴。

他一个人被送进充斥于石之国的形形色色的塔，重复着我前所未见的训练。

最先上场的训练似乎是舞蹈。

在严肃可怕的大人们的环绕下，涡波遵从教导拼命舞动着手足。

接下来是祈祷……大概吧。

他无数次反复吟诵教授给他的诗文，即便因缺氧而快要倒下，即便胃液快要倒流而出，他也决不能休息。

紧接着是歌唱，这个我好歹还是懂的。

他伴着演奏练习了种种歌曲。而就在同一个地方，他还要学习乐器的使用，其种类远超十指之

数。

在这之上，他还要进行剑术和体术这类身体运动的训练，当然了，只要时间允许，他就要去聆听讲座。

我虽然看惯了持续至力竭的特训，但如此多样化的训练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个石之国和弗茨亚茨的神殿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一开始还以为涡波是要被培养成神官，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待到天上的月亮经历一轮盈亏之后，我终于得知那个令人生厌的男人到底想要涡波做什么了。

是的，他们亲子间也和我们母女一样，一月只见一次面。

那一天，涡波仍在塔中接受训练，这时，耳边传来了男人的怒吼声：

“—— 涡波！你为什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到！？你

明明是我的儿子，为什么！！”

“——！！”

对于涡波来说，背诵写在交给他的纸上的话语是很费工夫的。

写在上面的句子数以千计，但那个男人却硬要涡波在几分钟之内记得滴水不漏。

明明是难得的亲子时间，却不存在温暖的交流，甚至让涡波面如死灰。

“你继承的不止是我的血，还有那个女人的吧！？你理应成为继我之后——不，是超越我的最棒的演员！这是绝对的……！！”

演员。

看来这个男人似乎是以演戏为生的人。也就是说，他打算将涡波也培养成一个演员。

终于明白了特训目的的我于是开始仔细观察这个培育最棒的演员的过程。

坦白来讲，涡波的天赋很好。

我觉得他在表演上的才能与我等同，甚至在我之上，可是男人所追求的水平实在是太高了。

若是教授了一小时之后涡波还不能掌握的话，男人便会大动肝火。恐怕他比涡波还要才华横溢，所以才无论如何都要比较一番。

不但要将涡波与过去的自己和伴侣相比较，更要与当下位于一旁的——

“——咕，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你妹妹阳泷已经能做到了啊！比身为兄长的你还要快！！”

特训在途中转为了我也曾学习过的『随心所欲地流出泪水的特训』。

在男人所指的方向，有一位比年幼的涡波还要年幼的少女。

因为她貌似『水之理的盗窃者』，所以我马上就

意识到，此人便是相川・阳泷。这名少女在似乎是母亲的女性的指导下，接受着同样的特训。

泪水从阳泷眼中流了下来。

别说一小时了，她只用短短几分钟就掌握了流泪和止住泪水的方法。

有了少女这个示例，男人指导的热情更加高涨。

“听着，涡波！演技首先立足于对感情的伪造！在这第一步就栽跟头实在是——”

“……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可是涡波却跟不上进度。

一个月仅有一次，让他无比期盼的亲子交流结果竟至于此，他的情绪完全失控，任凭眼泪不住地流下。

“——！”

男人很快就明白了那不是演技而是真正的泪水，

一时哑口无言。

在此期间，涡波仍泪流不止。他痛感自己身为儿子的不成器，为了不招致父亲更进一步的讨厌而一个劲儿地重复着“对不起”。

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

总之就是不想惹最喜欢的父母生气。

希望他们能一直保持着笑容，无论如何都希望他们抚摸自己的头，温柔地褒奖自己。

只是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实现，所以只能不停地道歉。

男人见状露出了困扰的表情，他唤出了儿子的名字，向那颤抖的肩膀伸出了手。

“涡、涡波……”

“—— 咿。”

涡波应声抬起了头，可却因面前父亲严厉到扭曲的表情而胆怯，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悲鸣。

他似乎觉得自己被父亲讨厌了，父亲要对自己发火、大打出手了。

看到他的样子，男人与他拉开了距离。

“.....够了。你就在一边休息吧。”

“好、好的.....对不起.....”

涡波摇摇晃晃地逃开了。

目送他远去的男人一直保持着严厉的表情，看起来都快把嘴唇给咬破了。

看到这两人的身影，我——我暗自感慨了一声“真好啊”，并为之感到了羡慕。

与此同时，即便明白眼前上演的都是既定的过去，但我还是想对涡波说上几句。

你好好看看啊，涡波。

立刻回头，仔细观察一下你父亲的表情。

他的表情既不是生气，也不是失望，只是在感到为难而已。不，这么说也不对。他露出的表情和

你一样，是一副因担心被儿子讨厌而感到不安的表情。

说到底，根本就没必要因为这点事而唉声叹气。就算刚才的练习失败了，你也没有性命之虞不是吗？反正在你这里没有威胁生命的外敌，既然吃喝不愁，那就有时间从头再来。况且你既没有被骂成“没用的废物”，也没有以“并非亲生”为理由而被舍弃，更没有被说成是“熟人的孩子”，连存在都遭否定。再说——

即便我像这样在涡波的心中呼喊，声音也无从传达。

年幼的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房间的角落中，用模糊的双眼由远处凝望着接受双亲教导的妹妹。他羡慕着与自己不同，轻而易举地回应了双亲期待的那个存在。

——一月一次的亲子接触就这样结束了。

涡波回到了家中。

当然，他的双亲并不在那里，看起来像侍从的人在予他以最低限度的照顾之后也会立刻离开。

涡波独自在最初的那个白色房间中——自言自语道：

“或许父亲已经讨厌我了……但即便如此，我也……”

涡波没有就寝，而是回想着这一天的特训，开始了复习。

“『第一』……必须成为比任何人都优秀的『第一』……”

他练习了由腹部发声，练习了装出自然的笑容，练习了背诵长文，练习了使眼泪随心所欲地流下。

我确实也曾在夜里进行过类似的练习，但内容当然有所不同。就算我和涡波拥有足以『亲和』的

相似性，但终究是不同的人，我们的人生无论如何相似，也根本不可能完全相同。

首先出生的世界就不同，其次生活环境和人生目标也不同。

虽则如此……可本质却还是一样的。

“……不成为父亲希冀的『第一』的话，我在这个家中——就・不・存・在・了。”

随着涡波的低喃，他的身体发出了微弱的光芒。那是在我的世界里早已司空见惯的存在——『魔力』。

我感到了茫然。

这里是『异世界』，是不应存在魔力的世界，并且时代也在千年以前，那时就算是在我的世界里，魔法也只是一种传说。

难道是我对『异世界』的认识有误吗？

或许在『异世界』这边只是魔法这种技术还不发

达而已，魔力实际上还是存在的。

我一边修正自己的认识，一边继续观察。

涡波每日都片刻不休、废寝忘食地重复着练习，不止练习了流泪，也练习了流泪的时长。我一直注视着这样的他。

而后，又过去了一个月——

“啊，父亲……母亲……”

一家人在白色的房间中齐聚。

一如所料，涡波心怀这次一定要得到表扬的想法，向父亲走去。可是男人却从他的身边径直走过，叫出了涡波身后的少女的名字：

“——阳泷。”

显然，涡波双亲的眼中已经没有他了。两人都用温柔的声音称赞着阳泷，沐浴在充满期望的声音中的唯有阳泷一人而已。

“今天我为你找来了比以前水平更高的讲师

哦.....你一定也曾听说过他的大名。他听说你是我们的女儿之后，似乎对你颇有兴趣。”

“呵呵，阳泷.....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女儿的能耐.....”

涡波伸出的手在虚空中彷徨，大概是觉得自己的容身之所在渐渐丧失吧，每当阳泷被称作『女儿』的时候，他的脸色就会随之苍白几分。他立刻鼓起了仅存的勇气，试图介入三人当中。

“父、父亲.....！”

男人应声转过身来，但他脸上的表情并不是看向妹妹时的笑容。在涡波插入对话的瞬间，弥漫在三人之间的愉快氛围便断绝了。

聪慧的涡波觉察了其中的含义，因之哑口无言。

男人和以前一样，脸上还是那副严厉的表情，朝涡波问道：

“.....怎么了？”

“那个.....呃.....”

本已下定了决心的涡波变得吞吞吐吐。

同样的，我还是能明白这种心情。

明明只要确认一下就好，但却因为过于恐惧而说不出口。如果听到的回答与期待的话语截然相反就完了。毫不夸张地说，那就是他的世界末日。

“不.....没、没什么.....”

因此，涡波只好故作笑颜，摇了摇头，并失落地与家人拉开了距离。

男人保持着严厉的表情目送他退后，接着转过了身：

“.....是吗。”

听到这简短的回答，涡波低下了头，然后远离三人，走出了房间。

涡波终归还是放弃了，连确认都不敢。

当然，以此为结，涡波失去了与家人的接点。

这就是涡波童年时期的开始 ——

—— 就 · 是 · 这 · 里。

刚才那句“没什么”至关重要。

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和相川·涡波就是以此满足了『亲和』的条件。

用我们的人生描绘而成的故事虽如镜像般左右对称，但人生的核心部分却完美地重合在了一起。

其中心点既不是善于模仿他人，也不是在艰苦逆旅的最后同样心灰意冷，而是『对亲情的渴望』。我们和其他的『理的盗窃者』一样，拥有的愿望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是任何人都会产生的烦恼，并没有多稀奇。

仅仅是我和涡波在这之中陷得稍微深了一些。

我们出身比他人更加特殊，受到的挫折也比他人更加严苛，而其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有些努力过

头，不知不觉间，一个人成了『史上最凶恶的疯狂杀人魔』，一个人成了『为任何人所憧憬的大英雄』……

“哈哈，这就是『逐幻之幻』吗……”

审视过自己的原点之后，我在口中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咏唱』。

事到如今，我只能念出这将丧家犬一般的结局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词语假以自嘲。

不过还不到垂头丧气的时候。

我明白了『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的——也就是涡波的意图。他是想让我完成自己真正的『魔法』。既然如此，那就还没有结束。一定还存在后续。

涡波势必会将与『咏唱』的第二节、第三节相对应的人生展示给我，并且在这件事上，他绝对不会让我蒙混过关。

在我的人生中，同样有因一句“没什么”而令一切就此成为泡影的瞬间。

为了让我寻回初心，涡波故意示以了自己的人生。他先让我看到了相同之处，进而引出我不做虚饰的感想。

“唉，真是的……我果然还是最讨厌涡波大哥哥的这种地方了……讨厌透了啊……”

以这句话为契机，我由『异世界』回到了原来的世界。

眼前展开的是作为骑士之才被发掘的我与卡伊库欧拉家的第五子里埃尔一起在庭院中锻炼的光景。

在那里的是一心想被妈妈表扬，以出色的骑士为目标的自己。

330. 自此日开始

西多雅村内领主的宅邸。

深夜，宅邸庭院。

『我（私）』也和涡波一样，不眠不休地进行着特训。

但与他不同的是，我无需在那么多领域都要有所建树。我已经摆脱了侍女的职务，也不用顾及女性的魅力。

既然目标是作为骑士争得『第一』，那我要磨砺的自然只有作为骑士的力量。

在专心致志地加深作为骑士的修养的同时，对魔力和肉体的锻炼也并行不悖。

并且，从我们口中吐露的话语也几无二致。

“『第一』……必须成为比任何人都优秀的『第一』……”

虽然彼此的目标不同，但我们脑中潜在的强迫观

念却一模一样。

为了成为比任何人都优秀的骑士，我舍弃了一切的
天真，只留挥剑一途。不到头晕目眩，我都不
会停止对魔力的操练。无论承受了何种苦痛，我
亦绝不会有半分松懈。

『剑术』和『魔力操作』，我在自己的这两种才能
上投注了全部的精力。

虽然我也尝试过专属于莱文教的骑士的『神圣魔
法』，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领域了无才
能，于是立马就断了在这方面深造的念头。

要想赢到最后，我应该一门心思地钻研独一无二的
力量。

从夜幕降临到朝阳升起的这段时间里，我持续着
近乎疯狂的特训。

而到了白天，我又在卡伊库欧拉家准备的老师的
指导下学习。

五男里埃尔也在我身旁。

到头来，在卡伊库欧拉家的子嗣中，希望成为骑士的独剩他一人。

其他的孩子也并非没有才能。在最开始的时候，除了里埃尔之外还有其他跟随老师学习的学生。这当中也不乏魔力和素质出众的逸才。遗憾的是，他们的才能终究无法和我与里埃尔相提并论，以至于无法保持锻炼的动力。

也因为这里与战火无缘，所以包括长男在内的其他兄弟都选择了武官以外的道路。

我虽然在这事的背后窥见了妈妈的影子，但仍心无旁骛地投身于自己的目标。

我所追求的并非成为西多雅村的最强，而是这个国家最强的骑士。

既如此，那么我自然无暇去想一些有的没的。

看到我选择了这样一条艰苛的道路，里埃尔或许

是受到了触动，他的锻炼于贵族子女而言也是难以想象的。无论什么日子，哪怕是身体抱恙，他也没有休息二字可言。当然，为了不输给里埃尔，我也愈发拼命。

我们互相激励，成长的速度简直不像是乡下出身的候补骑士。

幸运的是，老师并没有因我们的急速成长而懈怠。他有时会带我们离开西多雅村，到都城研习新锐的魔法。期间，里埃尔和我逐渐崭露头角，时不时会同他人切磋。

在贵族的宅邸或是国家的学院这类场所，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候补骑士们进行了多次实战。

考虑到我的立场，全战全胜是不可行的，但我能保证每次比试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作为一个专精于取胜之道的人，理所当然的，我很强。

贵族们往往会为自己的使命和骄傲所节制，但我不同，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赢。只要能赢，我不会以暗算为耻，无论何时，我都不会疏于谋略。

在此之上，我这时候还掌握了『魔力物质化』——在这个国家仅有寥寥数人掌握的技术。虽然我还没能正式成为骑士，但论实力而言，就算是老练的骑士，我也决计不遑多让。

就这样，花费了数年时间，我们两人顺利成为了闻名国内的前途远大的候补骑士。

一直有意调整胜负平衡的我固然名声稍逊，但里埃尔却作为“瓦尔德史上绝无仅有之大才”在贵族中声名鹊起。

真的是太顺利了。

在宅邸的生活也前所未有的充实。

同我交谈时，妈妈总是笑容满面，无论走到哪里，

我都会因自己的优秀而倍受青睐。

虽然有时会有一些讨厌的事情发生，但要说有没有什么问题是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则答案是否定的。

一直这样顺利下去，一直这样不要改变，让这段以“第一”为目标的生活永远持续下去就好——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就在我沉浸于对现状的满足时，一句话突然传及耳畔。

“——拉古涅有听说过『天上之七骑士』吗？”

地点依然是卡伊库欧拉家的庭院，人物仍旧是少男与少女——只是个头相较从前大了不少的两名候补骑士肩并肩聊着天。

刚刚结束锻炼，正让身体的热量冷却下来的我在擦汗之余稍作思考。几年间的骑士修习已经教给了我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记得是莱文教的预言里出现的骑士大人来着？守护将于千年后『再诞』的圣人大人的七名骑士……是个有些古怪的传说啊。”

“嗯，就是这个。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也把它当成了众多传说中的一个……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

“并非如此是什么意思？莫非圣人大人真的会『再诞』吗？”

“似乎是这样。不仅如此，据说那个『再诞』的日子也快到了。”

“真、真的吗……？”

我听完目瞪口呆，表现得非常惊讶。

纯真的拉古涅全盘相信了里埃尔所说的话……事到如今，这种表演早已司空见惯。

『天上之七骑士』将在千年后现身的神话。

说实话，我只觉得这是拿来骗女人小孩的故事。

然而无论过了多久，里埃尔的表情都极尽认真。

“这是真的。……要说为什么我会知道，是因为这个『天上之七骑士』已经邀请我加入了。我真的被吓了一跳啊。毕竟他们选中我的基准既不是实绩也不是实力，而是『素质』。”

与里埃尔的朝夕共处让我明白此言非虚。

他是真的接到了邀请。

与此同时，这也让我大致摸清了『天上之七骑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显然不是神话变作了现实，恐怕是莱文教在借尸还魂，打算利用传承做什么大事。应该就是这样，我觉得八九不离十。既然搬出了莱文教传承中的『天上之七骑士』的名头，那么这七人将获得以骑士而言最大的荣誉。对我来说，『天上之七骑士』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机会。

一意识到这点，我心里便可谓五味杂陈。

“不过，拉古涅……如果我接受了的话，可能就再也回不到这里了。所以——”

那是对如今的充实生活即将不复的恐惧，还有对不愿迈入下一步的自己的为难。在超乎纯粹的喜怒哀乐的情绪于体内滋生之际，我在庭院对面的走廊里看见了两道人影。

“啊……”

是卡伊库欧拉家的家主和妈妈。

现如今，见到这两人一起散步已不足为奇。老爷对作为侍从长的妈妈抱有完全的信任，时常让她陪侍在旁。在这几年里，就像我接近里埃尔那样，妈妈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老爷和侍从长的亲密关系已经成了卡伊库欧拉家公开的秘密。不惟如此，若是直觉更敏锐的人，想必也已经察觉到妈妈和长子的关系了吧。

妈妈已经深入了卡伊库欧拉家的核心。

但是与之相对的，我总觉得妈妈和自己的距离较以前更远了。

因为最近各方面的进展都过于顺利，每月一次的母女密会有时也会取消。

“恕我失礼，里埃尔大人……！”

明明此刻的话题至关重要，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

虽然我在心里给自己找了这是为了商量『天上之七骑士』的问题的借口，可实则却是在内心深处的寂寥的追逼下跑到走廊，开口道：

“那个——”

妈妈最先注意到我的接近。

接着，不等我把话说完，妈妈便笑容可掬地称赞我道：

“呵呵，今天也在锻炼啊。真了不起，拉古涅。继续这样下去，你就能成为守护里埃尔大人的最

棒的骑士了……”

“……诶？……啊、嗯。”

我停下脚步，点了点头。

确认过我的反应，妈妈立马将目光转回了老爷那边。

“失礼了，老爷。我们继续。”

“嗯。”

两人就这么走了，留给我的只有一句鼓励。

在这期间，妈妈看上去和老爷聊得十分愉快。话题不仅限于宅邸的事务，还夹杂着私下闲谈，脸上也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那和她示予我的笑容截然不同。

我自觉不可以打扰他们二人，所以没有追上去。

妈妈现在万事顺利。她这几年的容光焕发我都看在眼里。不仅和老爷，她和卡伊库欧拉家的大公子也关系密切，俨然成为了这个宅邸中不可或缺

的存在。成为了我所能给予她的小小帮助已无甚价值的存在——

“拉古涅，你再坦率一些不好吗？”

当我正注视着妈妈离去的背影的时候，有人从旁同我搭话道。

“诶？”

我惊讶地回过头，看向说出这句话的里埃尔。

不知怎么，他此时的表情令我感到十分陌生。

“你喜欢侍从长不是吗？”

里埃尔以充满自信的语气继续说道。那双认真的眼眸仿佛看透了一切，动摇了我的演技。

“那个，与其说是喜欢，倒不如说只是尊敬而已……因为她是捡到我的恩人……”

“……你总是这样欺骗自己，我已经看不下去了啊。”

里埃尔上前一步，抓住了我的双肩。

“欺骗自己？我吗？”

我的表情因他的话语而抽搐了起来。

这是里埃尔第一次切中我的要害。

“在我看来，拉古涅一直在勉强自己。与人交往的时候，你千方百计地故作谦恭，无论是在何种场合都不吝溢美之词。与骑士们的决斗也一样，你总能巧妙地佯装落败……可是这并不是你真正的样子吧？只是在模仿侍从长的做法，让你在任何人面前都能吃得开而已。”

“诶……？”

震惊接踵而至。

本以为一直被我玩于股掌之上的里埃尔已然跳出了我的掌控。

“我也承认，侍从长相当厉害。难怪父亲大人和兄长大人会那样痴迷于她。但我还是不擅长应付她那种八面美人……”

我不知道这是从何时开始的。

但确凿无疑的是，里埃尔并没有被我们的演技迷惑，反而清楚地看穿了我们的本质。

“——正・因・如・此，拉古涅！你和我一起去大圣都吧……！从侍从长身边离开，到大圣都寻找真正的自己！这对你来说绝对是更好的选择！我希望拉古涅能够做真正的自己！！”

里埃尔抓住我肩膀的力度不断增强。

游走于肩上的痛楚和“一起去大圣都”的邀请，无论我多么不愿意面对，二者都清楚地向我宣告了终结的到来。

里埃尔之所以会冒着一直以来的关系就此崩溃的危险踏入我的心扉，恐怕是因为『天上之七骑士』的邀请吧。面对可能的离别，他鼓起了勇气，即便会让至今为止的一切毁于一旦，仍然选择向我表白——

看到他的样子，我不无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聪慧、坚强终究只是虚饰。真正聪慧、坚强的人，应该就是像他这样明明注意到了我的演技却仍能一直奉陪的人吧。

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与此相对的，里埃尔的话语份量越来越沉重。

“……不、不对。我刚才说的都是场面话罢了。我只是想和拉古涅在一起而已。只因为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所以我才想让你离开侍从长……！仅此而已！！”

啊啊，为什么他能说的如此直截了当呢……

和我不一样啊，和但求不被对方讨厌、一心想讨好对方、台词矫饰做作的我完全不一样。

在此之上，我感到了疑惑。

于里埃尔而言，如今的我肯定与他『理想』的形象不符。不但演技被揭穿，还显露了我蹊跷浅薄

的人格。我自觉这样的自己是招人讨厌的，明明如此，他却表示想和我在一起。这让我如堕五里雾中，难以理解当中的理由。

“……请、请让我考虑一下。”

我想要时间。

总而言之，我需要和妈妈商量一下自己现在承担的一切。

既然我未能成为里埃尔的『理想』，那么这或许意味着我也背离了妈妈的『理想』。虽然对他感到抱歉，但还是妈妈对我更重要。

一想到妈妈刚才那种反应的意义，我的表情便难看到了极点。

看到我困惑的神情，里埃尔退后了一步。

“……我明白了。但是，再过几天，『天上之七骑士』就要来接我了。可以的话，希望你能在那之前做出决定。我・希・望・拉・古・涅・自・

己·来·决·定。.....抱歉了，这么突然。”

虽然事出突然，但留给我考虑的时间似乎还有几天。

这份迁延令我不由松了一口气，在向里埃尔深深地行了一礼之后，我逃也似地快步离开了庭院，规避了与其他任何人的相遇，径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房间里空无一物。虽然这是作为候补骑士而被赠予的房间，但说老实话，它的干净整洁让我怎么都没法静下心来。不觉间我突然想逃回那座脏乱的小屋，可是最后还是强压下了这份欲望，缩在被窝里熟思。

在成为骑士的道路上，我成长得十分顺利。

如果跟着里埃尔去大圣都修练，成为世界第一的骑士恐怕并不是梦话。可问题在于，妈妈真的会为此感到高兴吗？妈妈最近眼里只有卡伊库欧拉

家的男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关注我了。我可能误解了她要我成为骑士的『第一』的意思。思前想后，不安始终难以消解。

这天，摇摆不定的我第一次疏忽了锻炼。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还是放弃了只靠自己得出答案的念头。

距所谓『天上之七骑士』到这里还有几天的时间，恰好赶上我与妈妈一月一次的密会。

就借此机会寻求妈妈的判断好了。

去问问妈妈，我究竟该怎么做，以此重塑『理想（自己）』的价值观和各种事物的优先级。

否则，受制于一团乱麻的思绪，我将一直这样无所适从。我已经丧失了辨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自信，也不知道该如何与看穿我演技的里埃尔相处。

“妈妈，拜托你告诉我……我究竟该怎么办……”

我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脑海里全是妈妈的面容，在今夜不知第几次的喃喃自语中，就此沉入了梦乡。

——接着，就在这天夜里，卡伊库欧拉家的五男里埃尔·卡伊库欧拉死了。

翌日一早，我刚醒来便听到宅邸喧嚷不已。

据来回奔波的侍女们说，昨晚有怪物袭扰附近的村子。里埃尔前去退治，结果就那么和怪物同归于尽了。

里埃尔死了，死得如此简单、随便——也正因此，我一下就明白了是·谁·干·的。

有时候确实会出现危害村子的怪物。情况紧急之时，骑士或候补骑士前往退治自在情理之中。天性善良的里埃尔为了尽可能快地帮助领民而单独前往也并非不可思议。几年来的修练赋予了他这么做的实力和自负。无论这周边出现了怎样的

怪物，他都可以自行解决。

“妈、妈妈……？”

我熟悉这种手段。

从侍女们的对话中得到的琐碎情报更证实了我的猜测。

只有同时熟知妈妈和里埃尔的我才能在这之中发现连锁性的『恶意』。

事件所有的因素都对里埃尔不利。时间、身体状况、地理位置、信息的传达、敌人的种类、与敌人的相性——光凭侍女之间的口耳相传，我就能看出许多『人为的齟齬』。

而这之中最大的不幸，就是卡伊库欧拉家的另一位候补骑士、也就是我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居然没有听到一点风声。

“a 啊、啊 a 啊……”

理所当然的，里埃尔的死不是意外而是他杀的传

闻不胫而走。但所有的怀疑都集中在里埃尔的兄弟们身上。动机是他们嫉妒在骑士之路上成绩斐然的弟弟。

我和里埃尔平时的关系广为人知，所以嫌疑极少。

——这无疑是妈妈的手笔。

她肯定花费了几年的时间铺陈酝酿，调整人际关系，谋求时机，一手铸成了昨晚的事故。

“如此一来，瓦尔德首屈一指的骑士就是拉古涅了。”

就在我产生确信的一瞬间，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我连忙转过头，结果看到妈妈独自一人站在走廊。

我决定将商谈提前。

“妈妈……为什么……要将里埃尔大人……？”

”

但是出口的内容却和昨夜考虑的不同。

“拉古涅，这是很早以前就决定好了的。现如今，不仅是卡伊库欧拉家的当主，连长子也成了我的俘虏，所以就算消失一个五男也无伤大雅。不如说，那个男人的『素质』和拉古涅匹敌反倒很成问题。何况他还有那双不逊于我们的慧眼。”

动机非常单纯。

因为里埃尔在这卡伊库欧拉家中很碍事，所以就让他消失了，说这话时，妈妈的语气就像是扫除杂物一样平常。接着，她又在我耳边嘟囔道：

“弗茨亚茨的骑士之后会来迎接新的『天上之七骑士』。聪慧如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言简而意赅，妈妈的意图我已了然于心。

她肯定早在更久之前就将『天上之七骑士』的问题调查得一清二楚，至于里埃尔则被她用做了唤

来使者的诱饵。

当我终于摸清了前因后果的时候，妈妈已经转过了身。

可以理解，毕竟隔墙有耳，与我在这里说太久恐对计划不利。作为卡伊库欧拉家的侍从长，她必须以急促的脚步为里埃尔暴亡的事故奔波。

我目送着她离去的背影，站在原地寸步不动。

这也是必要的表演，既然我失去了最爱的里埃尔，那就必须表现得茫然自失。

正因为我和里埃尔一直关系密切，宅邸里的所有人对我才只有同情而没有怀疑。这是将脏水泼到卡伊库欧拉家其他兄弟身上所必要的布局。为了妈妈的计划，我一定要尽力演好自己的戏份。

六神无主的我在宅邸里到处徘徊，不停地打听里埃尔的事。

“怎么会……里埃尔、为什么……”

我作出接受不了现实，脸色苍白，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消磨了一天的时间。

然后，那天傍晚。

夕阳西下之际，受命前来迎接里埃尔成为『天上之七骑士』的骑士上了门。

骑士在卡伊库欧拉家的正门由夫人迎接。随后，得知笼罩于整座宅邸的阴霾的意义的他大感惊讶：

“——葬、葬礼……！？里埃尔·卡伊库欧拉死了吗！？”

“是的……”

夫人的回答像是从口中挤出来一般，而我则在身后照看。

就算我从早上开始就为里埃尔的死大受打击，但不可能没有工作。

从中午起，我就被交付了护卫夫人并在她身边照

料的任務。理由很簡單。既然夫人之後要招待從都城遠道而來的騎士，那麼比起普通的侍女，肯定是讓我這個候補騎士陪侍在旁更合適。——不知這是否也是媽媽計劃的一部分。

我在夫人身後打量起了這名青年。

他就是在坊間有『騎士中的騎士』這一美譽的大貴族的嫡子、海因·赫勒比勒夏因。

舉手投足皆氣質非凡，讓人覺得他生來就是做騎士的料。沒有一點雜質的金髮、端正的五官、周身仿佛无时无刻都在散发令人目眩的光輝。

這可真是個大人物。

像他這樣的人原本是不該屈尊到這種窮鄉僻壤的。

而且說到赫勒比勒夏因，我記得是位列四大貴族的名門。

光凭使者的等級之高，『天上之七騎士』的重要

性便可见一斑。同样的，也足见受到邀请的里埃尔价值几何。

我也知道，绝不能让他生命的价值就此白费——在正门和夫人进行了贵族之间的常规寒暄后，海因便被迎进了门。

路上，海因非常礼貌地就里埃尔的不幸向夫人表达了慰问，只不过在这期间，他另外低喃了一句话，音量很小，恐怕只有我能听得到。

“——这下麻烦了啊。根据预言，填补最后一环的骑士就在卡伊库欧拉家……这样的话第七个人就缺了——”

虽然有心为里埃尔的死哀悼，但也不会忘记骑士的本分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是『骑士中的骑士』。

“卡伊库欧拉夫人，恕我冒昧。……请问府上还有其他公子有志成为骑士吗？”

夫人当然明白他言中之意。

为了协助来访的骑士的工作，她回答道：

“……很遗憾，为了成为骑士而受训的只有里埃尔一人。”

“这样啊……非常抱歉，多有冒犯了。”

每当说出里埃尔这个名字，夫人的表情都会蒙上阴晦。

海因立刻垂下头致歉，夫人摆了摆首，制止道：

“哪里，失礼的是我们这边……您远道而来，我们却连略尽地主之谊都做不到……”

“您客气了。还请夫人多多保重自己。”

我一边听着两人的对话，一边在后面跟随。

接着，当我们走在临靠庭院的回廊的时候，我看到了妈妈的身影。

她身边站着一个散发可疑气息的陌生男子，两人正说着什么。

男子作商人打扮，有一头焦茶色的头发。

可能是妈妈的熟人吧，两人看上去关系不错。

“帕林库洛！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又跑哪儿去了！”

海因对着这个焦茶色头发的男子叫道。

名字好像是帕林库洛。从这个招呼来看，他也是从都城来访的骑士。

“啊啊，是海因啊。不好意思，我迷路了。”

注意到我们三个人的接近，帕林库洛向这边走了过来。

妈妈向夫人轻轻地行了一礼，留在了原地。

“唉……就当是那么回事吧。比起这个……”

“我都听说了。情况糟透了啊。哈哈哈。”

海因对夫人说了声“失礼”，接着快步和院子里的帕林库洛汇合，两人就那么谈了起来。

“这可没什么好笑的。我们受斐勒卢托大人所

托，是要在今年之内让『天上之七骑士』凑齐的。可这里却没有里埃尔·卡伊库欧拉以外的候补。这样下去会对联合国今年的圣诞祭产生不好的影响。”

“此言差矣，海因。候补好像也不是没有啊？”

“……也不是没有？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有种讨厌的预感。

一如这种预感，帕林库洛没有回答海因的问题，而是向这边走了过来。

接着，他毫不客气地指着我问道：

“夫人，这位是府上的千金吗？我看她带着剑呢。”

我确实将短剑藏在了衣服里。男子一眼就看穿了这点，并向夫人询问理由。

“……非也。她只是在做我的护卫罢了。这孩子原本是侍女，但因为有意想不到的才能，所以才

让她从事别的工作。”

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稀奇，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夫人如实讲出了原委，但帕林库洛却坏笑了一声，走到我身前问道：

“我听说里埃尔这个新人身边有一位实力不凡的侍女，就是你了吧？”

我往后退了一步。

里埃尔一直声名在外，他会有所耳闻倒也不奇怪，但我怎么都不觉得身居高位的骑士会听说过我的传闻。

“骑士大人……正如您所说，拉古涅经常和里埃尔一起锻炼……是我们家引以为豪的一份子。”

夫人站到了感到惊讶的我身前。

我那稍有本事但性格怯懦的前侍女形象在夫人心目中一直根深蒂固。她可能是误以为我感到了害怕，出于担心而在庇护我吧。

就职务而论，我理应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保护里埃尔。

然而，我并没有将里埃尔守护好。

虽则如此，夫人却在这时挺身保护我。

真是个好人啊……明明刚刚失去自己珍爱的孩子。

跟妈妈一点都不像。

“海因，这家伙好像是和里埃尔一起锻炼的哦？”

“那又怎样？”

“反正也到这地步了，那就把她带走吧。而且这样反倒更划算。”

站在夫人和我面前的帕林库洛将唐突的提案丢给了身后的同伴。

“哈、哈啊？”

当然，海因听了目瞪口呆。

“——！”

我也险些发出质疑的声音。

尽管我知道会有这一步，但是太快了，事情的进展实在是过于顺利，以至于不安差点形于颜色。既然能到这种地步，那这个男人肯定与妈妈有来往吧。

“此间变故确实出乎意料。但既然『天上之七骑士』不能有空额——那么我推荐这丫头。”

“帕林库洛，你在说什么胡话……！『天上之七骑士』可是代表全世界的骑士啊？怎能让这样一个……”

在我本人的面前，海因当然有注意措辞，不过他的意思还是很明白。

“但是这场人事安排重视的是『素质』不是吗？我觉得她能行哦？最重要的是，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

“我听说里埃尔·卡伊库欧拉是本土最受期待的少年。虽说对这位姑娘很抱歉，但我不觉得她有什么可以与他相匹敌的。还是让大圣堂重新选定候补为好。”

一听这话，帕林库洛脸上的笑意又深了几分，他走到我身后，用力将我推到院子里，声援道：

“……好～嘞。他可是说到这份儿上了哦？加油啊，小不点。这是一场选拔。那家伙是全天下数一数二的骑士。要是赢了他，你以后也就是遐迩皆知的大人物了哦？”

我和海因都理解了他话中的意思。

“你想现在就在这里举行选拔吗……？”

“我要和这个人……？”

海因言罢稍稍摆出架势，我的身体也随之紧绷。在紧张感的促使下，我将思考切换到战斗状态，令大脑加速运转。

看这意思，如果我在这里展现出足够的实力，这个叫帕林库洛的就会举荐我成为『天上之七骑士』。

帕林库洛还教唆我利益远不止于如此。

海因·赫勒比勒夏因搞不好是冠绝大陆的『第一』骑士。如果能战胜他，我的名字定能轰动世界。

我看着眼前的男人。

他真的非常耀眼，浑身都散发着夺目的光芒。

我产生了兴趣。此人生命的价值在我至今见过的所有人当中无疑是最高的。

如果我赢了这个人，我能给自己提升多少价值？能弄到多少钱？如果我得到了那份价值，妈妈会满意吗？

怎么办。如果真的要打，我就用『魔力物质化』来偷袭？还是说，在这里使出我的杀手锏？不，

比起老老实实在地赢得比赛，还是装模作样地打一场比较好？我先和他聊上一聊，让他疏忽大意好了。虽·说·要·杀·掉·他·并·不·难，但要想赢得恰如其分，就得做点准备——

“——!!”

恰逢此时，海因瞪大了双眼，纵身后跳。

他跳到了庭院的边缘，和我拉开了距离。

他的表情显然是在戒备我的攻击。明明我在表面上演绎的是一个怯弱又困惑的少女形象，但海因看着我的表情却像是要和怪物搏命一般。

“怎么样？海因，这家伙不错吧？她现在可是一门心思地想打赢你哦？”

“什么叫打赢，她刚才那可是……不过，确实如你所说，她很不錯。”

海因解除了临战状态，转而附和起了帕林库洛的主张。

看两人的互动，仿佛是读取了我的想法。

难道说，臻至成熟的一流骑士的感官不仅能观测魔力，还能观测出杀意吗？原来除了我以外，还有人掌握了这种不用战斗就能估测力量的方法啊……

“让这姑娘成为卡伊库欧拉家的养女，我们再将她带到联合国去就行了。这样的话，跟预言的出入……应该就没多少了吧。我们也不会被问责了。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太勉强了……该怎么说呢……”

“你不是就喜欢这种桥段来着？倏忽间一朝显贵的故事，之前也在哪个剧场里看过吧？”

“……这我倒是不否定。”

我正为两个意想不到的强敌而感到困惑，熟料这两人却撂下我聊了起来。

“如果要推荐这名少女的话，首先需要说服周围

的人才行。难关恐怕不会少。”

“那不正是我们擅长的领域吗？”

“上面的人由我来疏通。说服其他『天上之七骑士』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明白了。不过，大人物们一定会准备其他候补吧。肯定都是些和这家伙不同的、无趣的家伙。”

“像我这样的人目前已经够多了，考虑到『天上之七骑士』的职责，这名少女真的不错。”

“在各种意义上都有锻炼的价值。因为还是块璞玉，所以很有趣——”

他们话题的进展如野马脱缰般飞快，我越是听下去——心里就越是不安。

从昨天听说『天上之七骑士』的话题开始，这种不安就一直存在。

“——请等一下!! ”

在感情的驱使下，我丢下了演技，发出了由衷的呐喊。

听他们话里的意思，简直就像我已经决定好要被带到另一个大陆一样。

我所必须成为的是妈妈心中的『第一』。

虽然『天上之七骑士』可能是骑士的『第一』，但是在那当中没有妈妈的存在。这不可以，如果妈妈不在我身边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嗯……？你不是想成为骑士吗——”

帕林库洛对我的表情感到不可思议，于是向我走了过来。

但是，在这之前——

“——拉古涅，太好了呢。”

妈妈动了。

一直在庭院的一隅静观事态发展的妈妈不知不觉间来到了我身旁。一察觉到这其中的理由，我

便将已到嘴边的话憋了回去。

“a、a 啊……那个——”

“拉古涅一直、一直都想成为骑士呢……成为让所有人憧憬的骑士……”

妈妈眼角含着泪水，故作欣慰地抱紧了我的双肩。在极近距离下，彼此内心的深处都被对方纳入了眼底。

“您是她的家人吗？看上去像是姐妹啊……”
海因问道。

“是的。我和拉古涅是彼此唯一的『家人』。”
妈妈不假思索地答道。

来到这里这么多年，妈妈终于在卡伊库欧拉家的宅邸里说出了家人这个词。

——此言非虚，但却是虚言。

并且，如果妈妈的虚言奏效，我应该就会成为『天上之七骑士』吧。我将会被这两位出色的骑

士帶到联合国的大圣堂。

可是我不想离开妈妈身边。

我想和妈妈在一起。现如今，这已成我唯一的愿望——

就在我承认这点的一瞬间，里埃尔昨天的话闪过了脑海。

坦率、做我自己、『由我自己来决定』。

“我、我……我不想离开这里……”

我终于将愿望诉诸于言语。

而一旦开口，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卡伊库欧拉家对我有恩！所以，我必须得留在这里报恩！——是、是这样吧！？”

说到最后，我转过身，用力握住妈妈的双手。

毕竟、妈妈对我说过啊。

绝对不能放弃。一直活下去，总有一天要争口气，过上美好的生活，变得幸福。在这个屋子里，永

远在一起。两个人一直——

两个人？

妈妈真的有说过这话吗……？

“拉古涅真是个好孩子啊……”

妈妈抽出手，抱紧了我的头。

她首先开口夸奖我，并予以温柔的抚摸。

“不用担心，这不是今生的永别……只要拉古涅
好好努力，等到你成为『第一』的时候，我们还会
再见面的。我保证我一定会去给你庆祝的。”

作为临别的祝福，这话的内容已是约定俗成。

但是，一旦理解了其背后的含义，我心中的感情
便如洪流一般激荡开来。

“可是、我！我……！！”

可是我还连一件真相都不知道。

为什么从懂事起，我就要独自一人生活在那个小屋
屋里呢？

为什么我们明明是母女却要一直分开生活呢？

为什么我平时不能用妈妈称呼妈妈呢？

其它还有很多。我的头发和眼睛，还有关于爸爸的回忆。

还有我的身世！我全都不曾得到解释！一个都——

“拉古涅，如果是你，一定能成为最棒的骑……不，你会成为世界『第一』的女孩子。因为，你可是我的女儿啊。”

这是妈妈第一次在有外人的场合里叫我女儿。

接着，她在我的耳边，用只有我能听到的音量，又一次重复道：

“——你·可·是·我·的·女·儿·啊。”

不寒而栗。

我在妈妈身上感受到了许久不曾出现的怒火。

当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妈妈是不会发火的。但是，

等到下次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妈妈会发火。绝对会发火。岂止如此，如果我再这样缠着妈妈的话，妈妈可能会将我——妈妈拥紧我颤抖的身体，询问道：

“嗯？拉古涅，怎么了么……？”

我想要确认。

只要我现在问上一句话，应该就能消解心中的疑问吧。可是那实在太可怕了，我真的问不出口。如果得到的回答与我所希望的截然相反，那么毫不夸张地说，我的世界就结束了。

“不……没、没什么……”

所以，我只能强装笑颜，并摇了摇头。

——就和不知身在何处的某个人一样，我也放弃了求索、选择了逃避。

我拉开距离，将妈妈想听的话编织出口。

“那我就去了，妈妈……”

我垂下头，像是将口中的话语掷之于地那样大喊：

“我、我会成为优秀的骑士的.....会成为世界『第一』的.....总有一天，我会变得非常非常有名，让这座宅邸也能听到我的传闻.....！所以.....！！”

喊到最后，我苦苦询问道：

“等、等我到了那儿之后.....我可以、给你写信吗？”

这话本应是没必要问的。

既然我们是家人，那当然可以写信。

“.....嗯，当然哦。”

隔了一拍之后，妈妈给了我肯定的答复。

用不着抬头，我就知道妈妈现在肯定是笑着的。

同样的，我也明白那是怎样一种笑容。

那一定和她在几年前杀死那对无辜的母女时露

出的笑容一样吧。

我突然想起了宅邸一隅的墓地——不知为什么，我羡慕起了即便是在墓地里也能一起长眠的母女。同时，本应夺走了那对母女价值的的我，却似乎已经成为比死者更没有价值的存在了，一念及此，泪水便几欲夺眶而出。

——就这样，我经历了一场令人泣下的感动告别，就此离开了宅邸。

离别之际，卡伊库欧拉家的每一个人无不笑着为我送行。

虽然大家心中想法不一，但行动却是一致的。自己生活至今的世界的一切都为我献上了祝福，而我则在祝福中被逐出了这个世界。

在我作为卡伊库欧拉家的代表即将启程的那一刻，来自国都的骑士帕林库洛向我确认道：

“……可以吗？”

“出发吧。让我也去吧。请让我挑战吧。”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我要成为骑士的『第一』。”

这确实是我的愿望。

倒不如说，如果失去它的话，那么我就连愿望都没有了。

舍此之外，我已再无任何渴求之物……

于是，自这一日过后，我再也不曾见过妈妈。

拜此所赐，我在联合国得到了『幸福』。千真万确的、无可辩驳的、我竟因此得到了安稳的『幸福』。

就着里埃尔的遗言，我找到了新的自己，也遇到了新的自己重要的人，在这之中，我渐渐忘记了自己出生的意义。

我以骑士的身份成长，比任何人都勤奋地工作，将得到的报酬全部送到西多雅村，过着只要活着

就对妈妈有用的轻松的人生——

这种生活持续了几年之后，我邂逅了涡波。

那家伙和我们母女非常相似。

做事合理、计算精明、满口谎言、逃避成性、八面玲珑，常常步入歧路又好迷失自我——就是这样一种人。

我与涡波的相遇是又一个转捩点，以此为契机，新的自己被砸得粉碎，我好不容易才寻获的那些重要的人一个个离我而去，原先的自己则逐渐复苏。

就好像不为世界所允许一样，我痛彻地体会到了所谓『再也无法得到真正想要的爱情』。

就和涡波一样啊。所以，我们才能彼此『亲和』。

321. 暗杀的失格

我写了很多书信，其上的内容我尚能一字不差地记起。

第一封便是我就任骑士的报告。

——致妈妈。

很抱歉这么晚才给您写信。我为了把联合国的神官们强行安插的骑士从位子上拖下来而耽搁了少许时间。不过，多亏了海因先生和帕林库洛先生的协助，我顺利地成为了『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

当然了，这不过是信件的开头部分。

我将几十张信纸摞在一起，装进厚厚的信封中寄了出去。

可一个月后寄回的书信却不过是一张罗列着一如既往的话语的纸片。“真乖呢”、“拉古涅是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的姑娘的啊”、“不愧

是我的女儿”——全无新颖，且只有寥寥数语的信。

——致妈妈。

成为我新监护人的雷琪大人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

她听说我想成为世界『第一』，便详细地为我指点有关『元老院』的事情。我想在她的手下力争上游。一听我说无论事情有多么肮脏、多么残酷我都会去做，她便委我以大量的工作，让我以最短的距离朝世界『第一』高的位置进发——

第二封信的回复来得有些迟，间隔了两个月的时间。我发觉到与第一封信相比，这封信的字数也变少了。虽然明白其中的含义，可我还是寄出了下一封信。

——致妈妈。

雷琪大人对我真的是关爱有加。她明明以『元老

院』为目标，却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与我们完全不同。也许是因为最近多做了不少幕后的工作，我也更多地接触到了弗茨亚茨真正的历史。帕林库洛先生总是在谈论传说中的『始祖』。雷琪大人也说，始祖说不定是唯一能超越『元老院』的『个人』。不过，就算考虑早已作古之人的事情也毫无用处，所以我只想和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战斗——

这是第三封信。

到了这时，已经没有了回信。

即便如此，我仍旧把自己在联合国的生活记录下来，作为书信寄出。

我写下了许许多多的信，一次又一次地寄出。

当然了，没有回复的先例已开，所以我之后也再没收到过任何回信。

——致妈妈。

我作为『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正式开始了活动。在活用妈妈的教导处理了一年大圣都台面下的工作之后，我终于要迎来解放了。接下来我将前往东方的开拓地，正正经经地作为一名骑士开展护卫任务。成为我新上司的总长是个真正的杰出人士——
——致妈妈。

我的新主子是个美丽、温柔又可爱的人。说实话，她本是一名使我不胜敬畏的人物，但海因先生却硬是将我引荐给了她。海因先生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胡来，他似乎计划着让那位『现人神』与我成为朋友。而且『现人神』倒也毫不见外，将我称为了她『真正的朋友』，紧紧地、紧紧地给了我一个拥抱——
——致妈妈。

今年『圣诞祭』的规模将空前盛大。因为我不能

回到村子里，所以就要在开拓地的联合国庆祝圣人大人的诞生了。最近帕林库洛先生和海因先生都忙了起来，因此我经常和新的前辈一起行动。她这个人真的很有趣，总有一天我要把她介绍给妈妈——

我觉得自己从这些为数不少的熟人・友人那里受惠颇深。

即便在他们之中，『现人神』也算得上是我人生中唯一对等的『真正的朋友』。

当然，这封信也没有得到妈妈的回复。

只要我稍微请个假去探望妈妈，就能很容易地得知为什么没有了回信。但也正因如此，我才绝对不能去探望她。

根本不想得知其中缘由的我独自在遥远的异乡继续着表演。

为了逃避，我在大圣堂中开怀大笑；为了逃避，

我将『元老院』当做了目标；为了逃避，我迫使自己接受了现状。我就这样向着自己仅存的『第一』这个目标不停奔跑。

在我持续奔跑的期间，因为自感一切都没有改变——所以我心中的某处便觉得一直这样下去就好，骑士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就这样度日，就这样活着。

可是在此期间，就好像不允许我这样下去一般，邂逅来临了。

——我邂逅了『他』。

远远看见那个人的一刹那，我只觉得自己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

“妈、妈妈……？您来、见我——”

我认错了人。

因为他的外貌与我最爱的妈妈真的太过相似了。

他名叫『相川·涡波』，是同时得到帕林库洛和雷

琪大人的承认，或许是唯一有能力以『个人』的身份成为『第一』的存在，也即是千年前的『始祖』。

他实在是太像了啊。面容也好、声音也好、举止也好、可疑感也好，一切的一切——都和妈妈一模一样。

即便我最讨厌的就是充满都合主义的剧目，但命运这个词还是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而出。我感觉这比一见钟情还要恐怖得多，与此同时我也预感到，我迄今为止的一切温暖都将被此人破坏殆尽。

正如预感中的那样，他果然没有放过满足于现状的我。

首先被他夺走的，是我自己的世界中最为重要的『真正的朋友』。

就在那时，或许是因为他面容的影响，我似乎听

到了最喜欢的妈妈的声音。

‘回想一下自己的本分。’

‘你该做的不是这个。’

‘你是世界『第一』的女孩’——我有种错觉，仿佛自己挨了这样一顿训斥。

“对、对不起，妈妈……我没有在偷懒……我马上就去做，所以——”

我在空无一人的地方辩解道。

我很快就向他发起了挑战——结果三战三败。

第一次的迷宫战，我稍作试探后便认输了。

第二次的大圣堂战，虽然我也算动了真格，但却因为属性的差距而被碾压。

他属性的数值实在是异常过了头。

涡波仅仅花费了数日便超越了我和里埃尔花费数年才到达的境界，短短两个星期就成为了能够与弗茨亚茨这个大国叫板的『英雄』。为世界所

爱根本不足以形容他，他的成长速度就好像他正是世界本身。

我也就此产生了确信，他的确是真货。

我曾认为所谓的『第一』只存在于梦幻之中，是至死也无法触及之物，因此在心里的某处感到了安·心，可是如今它却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就好像在追逼逃避的我一样……

——致妈妈。

我发现了妈妈所说的『第一』。

他的名字叫涡波。他正是传说中的那个『始祖』，是一个与妈妈非常相似的人。毫无疑问，他就是世界上『第一』受宠爱的人。我知道只有在夺走他的价值之后自己才能成为『第一』。我一定会做到的，所以请不要生我的气。

我会去做的，绝对会做的，我会登上与您的女儿相应的高度。

因此，请务必——

结果，涡波与弗茨亚茨的冲突——在倾心于『始祖』的帕林库洛的保・护・下落幕了。

那之后，我为了下一次的战斗而放弃了第三次的『舞斗大会』战。

虽然我太过不想取胜的表现让他对我的演技产生了些许怀疑，但我觉得自己的行动还是拿到了及格分。

我知道现在还不到杀掉涡波的时候。

他是『始祖』。与他本来的名誉和荣光相比，『英雄』和『屠龙者』之类的称号根本就一文不值。我需要保证他的生命更加的闪耀。

我想等他达到与过去的『始祖』相同的水平之后再杀死他，若非如此，我便无法成为真正的『第一』。因此我自始至终都在将时间花费在准备工作上。

攻略次元魔法的必要条件是『信赖』。

我将不自然的部分隐藏起来，在贵族舞会上接近了涡波。我利用痴迷于他的芙兰琉莱·赫勒比勒夏因，与他一同观赏了戏剧。因为涡波那家伙意味深长的剧目选择，我为了掩饰自己的表情而费了很大力气，但我觉得自己也算加深了与他的交流。在『舞斗大会』落幕之际，我一不留神对诺文·阿雷亚斯的魔石出了手，但最后还是压下了自己的冲动。我作为涡波的同伴，直到最后都踏踏实实地支持着他。而这种事是我早就习以为常的。

——就这样，涡波得到了『联合国最强』、『当代剑圣』、『大英雄』的称号。

全世界都承认他为『第一』。

可是，立于当今世界顶点的『元老院』却对他感到·了·恐·惧。因为他们认识到，若是惹毛了

与千年前真正的胜者『始祖』是同一人物的涡波，他就会化为有可能将『元老院』连同大陆一起毁灭的怪物。

他的生命顺利地熠熠生辉起来，连『元老院』的光辉都被他彻底盖过，这使我明白是时候收获了。

接着，当我总算确信杀掉他就可以成为『第一』的时候——

“……诶，帕林库洛先生与涡波同归于尽？在本土？”

——我得到了这样的报告。

在联合国的大圣堂里，我从最喜欢的前辈塞拉小姐口中听说了此事。

帕林库洛毫无疑问是喜欢始祖涡波的。

就算他在施以好意的时候确实总要故意怄人生气，但他无疑是涡波的保护者。

那样的他为何会认真地与涡波一战呢？

是畏惧涡波的『元老院』下达了暗杀命令？

还是说他与我一样，有什么私人原因？

在我这样推测着的时候，塞拉小姐继续说道：

“嗯。那一战将本土的半壁卷入其中，我们称其为『大灾厄』。然后呢……拉古涅，就在那时，你的故乡西多雅村被……不对，它算不得被卷入，只是稍微发生了些变故……”

“诶……？”

这份噩耗加深了自己正遭追逼的感觉。

他与帕林库洛引发的『大灾厄』造成的死伤超过十万，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但是连偏远的西多雅村都受到了波及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

“那、那个……我了解『大灾厄』有多严重了。即便如此，给我一点时间就好，让我到西多雅村……”

这是我身为人女必须说出的台词。

“嗯，我明白的。我在安排『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的工作时就在计划让你顺路回故乡一趟。去看看情况吧，拉古涅。”

“.....非常感谢，前辈。”

好心的塞拉前辈当然已经为我做好了准备，这在背后推了我一把，令本不想回去的我做出了决断。

——时隔五年，我回到了故乡。

然而，待在本以为是归宿的故乡迎接我的、

“——拉古涅!!”

却不是我最喜欢的妈妈，而是卡伊库欧拉家的夫人。

她比任何人都担心我，以比谁都灿烂的笑容迎接了我。

“夫人.....您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在宅邸的庭前，我以骑士礼回应了她的欢待。

“嗯.....你真的出息了不少啊，拉古涅.....我听说你成为『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了。”

比最后一次见她时稍显憔悴的夫人紧紧抱住了我。

在此期间，我环顾着四周。

我不断找寻着最喜欢的妈妈，可是却找不到她。

没有、没有、没有。

哪里都没有她的身影。

“拉古涅，你哪怕是给我寄来一封信该多好.....托你的福，村子顺利地完成了避难哦。单单因为这里是『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拉古涅·卡伊库欧拉的故乡，各处便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每逢那时，我都真的、真的发自内心地

为你感到骄傲.....”

“感、感激不尽.....那个、夫人.....”

有件事我不得不问。

虽然我五年前逃离了这里，但如今已经无法再次逃避了。

我必须确认其中的原因。

“那个、侍从长女士呢？”

“你・说・她・啊。对不起，拉古涅，她——”

当我说出那个名字的时候，夫人和蔼的表情蒙上了一层阴云。

不待她说出口，我就觉察到了其中的含义。

——简而言之，妈妈很久以前就不在这个村子里了。

作为与我关系最亲密的侍从，她被委以管理我寄来的薪水的事务，可是后来却突然同那笔钱一起人间蒸发了。虽然老爷们袒护说她一定是被卷

入到了什么事件当中，但夫人却认为事情恰恰相反。她用略带怒气的声音诉说着妈妈消失的经过——但妈妈的手段之巧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重点在于妈妈这次不但不来见我，甚至连等都没等我。

我对此感・到・了・安・心。

“——不、不对！问题不大……只要我成为『第一』，就一定能与她相见……”

当晚，我在卡伊库欧拉家客房的床上用力摇着头自言自语。

“妈妈一定有着更深层的考虑……因为她的狡诈程度是我望尘莫及的……”

我最喜欢妈妈了。

我就像这样不停地说服着自己。

如今我要做的是应妈妈的愿望成为世界『第一』。

所以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的我连与妈妈见面的价值都没有。

因此我要变得更强，猎杀最具价值的猎物，抵达世界上最为璀璨的场所，必须如此。——一切还没有结束。

我取回了初心，取回了自己曾在西多雅村作为自己真正故乡的小屋中发下的誓言。

在成为卡伊库欧拉家的……不对，是瓦尔德的『第一』之后，也要成为骑士中的『第一』……！若是我能夺得『元老院』的宝座、成为谁也无法挑剔的『第一』的话，就一定能……！！

必须得抓紧了。

正因为我一直都不紧不慢的，所以才会被人横夺猎物、弃于不顾、独留一人。

于是，新的战斗开始了。

我一面侍奉着归来的小姐，一面紧盯着自己的目

标。

就算在这段时期，我也仍在写信。

——致妈妈。

我在骑士中已然全无敌手。在撵走了佩露修娜小姐之后，我成为了『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的总长。

接下来我要将『元老院』的所有人都给干掉，身为我竞争对手的雷琪大人当然也包含在内。

我要夺走万事万物的价值，变得比任何人都要光彩夺目。

让这个世界的一切，包括千年前的遗产，全部成为我与妈妈的囊中之物吧——

在这一年间，我周围发生了剧变。

我遇到了因聚集血液而暂时显现的『圣人』缇娅拉，帮助了从迷宫中逃得性命的『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

最重要的是，我与最初的猎物『始祖』涡波再会了。就像世界帮我打理好了一切那样，我步入了最后的战斗。

——致妈妈。

『始祖』涡波回来了。

之后我将与他一同前往大圣都弗茨亚茨。

所有的价值正好聚集在了一处，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让一切结束了。

我将会登上规模冠绝世界的弗茨亚茨城的『顶点』。

到那时，还请……还请您来好好夸奖我，那样的话，我会非常开心——

与涡波同行的我在『Living Legend 号』上的私室里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我明知这封信根本无法送达，却隐约明白自己会得到怎样的回复。

其实我大概明白了妈妈是如何看待我的，也大概明白了妈妈如今正怀着怎样的感情过着怎样的生活。

但我还是最喜欢妈妈了，我为她写下书信，为了她以『第一』为目标奋斗。

作为妈妈的女儿。作为妈妈的女儿。作为妈妈的女儿。

因此，我、

“——『我为逐幻之幻』——”

如此咏唱道。接下来的第二节、

“——『甚而无法存在于世界（你）之中』——”

被我如此编结而出。

在达成这节『咏唱』之时，我再一次回到了那间小屋。

两间小屋相背而立，我静坐于其中较为肮脏的那一间里。

小屋中未能寄到故乡的书信多到装不下。埋没于书信中的我抬头看着小屋濒临坍塌的天花板，心中想到：

再有一节，我就能得到自己人生的答案了。

“哈哈……”

在小屋之中，我发出了自嘲。自嘲，并向同样静坐于邻屋中的他开口问道：

“大哥哥……若是使用那所谓真正的『魔法』，你说我能与妈妈相见吗……？”

然而并没有回答从立于身后的他所在的那间小屋中传来。

不过，这也无所谓，因为直觉敏锐的我一开始就隐约明白了答案。

使用我的魔法肯定是见不到妈妈的吧。我并没有救赎可言，也注定得不到什么幸福。因为我和涡波一样，是只能从死亡中求得解脱的那类人。

我甚至连干笑都保持不下去了。

从刚才开始我就感觉有点难受。我作为『人』的强大被涡波一一撕碎。得自妈妈的强大被完全转变为了弱小.....我的心灵动摇、扭曲.....甚至连眼睛都不愿睁开.....疲惫难耐啊.....

呐，涡波大哥哥.....

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两个现在要做这・种・事.....？

其实于我而言，那什么真正的『魔法』并没有让我渴望到这种地步。

对涡波大哥哥你们来说，它终究是敌人的魔法，让我掌握它势必只能成为威胁。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现在却——？

332. 唯有与她共处的每日

“——『我为逐幻之幻』

『甚而无法存在于世界（你）之中』——”

在这段『咏唱』的作用下，两股魔力现在势均力敌。

『星之理的盗窃者』与『水之理的盗窃者』的理
开・始・了・交・锋。



地点仍是遍布着石之家、石之路和石之塔的石之国。

自从逃离了父亲身边之后，年幼的涡波就再也没有进行过演员的训练。

接着，他和我一样，开始往来于疑似学院的场所。那是一幅与我在大圣都为骑士们所环簇的日子相同的光景，在那里，他也同样顺利地建立了新的自我。

异世界的规则我不太了解，但这所学院中聚集着和涡波年纪相仿的孩子们，他们在其中愉快地学习知识。

在这个环境里没有生命威胁，不必被任何事物逼迫，也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竞争。

说实话，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太温吞了。

涡波在这里没有演员的身份，而是一名普通的学生。

他活用迄今为止的经验，为了让自己埋没于集体之中而进行着表演。虽然年幼，但他对自己引人瞩目的特殊出身有清楚的认识，所以即便是在这里也仍在扮演双亲『理想』的形象。

他觉察到父母想要的是『不生事端的孩子』，于是自然就将其当成了目标。他在学院中保持着最低限度的发言和平平无奇的成绩，绝不与人深交，将闲暇的时间全部消磨在娱乐上，让自己在

一定程度上忽视痛苦的现实。

他做的非常完美。

这虽然是他父母的『理想』，但对于伤心中的涡波来说，这个『理想』或许也算一种荫庇。

——只不过，这种『理想』的生活当然无法一直持续下去。

他的生活出现了转机。

和我那时一样，一场重要的邂逅来临了。

他邂逅了一位茶色头发垂肩的可爱少女。

这次相遇是学院生活的一次偶然，地点位于鳞次栉比的石之塔的间隙。

在学院里一直躲避着这名少女的涡波终究还是邂逅了她——

“诶，难道说……你是相川先生家的……？”

她在学院中像是走廊的地方叫住了涡波。

这名少女在我看来也熠熠生辉，所以她自然吸引

着周围人的目光。

“.....经常有人这么说，但一样的只有姓氏而已，其他都沾不上边。”

涡波已经料到了事情早晚会变成这样，立马搬出准备好的说辞，可这对少女却并不管用。

“不会错！我见过你哦！小时候我们在宴会上打过招呼呀！因为我们年纪相仿，所以还一起玩耍、一起练习了呢！”

“.....唉。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涡波马上长叹一口气，想要用演技表现出惊愕的样子摆脱这种状况。可这种反应对少女来说正是决定性的证据。

“你瞧，就是这个！这种若无其事、掩藏真心的演技！真令人怀念！我怎么可能会认错小涡啊！”

“诶、诶～诶诶.....？”

已然抱有确信的少女一边呼唤涡波幼年时的爱称一边靠了过去。

或许是感到了惊愕，涡波的演技不意间有了松动。

拜『亲和』所赐，我现在对他的内心和记忆了然于心。

从涡波的记忆来看，这名少女似乎是财阀家的大小姐（大概和大贵族家的女儿差不多），因此才会与境遇相仿的涡波相识。——不，虽然涡波本人不想承认，但他们应该不止是相识，而是亲密的朋友。

两人的关系无疑可以算作青梅竹马。

看着这名与涡波青梅竹马的少女，我忽然间想起了熟识的芙兰琉莱·赫勒比勒夏因。她或许很聪明，但总之就是很烦人，一旦被她缠上，直到别人答应她为止她都不会离开，是位非常麻烦的大

小姐。

她们是一类人……说起来，我感觉她们长相也颇为相似，除了发色不相同以外，她们其他的部分简直形同姐妹。

而这名少女也和芙兰琉莱一样，相当的死缠烂打。

“呐，小涡！啊，你可以跟以前一样，叫我小■■■哦！”

“……嗯。我承认以前和你一起玩耍过，但这件事还是别了。你以后别再大声和我说话了。”

“那叫你涡君怎么样？这种叫法也不错嘛！”
小■■■？

在两人的互动中，我感到了违和。

十分不可思议的，唯独她话语中名字那部分难以听清。

“真的别这样。……■■■同学应该清楚的吧？现

我在学校里，那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嗯嗯，存在感薄弱。……我的立场和你很相似，所以也明白这种人很容易成为欺凌的对象。但是这构不成理由。—— 涡波君。”

少女的名字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是 ■■■，无法传到我这里……

就是说，涡波想不起她的名字了吗。这段记忆或许确实很久远，但为什么唯独名字变成了这样……

我感觉这似乎是一个被细心掩盖的『人为的龃齬』。

“放过我吧……■■■ 同学太引人注目了……”

“我不要。难得能在学校里得到理解我的朋友，我可不想错失良机。”

话说回来，这个女孩实在不得了。

明明年龄才和我还是候补骑士时差不多，她却已

经光彩夺目了。而且她的头脑似乎也很好使，别看脑回路是那副样子，但脑袋姑且还是转得很快的。

——终于，年幼的涡波似乎跟我想到了一起，自觉已经逃无可逃，只得认输投降的他回答道：

“.....我知道了。我会作为一名理解■■■同学的朋友来帮助你的，所以你也要尽量成为能够理解我的朋友.....拜托你了.....”

“——成了~！”

少女摆了一个男人般的胜利 Pose 之后，表情一转。

她收起了刚才的兴奋，对涡波低声私语道：

“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安静些.....装作刚才的事情全是误会的样子给周围人看，然后暂时分别吧。涡波君应该能做到的吧？.....我们放学后再见吧。”

“.....嗯。”

于是，两名年幼的候补演员各自展现了自身的演技。

为了让刚才的对话一笔勾销——“是我认错人
了啊，相川同学！真的非常抱歉！”“唉，真是
的.....下次注意点.....”——他们将其伪装成
了这样一场闹剧，并于当日傍晚再次会合。

在此期间，涡波始终嘴角轻扬。

虽然他并用了多种演技，但我能明白他在这时泄
露了些许真心。

与此同时，我亦产生了确信：对涡波来说，这场
邂逅就相当于我和里埃尔的相遇。

虽然邂逅的方式和对象的性格都不同，但这两人
的关系肯定同我和里埃尔是一样的。

或许、或许里埃尔也是一个擅长表演的孩子，只
是我没有注意到罢了。更有甚者，与我相处时的

里埃尔就是在演绎我『理想』的形象。

想到这里，我心头一紧。

也不知是否是对我的追击，涡波与少女相处的每日继续着。

在我眼前上演的是自这天起成为朋友的两人间的日常。

举例来说，这是他们平日的归途——

“家住得好近！？涡波君，真是奇迹啊！我们原来住得这么近啊！”

“你笨吗？因为我们父母的收入和立场都相近，所以住得近也不足为奇吧。顺带一提，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诶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不对，这种事现在不重要，关键是！涡波君，从明天开始我们两个一起上下学吧！不过如果被大家看见的话我会很害羞的，所以到途中为止就可以了！”

“就是怕出现这种事，我才故意不说的……”

“既然是理解我的朋友，那么这点小事还是会为我做的吧！”

“嗯～……因为已经那样约定好了，所以我会陪着你的，真拿你没办法啊……”

不爽。

涡波本人大概只是在使用演技来配合她。为了自己的学院生活能平安无事地度过，涡波才无奈成为了她的朋友。

但是这幅光景在我看来却截然相反。

托少女的福，涡波真正品味到了开心的滋味。正因为他对过去那满是训练的日子痛苦有刻骨的体会，『幸福』对他来说才更加璀璨夺目。

只不过我越是理解这一点，就越是能体会到这幅光景对自己的反动。将年幼的自己是如何欺骗自己展现的一清二楚的日子就这样持续上演。

再举例来说，这是二人平日的进餐——

“唉，我今天被父母骂了啊……他们说我不完全当不成演员……应该去做更加普通的事情……”

“不好意思，我的意见与令亲相同。■■■同学感情丰富、个性鲜明，因此如果你想当演员的话，要压抑住的部分会比别人更多哦。稍微显露出一点本性的话，就会跟现在一样恶心了。”

“诶，恶心!? 我哪有!?”

“哎呀，现在这种大小姐的语气就很恶心……除了■■■同学以外，这种语气我只在漫画上见过。你明知道自己那奇怪的措辞方式（Character）一不注意就会渗入到各种表演当中，而以你的能力是可以随时改正它的吧？为什么不改呢？”

“……确实，这种语气可能有些奇怪，可我觉得这就是我。虽然说不清理由，但这就是我应有的样子。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同学应有的样子吗,我想想……嗯,我懂,这是你最关键的个性呢。”

“……这不是没懂嘛。唉,真有涡波君的风格啊。”

“诶~诶诶……?”

他们互相扶持。涡波想要以过来人的身份为她出谋划策,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实际上得到了帮助的反而是他自己。

真是让人不爽……

我无可奈何地对那些日子里的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感到了气愤……

“唉。你妹妹年纪还那么小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啊……”

“……你是说阳泷?”

“对。她明明比我要小,演技却比我厉害得多,名声也远胜于我!”

“.....是呢。”

“那么涡波君对阳泷同学的事情.....那~个.....”

“.....怎么了？”

“.....啊、啊~！今天一起玩游戏吧！毕竟是难得的假期！玩涡波君推荐的那个就可以哦！”

“诶，■■■同学要玩游戏吗.....？”

“玩个痛快吧！因为领会到了自己与相川家之间的实力差距，我今天非常伤心！一定要用游戏来完全消除我的悲伤！！”

“.....谢了，■■■同学。”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左右。

——只是，也算是当然的了，命运之日终究要来。

与我那时一样，少女向涡波伸出了援手。

在涡波的演技终于濒临极限，无法维持『不生事端的孩子』这一『理想』的时候，青梅竹马的少

女同他说出了真心话。

在夕阳的映照下、学院的一个房间中，少女握着涡波的手大喊道：

“——请、请不要哭了！从今以后，你不会再孤身一人了！”

聆听这发自内心的倾诉的涡波泪水盈眶。

这部分的情节似乎与我稍有不同。

不，即便我和涡波如成对的镜子一样走上了相同的道路，但终究难以做到毫无二致。只不过，那天的我虽然没有流泪，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心情和涡波也是相同的。

从刚才开始就于胸中翻腾不止的感情正是此事的证明。

“……嗯。我们今后要一直在一起。……我想和你在一起。”

涡波代我将感情倾诉了出来。

这是我所没能做到的『倘若』的情形，而少女则给了他『倘若』的回答。

“好的。我不会从涡波君面前消失的……今后『大家要在一起』。所以，请不要再哭了……”

如果那时的我再稍微坦率一点的话，我们两人是否就能像这样牵起手来呢？若是如此，我之后是否就不用品味别离之苦了呢？我是否就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做我自己了呢？

我见证着年幼的两人间的进展，脑海中考虑的满是不久前的自己的事情。

“再见啦！”

“嗯，再见……小■■■■……”

“……！再见，小涡！！”

变得坦率的两人暂时道了别，向各自的家中归去。

在石之路上，赤红的夕阳下，前途光明的两人开

启了崭新的篇章。

——可是，看着两人的背影，我心头不禁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

不，那不是预感，而是一种确信。

我与涡波『亲和』的事实注定了它避无可避，换言之，这就是所谓的世界之【理】。

正因如此，我和涡波现在才能联系在一起，并一同重新梳理自己的过去。

在崭新道路的前方等待着的——

“死了……？■■■同学她……？”

是青梅竹马的死讯。

从学院中一名像是指导者的男人那里得知了此事后，涡波就变得精神恍惚。他没能认清现实，在周围慌慌张张的人群中随波逐流地参加了葬礼。

多亏了两方父母间的交往，涡波所处的位置非常

接近棺木。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从来回奔波于现场的人们口中听来，少女似乎是死于一场事故。不过，这时的他早已无力确认事件的详情。

“■■■ 同学……”

他一整天都呼唤着少女的名字，等待着她的回应。

这么说来，我记得有谁说过……无论是谁，都希望自己珍视的人能够活下去，都会幻想死者复生，再对自己道一声“早上好”。

但那终究只是幻想。

每当唤出名字却得不到回应，涡波对现实的理解便深入一分。他学到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个道理，作为一个『人』而变强了。

“■■■ 同学，为什么……！为什么……！！”

与当时的我一样，涡波也理解了死亡的含义，明

白了苟活之人能做的只有背负着死者的生命不断前行。

说实话，早在与涡波『亲和』之时，我就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光景出现了。

这是一场不幸，但却并非一件坏事。

虽然并非坏事.....但有件事我无论如何都很在意。

“■■■ 同学、■■■ 同学、■■■ 同学.....”

那就是少女的『名字』。

我没想过要改变过去，少女之后会复生这样的光怪陆离的大逆转我完全不想看到。

可是唯独名字、唯独受追悼的死者的名字，我希望它能被人清楚地说出。

我希望在我死后至少能有『拉古涅』这三个字留存。正因为我终生都致力于避免变成『无物』，所以这种想法才如此的强烈。

至少要将名字留下。

将名字留下、将名字留下、将名字留下！

我希望在临死之际，至少能从珍视之人口中听到自己的名字。

即便无情如我，也绝不会忘记重要之人的名字，我至死也不会忘却里埃尔这三个字。

所以，涡波也绝不可以让她『归于无』——！

“……涡・波・大・哥・哥！！”

因长时间的『亲和』而疲惫不堪的我这样喊道。

如果是我、如果是现在的我的话，有把握能将『无物』『反转』回来。

她的名字是存・在的。

它确实存・在于此。

我自负能使这个主张成真。

“——『我为逐幻之幻』。

『甚而无法存在于世界（你）之中』——！”

对象是少女的『名字』，时间是遥远的过去，地点在他人的记忆当中，通常来讲，这应该是无法成功干涉的。

然而，我能够达成此事，盗取的理与『亲和』能够无视一切的障碍。

“——!?”

我感觉这次『反转』确实生效了，但那种感觉过于沉重，令我感到吃惊。明明不过是想要得知一个名字，却遭受了有如失去全身血液般的脱力感的侵袭。

不过是将『忘却』之物『想起』的『反转』而已，便让我感到如此不适，这也算是我对此还不够熟练的证据吧。

『归于无』的事物如今一经『反转』，便在世界里产生了和『重生』差不多的热・量。

我因『反转』而感受到了那极大的热量。那种热

量并没有呈现出火焰那种红色的形象，而是作为纯粹的力量（Energie）干涉着这个世界，随后——

“湖風（Konagi）同学……!!”

我听见了她的名字。

少女名为湖風。

很显然，如今不止是我——涡波也取回了这个名字。

“呜、u 呜……! 湖風同学……! 为什么……!?”

千年后。异世界。与涡波性质相同的我。『亲和』。以及、死亡。

在多重偶然的叠加下，在无比遥远的场所中，涡波终于取回了与青梅竹马一起度过的时间。